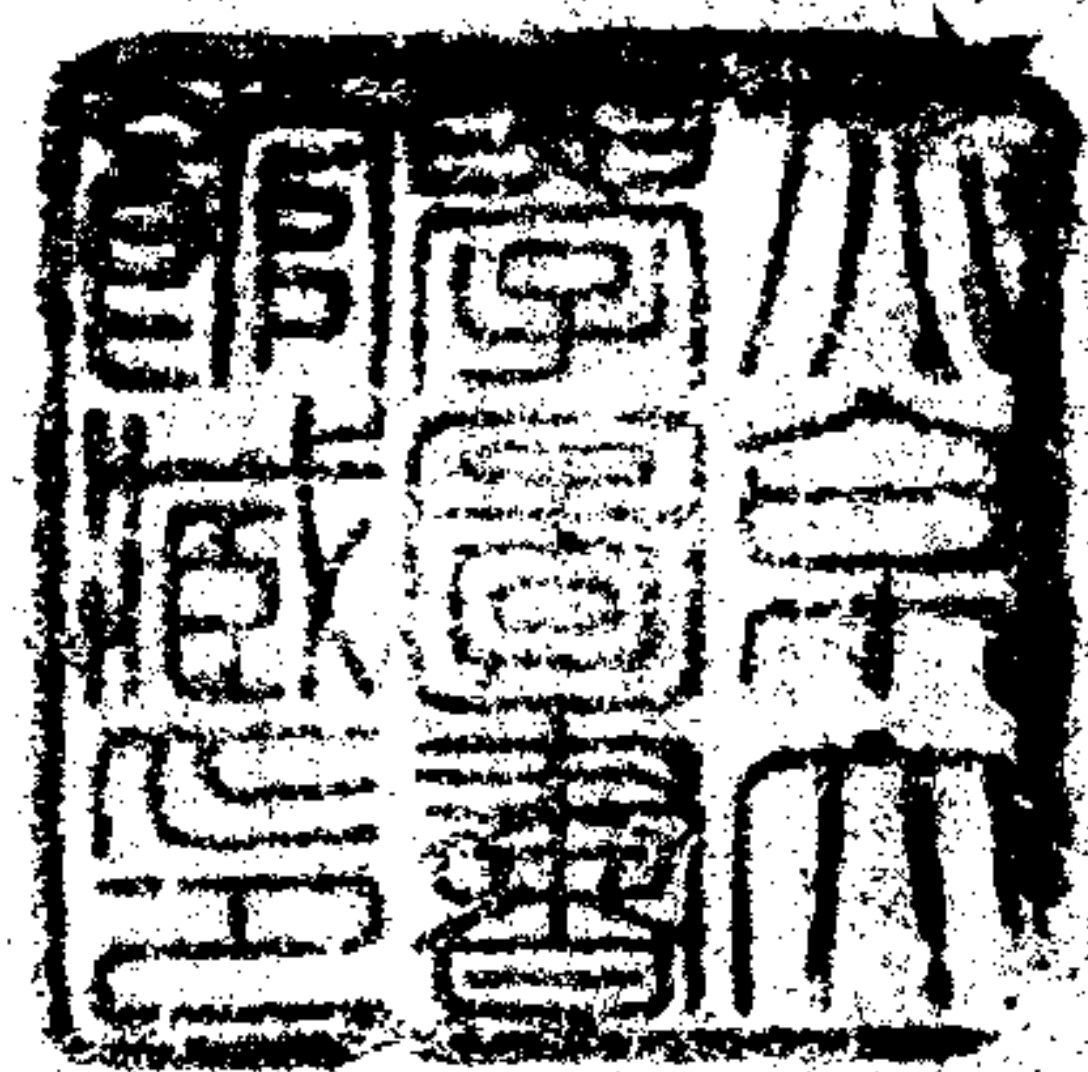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〇・史部・詔令奏議類

荆川先生右編四十卷（卷二十五至卷四十）

〔明〕唐順之輯 劉曰寧補

一

右編補十卷（卷一至卷二）

〔明〕姚文蔚輯

五五七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五

夷二

夏論元昊僭命 上宋仁宗

韓琦

論斬西夏之使 上仁宗

富弼

乞嚴邊城實關內 上仁宗

范仲淹

論夏賊未宜進討 上仁宗

范仲淹

論攻攻守二策

范仲淹

議築城據險 上仁宗

范仲淹

議分兵迭出 上仁宗

范仲淹

存編

八目錄卷二十五

論廟筭三事 上仁宗

歐陽脩

論邊機軍政所擬十事 上仁宗

張亢

論仲淹答元昊書 上仁宗

孫沔

論待西使不可太過 上仁宗

富弼

論廷議元昊通和事 上仁宗

歐陽脩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

歐陽脩

上仁宗

論西賊議和利害 上仁宗

歐陽脩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而大可防

范仲淹

上仁宗

范仲淹

論元昊所上誓書 上仁宗

富弼

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 上仁宗

丁度

論契丹請絕元昊貢獻事 上仁宗

余靖

論早冊元昊 上仁宗

余靖

論西北議和有大憂大利 上仁宗

韓琦

論西邊可攻四事 上英宗

歐陽脩

乞留意邊事 上英宗

司馬光

存編

八目錄卷二十五

答詔問西事 上哲宗

范純仁

答詔問西事 上哲宗

呂大防

論禦戎之要 上哲宗

范育

論討瀘夷調兵之害 上仁宗

文彥博

論擒鬼章 上哲宗

蘇軾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 上哲宗

蘇軾

上哲宗

請勦文州夷 上孝宗

范成大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五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二

論元昊僭命

韓琦

宋仁宗寶元元年右司諫韓琦上奏

臣伏聞元昊狂謀僭命朝貢不脩輕犯天謀人神共忿陛下雖寬詒厚澤姑務懷柔其如逆狀已然必為邊患今獻策陳事者大抵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韓琦

習士卒脩利戈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乃安邊扞寇之切務也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際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為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官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臣欲望陛下深惟

祖宗所謂內患者盡革而去之則陛下威德遠暢外夷高視於漢唐之上元昊小醜孰能為國家之患哉如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慮非只元昊一凶而已臣切為陛下憂之臣猥備諫員不敢循默言涉狂直惟陛下憐其納忠貸其萬死

論斬西夏之使

富弼

宋仁宗寶元二年直集賢院富弼

伏聞元昊遣使全擬虜庭部伍甚雄辭禮俱亢觀其勇悍難制強辨自高若非使者請行即是元昊選差取其籌畫推為腹心必謂不敢加誅得以恣行疆暴以能揣敵情為有智以不辱君命為得賢我若察其所叛之謀知其所求之意存之則元昊遂其志誅之則元昊喪其魄所宜始至之日盡斬都市事出不意乘其本謀即時宣開遂行削奪或命將致討或發兵備邊上則可以示大邦不測之威下則可以杜小人好亂之漸豈不慮哉戎人心悍而失圖戰士必為之增氣而反遠從境上召至都下資其貿易待以雍容重幣遣還優辭慰恤意者豈非冀其回心易慮而伏義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信幾四十載尚無懷感之意終至反常之禍豈茲姑息遂可悛移且以放還

八卷之二十五

富弼

意終至反常之禍豈茲姑息遂可悛移且以放還



之懷柔邪則元昊悖逆之性何懷柔之肯馴謂之矜  
怒耶則元昊僭竊之罪何矜怒之可忍謂之他計率  
無可觀只是執事者巽懦自居優游不斷殺之恐其  
急擊囚之恐其有辭遂至放還優示寬貸向若未能  
加戮只宜境上交回使其不測淺深猶可謂之良策  
召而復遣理有何長乃是大國之謀悉為小戎所料  
遂其所以能揣敵情之智成其所以不辱君命之賢  
况當時調發正當輦運相屬道路雜沓民口沸騰使  
之往來盡得聞見謀事若此取侮之道也臣嘗觀前  
史見隗囂遣將高峻據高平光武使寇恂往降之峻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一

三至四

皇帝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立斬之峻即日降諸將  
曰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曰文者峻之腹心今者辭  
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  
腹心以降耳又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直至涇州  
突厥之腹心執矢思力入朝為覲自張形勢云百  
萬之兵今且至矣乃請反命帝謂之曰我先戮爾蕭  
瑀封德彝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  
遂縛思力囚於門下勒兵欲戰突厥懼遂請和伏惟  
陛下觀寇恂唐太宗之所為復思今日元昊殊不悔  
過則當誅其來使果是邪非邪機會一失不可復得

臣深念此痛惜萬萬也若事皆此類禍未可知

乞嚴邊城實關內

范仲淹

仁宗康定元年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上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  
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  
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  
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  
貢賦沿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  
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  
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二

五

三百九十二

中府阨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  
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  
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  
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  
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  
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  
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  
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  
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  
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



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賦稅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右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以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論夏賊未宜進討

范仲淹

仁宗慶曆元年仲淹為陝西安撫知延州上

右編

天宋之五五

六 三百七十六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聞始賊衆深入蓋為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為邊患在虜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為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令掩擊令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

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兵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備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饒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它虞自劉平陷沒之後脩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為攻守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

右編

天宋之三一五

七 四百七十七

主曰無戰必勝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勝可也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為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苟俟春暖舉兵尤未為失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鬪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飾度其已失本望况已下敕招攜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借中國之號而脩時貢之禮亦可俯從



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不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狼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爲夷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末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乎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八

三百七十一

論攻守二策

范仲淹又改知慶州上攻守二策

范仲淹

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隔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擾一

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爲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上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九

三百七十一

議築城據險

范仲淹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川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來雖從攻取無招降之意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



反類也

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路軍馬易為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敢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

唐馬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寨險以過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並就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藏之居北接戎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

本編

八卷之三十五

十一

四百三十三

議分兵迭出

范仲淹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唯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鬥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手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駢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城彼既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倘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順通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絕漠之外臣等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出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并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

本編

八卷之三十五

十一

四百三十三



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推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十一三百七十三

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論廟筭三事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

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重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若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十三四百七



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師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闢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笑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矣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

左編

八卷之二十五

十四 四百七

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笑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一舉而滅者然秦漢尤強其所難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剽攻守之計未知所得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

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培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人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耳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如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克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十五 四百七

可効故為長久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道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



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二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沂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耳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十六四百七

且紆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人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鄆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人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維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

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復襄陽梁津今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速輸京師復從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理入于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一

十七四百七

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克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



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  
之上尚多是人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  
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  
過爲代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克國攻西羌議者爭  
欲出擊而克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遣  
詔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理  
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  
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爭戰而不暇然用棗祇  
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  
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  
右編 不卷之二十五 十八四百七

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克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  
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  
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  
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  
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以夫役重而逃爾久廢  
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  
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  
克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  
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  
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

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慮者京  
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令三  
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  
上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相糜耗而重困  
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  
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之田官優其  
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  
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  
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于北者皆出京  
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爲私  
右編 不卷之二十五 十九四百七

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  
者使自耕則牛無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民本農  
也籍而爲兵遂棄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  
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  
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  
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  
矣京西之地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  
水路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  
三日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  
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欲爲法而抑奪之



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擁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而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伍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百七

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耳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

荆川先生右編 卷二五

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求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要有司變法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積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實積貨也今必欲以術制商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百七

宜盡括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遑遑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其不得不從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官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

一一



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谷與錢通其漕運不  
二二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  
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  
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

張亢

仁宗慶曆元年鄜延路經略使張亢

勇

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  
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帳陳臣之所疑者  
十事臣切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  
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二十二 三百六 論

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  
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持權者之所  
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  
阻險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  
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  
之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  
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出鎮戎  
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鬪豈能施勇如賊已退  
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  
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

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  
管等亦兼隣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  
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  
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路險惡人馬已困欲責  
其功何可得也臣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  
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  
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  
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分兵勢  
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  
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二十三 四百〇七 吳

今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  
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  
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  
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之所疑者五也今  
言邊事者甚眾朝廷或即奏可使定奪以聞或劄下  
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  
吏有抄錄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  
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  
事皆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  
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



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第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教閱但費軍廩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士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人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圍集况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百廿

寅

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各挂尺籍心薄田夫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向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即行降黜

論仲淹答元昊書

孫沔

仁宗慶曆元年右正言孫沔上

臣伏自前月以來聞中外言昊賊使高延德持書至延州有歸伏朝廷之意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去僭號方可納款仍聞大臣頗有異議或言忠義可賞者或言專命可戮者此數人皆半斷天下事何是非智識

其相遠悖如是又臣察上言者多相矛盾竊思衆論紛撓以致惑亂視聽臣朝夕思之未知孰得今偶有所見揣昊賊情偽之計原邊臣得失之謀其理有三敢悉陳之萬一上合聖聰亦愚人之極慮也一者以西陲蕃戶久來質鬻羊馬藥物歲數百萬至於米鹽飲食皆資於內地自昊賊背逆凡二年謹察邊防禁絕交易彼又驅率鬪戰殺害及子量其蕃族怨望者衆矣今忽來歸順者蓋知中國必未納其姦謀將給其族類必曰我爲爾請和通其有無朝廷未允耳此將以激怒其衆使爲邊患也二者近聞昊賊入寇涇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百廿

寅

原騎十餘萬此亦慮我知其盡銳離於巢穴而以別路攻其不備故使延德僞來貢款而緩我鄜延一路之兵也三者范仲淹夙負時望多士歸慕今處邊任得將士心軍民受賜夷狄所聞故昊賊未測其才謀因用延德爲反間以謀撓我師使疑而退黜之賊得其計矣臣又謂仲淹移書有利無害者三焉一者賊請歸疑以我不許爲激衆之謀今仲淹答而許之則賊之策不得行此亦我權其利也二者賊以計緩我鄜延一路入攻之兵則我本無深計之策雖其詐來之意於邊境之慮亦無害也三者賊謀撓我師而仲淹



聖上裕  
選並

答其書雖於軍政無損實亦自蹈危機今大臣果謂其專命或言其可斬者若有姦謀深利此言使賊知之因致悖慢之言偽為交結之意起市虎拾塵之說設並馬草具之事冀朝廷疑仲淹而明比有嫉害者而媒孽之大則受誅滅之罪小則必寘逐其身使國家一朝失賢三軍無帥去邊地之長城開賊眾之門此實可憂之甚者也臣又見前歲王德用被罪黜本其事發之因亦由臣察以識記之言形貌之肖章奏交上何止於三使曾參被殺人之名而不得自明也蓋德用至公之節得軍中之情有總統之望有編

宋之二十五

二十六四早六 橋

為遠人所知驟獲憂疑忽然廢棄使邊鄙無大將而朝廷終不敢起德用豈非吳賊以密謀挾邪而中害良善也今仲淹盡誠許國立義忘軀獨處遠徼不顧危亡末之品流罕有倫擬在陛下聖哲推其本心令得盡節則天下之幸也臣恐吳賊即設姦計復答其書矯陷仲淹暗合臣說則望陛下念之以辯其詐使賢材不為賊所欺逐則夷狄亡滅可立俟矣或曰蕃寇小醜安有遠圖臣對曰預備則無患過慮則少失若吳賊實欲歸欵料之雖過於事無損即如前歲賊使六十餘人峨冠變服托以貢奉宣言僭稱之意時

宰執謀議固無異術但下詔削奪遣還而惟知制誥吳育上言以聖朝太平既久兵戰不習乞且因而撫之然後備邊練將以議攻取為便當日柄臣皆謂其法今二年連陷將帥覆沒兵眾豈復可以小寇待之然欲行吳育之策而未能也況中淹以書移賊自是聞外事宜若吳賊因而歸順亦國家軍事之利於朝廷有何累哉今韓琦督戰無功敗軍殺將尚不欲黜削恐傷國體况仲淹以計策或有得失且於事未有大過豈宜輒加其罪諒陛下神機聖斷盡在策中不待言而後知也臣與琦仲淹皆故舊深知今論事之

宋之二十五

二十七 貢三

際必盡公言央安危之計非愛憎之心也伏望陛下萬機之暇乙夜詳覽幸甚

論待西使不可太過

富弼

七宗慶曆三年翰林侍讀學士富弼上

臣近者切聞吳賊遣其偽六宅使賀從勉齋書到闕欲議通好事頗秘密臣不知審實但外人傳說吳賊來書未肯稱臣別圖位號兼臣昨在西京聞居養疾切見傳宣下河西一路州軍排備祗候西使次第甚盛又令逐州通判就驛相看置酒管領臣甚慮事體太過必恐下商難為處置有失中國制馭夷狄之術



也臣又切聞西使之來非自然之意蓋契丹特遣使  
往河西教之令來既是元昊稟畏契丹使來貢奉元  
昊不敢不從卽不假忽忙可且特重與之商議縱時  
下未合必有後圖今來請和既不由元昊使人豈能  
專其可否以此思之朝廷待西使不必過當大凡措  
置機事在乎制之於初初若失宜後難救應臣又今  
日切聞西使入見賜與甚多既許人使僞官之稱則  
元昊所圖勢難止遏苟一一遂其所欲臣不知向去  
事體如何况臣去年兩使北虜并議西事甚是分明  
臣前後邀勤度數頗多不能一一記憶臣今省得再  
去時與館伴劉六符所說一節臣謂六符云北朝將  
來令元昊如何歸附須是却令依舊納款不可令別  
有所望六符云固是如此况元昊自來稱臣於南朝  
今來更待望甚定是須令納款稱臣况南朝與北朝  
書云彼若翻然效順此必待之如初臣今記得上項  
一節甚明伏乞朝廷檢會臣再奉使過日別錄照對  
方見約實向者所許北虜歲添金帛之數蓋爲令他  
指審三事初既不避張此各聲今來又却不依舊約  
則是虛受前耻而不獲後效甚可痛惜也此事朝廷  
須是廣爲思慮何者北虜元許却令稱臣今來自是

有緒

大宋之二十五

二十八

其發  
之難

朝廷過有許可亦恐北虜意不欲謂元昊於中國尚  
不肯稱臣於我豈肯甘分則是因此致使北虜亦難  
制元昊元昊亦自此所圖愈大也若北虜遣使以此  
來問則朝廷何辭以對又慮元昊若不稱臣於朝廷  
則北虜必曰元昊本稱臣於南朝今元昊既於南朝  
不復稱臣漸爲敵國則是元昊與南朝等唯我契丹  
獨尊矣臣謂北虜因此益熾必自喜各分暗定異日  
稍有釁隙緣此若有所求則未知朝廷何以待之臣  
且夕思此二事將必有一焉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  
慮願朝廷且執北虜所約更加裁擇不可容易過許  
則不至別生後患臣又恐延州及京師幹當事人且  
貪成功不爲國家思後來之患伏乞陛下與兩府臣  
寮深切計慮必無後悔然後從而行之則天下之幸  
宗社之福臣不勝懇懇之至

有緒

大宋之二十五

二十九

論廷議元昊通和事

歐陽脩

仁宗慶曆三年侍讀學士歐陽脩上

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祕密請集百官廷  
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此  
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也今天下安  
危係之今公卿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爲陛下深



思極慮唯恐廟堂之失策落夷狄之奸謀衆口紛紜互有論議一日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日羗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元無異是空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日自屈志講和之後不過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爲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蓋虜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爲患曾深使元昊稱臣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雖有人可憂者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爲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爲耳目之者編

八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四百七

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大事必須廷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已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

必有長策以裨萬一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 歐陽脩

臣風聞朝旨欲以殿中丞任顥管伴元昊遣來一行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朝廷既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小雖云事小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係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觀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勢未削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畱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四百七

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難合矣必欲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爲先况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來者漸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強我轉自弱况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夷狄不爲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駟辭辯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杜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人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



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卽不須尊寵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體不若急脩邊備以圖勝策

論西賊議和利害

歐陽脩

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自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向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不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三十三 鄧志

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同異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三於後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屢寇而後非是賊皆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則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吾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足挫賊銳氣縱伸淹不幸小敗亦

所失不至如前後之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美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於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日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日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日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日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日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和而偷安利在日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三十三

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急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者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者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唯西民困乏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方後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義不沮而善美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而大可防 范仲淹

仁宗慶曆三年丁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勳上玷朝廷俯慙鄙懷心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為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請稱兀卒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脫身竊美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內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為邊患

右編

卷之二十五

三十四百九十一

五

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部黠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為駢馳爾今元昊知眾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不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

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人哉唯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纜數十州偷生一時無上世卜年之意故薦號於彼壞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為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為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吳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

右編

卷之二十五

三十五四百七

未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邪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劉聰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進據大原後都西洛皆漢人



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有偽詔諭鎮戍兵  
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矣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  
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  
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朝廷假元  
昊僭號是將啓之斯爲叛之計其不可許者  
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自其世姦雄資一旦  
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子之降俄氣乃驕  
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意頗慢而後  
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辭厚禮便  
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  
右編 卷之二十五 三十六百〇七 相

右編

卷之二十五

三十六百〇七

相

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德明納款後來使  
蕃漢之人入京師賈販僮僮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  
之利克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爲亂今茲五年  
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  
待其給用既畢却求釁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  
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  
京師深爲不便緣自前往來收稅未彰情無靈害今  
既爲強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  
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  
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  
可防者三也

右編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七

三百八五

論元昊所上誓書

富弼

臣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表奏辭禮恭順一遵朝廷  
所約只是疆場上微有商量候楊守素等到關乞與  
婉順商議示以必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爲其恭順  
却於元約事外別有詰難邀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  
備我之心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殺伐  
兩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之所假也苟議絕和約或  
大段拖延不成則元昊必復與契丹合而爲患如故



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不肯與朝廷絕好余靖  
此去保無他虞將來若遣謝使所齎謝物不可過數  
苟多無益更乞深加詳擇

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

丁度

仁宗慶曆四年度知制誥上疏

臣等切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今書來大意  
且言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遂成盟兵恐深入討伐  
之後元昊理難拒絕則是不從其請堅納西人  
之盟得新附之小羌違久和之大虜如聞契丹屯兵  
甲近在邊陲萬一得書違情生忿回戈我境有以為  
有編 卷之二十五 三十八 三百七

名夫患有遲速事有輕重此朝廷不可不審度也若  
阻契丹而納元昊則未有素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  
丹又失緩懷之信莫若以大義而兩存之臣等謂宜  
降詔與元昊言昨許再盟蓋因契丹有書來言彼是  
元昊之親朝廷久與契丹結和不欲傷鄰國之意遂  
議歸納今却知國中招誘契丹邊戶虧錫舅事大之  
禮遣朝廷納款之本意當須復順契丹早除嫌隙則  
誓詔封爵便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言降詔與  
元昊若其悔過歸順貴國則本朝許其款附若執迷  
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則於西人無食言之曲於北

鄙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惟陛下裁擇

論契丹請絕元昊貢獻事

余靖

仁宗慶曆四年同脩起居注余靖上

臣伏觀契丹人使耶律元衡今月二十四日朝見訖  
中外臣寮但聞報西征事又知契丹急無不  
憂懼雖北邊事宜云征夾山部落其族而契  
丹舉國征之事勢甚大恐似別有謀者切思之朝  
廷於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錯所以契丹學肆其  
憑陵今者使來必此之故切緣元昊世稱滿臣一旦  
僭叛招攜出討當自圖之而乃屈中國之威假契丹  
有編 卷之二十五 三十九 三百九

之援借人之勢權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  
虜中虜王親與臣言梁適去時云伺西事了遣人來  
謝及以元昊表示臣俾知元昊畏服之意又與臣言  
乾元節信使回日請子細報來及臣歸朝首言此事  
只緣言夷簡病退梁適差出便乃隱諱云無此言暨  
乾元節信使蕭忠孝來問館伴張錫錫終不與言元  
昊意重次第朝廷當昊叛時則遣使告之及其和約  
欲就則問而不對必疑朝廷有異議矣此始末不同  
之失也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奏陳款其所謀四事一  
曰借邊兵二曰借邊粟三曰假數年之物四曰絕元



昊之和遥度虜情在此而已必若假借財物拒之有  
詞唯與元昊絕和最難處置臣切計之遜詞以謝北  
虜緩詞以款西戎苟紓歲月之禍誠當今可行之策  
也然臣愚慮兵之禍自此起不宜處置更有失錯今  
若徇北虜而絕西戎亦有兵禍納之北虜亦  
有兵禍二虜連謀共為矛盾之勢北人亦六西人必  
來拒納之間動皆有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使曲不  
在我即得其要矣必若弃元昊以為外虞堅絕其約  
使北胡不能反覆而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謀者不  
能終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僭尊號改年各不稱  
右編 八卷之二五 四十四百十五

臣不奉表此其倔強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矣三  
年謀之而一朝絕之及其既去北虜使至將又招之  
犬羊之性豈不懷忿此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  
于中國者亦欲成和好之事專與奪之權也今西戎  
優蹇而不從朝廷沈吟而不報及其使我絕之而遽  
興戎之桀驁之氣豈不懷怒此亦起兵之禍也然而  
彼以兵一使我絕約皆胡人之狡謀耳臣切料北  
虜之勢必不為舉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於我若  
報之三天下之民一也本朝之兵尚不忍令其戰鬪  
以趨死傷之禍况鄰國之兵冒白刃而不憂其傷非

所以兼愛南北宜失一小蕃不可煩兄弟之國蕭偕  
回日曾達此誠且未嘗乞師無煩大舉若元昊自有  
釁隙違忤北朝今日出師非復預議又元昊使來每  
稱北朝之意早緣名體未順難以從之近者稱本朝  
正朔去羌人僭偽之號而稱臣矣只以事要久遠故  
須往復商量今若事體准前固當拒絕但業已許其  
每事恭順則受其來歸若求而拒之則似大信且中  
國以信自守故能與四海會同儻失信於西人誰復  
信其盟約若北朝怒其叛而伐之南朝因其服而捨  
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也虜雖禽獸固當聞此而  
右編 八卷之二二 四十四百廿二

懷心矣雖重幣輕使以結之使其有邀功之心則必  
懷我之患臣又聞前歲胡人解口後幽州亦遭劫  
掠物迫奪婦女發掘墳墓燕人苦之今河東近邊  
亦當備突須作隄備以戒不虞臣嘗觀北胡氣陵中  
已不可不早備也唯陛下圖之朝廷以靖言為然然  
其畧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禮則自宜問罪  
或謂元昊於本朝稍款順之故則無煩出師知延州  
昨奏元昊以遣楊守素將善書入界館不  
依切約猶所沮還若盡遵承則亦難却也

請早冊元昊  
宋仁宗慶曆四年九月上  
余靖



與  
同

臣竊聞國書到闕議者紛紛以不請深入為虜中微  
詞不敢與元昊誓書緩行封冊之禮以觀虜變此皆  
游談之過也臣昨在虜中預聞書意虜主親與臣言  
如行封冊之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軍馬到彼誤  
有殺傷即別無微意臣又詳觀二虜形勢唯有速行  
封冊使元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二虜兵連  
不解此最中國之利設若二虜交兵雖有勝負契丹  
不能止我之和謀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  
伏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為功又如契丹戰  
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自非觀望加以契丹意在

本編

八卷之二十五

四百二十四

左

讎賽元昊豈復妄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或  
朝廷懷猶豫之意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  
切以元昊天性凶狡非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強盛  
尚敢侮慢况於中國數戰屢勝徒誘於利乃肯和耳  
豈是心服若知我逗遛以待其變則翻然屈伏於契  
丹而專力肆忿為患於我未必輕於契丹也臣之愚  
慮以謂封冊元昊在二虜勝負未分以前則元昊有  
以為恩契丹無以為詞今若謀慮未定二虜交兵萬  
一契丹戰敗而遣使堅來止我之和則何詞以拒之  
不如先降勅命差定夏國封冊使俾其知之以堅西

賊之心專敵北虜此則闢二虜之策也惟早圖之從  
靖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十月始降誓詔

論西北議和有大憂大利

韓琦

仁宗慶曆五年樞密副使韓琦上

臣伏見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  
此之時若便為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  
前日之患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畧言之  
自羌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割其鋒  
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  
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以絕在邊和市上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四十二百九十九

左

下困乏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五萬之厚賂  
非為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  
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  
憂為稍弛則必有大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  
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遷往討伐  
竟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  
謀者必與夏人語云往河西越沙漠中所得者唯  
牛羊二畜護畜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  
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陳盟誓且河  
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



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得天下歲遺絹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版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時強盛意欲并吞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奴犬羊之性切於後讎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待釁之時也若能內緝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歛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

右編 卷之十五 四十三頁五

後必有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復陳陝西措置事宜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羗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襄州軍其鄜延路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未興軍秦鳳路屯鳳翔府逐路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路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

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兵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宜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官殺兵近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克何以贍給况關里切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羣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除河北

右編 卷之十五 四十四頁三

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輕盡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乞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

論西邊可攻四事 歐陽脩

英宗治平二年參知政事歐陽脩上

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為邊患臣本愚庸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



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言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北敵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唯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強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虐民弊如此數年元昊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四十五 四百七 王

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者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切料敵情在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邊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上下安於無事武備廢

而不脩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騎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鸚桀黠之虜也其包蓄奸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脩似可枝梧矣然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脩繕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四十六 四百七 王

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士兵落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之寡弱驕怠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膏梁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



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虜筭係彙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我貪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謬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旣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

右編

卷之二十五

四十七百七 劉洲

也臣所謂思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出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蓋欲攻黠虜方強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旣審矣則其發也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山川道路番漢步騎出入所宜可先

右編

卷之二十五

四十八百七 劉洲



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使其地  
形應變因敵制勝至諒祚之所為宜先屈意含容而  
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  
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  
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  
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  
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  
籍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強則方肯來附也由是  
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言者大畧如此然臣  
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  
方編 八卷之五十五 四十九

乞留意邊事

司馬光

英宗治平元年 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上

臣切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  
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  
之人熟戶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反與潛交通者已為  
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  
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公  
邊者諒祚皆逼逐使入界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不能

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  
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賫詔責問諒祚拒而不納  
縱有所答皆侮慢欺冒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  
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  
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多聚兵馬以自衛  
其身一路有警三路皆聳聳抽腹下番兵士  
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無影響然後  
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  
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為臣雖愚駑不習邊事切以  
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每

方編

八卷之五十五

五十一

宋文

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  
朝廷不為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  
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為謀主入寇則用為鄉  
導也其所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為東方  
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戶弓箭生長極邊勇悍善鬪  
若先事剪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通行無礙  
也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  
奔命耗散諸蕃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為常不復  
設備然後乘虜入寇也凡此事若不早為之慮使姦  
謀得成切恐其為國家之患不可量也臣謂朝廷宜



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爲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慢之語以爲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欲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願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戎狄爲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情僞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踈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道理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即日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

左編

八卷之五

五十二四百八

答詔問西事

范純仁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純仁之慶州召入具奏乞賜宣召上殿而呈邊事奏入太皇太后遣

中使實封手詔賜純仁及呂大防令條且遣置守禦純仁上奏

勘會夏國自神宗皇帝升遐後來遣使吊慰祭奠繼以告國母喪進遺物今者又復遣使入朝謝恩使人比來外示恭順稍可見矣然戎情狡獪未測其誠心何如耳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并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卿久在西塞深曉邊情當此宜罄嘉謀輔予憂勞可條具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實封聞奏無拘以文者臣竊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塞二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

右編

八卷之五

五十二四百十二

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之初聖政鼎新凡有不便於民者皆爲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謹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謂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于夷狄又邊上臣寮亦多體朝廷之意不縱侵擾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於前時所以遣使入慰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意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以至累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地者其意應爲前來朝廷拒之大峻却慮啟口之後更失朝廷之意則和好愈難今聞夏人又將到闕願選擇押伴臣寮使與推誠語論因而談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捨已從



人之德彼必有所對答則夷狄之情亦可測見若有願和之意則可令作押伴臣察意度說與自用兵以來甚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宜若夏國盡底納與朝廷聞朝廷待將虜到生口賜還夏國如有邊上未便之事亦可因而陳請朝廷必應度量應副彼若云前來已曾請地入貢蒙朝廷不允則可答云前來請地乞貢是梁氏之意宜其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朝廷於國主必無所難彼若無對答則云延州趙高宣布此意其肯還生靈及來請地則可曠然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狡獪難測彼將陷蕃官吏軍民押

右編

八卷之七十五

五十三 四百七

在界上即却將向來所得邊地及城寨內外有居漢人屬戶先次漸令移入近裏并勾集前後虜到夏國小口亦在界上先且立定誓表預約日數兩相交還如此措置則取捨有名於國威無損其有向來所得邊地雖是建立城寨其間實有孤僻不易應援供餉之處留之則戎人必須在念邊事難息若却換得陷蕃生靈不惟無損國體兼和氣充塞天地陛下聖德超越古今為中國無窮之利天若趙高論意不肯換易及換易之後尚較計別有邀索則朝廷自可絕之嚴戒邊臣堅壁靜守任其所為如此則我直彼曲我

與純仁全看

逸彼勞我直彼曲則人神共怒滅亡可待我逸彼勞則雖久不來庭於王道無損所有交地之際及宣布之時其間合有意度節次更委趙高條上不得落賊姦計臣倉卒略具大槩仰答聖問未能詳盡如蒙召對尚有口奏事件得以粗陳更在陛下擇而行之天下幸甚臣所知邊事只熟知環慶及粗知鄜延其他路分非臣所知臣今所陳乃王體當然為萬世之法非一時之利害也又其宣布意度及換易事節先須只作押伴臣察及帥臣意度者竊恐戎人萬一於應對之間失禮不遜則於朝廷無損又將來夏人回日

右編

八卷之七十五

五十四 三百十

答詔問西事

呂大防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吏部尚書呂大防

臣伏准詔問戎人狡獪未測其誠心臣愚以為夷狄之情自古無信西夏自繼遷以來專事誦詐惟朝廷御得其道則詐無所施或失其方則驕而益肆待遇之體不可不審然以臣觀之今日夏戎之情畧可見矣羌人重於酬報先帝舉大兵徑抵靈武幾入其國而不能以數萬人之衆入塞為報永樂諸將寡謀敗



事使此虜僅得以藉口然自是王師深入不虞之  
非其本國舉兵之成功蓋未足以爲美虜之無能爲  
一也目來開邊進築之始虜必極力決爭乘其未堅  
至於三四不能得而後已昨蘭州之城攘斥甚廣雖  
一再至爭不能得去歲冰合遂不復來城既益堅虜  
望亦絕此虜之無能爲二也比聞秉常極孱劣梁氏  
既死而秉常已亡則內難未已何暇外圖雖使秉常  
得存亦不足畏今數遣使入朝而不早布誠款者蓋  
苟欲觀望遷延不敢先發以示弱以臣愚計切聞虜  
使旦夕到闕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問其來使今  
主上嗣登寶位自大遼諸國皆遣使入賀夏國是朝  
廷藩臣何故獨不至以觀其意足以測其僞矣又詔  
問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  
棄之則弱國或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臣以謂新收  
疆土讓者多言可棄蓋思之未熟也詔旨以爲弱國  
威真廟筭之遠慮然臣猶謂棄之不止弱國威而已  
又有取侮於西夷之端焉不可不審計也况蘭州西  
羌之地本非夏國封境又其君長嘗受朝廷祿秩元  
昊以來方盜有其地延慶城寨則接近漢界一旦舉  
而棄之未見其可今日措置之宜只可降詔下本路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五十五四百七沈科

不防才  
對絕仁

將會州之處更不攻取其蘭州及延慶兩路新建  
寨只據見得地界守禦亦可以稍安虜情而爲議和  
之計矣議者不過謂戍兵少則不足以出戰多則無  
力以供饋臣愚以紅蘭之地皆並塞美田增招民兵  
墾以足食則供饋之費省專事守計少存戰兵則騎  
兵可大減矣其增招民兵墾闢曠土分守戰之計減  
供饋之費如以爲可即乞下臣條析仔細利害又詔  
問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臣愚以爲今日  
邊計唯擇將帥爲先轉運使爲次其他施設皆可取  
辦伏聞國初西戎之患多在環慶太祖皇帝擇姚內  
斌董遵誨二驍將以守二州租賦之入兵械之費一  
切付之而聽其自爲西人畏之不敢入寇今以四海  
九州之力奉邊而不足太祖以二州租入之費禦戎  
而有餘以此言之守禦之方在於得人而已臣愚以  
陝西五路宜擇威名忠亮之人不限文武爲之統帥  
其次以爲將佐又擇公正強明之臣以爲轉運使副  
俾各擇其才能以充其任使屬官備邊之城專事守  
計而出戰救援之兵蓄於內郡平居則散而耕寇至  
則聚而守且爲內郡之兵以援之視寇入之多寡深  
淺而必報之無使其得志亦不妄動以生事守兵雖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五十六四百十六



見大利不得出戰戰兵雖見大利不得久在邊如此則費省而易供守堅而不墮其計矣

論禦戎之要

范育

哲宗元祐五年知開封府范育上

臣竊以禦戎之要防患在於無形制勝在於未然患至而後圖安未有不危者也兵交而後求勝未有不敗者也臣觀本路有無形之患其端已甚其憂甚大臣蒙朝廷假以方面之寄容身自謀依違不言使患至形成上貽朝廷憂下為一方害則臣上負明主不忠之罪大矣故臣敢極陳其說臣伏見近朝廷詔本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五十七頁

路與夏人分畫疆界依緩德例非所賜城寨外以二十里為界通遠軍定西通西榆木等寨朝廷指揮撥邊相照取直西人執以逐寨外取二十里蘭州質孤勝如堡前日朝廷令常作守據之計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立界西人指為非舊堡寨要自龕谷寨打量此二事若朝廷從夏人之請則於本路邊面形勢有無窮之大害若不從夏人必起兵爭占有害今日和議而西兵未有可息之期臣請陳其故蓋定西北與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處則賊境在東若皆取二十里則今日所弃邊面多者已三二十里所徙弓箭手

已數百千戶失膏腴之地數千畝又定西孤絕賊兵可從中斷其歸路其勢決不可守則通遠之邊面所虞不啻數十里而賊兵每出可至通遠通遠受敵則熙河一路有扼吭不通之患矣蘭州向藉質孤勝如川地五十餘頃皆膏腴上田有水田可以灌溉其收畝數斛無慮置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就耕而以名目占坐不去已千有餘人若從龕谷二十里為界則二堡之地皆不可耕蘭州捨此北距河南介山東西境壤無餘其耕種之地既不足以自食其州粟日益貴費日益廣又况賊兵一出則立至州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五十八頁

之西野增兵備無時而已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之請於本路邊面有無窮之大患者也臣訪聞定西一帶川原廣濶昔花麻所居西市夏人置倉以積谷質孤勝如川偽號御柱自歸本路其土人皆走天都山及會州之境地瘠人貧未嘗一日不回思其地又屬夏人常使北方之人自謀爭奪之計昨正月中西界所差分畫首領與邊臣議論不合而去今其再至探得集兵數萬屯於境上時出遊騎道不遜之語度其意蓋將必爭而後已雖至於用兵廢絕和事皆且不顧此所謂不從其請將見兵拏而不解未有可息



之期者也。以臣計之，不與則用兵，雖速而患小；與則邊有易守之形也。與之則用兵，雖緩而患大。蓋吾邊有難安之勢也。然此二者不可不慮也。臣請終言之。切聞青唐阿里骨昔以篡國得朝廷既行封爵，常與夏賊伺謀寇邊，賴朝廷威斷邊將出兵，生擒鬼章，斷河橋以挫其鋒，遂寢姦謀，納質効順，息數歲之邊患。今聞阿里骨常疑其下有怨讎之謀，且圖誅殺易置首領，且與夏賊結約甚懽，遣人往夏國詰其與漢和激其用兵之意，蓋夷狄氣類既同，其嗜欲既一，犬羊之黨，勢必相為而。又阿里骨篡於前，梁乙逋篡於後。

八卷之二十五

五十九四百〇七

五十九四百〇七

昔也相視而成其謀，今也同心而濟其惡，理必然也。臣恐二賊締交，夏賊出兵通遠，金城之郊，本路嚴兵以禦之，里賊又出兵河岷之郊，則本路分兵而力不給，朝廷方且益發兵增備，不知幾何而止也。商者不待安於途，耕者不得安於野，則所仰之粟，不知幾何而足。五州之境，邊而二十餘里，二賊據吾腹背，歲歲不可弛備，一日不可減兵，備其東則西出，備其南則北出，左提右挈，四面受敵，朝暮相救之不暇。一有交兵，則五州之勢岌岌乎皆有動搖之憂。又况萬有一至於敗，撓而不可支，可不慮哉！此臣所謂無形之大

患，可為朝廷之憂者也。以臣愚計，欲防此未形之患，必制勝未然之術。臣願朝廷垂聽無忽，臣昨累經畫青唐、選川利害，朝廷未賜俞允。近阿里骨再召溫溪心，愈懷疑懼，選川人情亦不安。又殺圭落族四人，鋼其囚首及勾隴通喬家族首領，徒杓六心族其人，戶不從，遂拘執首酋，致有五百餘戶走入河州界約欄。未去自朝廷除結呢捉鎮州刺史勾在青唐拘留，不還。又勾界邊廝波結亦留青唐，其國人携二酋長愛懼愈甚於前。又近探得阿里骨病甚，或云死，匿哀不發，欲踵前日篡董氈之迹。此逆酋之暴虐與人情之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六十一四百〇七

怨叛較然可見矣。臣觀夏賊之選川地近而形勢便，青唐情通而利害同，彼兩地之動息，夏人知之固熟。徒以乙逋始篡及疆議未決，故遲遲計未發耳。使其志得謀行，移兵以舉選川，併青唐若振槁木之易，其為西邊大患，臣前日已嘗具奏于朝矣。就其未能二賊方且合謀為患，如臣所陳其勢必矣。臣又聞古人善為謀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本路欲與夏人交議地界，當賊兵之鋒而爭口舌之勝，臣未見其可也。不若緩其所當爭，而出其所未發，先為之計，發夏賊之謀而絕其交，乘青唐之變而定其國，用臣前



仁宗時慶曆七年樞密使文彥博上

策納趙醇忠繼董氈後醇忠既立忠順戴漢因撫諸酋悉皆內向則二賊之交絕矣董氈繼世人心皆服唐亂既除國內舉安則青唐之變定矣夏賊失青唐之援則有背腹之憂本路得邈川歸順則有形勢之利彼之所恃者復在我吾之所患者復在彼如此則區區之夏賊將假息於巢穴而不敢窺吾邊鄙通遠金城之疆錫之則為朝廷之德不與則不敢爭吾兵不用而可以制夏賊之猖獗平西賊之禍亂威行萬里義服四夷雖唐虞三代之禦戎不過是矣將見本路州民有臥鼓息鋒之安趣耕稼而成樂俗矣復何

右編

宋本

六十一

余

邊患之憂哉此所謂制勝於未然之術也臣伏思朝廷大計務欲安邊息民不用兵革臣為此謀其始唯護趙醇忠假兵力因其人心助其聲勢過此以往更不煩兵其津遣趙醇忠鎮撫部族合措置事件如蒙朝廷賜可乞別具條析聞奏頃臣雖述此利害或恐更有未盡事理朝廷若行詰問却致往復已依近降朝旨選差本司幹當公事种朴乘遞馬赴闕詣三省樞密院稟議去訖伏乞朝廷檢會臣累狀及今奏事理早賜處置指揮

論討瀘夷調兵之害

文彥博

臣今觀梓州路奏稱治并監夷人作過事體不小乞依慶曆四年例於秦鳳路差撥兵馬赴本路救應事臣勘會慶曆四年夏瀘州界夷人作過是時臣任秦鳳路都部管經畧等使准朝旨令臣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救應臣以秦州去戎瀘四十餘程地遠必赴救不及在有拖曳兵甲臣雖知不便當時以朝旨丁寧不敢稽留異議遂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未及中路夷人果以退去其上件兩指揮兵士只到遂州駐泊是時川界州軍見此兵士經過人情頗亦驚恐兼

右編

宋本

六十二

余

為遂州官吏不曉軍政不能平心撫馭動有猜疑幾至生事臣知益州日監此舉動之失曾具利害擘畫聞奏以謂戎瀘此小夷人作過只是本處白芳子弟及寧遠兵士自可禦遏若賊勢稍大則計會梓夔益利兩路就近差解兵甲可以討擊蓋蠢尔小蠻來則禦之不可窮其窟穴豈煩遠自秦鳳興師空自勞弊兼恐別有驚擾况嘉眉州皆是益州鈐轄司屯兵之處若發兵救應乘舟下水不三四日便至瀘州赴救之勢最為神速臣之奏章必在樞府可以復視伏乞更不自秦鳳發兵只令速計會益州鈐轄司相度量



差兵甲由水路赴瀘州策應尤爲允當

論擒鬼章

蘇軾

哲宗元祐二年翰林學士蘇軾上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恠故臣區區欲乞使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一百餘里歲

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六十三百十一 夏志

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毋一使賜子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

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璁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璁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廼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璁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旣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禦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旣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六十四四百〇七 夏志

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旣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



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  
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遠邇必無用武  
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鄙延五寨好請不獲  
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  
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  
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  
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  
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  
鬼章之捷或有漸款塞之謀必將為恭狼相半之詞  
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

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六十五頁

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  
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敕  
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  
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  
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  
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  
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  
於往反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  
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人豈吾  
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

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  
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  
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  
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  
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而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  
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  
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  
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  
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  
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

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六十六頁

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  
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迺至於  
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  
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  
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眾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  
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 蘇軾

哲宗元祐四年上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  
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况不



勝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圖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買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右編 不卷之三十五 六十七 四百七方大

赴闕面敕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繫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右編 不卷之三十五 六十八 四百七方大



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後得慈釋不  
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川  
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  
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  
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  
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必散其生還其讐  
之亦淺此等依中國重賞以自衛自古西羌之患  
惟恐解讐結盟若所在爲讐則其國之利無可疑  
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請勦文州夷

范成大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六十九百十六 陳孝

考示時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奏

臣伏見西蜀沿邊蠻夷自政和以前雖時有侵犯邊  
境當時朝廷鮮曾容貸旋即舉兵問罪固未必皆有  
大功然夷人終是畏憚不敢無時輕發比年以來如  
茂壽府路嘉黎雅三州等處屢有邊事時議以外備  
大敵姑務含忍又以方市戰馬不欲阻絕夷人狙習  
請中而終不能報復來則有虜掠之利退則無追躡  
之憂甚者反得犒賞財物過於未叛之時是以泰然  
無所顧忌蜀之諸邊蓋未嘗得數歲無事邇者利州  
西路文州界內有蕃部侵犯寨堡殺掠人兵訪聞常

年如此官司每是隱忍蔽覆終於和斷而已契勘今  
來作過蕃部據邊吏張皇關申其衆亦不過三四百  
人初無雄傑酋長爲之謀又無堅甲利兵爲之用國  
家屯戍大軍密邇其處葭爾小蕃乃敢跳踉如此者  
政以習見近事故也若不惜暫勞小費併力討蕩期  
於不貸則豈獨文州蕃戎讐懼其他種落自此懲創  
知中國不可輕犯此西陲數十年安靜之長筭也臣  
已榜下文州止告諭非作過蕃部且許自通貿易以  
解散其締結又聞蕃寇之來稍不得利即依林菁以  
自固官軍深入易落姦便臣亦已行下乘風焚山嚴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七十四百七 陳孝

兵清野徐用鄉道搗其巢穴惟是議者或以爲文州  
係買馬地分恐不即和斷或至隔阻臣再三詢究茶  
馬司所買馬數文州不當十之一二又其品凡下非  
宕昌比兼今來作過主首止是一族雖加攻討自不  
妨餘族互市政使緣此而所買馬數少減於常年權  
邊防利害之輕重亦恐自有先後緩急之序或又謂  
朝廷方以備北虜爲急此等癰疥合且姑息臣竊謂  
不然大敵未平尤當先除腹心之患諸葛亮豈一日  
忘中原哉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以定南中者蓋出  
此也不然方今關外寧肅而蠻夷敢擾動如此使岐



雍有警則此等窺伺侵寇將何所不至臣暫此攝事  
實有不敢以苟紓歲月爲心而妄爲西土畫息肩之  
策若萬分有一偶合睿旨欲乞出自聖斷更賜行下  
興州都統制吳挺廣設方畧討蕩施行其措置催督  
之類臣雖庸愚不敢不任其責所有文州數百匹之  
馬或不及歲額亦乞暫寬度外俟邊防安靜不患馬  
額之不復臣區區狂率干犯天威伏地戰越

八卷之二十五

七十三百五十五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六

夷三

北言兵事 上漢文帝

補 鼂錯

論守邊備塞事 上文帝

補 鼂錯

論募民徙塞下 上文帝

補 鼂錯

擊匈奴議 上武帝

補 韓安國等

論伐匈奴書 上武帝

主父偃

諫擊匈奴書 上宣帝

魏相

罷邊備議 上元帝

補 侯應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目錄

受伊邪莫演降議 上成帝

補 谷永

論通康居 上成帝

補 郭舜

諫不受單于朝書 上哀帝

補 楊雄

諫伐匈奴 上新莽

補 嚴尤

乞優答北單于疏 上光武

班彪

論北單于不當封王 上和帝

袁安

陳三策書 上安帝

補 張璠

諫伐鮮卑議 上靈帝

蔡邕

安邊論 上宋文帝

何承天

論處降胡 上唐玄宗

王峻



契丹論契丹 上宋太宗

宋琪

議澶淵事宜 上真宗

寇準

答詔論邊事 上真宗

錢若水

論備禦西北二虜七事 上仁宗

韓琦

論契丹不寇河東 上仁宗

富弼

論西鄙議和先防北虜 上仁宗

歐陽修

乞戒邊城濶畧細故 上英宗

司馬光

諫西師防北虜 上神宗

富弼

答詔問北邊事宜 上神宗

韓琦

答詔問北邊事宜 上神宗

富弼

石編

八二六卷目錄

二

乞撫存北虜 上徽宗

趙遘

陷北記

胡嵩

行程錄

王曾

行程錄

富弼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六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三

言兵事

鼂錯

漢文帝時匈奴數侵邊上發兵禦之錯上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

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木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莽所

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



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  
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  
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  
插三不當一萑葦竹簫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鉞  
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  
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  
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  
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  
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  
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鐵同此將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  
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  
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  
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甲身以  
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  
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  
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  
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  
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

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襍遊弩往來行  
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則匈奴之革筈木箭弗能支也下馬地闢劍戟相接  
士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  
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  
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  
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  
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  
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  
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  
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  
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  
裁擇 疏奏上嘉之賜璽書寵答

論守邊備塞事

漢文帝時上

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  
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合戍



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木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問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四〇

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其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羣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四〇

婢贖辜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



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募民徙塞下

鼂錯

漢文帝時上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八 三百五十五 陳

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

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

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

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

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

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

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

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

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

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

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豈大治

則終身削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因使得

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擊匈奴議

韓安國等

漢武帝建元六年

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

右編

卷之二十六

七 三百五十三 伏

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

遷徙烏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

為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

制其敵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

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轟一因大行

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

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餽子女以配單

于弊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

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

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



之敵內連中國之丘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仁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八十四百七

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憊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疆

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邊戍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九

四百七

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疆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衡風之衰不能起毛羽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



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迹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頃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成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自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

論伐匈奴書

主父偃

武帝元光元年主父偃上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十一 三百七

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固委積之守遠從萬里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

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敵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十一 四百七

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兵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敵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

不拾只  
不數句



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書奏上廼拜偃為郎中

諫擊匈奴書

魏相

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以匈奴哀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十二三百九十七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勅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謂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

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上從相言而止

罷邊備議

侯應

漢元帝竟寧元年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天子令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便即中侯應言邊事以為不可許上言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自垣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死固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十三三百

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終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惡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有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入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上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豁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十四頁五

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際，腐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永

漢成帝河平元年上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

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上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論通康居

漢成帝時上

郭舜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十五頁五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更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



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入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已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漢哀帝建平四年上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來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一

十六百七十七

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

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頽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寔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二

十七四百七十八

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



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海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棄徹席卷後無餘孽惟比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番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比面之心威右編 卷之二十一 十八 三百九十二張拱

之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諫代匈奴 嚴 尤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如蠱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右編 卷之二十一 十九 四百七

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糲復薪炭重不可勝食糲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代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



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  
遲進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何能  
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  
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殺如  
故天下騷動

乞優答北單于疏

班彪

漢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請關東表  
馬乞和親并未音樂帝下三府議關東之宜  
司徒掾班彪表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

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

匈奴見南單于來附俱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

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

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

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

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

告以前世呼韓邪郵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

立藁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脩

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

數有乖亂呼韓邪郵支自相離隙並蒙孝宣皇帝垂

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郵支忿戾自絕

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郵支遂保國傳

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

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

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

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

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

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

罰善惡之効呼韓郵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

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

奴與屬漢河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

通禮何必獻馬表今齊雜繒五百匹弓鞬犢九一矢

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

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

竿瑟箜篌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

節以戰攻為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齊

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帝悉納從

論北單于不當封王

表安

漢和帝永元四年上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二十三頁全 楊



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  
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  
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  
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  
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  
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  
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  
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  
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  
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二十三頁 楊桂

陳三策書

張璠

漢安帝延光二年北虜連與匈奴入寇河西  
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  
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  
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崑崙塞先擊  
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  
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  
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  
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諫伐鮮卑議

蔡邕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二十三頁

漢靈帝熹平六年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被原  
欲立功自効帝因中常侍王甫言并發破鮮  
卑中即將大臣多有不同召百官議朝堂議  
則蔡邕議

書戒猾夏湯伐兎方周有檢狃蠻荆之師漢有閭頽  
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  
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  
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  
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至  
乃興鹽鐵酒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  
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威  
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丞相爲富民侯故主  
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



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遁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不弱于熲特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養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番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曾背之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四七

祖忍平城之耻吕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蠹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珥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眾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

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郵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帝不從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二十五三十四

安邊論

何承天

宋文帝時御史中丞何承天上安邊論陳四事

伏見北蕃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監矜此黎元博建群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庶或開引群慮延盡眾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寇雖習戰來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為左袵遠慕寇冕徒



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綴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畧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虜是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辜弔民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所居各數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渙濡湏之戍家停羨溪及表陵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二十六四四七張承

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鑑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彊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交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大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關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

居以樂土宜其歌枵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傾毀猶可修治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國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偶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鈞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四四七陳

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辨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由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



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眾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途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畫戰見貌足相識夜聞聞聲足相救斯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七

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脩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間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扞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眾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鋒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

舊制延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闕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謀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潛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敵之要也

論處降胡

王 峻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七

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延係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鐔久必為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蜂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彭韓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縷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敵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於河曲前

一第... 冊... 反正均



至今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  
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  
之實兩點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  
也成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  
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

論契丹

宋太宗端拱間吏部尚書宋琪上

宋琪

國家將平燕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  
寡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蕃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言

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蕃部之別種代居  
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  
主自阿保機始疆盛今幼主保機曾孫也晉末契丹  
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爲  
其爪牙國母阿保機妻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  
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  
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  
其諸大首領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  
族則有奚靺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又有渤海首  
領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爲契丹之飾復有近

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  
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内鴈門以北十餘州軍部  
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  
部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  
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  
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  
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爲  
號衆即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梢屈之爲弓  
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間昏  
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言

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  
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  
饋餉自齎退敗無耻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  
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  
突劔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强也乘時互用較然可  
知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  
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  
旣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  
迷空鞍馬相持羶褻之利所宜守陣坐甲以逸待勞  
令騎上並屯於天雄軍具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



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營千人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敌也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洛貝州以來設倚戎之備俟其陽春啟候虜計既窮新卓未生陳豎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哨各十指揮每指揮作一隊每隊用馬突戎及子槍一百餘并弓劍骨朵其陣身解鎧排之俟與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鎧弩俱進爲回騎之舍陣哨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梢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倚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虜酋爲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

以任人不當爲張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兵馬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况幽州爲國北門押蕃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漢旬軍糧自齎每人給麩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爲限旬月之間人馬俱無饑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擊裹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舍然後圖轉饒亦未爲晚臣去年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此奏願加省覽

疏奏願採用之

議澶淵事宜

寇準

真宗景德元年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寇準上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如起當至何處者一臣伏觀邊奏大戎游騎已至深州以來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



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唯老小驚騷兼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啟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住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蕃賊及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蕃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洛地里不遠

右編

卷之六

三十四

四

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邢洛之北許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師等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下寨牽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不敢輕議引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蕃賊殘害生靈或是鑿輅親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會合兵馬兼控拒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即承清問合聲鄙誠伏觀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兼彼犬戎頗乏糧糗唯恃腥羶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

右編

卷之六

三十五

五

答詔論邊事

錢若水

真宗咸平三年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錢若水  
答詔論邊事奏

臣官忝貳卿曾叨大用國家得失臣合先言但以仲夏朝廷舉兵以來秋末犬戎鈔邊之後凡有機事臣莫得聞是以不敢上言恐成狂瞽今陛下躬擐甲胄蒙犯霜雪駐蹕大名已踰旬浹一日徧詢輿論明發德音大率不過即今禦戎之策將來安邊之術耳惟茲二事試為陛下言之臣聞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上



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何蓋將帥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何蓋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看戎虜俘掠生民上則孤陛下委注之恩下則挫陛下銳師之氣此蓋傳潛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若陛下明申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昭楊嗣首五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各將萬人問以強弩令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犬戎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不懼惻豈獨思道邪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陛

石編 入卷七十六 三十四百七

下威聲振四海矣臣嘗讀五代史見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犬戎遣大將楊衮領騎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知之翌日大陳宴會斬愛能徽等拔偏將十餘人令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犬戎即日而遁是以兵威大振爾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耳以陛下睿聖神武豈愧於周世宗乎此所謂即今禦戎之策也其將來安邊之術臣不敢廣引前事慮煩聖聰止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

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然但得沿邊巡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管之號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不令生事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戎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遣戎使先來乞和此皆布在耳目陛下之所知也伏望遵太祖之故事察下臣之愚衷精擇名臣分理邊場罷部管之號使其不相統臨置巡檢之名俾其迤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石編 入卷七十六 三十四百七

論備禦西北二虜七事

宋仁宗時上

韓琦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



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啟爭端朝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全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涼諸蕃以拓境

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屲今來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昨假契丹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慢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旣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未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察其誓約

然後駟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鄙稱藩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略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真陛下下一悟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

哉彼狼狽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於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苛碎眇末之務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



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日擢才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例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為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

論契丹不寇河東

富弼

仁宗慶曆四年樞密副使富弼上

臣昨日垂拱奏事准宣諭今來虜主雲州受禮恐於河東作過今兩府設備實由臣誤荷獎擢無所施設致此外寇上煩聖憂聞命震驚不遑啓處然退自思

念僅得粗略切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無名一也動稱王師不肯竊發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長驅必不由河東險阻而來易入而難出三也河北富實河南虛乏必不肯擊虛乏而令我備富實之地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黠虜萌南下之心久矣臨事必不肯捨無備而寇有備五也若欲乘我不測而入當行詭道出於倉卒必不肯先報雲州受禮六也契丹始與元昊相約以困中國前年契丹背約與中國復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國所益之幣因此有隙屢有怨辭契丹恐其侵軼於是歷元昊境築威塞州以備之而保族累殺威塞役兵契丹又疑元昊使來遂舉兵西伐驗之非詐今必無會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惜燕地如人惜心腹若寇河東豈不防我攻燕為牽制之術于今不聞備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薊不復由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必矣臣今但論目下不為河東之患過此以往則非臣所知臣謂契丹異日之禍必由河朔河東只可為牽制之地所以臣近奏河北守禦之策因乞守一要郡自行其事下二府議之未合只且令田况往彼按臣所說此乃平時悠悠所為非今來確乎至急之意也



河朔二三年來雖名為設備其實未堪禦寇乃是張  
豫備之虛聲適足重敵人之姦計為患愈大不可不  
思臣前歲奉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賂蓋為朝廷方盡  
力西郡未遑北事於是忍羞自屈歲益所入聊以款  
兵緩禍而望雪耻於後也臣今欲乞必願命允不住  
訓兵備敵以安元元至於身羞國耻庶幾可刷臣不  
勝大幸

論西鄙議和先防北虜

歐陽脩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

右編

不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  
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  
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  
年無有繼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安有請求竊以戎狄  
貪憚性同犬豕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  
屈就謂我為弱知我強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  
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尚來猶如此若更因西事  
攬以為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  
智共為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  
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

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  
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  
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  
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  
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垂  
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  
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脩完此最為得  
也况今邊防處置百事垂方惟有擇人最為首務今  
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僚中選十  
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

右編

不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  
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為  
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  
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  
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  
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  
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虜有端陛  
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  
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  
必謂群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為



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

本編

卷之二十六

四十四 四百五十五

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先是四月朝廷遣邵良佐使夏州諭以所齎來文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臣名朝廷當行封冊為夏國主賜詔不名仍許置推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命良佐與趙等同往議定以聞七月元昊復遣呂休如定幸搶索黎罔壞與良佐俱來與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為臣尤執前議

乞戒邊城闕畧細故

司馬光

英宗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

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悟尤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脩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弃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

右編

卷之二十六

四十五 四百五十七

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夷秋宿伏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切為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已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忿心不畏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切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才別選州將以



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  
妄殺虜民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焉况今民力凋弊倉  
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忿怨屢來侵  
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權臣恐國力未易支  
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  
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  
使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  
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廷與之辯論  
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脩德  
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  
穹廬於漠北復唐漢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  
亦遠哉

右編

人卷之二十六

四十六 三百八十八

諫西師防北虜

富弼

神宗熙寧三年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少師左僕射判亳州富弼上

臣竊知陝西用武諸路入討至今已足數月調發輸  
斂不無勞費陛下躬親萬務勤於訪逮臣所恨未能  
一効死力少寬陛下西顧之憂且念靈夏數州自太  
宗割賜之後幾百年所存者唯是空壘而已今所得  
城壁切恐未償所費既已克下又須守禦自此勞費  
卒無已時伏緣西夏與北虜常為犄角之勢蓋北虜

不勝  
愛如此

山前後十八州每恐朝廷有復取之意慶曆初因元  
昊叛仁宗不免討伐而北虜遂有媿書與割地之隙  
其書大意自謂我與西夏是甥舅之國南朝不合加  
兵臣不能盡記其辭惟記一句云殊無忌器之嫌此  
大可見其意也臣其時兩使虜廷每見元昊遣人在  
彼密令詢問云來借兵此皆臣始末親經目視不是  
剽聞以昔校今不敢謂必無此事今北虜亦須疑朝  
廷既平西夏即移兵北伐必有借助西夏之謀不可  
不過慮及此也設或二虜相應兩邊起事即國用人  
力如何枝梧其間軍情民心須常加防察不可使至

右編

人卷之二十六

四十七 三百八十九

答詔問北邊事宜

韓琦

神宗熙寧八年以侍中判相州韓琦上

臣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當內  
東門司襄昱齋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八十年  
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開

之計亦為未晚伏乞陛下特賜詳擇而審處之先是八月  
夏人侵順安殺平綏德黑木等寨延州鄜州擊却之  
王中又舉國入寇攻圍大順城環慶路都監高  
萬人戰敗關右大震九月參知政事韓絳出宣撫陝  
西日大防為判州事自是西鄙用兵數年乃息



端妄來訴理比敕官吏同加按行進圖籍甚明而說辭不伏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人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禦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目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以塞聖問臣切以契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為戒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素以久強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虜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畧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浙

契丹與西賊使西賊耳

無氣安有修滅敵疑忌而可以馮國者

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恐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氈即契丹壻也既恐闢地未已豈不謹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為塘泊之處向聞羌官領兵徧植榆柳與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與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嬖書所謂朔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辨理疆界河朔公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計脩築城壘開洫壕塹冀北京役者尤眾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築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剋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剋為戰車此皆眾目所覩謀者易窺

不卷之二十一

一第... 丹... 反之下



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  
先自困弊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  
十七將各專軍政縣不得關防雄州地控極邊亦設  
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自辦者有令本營增  
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騾驢准  
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  
疑也夫北虜素為敵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  
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  
朝廷况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恐虜  
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

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

卒陳盟好蓋有因緣而致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過

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笑  
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臣  
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  
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  
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  
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切計始  
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  
苟簡非變之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有富彊之術聚

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  
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  
得之利復以為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  
為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  
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  
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  
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  
端補救終無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  
備他用此謂富國之術也且農民歲納夏秋稅賦一  
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杖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  
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杖則是一戶一  
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杖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  
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  
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為功  
圭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  
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  
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薄  
法之苛過於告繹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  
日皆以得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本也商者能為國致  
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



猷畝商者則歎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掉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舜之聰明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之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灾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例皆羸勇保甲新點

右編

宋孝宗十六

臣說

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太宗時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來報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義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爲謀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篤信約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伏則可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

遷延地  
罪將官  
如以便  
是契丹  
爲市

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侯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伏决欲背約則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將持重以全取勝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行倉卒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餵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生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

右編

宋孝宗十六

臣說

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城郭而居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一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宦已極品歸榮故鄉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蓋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用是只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覲愚瞽一悟聖心爲社稷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



答詔問北邊事宜

富弼

神宗熙寧八年樞密副使富弼上

臣素乏才業忝塵二府昔在壯時精力尚不及人今老且病氣志衰耗何足備大政之間然臣實非已見今但舉眾人所得聞者錄以上素惟聖明裁擇臣五六年來切聞綏州囉兀熙河辰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唯交趾中寢其餘諸路皆有攻討或剋獲或喪失即傳播天下而綏州囉兀熙河始初興舉便傳聞云朝廷必復靈夏平賀蘭既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此說尤盛北虜必已探知相繼彼復聞朝廷修整器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富弼

甲簡練兵伍增築城壘積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爲牽制之援近又分置河北三十六將按閱愈急喧布漸入事機參合此虜人所以先期啟釁以發代北侵境之端而不肯已也其平賀蘭平燕之策虛實固不可知然傳者既多且以萬口一詞誰敢辯白設有辯者遠夷何以敢信今釁端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議逾年未决橫使再至事歸朝廷此邊臣之職而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款綏便要可否遠之則兵立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候窄狹爲患雖遲而久遠不便臣謂不若一委邊臣今其堅持久來圖籍疆界

爲拒使其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故欲生事遂興干戈以氣吞我以勢陵我是欲奪我累年所作之事彼非敢無故驟興此端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虜人結釁背盟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持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防邊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討擊臣實慮萬一差跌其害非細更或與西夏爲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邊奏警急兵糧皆缺窘於應用須防四方凶徒必有觀望者謂國家方事外虜其力不能制我遂相嘯聚蜂蟻而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富弼

起事將奈何臣願陛下以宗社爲憂生民爲念納汗舍垢且求安靜更俟歲時豐稔窮困稍蘇流亡漸歸民粗安業稅賦不失倉廩不虛恩信宣布人心固結然後別圖萬全之舉永免一跌之失此天下之願也亦臣之志也向又喧傳陛下决爲親征之謀中外益更憂懼心殫膽落陛下雖英睿天縱必有成笑然太平天子與創業之君事體絕異尤不可槩然輕舉又恐朝廷且作聲勢固無實心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虛聲而邀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踈畧之虞作實來者必有周密之慮以踈畧之虞而當周密之計其成



敗豈不灼然耶假令入討得志而還此契丹一種事  
力自大况又夏國喃所囉高麗黑水女真達勒等諸  
蕃為之黨援其勢必難殄城使無噍類即此結成邊  
患卒無已時大非長轡遠馭之道也臣切謂因橫使  
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諭之云朝廷  
凡所為武備乃中國常事非願外興征伐向者用武  
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須合問罪若吾二大邦通  
好已是七十餘年無故安肯輒欲破壞恐是奸人造  
作妄興閫諜或是彼聞我整肅邊事即疑我有所  
作我既知之豈免大為準擬蓋因此互相疑惑  
豐隙遂有今日爭理朝廷更有可說諸事但盡說之  
須令釋然無惑乃一助也橫使始不納即遣報聘者  
於戎主前具道此意庶幾一聽必有所益緣彼大藉  
朝廷歲興方成國計既有顧藉之心豈無安靜之欲  
只以疑情未釋遂成倔強若與開解明白必肯回心  
向化凡百芥蒂盡可脫畧苟互相疑忌兩情不通禍  
患日深必成後悔臣歷觀春秋洎戰國時諸侯遞相  
征伐兩兵已合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辯說解釋遂各  
交締而退却復盟好者比比皆是况今豐端漸啟兵  
尚未合且可多方以理解釋或能有濟與其用征戰

而決勝負萬萬不伴也彼此致疑及禦戎二事臣道  
得之羣論非出胸臆是皆目前眾所共知所共見必  
然之理非事外別生奇異之策也臣更望陛下兼求  
博訪不宜專聽一偏之說恐有迎合聖意及畏避用  
事之人不敢盡以實事上奏有誤國家大計臣今所  
以及此者切聞去春以久旱陛下特降手詔許人極  
陳朝政得失中外歡抃咸謂聖情已大開悟尋聞上  
章論列者甚多隨而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手詔為  
人極諫為意優容之反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  
結忠盡之語不敢復出于口臣謂下情不能上達  
通朝政莫大之患也願陛下深思極慮之早令天下  
受賜及朝廷無事不勝大幸此奏出於忽遽又且欲  
事理明白不敢加飾及援據古事但直書利害而已  
昔楚相子反謂區區之宋尚有不欺人之臣况中原  
大國已與北虜結隙今若更不推誠以待之則恐不  
能解疑釋惑也伏乞聖造特加裁恕時以使相韓琦  
等再來議地界神宗特出御批問計弼等答謂皆主  
不與之論會王安石再入相獨言將欲取之必故與  
之以筆畫地圖授韓琦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  
里實鎮承安石風言行之其後元祐初諫官蘇轍  
總并地之罪其言云自古四夷外侮必於新故五代  
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匈奴桀驁唐  
太宗初即位突厥安至渭北今二虜蓄謀安危未分  
折衝禦侮專在韓琦去歲虜使入朝見鎮在位使副



相顧反唇欲笑此何意也虜誠見無狀舉祖宗七  
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為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  
笑耳故發入國必至於北虜地界之謀出於耶律  
用正今以為相虜以開國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  
而朝廷以促國七百里而相制臣愚所未論也臣聞  
之河東父老云韓琦為太原欲制范家東堡范家西  
堡及赤泥膠三指擲于箭手恐虜以為言則曰此漢  
何虜人推測者輒感傷之虜以為言則曰此漢也  
故爭之往反十數卒得其要約自願遷臺以南為漢  
界而單于箭手大獲其用韓琦定地界皆謂漢之主  
戶為皆委之而南老勿大哭所不忍問遂以天地嶺  
為界天地嶺距雁門關二十五里其時虜欲祈  
福修天地廟必蹀安撫司而後敢入以明廟之屬漢  
今也亦為虜有高大王而天地廟神亦曰高大王廟方謂漢  
日之為高大王而天地廟神亦曰高大王廟方謂漢  
虜時正推膺大憫謂其徒曰我兄嫂今日陷番百姓  
數千次皆大哭為待從使節出使而賣國黨寇者  
不如一弓箭手節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正數年前  
為大皇平巡檢年七十餘每見人論鎮與燕復之

本卷之二十六

即欲食其肉復火山軍二界首唐隆鎮一商人入  
粟得司戶參軍韓絳為宜撫始奏換武階邊人疑其  
細作而緝與之交私狎昵無所不至呼為燕二亦謂  
一哥割地之謀皆出於復虜使梁未蕭禧本以橫山  
下大川為界至七蕃鎮下乃斗入漢地圍裹此嶺凡  
二十八里意欲自此直至分水嶺為界邊民大怨有  
焦家坊箭手三百人擊北使奪下梁未等柱斧交  
倚虜不取復南仍自七蕃嶺北轉而西以大川為界  
燕復至馬門寨亦為子箭手所殺虜人塞閉門僅  
免由此觀之邊民皆忠憤不伏而虜亦自知理曲  
無詞使使稍稍有臣子忠孝不負本朝之心則七百  
里之地必不至于遂亂之境也大山靈化之間山林  
窟場南北百餘里西東四十五里林木蕭蕭足以供  
一路農鹿雉兔足以飽數州今皆失之雪山有廟河  
東一路性幣所走今亦為夷地矣人神共怨皆皆之  
罪中則從宋控扼卓望形勢之地如五蕃嶺六蕃嶺  
七蕃嶺黃崖山之類人皆為虜巢下視折代人馬可  
數異時用精兵數十萬人未易復取而用兵之策誰  
敢復議以此知續賣國之罪百世不磨若祖宗有靈

必不赦鎮陛下近降出吳居厚于京蹙同輔之流  
皆以立法害民耳出令改其法區不數月而民復業矣  
如鎮之罪咎者不能復安疆場勿之患有不可測者而  
陛下獨赦之臣不勝為國疾女效憂深思遠之至伏乞  
檢臣前後童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鎮之罪以示因  
方有不如臣言甘伏上誅之罪非鎮竟罷相

乞撫存北虜

徽宗宣和四年真定府路安撫趙適上

趙適

臣伏准本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虜界為女  
真所侵兵勢瓦解切慮奔潰侵軼逼犯邊境仰河北  
諸路帥司依降指揮團結兵馬編排器甲準備不測  
勾抽上邊使喚仍先具知委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  
時探到北界事節次附入內內侍省遞奏聞去訖臣

本卷之二十六

切詳北虜自澶淵既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國享重  
幣之利虜自知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  
來虜酋失德上下離叛人不為用女真勃海寇亂其  
國征伐不已敗衄相繼境土侵削士馬凋殘財力匱  
耗常疑中國密有窺伺左枝右梧困弊日甚恭惟陛  
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王之舉必度萬全况臣嘗  
親奉玉音屢被詔劄每念南北歡好方固祖宗盟誓  
謂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惹造端生釁而虜殊不知聖  
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此今茲睿旨特處他寇與奔潰  
之眾不測侵軼姑示備禦之計廟謨其遠預為之防



然臣叨承副寄職所當言苟有管見豈敢緘默伏觀  
邊報近者虜酋獵於白水川女直掩其無備全軍陷  
沒虜酋不知存亡虜中震擾未見所立若復調兵上  
邊虜將謂中國起乘其弊疑隙既開何可復釋唯當  
示之安靜致其懷服臣愚切謂耶律氏既有沙漠歷  
年甚多虜人習熟貴其種類設有姦雄誰肯推服仰  
惟朝廷與虜兄弟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載

陷北記

胡嶠

同州郃陽縣令胡嶠居契丹七年周廣順三年亡歸  
中國畧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六十一百九十八

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  
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  
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  
里有鷄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鷄鳴于此因以名山  
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  
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  
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  
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  
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長五  
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

稍溫又行二日度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  
城定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  
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  
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日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  
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  
里候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  
宗兀欲相擊遂及述律后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  
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樸馬山又行三日遂  
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  
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紙秀才

右編

卷之三十六

六十四百七

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  
京東去四十里至珍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  
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  
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  
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行東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  
豐美有息鷄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  
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  
蕪莢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  
于此會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  
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異獸



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  
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  
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太宗等事與中  
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鑕嶠與部曲東之福州  
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  
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  
餘家蓋契丹初虞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  
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語國種類遠  
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鉄甸其族野居皮帳而  
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  
右編 大卷之二十六 空三

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  
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  
生肉能釀麩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  
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畧同而人好  
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  
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  
髮盛以紫囊池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  
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  
又其西轄曼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畧同又  
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

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  
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脈河夏秋  
水厚二尺春冬水徹底常燒器銷水乃得飲東北至  
鞭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  
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  
五騎遇一鞭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日  
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鉄金銀  
其人工巧銅鉄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  
至地成水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  
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  
右編 大卷之二十六 空三 四七 吳應

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  
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走十餘里遺  
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  
說如此又曰契丹堂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軋  
鈔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  
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  
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  
和山林則寒烈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鉄甸語其言  
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干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  
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



丹謂喬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喬歸錄以為記云

行程錄

王魯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泰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十里至涿州北渡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南曰啟夏門內有

右編

卷之二十六

至西

元和殿洪武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惘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士遊觀城南門外有干越王解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南即桑乾河出北門過長城延芳淀四十里孫侯館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城坡西比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曰嶼河望銀冷山又有黃羅螺盤牛圍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川源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于此過冬自此入山詰

曲登涉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舖穀弓連絕本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最為隘東然幽州東趨營平州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錦蓋山中有卧佛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渡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至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傍西北有鉄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渡沙石練得成鉄渤海俗每歲時

右編

卷之二十六

至西

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同旋宛轉號曰踏鋌所居室皆就山皆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雖有番戶百餘編荆為籬鍛鉄為軍器東南行五十里至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十里至鉄獎館過石子嶺自北漸入山七十里至主當谷館居民多遊車者云渤海入正東馬山山多禽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大小方圍繞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閣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曰陽德閭闔城內



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卽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務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隴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爲業時將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糜粥抄糲

行程錄

富 粥

富鄭公之使北朝也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靈館又五十里至姚家寨館又五十里至成靈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

右編

本卷之二十六

李六三

饒州蓋唐朝嘗于契丹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之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社云卽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卽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又西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毡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穠尺餘卽堅冰云  
荆川先生右編卷之二十六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七

夷四

金論禦金虜事宜 上宋欽宗

乞無罷防秋人兵 上欽宗

上皇帝封事論和戰守 上高宗 下同

議國是

議戰

議守

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論金人失信

論和戰

論進兵劄子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論金虜遣使 上高宗

論禦虜十事 上高宗

論金人彼此形勢 上高宗

論使金無益十事 上高宗

論備禦金人 上高宗

論自治之策 上高宗

許翰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呂頤浩

呂頤浩

胡寅

葉夢得

趙汝愚



乞守臣措置土豪

章 誥

右編

八二十七卷目錄

二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七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四

論禦金虜事宜

宋欽宗靖康元年上

許翰

臣愚伏被詔旨除已具劄子陳衰疾不勝事任外方此國步艱虞臣竊懷欲有陳而事有理須朝夕上達少緩則已後時不暇為者臣輒先具畫一以聞一自

左編

八卷之三十七

乙酉年八月

崇寧以來天下之士以謂非姦佞貪瀆不進非軟熟趣和不容故凡為時所崇獎至大吏者鮮有可用之才今不得已則當擢小吏而用之准使虜法借以官資使攝郡府疎有功効而正除之則人人磨厲思自奮起此賢於前日全軀保妻子之臣寵祿已過如飽肉之鷹不復驚擊者不翅百倍矣一今軍政久壞士卒難恃宜使郡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使自保繼緩急亦可 調發以赴難河東河北與瀕大河帥臣皆使得擅一方之賦便宜從事以足兵食昔唐李抱真節制澤潞以賞罰激勵其民得卒二萬遂雄山東是



時稱昭義兵爲諸道冠今使諸帥各倣其法則天下皆昭義兵矣然昭義法計丁擇人蠲其徭租農隙習射歲終大校此可持久而難以應卒今寇難乃在數月之內必欲令下而聚集事濟者則諸縣皆有一鄉之豪傑使守令躬親訪問召見喻以忠義寵錫之榮示以寇攘屠戮之害借一進武義副尉等官使各募少壯樂爲用者得分總之縣得三四豪傑則封內勁果忠幹有用之人可盡出矣此其取効易且速蓋一時之利也如昭義之政脩則効亦不過二三歲間可以兼行而持久者雖至平世不可易也臣頃亟爲淵

本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二 賈六

聖言禦寇之務要在邊境使邊境不禦而寇入腹心則人情震擾士氣沮壞驅而與戰百不當一故祖宗以來恃邊備不恃都城又聞祖宗之時邊臣如郭進李漢超等皆數十年不易委任而責成功而去年諸州至有三易守者邊帥無不紛紛變更臣數爭之而不能得今守帥凡宜於民兵者願著憲令勿復動移增秩賜金以厲勳績而後民兵可用疆域可保邊境可強也一臣去歲道過泗上見歸朝官張企鵠言願得燕人三百質其家屬給馬資金由登萊海道潛入燕境號召鄉黨與叛女真必有大功亦聞已嘗有人

以其策告宰相唐恪恪大笑之北有族人自拱陷賊脫歸者陰得契丹燕人之情見其怨憤金賊欲食其肉臣以是知虜之可離也契丹燕雲之地本非國家所有若使燕人遂往得地因以封其人過財因以賞其士則金賊支解疾入腹心必不能久爲中國患矣一臣考秦漢以來用兵之變能覆堅敵者皆合衆弱以爲強如燕昭之破齊漢高之取楚是也今金賊既取契丹遂亂中國其勢必將加兵隣壤如西夏高麗大小胡虜等皆有凜凜狼顧之意臣嘗建議欲奔陝西進築無用之地以與西夏增其歲賜與之解怨申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二 賈五

結舊恩使一辯士說之可使出兵以攻雲中又使人結高麗大小胡虜諸小夷等與之立契丹後則金賊坐見分裂中國將得休息矣按唐遭祿山之變肅宗起靈武引回紇之兵以復兩京今但使之擾賊窠穴其利百倍於唐也一河朔山東近甸郡縣皆易野用車之地可以教民車戰昔者元魏謂劉裕兵畏其鉄騎衝突以鉄鑠連車爲函陣又趙元昊反時國家亦嘗用車有功今金賊無他長技所恃惟鉄騎耳禦騎用車古今所同而我師每憚其重遲勞費迄莫肯用宜釐有司講明兵法而督教之一遷都有經久之制



行幸有促辦之功二者異宜今若近責歲月之利宜  
令金陵帥臣集海軍教水戰儲積廩庾待或行幸而  
已其他一切營繕力役皆宜且止存撫休息以固民  
心以建國本此大務也今雖已有詔旨戒告勿使勞  
民然若非一切罷之則恐勞民之戒殆為虛文昔唐  
太宗脩洛陽乾陽殿以待巡幸張元素諫之以為勞  
民不可即罷其役曰使後必往雖露坐席何傷况如  
今之艱虞正宜貶損過中乃能下感人心上格天意  
凡是府庭官寺粗飭圯壞則皆可以息鑿駕而張黼  
扈使遠人皆知陛下盛德所以師象陶唐茅茨土階

乞無罷防秋人兵 李綱  
欽宗靖康元年知樞密院出宣撫兩湖奏

之意天下幸甚右臣度金賊擾邊之期不過旬月若  
使小失支吾必至又復深入伏望聖慈下臣之言於  
大臣或有可採擇則願詔速施行庶幾及事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又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  
以億萬計駟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  
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  
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害賊馬出沒  
並邊諸郡塞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  
東之勢危甚附近縣鎮皆為賊兵所占擬秋高馬肥  
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  
儻非起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秋河北則必復有今  
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揆為陛下措  
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

右編 入卷之二十七 四言  
人而欲分布河北沿路雄霸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  
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中十餘州軍邊河一帶控扼  
地分靖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  
忻代以扞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  
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  
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  
兵防秋之計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  
何以枝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切思之以  
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  
也錢糧賞犒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



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帥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切痛之若謂以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并寇致令候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又惜小費不爲之備臣恐後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六

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齋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切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得其實數姚仲三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劓

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不急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搔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昨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七

三

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上皇帝封事論和戰守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綱被領開封府之命總師大

江寧上封事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太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陵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旣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



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  
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  
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懶虜情震  
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  
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  
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令人稱兵以犯  
中原當時亦有為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  
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  
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  
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

石編

八卷之二一七

八 四百〇七

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  
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者  
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  
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衄遂寢  
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  
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  
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  
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  
人唯欲造為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  
信之以為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為害

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為割河北河東之  
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  
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不盡  
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  
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何如也夫金人  
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  
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  
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  
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追金人  
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

石編

八卷之二一七

九

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  
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關之意  
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  
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  
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  
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即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  
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  
勝而朝廷皆不以為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  
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  
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



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爲之捍敵則何  
憚而不再來何爲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  
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  
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  
今與人鬪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  
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  
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廷生靈  
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  
祐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邦羣黎  
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十

十一

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  
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  
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  
久動羣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  
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變興  
下則欲拯生靈之危阡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  
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平則前日之和其效如  
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  
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

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  
得或爲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  
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  
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  
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  
日國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  
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  
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  
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  
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一

十一

十二

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爲安也且害蓄之臻  
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  
小白實長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  
僱聰曜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  
肅宗起於靈武况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  
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勵勾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  
駕馭豪傑攬用賢才法創業之雄謀革天下之弊事  
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  
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  
克靖大憝漢以再興况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



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  
 圖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吾四海且  
 有橫流之勢可不為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為其  
 所當為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  
 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  
 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  
 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  
 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  
 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而奏其故譬  
 猶失火之家欲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  
 有編 八卷之二十七 十三四百〇七

便不得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  
 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  
 令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  
 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  
 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  
 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  
 譬猶救火之家實為焦頭爛額之憂而忌嫉者眾讒  
 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處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  
 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畿而  
 前日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

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  
 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  
 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  
 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  
 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  
 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  
 陛下俯徇羣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  
 君大正始故於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  
 下之望者况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  
 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  
 有編 八卷之二十七 十三四百〇七

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  
 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  
 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  
 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  
 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願  
 陛下深考漢書二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  
 大過人者了然於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  
 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踈遠未覩清光  
 輒敢以芻蕘之言求願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  
 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



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議國是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召李綱爲尚書左僕射六月綱至行在上十事其一議國是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巡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虜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刃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爲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十四

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爲和議之所誤也天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噐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爲不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于虜庭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爲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爲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爲秦所執呂卻謀子圍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爲利謀陵懦畏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十五



強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庭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其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其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廟易姓建號其不道如左編

左編

卷之二十一

十六

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界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脩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脩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

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倘舍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疆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耻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為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十七

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之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為朝





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  
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  
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  
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  
古語有之曰願與諸軍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  
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  
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  
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  
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  
斷自淵衷以天下爲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  
有編

卷之二十七

十八 三百七十五

矣取進止

議戰

李綱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  
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  
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  
較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  
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  
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  
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強  
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

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  
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  
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  
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  
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  
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爲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  
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  
不能取勝則積威劫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  
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  
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鄉

有編

卷之二十七

十九 四百七

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  
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之  
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  
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觀矣爲今之計莫  
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  
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  
以養士氣使之有勇以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  
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  
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  
爲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





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談兵為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為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議守

李綱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墉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為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幣昇盜賊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為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不可蹙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為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為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盡力之所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盡力之所未及者留釁以為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為今日

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汾河汾淮汾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開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益脩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略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熟計而幸察

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李綱

高宗 紹興間上

右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略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



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闊疎  
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禱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  
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畱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  
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傲擾淮壩其意蓋  
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  
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  
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遯迹此蓋陛下睿謨宏遠  
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  
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爲可喜  
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  
右編  
入卷之二十七  
二十二 四百〇六 吳應明

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  
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  
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  
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竊以不然譬如奕棊捨  
局心而就邊角迫感種小波以意爲之則勝秦師  
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在蜀連年出師而中原  
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唐中謂其何曰古亦欲  
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賊而彭曰人  
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  
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  
右編  
入卷之二十七  
二十三 四百〇七 孫汝



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  
 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  
 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  
 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  
 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  
 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  
 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  
 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  
 自為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  
 重兵於江南宿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  
 本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四

復故都以戢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  
 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蓋無不可持之理至於  
 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  
 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  
 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為  
 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  
 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  
 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  
 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觀朝  
 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  
 石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五

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  
 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  
 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  
 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  
 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  
 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  
 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  
 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  
 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  
 廷欲為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

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  
 作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  
 正彙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  
 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  
 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  
 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偏迫偏霸所  
 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  
 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  
 之今鑿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  
 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



建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脩宮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脩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脩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

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二十六 四百七

爲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黠虜之勢爲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歛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旣成壤地相接甲兵旣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爲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卹之自賊中來歸者

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爲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爲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諛已之嫌交踈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况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持甚欲淺言

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四百七

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感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幸愴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



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克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眾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

有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八 晉 紀 四

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眾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渡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

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碁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碁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稀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

有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九 晉 紀 四

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儲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相鄰有



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蒙隙既深終無講  
好脩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  
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殷  
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  
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爲如何而我方且  
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  
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累而又選我以必  
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計是和平不成而  
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  
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肯不  
悟故卿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  
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也臣願陛下  
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  
後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爲之先後本末各  
有次第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  
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  
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  
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  
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點虜近有管爲之逆臣

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  
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旣明賞  
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  
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  
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  
四曰愛惜民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  
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屢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  
同德相與有爲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  
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在  
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  
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  
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  
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  
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  
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至太平管  
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  
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  
况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  
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跡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



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跡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爲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爲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爲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璋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荀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

右編

八卷之二二二

三十一四百七 王

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爲之主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謫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爲能察小人之情僞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闕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謫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

懷材抱義願爲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蓋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道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爲至公之累惟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四百七 王

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况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爲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



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兢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竄逐其士風遞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尚大

謫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言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滄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諫困護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

真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脩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上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屋室真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財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處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夫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搔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茂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沈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闢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穠蔘之力乃獲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

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



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  
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  
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春作陛  
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  
脩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  
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  
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  
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  
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糞土  
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

有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三十八

四百七

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  
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履危險而身致  
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  
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  
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  
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  
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  
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  
房一言以起錦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

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  
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  
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  
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  
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  
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  
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  
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  
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

有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三十九

四百七

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  
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  
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  
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  
倫特以志廣才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  
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悵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  
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  
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  
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



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訓魏鄭公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欺此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遠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摠至情臣願足矣雖歿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

論金人失信

李綱

石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一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為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為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耻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儼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遁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

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收盟以陷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為長久之計一切以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為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蕭王至河而反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外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渝者三也

於夷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為兩河之民所殺如葦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遂遷二聖卷六官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以為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兇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為已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橫逆君子猶以禽獸畜之况夫夷狄強暴中國豈可



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爲壯曲爲替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爲先願陛下降臣此意與六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宜和靖康以來信矣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則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功莫此爲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和戰

李綱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軾結駟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橫人憑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三

軾結駟說以連橫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胸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爲羣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吞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由是言之爲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鄰國交好則有親和聘問往來休息兵並災患相恤慶賀相從夫是謂和金人則

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則又求釁以戰以此亡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爲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爲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爲自安之計其可乎况仇讐之邦不共戴天卑辭重幣祇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脩政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旣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

右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三

孔子未嘗不致其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略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爲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旣脩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豫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



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願無以細故動搖益務自治自強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橫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論進兵劄子

李綱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三賜引對踈遠之跡得望穆穆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仰聆玉音俯竭愚悃臣子之情不勝忻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踈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敢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四十五

七

見朝廷軍政不脩致有夷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為自治自彊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當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為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動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故昔之善用兵者料簡至精率能以少擊眾如干將銀鉞遂乃三千萬之致櫻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

哉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三千符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况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冗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勞過度敵先奔一大將連十數萬之眾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無謀適為敵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已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四十五

七

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已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已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鑼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而今之大將號為出羣帥之右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虚心下士以謀為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



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略布行陣爲其突騎所衝一散三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八卦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爲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四十六 四百七 易前

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縱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爲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挾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嚴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爲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數配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鱉無生養之理爲父母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肌



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陰險  
陌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爲  
鑒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後  
幾師不宿飽軍旅之興糧餉爲先而去年自江以南  
縣地數千里適有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饑民餓  
殍相望於路雖湖西號爲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  
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糴買數日雖多亦未  
必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  
因糧於敵臣竊以爲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收北焚  
蕩而去必不使爲我有糧道不繼爲患甚大若欲取

石編

八卷之二十一

四十八百七

於僞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吊伐之義  
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  
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  
飄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  
而亟欲興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於戰陣  
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  
用兵如奕碁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  
制輕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  
朝廷興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指大臂小平  
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速也一却敵哉兵

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罄所有  
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  
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  
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多行詭道鷲鳥之搏必戕其  
翼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  
兵不知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  
爲備乎欲敵人之不爲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  
然既有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  
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泜水上故能發一  
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

石編

八卷之二十二

平九四百五

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  
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旣行宿衛單  
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  
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兵特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  
乘間擣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  
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  
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  
善後者二夫勝負兵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  
持勝爲難而况於負乎藉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  
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



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此當善後者一也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奕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爲善後之計者宜何如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漢北出自睿斷圖此武功事勢旣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旣修莫若小試勒兵於山東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五十四百五

論

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豫賴之以爲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爲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海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由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蒙陛下諭以數十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爲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

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百鍊則爲精金卒百戰則爲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卒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裁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夷儼抗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銳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爲主也夫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彊志慮太銳一有挫衄遽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祖與項籍戰其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相之告宣帝曰救亂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五十二百六

論

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債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理矣臣素以治兵爲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



其是則中興之業自茲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覲一有差失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筭取勝而無為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李綱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虜偽亦必聚其犬羊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宣詔岳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兵將收復鎮汝軍商號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糧儲不貲

方編 大宋之...

頗如臣之所料然臣竊謂大兵吊伐當以招納為先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當以保守為上不在亟務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知陛下之德意則中原士民日俟王師之來響應影從大功易集臣又聞虜偽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而斷其歸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帥以持重用兵勿為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區區愚慮庶有補於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論金虜遣使 高宗紹興八年上 李綱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

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江南詔諭... 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為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於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羣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為神民萬物之主一紀於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滅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

久遠之計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為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鑿輿以

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銜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讐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讐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為自保之計觀變待時動必有功傳



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讐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過返帑藏爲虛初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薦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爲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臣聞忠信爲國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諷謀度詢必以周爰爲言使不忠信爲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爲者市井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四四百六

駟儻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其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曲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

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湘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聽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連降尊就卑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推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家之勢傾矣其不可者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五四百六

三也朝廷金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淮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畫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廢削土宇從之則無有藝極一不從則功盡廢反



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亦無可奈何今三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遂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身衣練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五十六四百〇七 列中

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絕軸轡相衝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為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為而欲北面以事仇讐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空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詎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人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而何益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且立之於建國之功者

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為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為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已出土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為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強弱弱者必服於強故大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為不然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

左編 八卷之二十七 五十七四百〇七 宋末

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以為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讐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議哉為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



忍爲之民也新垣衍詘不果帝秦而秦師爲之退舍  
曹操以十萬衆臨荆州勢搖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  
周瑜爲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  
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  
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反禍以  
爲福轉敗而成功胸中昭然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  
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爲脇  
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符  
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  
爲吾擾方竟遠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畧則無貴於智  
者矣朝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  
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就緒之功倡  
爲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爲念以致今  
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  
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  
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  
者而從之廣謀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  
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  
強自治但欲早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  
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

以謂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爲  
之謀也 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  
自治自強之計 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  
之事無他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  
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爲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  
卻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  
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稟正朔易服  
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  
而吾之士氣旣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旣離如何可  
以復收國勢旣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王事  
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大王勾踐之  
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  
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  
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  
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爲害有不可勝言者又  
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  
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  
陛下留神省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  
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  
稟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爲所制身危國感必至於亡



而後已與之絕則圖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讐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愴然改圖正仇讐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為存未為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矣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弗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覆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

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六十四百七

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旨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為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明賞罰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為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為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就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為言猶不足信而況於復故境歸度地乎惟智者

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為未然而降臣章與羣臣之有智者慮而圖之勿為單見之所惑勿為賄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彘操刀必割時乎時乎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為議論乖繆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幸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鄙壤之變以已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六十一百七

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倖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遂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為有羣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病藏拙臣之為幸大矣蒙垢忍耻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卜逞然憊倦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聽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論禦虜十事

高宗時上

呂頤浩

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於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於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驚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驚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夷狄情偽與夫戰陣之畧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願有愚見不敢緘嘿輒陳今日備禦十策條具如後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一

六十二頁

一曰收民心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雖有項氏之疆而終為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嬰孤城外迫瀧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彊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已便民慨然願治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乘中原弛備之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於開德大名府濮州境內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虜騎漸迫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搖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等州縣望風而下

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

遠法商周之罪已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

兩路蠲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

鄉村人戶避虜寇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防

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

近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軍糧却令轉運司條具措

置以聞況京東州縣累經大寇殘破之後民失耕業

不曾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夷狄不

善攻城惟金人慄勇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

路州郡緣大寇縱橫之後鄉村有力人戶盡挈其家

屬牛畜資產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

倍廣伏望聖慈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淮南

諸路城壁堅壯守禦足備糧儲不乏去處責令死守

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賊或入山林或

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為魚肉為此一路之民開

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沮

韋陟之虛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

以民心者此也

二三日臣契勘金人駐兵於澶魏之郊祈請之

云有講和之報范瓊韓世忠統兵北去



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焦勞大詢羣策延至夏屋  
辱之時而大將王官多言疆弱不敵不敢交戰百  
官之心皆願鑿輿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而為之  
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中原之  
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挫之符堅舉百萬之  
眾欲投馬箠渡江伐晉謝安遣兵以敗之況王上躬  
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殘忍貪暴逆天於  
安知我之弱不為疆彼之疆不遂弱耶昔韓信論項  
氏以謂其疆易弱與此相類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議  
定廟筭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拒戰之資申救王將

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六十四

三頁九六

修武備講陣法訓疆弩料彼已明斥埃以族夾淮一  
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曄論高祖光武之畧以謂淮  
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河  
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  
三蹉跌臣願定廟筭者此也  
三曰料彼已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已知彼而不知  
已必敗知已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犯邊以來百戰  
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  
將帥不知彼已亦未嘗講究彼已之長短也臣頃在  
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

敗衄如今日之甚者蓋鄜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  
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歷趙魏絕大河至汴宋皆  
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  
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  
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阻險用奇可以  
掩擊為將不可不知也胡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  
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澱入澱之後馬不餵  
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澱之際虜人畏大暑  
之時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  
策論契丹其畧曰以一月之糧與六月之師破之必

石編

八卷之二十七

六十五頁百七董天

矣豈虛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  
隨种師道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虜人以酷  
熱不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  
熱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  
我所不利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晁錯議兵事曰  
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澤川丘阜  
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  
原廣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  
考自古論兵能知彼知已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  
諸將用我所長擊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



責知彼知己者此也

四曰選將材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計之至難傳曰有必之將無必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強積習而可至惟有**人**之明不可勉疆壁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人**之言雖可信然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莊周之論九證豈虛語哉今疆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為急臣願

有補

入卷之二十七

六十五頁

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曄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慮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歎然不滿之意如曹彬下江南王全斌下蜀未嘗過與官爵郭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關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饑則着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巨師古未知各之人能佐趙

哲平建寇此類既衆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材者此也

五曰明斥堠臣契勘虜人用兵無兵無軍無行伍止是選擇疆壯有膂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五人為一隊齎弓箭及手刀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國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胡馬南牧須揀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為十二隊給弓箭手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驚急令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與飲食草料蓋胡馬

有補

入卷之二十七

六十五頁

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於金人次年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不知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疆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怪駭又如累年以來胡馬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戎馬所聚令治舟楫絞解筏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

六曰請嚴考近年以來胡人入寇我師遇之



不暇成列輒奔潰敗走者以平原廣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為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虜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彊弩今欲禦騎兵捨彊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且馳且射匈奴之長技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輩笥木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合從說韓曰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臂洞脇近者鏑奔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九

心又曰以韓之卒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崇寧三年環慶路築大砦泉種師中將前軍羌酋比精者領鐵騎萬餘人前來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彊弩射之乃退雖相持數日不敗吾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酋四軍太師引精銳來寇霸州大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黃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胡騎少却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彥國時為第十五將可召而問

也近日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為將者不知彊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為軍千人操弩敵人騎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內彊弩并發人人只能發兩箭則敵人必却敵人既卻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為騎兵衝突措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雖精自來逐將下能射神臂弓者率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彊弩之輕捷臣願訓彊弩者此也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九

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夷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歛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撥甲冑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黥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饑之卒無力自辨器甲可勝歎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



肩鋒刃而甲不堅密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蕃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非特此也夷人軍行有車乘牛畜搬載器甲所以步人全裝則困於全裝我師之行無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為將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今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八曰備水戰臣契勘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州軍去軍機被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虜人志在

不宋之三十七

七十一

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寇而上流州軍自荆南府抵真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為之許哉昔魏武帝既得荊州引兵窺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

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鬪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觀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差可用亦不可廢也又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艦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荆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少

不宋之三十七

七十二

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九曰控浮橋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方平雖領精銳人兵在黃河北岸以失於探報不意賊騎遂至人兵倉卒奔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虜中旗幟急以猛火焚之虜人既不得濟乃沿河上



下尋覓舟船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得濟欲望聖慈  
詳的委官密竊前去措置若可解折即權暫解折其  
浮橋脚船并大纜物料並擺泊於南岸却以舟船濟  
渡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折即南岸措置猛火油准備  
緩急焚燒纜索比之倉卒焚燒事不侔矣臣所謂控  
浮橋者此也

十日審形勢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即位  
於睢陽聖心慮遠窺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  
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  
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茲者金人攻破河北京東  
石編 八卷之二七 七年三百五

州郡尚未退師若駸駸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  
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虜人過大河不能控扼  
我乃渡淮既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  
江之後又不能控扼則虜騎亦須逼江此實忠臣義  
士殺身殉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淮  
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為備江之計矣臣願陛  
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可以圖萬  
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聖駕駐蹕維  
揚楚泗之間必有禦盜則必遣重兵由壽春府或光  
濠州境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

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  
者要當分擊兩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屯  
壽春府花廳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犯邊以來  
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胡塵所向大將  
膽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為一陣使人自為戰若非  
據淮阻險以決一戰必至於糜爛不振又至於不可  
支持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若  
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顛沛但令我師倣古  
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走迎敵角勝負則可以語  
一戰矣常山蛇勢雖茫昧不傳而兵法具存別有陣

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七十三四百七

圖可考昔漢高祖擊黥布置陣如項羽其心惡之且  
黥布一卒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厚顏耶臣前  
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兵平原曠野我之步兵決不  
能抗若非阻險用步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疾  
速處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以  
一舉一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  
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  
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  
明人不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  
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



將士曰吾父子以溫不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率眾北向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竇建德舉山東之眾號三十萬以討世充諸將怯懼太宗奮獨見之明引兵過洛陽陣於不憂世充襲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之於世充猶兩賊間而來淮之戰在吾境內有根草有地利我為主彼為客諸將尚躊躇而不敢進國之瓜牙將安用哉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旻率眾犯陣兵始交大將樊徽何愛能退走其騎軍亂世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七十四三百八十九楊桂

論金人彼此形勢

呂頤浩

臣契勘金人本契丹奴婢之國戎主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憤怨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內侍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於盧溝河聽其任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國通好女真既滅耶律氏益眾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

遂陷中原勢愈猖獗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國相粘罕也為之謀臣者劉彥宗兀室孛董蕭三大師高慶喬王芮張愿恭之徒是也為之將帥者幹為不蟾日國王余親婁宿孛董三太子四太子撻辣即君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勢可謂彊矣然粘罕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味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又虜性嗜殺將兵所至族其疆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恃天道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幹離不余親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七

七十五四百七 陳

蟾日國王婁宿孛董皆已死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物於室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陛下聖性精於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軍宮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畧備矣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抗虜於鎮江張俊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



長橋去年虜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賊鋒諸將屢得勝捷至於吳玠累次大捷於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況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論使金無益十事

胡寅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薛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待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七十一

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源至剗析聞於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畧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鈎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七十一

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遞畧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忽忽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薛一使臣其何能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耻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脇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薛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况豫賊祈求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准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賔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戎伐虜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



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兇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犬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七十九

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款之音者况今歲月益久虜必重闕惟懼我知之今以虜爲父兄之讐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爲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弒君誅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峽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爲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爲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或末可惟是堅守

右編

卷之二十七

七十九



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為至於何  
辭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  
浚有言而自抑也又况蒙被詔書曲加獎諭先以為  
榮今焉内愧所以致詳盡其喋喋心在報君非  
好辨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張浚以遣使為機  
權者臣所未論不敢強為之說伏乞陛下幸赦之取  
進止

論備禦金人

葉夢得

高宗時戶部侍郎葉夢得論金人劄子

臣伏見黠虜去冬雖未嘗長駟入塞然今春以來散

右編

卷之三十七

八十一

三百七十九

遣醜類西陷關陝東殘青淮南破許蔡至今或聞尚  
屯集於同華河洛之間阻河自守伏料捍禦攘却之  
道聖智先物廟論深遠必已朝夕講求非外廷所得  
知然臣蒙召自遠方留寘從蒙感激恩遇思報萬一  
不無螻蟻過計妄意虜若但守今日疆土力疲志怠  
稍知悔禍則我徐為後圖實未為晚若以西北諸路  
郡縣焚劫殆盡玉帛子女皆其所有大羊貪婪吞噬  
未已不肯徒守空地既無事素久陰懷窺伺  
則不待不遠為預備臣嘗遠其為策不過有三宿師  
河洛分兵鼓行直趨襄陽據漢江因我舟楫人卒

順流西下進逼江左上也盡悉其衆自許蔡而南一  
出歷陽徑斷采石以趨金陵一入濠壽旁引滁泗以  
警山陽中也循汴漸進量力而動左掠徐鄆以搗楚  
海右輾陳穎以衝宋宿下也若出上策長江之險我  
恃以為固者彼已共之則王濬入吳高景入陳皆由  
此則利害大約可考而見若出中策則蘇峻所從亂  
晉本朝曹彬下江南亦用以成功若出下策則曹叡  
柴榮連年從事於孫權李景之間勝負得失進退相  
半然聞道途之言多及其下未能深計中上兵法曰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先為不可勝安危

右編

卷之三十七

八十一

三百七十九

之幾聞不容髮臣以謂寧可有備而無事不可事至  
而無備今天下大勢可見矣東晉之事固不足道是  
時以備西北則劉琨在太原李矩在平陽祖逖在淮  
陰以備西南則劉勰在歷陽溫嶠在武昌陶侃在江  
陵此固未為至計是以適幸劉聰右勒內自殘擾無  
意再動故此數人粗能枝梧卒不能掃平僭叛混一  
區宇況今虜勢方張未見其隙而盜賊竊發興滅相  
繼乎夫窮兵深入渡淮越江誠非虜利彼以甲兵為  
強舟楫亦非其便然古之善治夷狄者以夷狄攻夷  
狄今虜之狡謀若反用此術欲以中國攻中國故兵



不必皆其民惟所驅虜糧不必皆其物惟所剽劫形勢不必皆其有惟所占據器械不必皆其備惟所奪取役我之人困我之食竊我之勢用我之器彼但威以殘暴啖以重利使我欲守則或屈而破陷欲戰則或潰而奔逃則彼雖長驅深入何憚而不爲乎是必有以禁之使其術不得施至於詭譎變詐乍出乍入或佯爲講和以疑我之師或微爲敗衄以驕我之氣或暫爲歛退以弛我之備或驟爲侵侮以駭我之衆其情尤不可盡測此皆所宜熟慮素計以定萬全之策者也臣愚伏願陛下益廣睿筭深詔大臣歷考古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八十三

三

今之變及此防秋之時深察虜情之所在而審觀其所用之術其或出於前三策則我所待之而爲不可勝者當以何道有合先事而爲則早謀之以一二行於前有宜待事而應則預計之以次第施於後大抵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糧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虜皆在吾度內矣臣區區不勝大願

論自治之策

高宗時上

趙汝愚

臣疎賤無取誤蒙陛下恩私選自諸生推登禁路非

惟身荷寵祿且將澤及子孫致命捐軀誓難圖報又念國家靖康之難同姓一時俱北行者蓋數千人然則國家之事臣實義同休戚今身雖在遠苟可以效涓塵之益者誠不當畏避蓄縮以疏遠自疑也惟陛下留神幸甚臣伏自去歲夏中傳聞北虜還歸本土緣臣僻居海角無從詢問虜中事體臣仰惟陛下英明獨運威畧如神多士盈庭筭無遺策使臣空竭肺臍何補毫芒但以世受國恩不無私憂過計竊謂虜情難測未可輕言迹其盜據幽燕比年似亦安靜今乃無故妄動其間必有深謀或者謂其嫡庶不分兄弟爭立虜酋牽制不斷將分國而王之昔趙武靈王既立少子而復愛長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而身及於難漢五單于爭立而其國遂衰設如或者之言在於難漢五單于爭立而其國遂衰設如或者之言在彼誠爲失策然臣竊聞虜酋既老而常有敬慕太上皇帝之心故築宮以仁壽爲名久欲爲傳授之事使其復愛長子欲裂土而封之亦惟下一紙之令則其事即日可定矣何至捨其已成之業而犯衆情之所難棄中原之輿區而退伏於絕漠蒼寒之地彼又豈不知陛下臥薪嘗膽志在規恢胡爲遠自遷藏深形退屈兵法有進無退義豈其然臣謹懇陛下正當深察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八十三

三



其情而思所以待之之策未可直謂其施為悖謬而遂有輕視強敵之心也臣輒不量淺陋伏而思之而得三說其一臣昨在吏部時聞虜人之長子號許王者強暴不仁好行武事志在傾奪將為亂階臣始聞之常竊私喜其間亦有謂不然者今臣之所治雖在南方而官吏之中多北來人士其間亦有久在淮南而熟知淮北事體者皆言其人強忍堅志素蓄姦謀接納雄豪收採時譽常至沿淮措置邊事皆乘驛騎奔馳颺去倏來人不知其為虜酋之子也且謂其人不死必能大為邊患使虜人善自為計委之南據汴

右編

入卷之二十七

八十四四百〇七

都授以偏師用為藩屏則國家將倍勞戍守邊境未易得安而虜酋在燕以重勢臨之彼亦安能篡奪今若陰使其父歸伏舊巢察其姦心用志非小其人蓋將挾君父之勢間兄弟之情乘北方士馬之強為併吞其國之舉發遲禍大可為深憂其二虜人自得國以來蓋常以北方為根本如漢高祖與項藉轉戰榮陽京索間而以關中為根本安祿山雖盜據洛陽而以范陽為根本之類是也竊料虜人三世篡奪不能不過為隄備今將立其少子而恐或者議其後也故以其身退居根本之地而壓之以重勢俟其少定徐

議後圖然則一時之計雖若煩勞恐其因事制宜亦未為深失也臣又聞方逆亮時剪滅宗室完顏氏多死者獨今虜酋佯為有疾退居遠郡若無能為一旦乘逆亮之動取其國如探囊逮其僭據許時亦絕不生邊事臣觀其人似亦非輕舉妄動者蓋恐其間必自有說也其三或者疑其篡時篡弒皆在巳年今茲北遷將為厭勝然自虜酋得國今已二十餘年蓋嘗歷癸巳之歲矣未聞有厭勝之事何也大抵人之常情安土重遷吉凶悔吝皆生乎動誠使虜人無故妄動別無他謀而違逆眾情勞役百姓中原父老固已

右編

入卷之二十七

八十五四百〇七

不堪其擾矣又聞其隨行奴婢甚有逋逃去歲苦寒人畜多死如是不已孰不怨嗟竊恐其間將有豪傑之士如晉石勒劉聰之徒乘間俟隙崛起自奮弱則請服強則自固亦將重煩朝廷經理也臣竊料虜情為是三說詳觀事勢朕兆已萌達不踰三年近或止暮歲事機一發利害萬端不審陛下萬機之餘亦常深念及此否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觀自古敵國相對常苦難得閒暇之時惟其預備於無事之先故能患至而無恐臣謂朝廷及今閒暇當亟圖所以自治之策不宜視同常



務使有後時之悔也臣觀自古國之治亂兵之強弱全在得人然則搜選人材甚重嘗入意務欲其理財蓋又次之陛下聖意憂勤蓋意一三軍兵之際自東徂西凡備敵者幾處爲總帥者當司幾人將佐中素有威望可以獨當一面者幾人幕府宿贊能知兵家事體緩急可以濟務者幾人兵法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陛下恭儉焦勞內帑所儲者可支幾歲自古兵連禍結亦豈可以歲月計哉惟昔辛巳之役上天垂佑逆亮伏誅甲申之後虜人實有厭兵之意故兵纔及境不數月而遂解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八十六四

要不可以是爲準也臣觀自古用兵不計勝負惟能持久者終成帝業陛下復料今日之兵將財力事勢能以持久而不困乎若曰祖宗德澤感人甚深中原故老常有謳吟思漢之意一旦北方有變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朝廷乘破竹之勢中原遂可傳檄而定矣初不待歲月持久也臣仰惟陛下自卽尊位於今二十餘年盛德美意日新一日是宜上符天道下順人懷克復之期不俟再舉然臣猶謂取諸已者可信而責於人者難期正須朝廷圖善法益修德業俾天下無不望之於陛下之祭恭樂日不望中而望外

之助也然計其功效終成畫餅故臣惟願陛下勤於自治而已兵法又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又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又曰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今虜酋北徙國人既知之矣然其所以北徙之意朝廷猶未能深得其情是則諸將用間不密之過臣聞昔楊存中在紹興諸將中最爲不及然其設心措意猶是向公如李顯忠輩方得罪秦檜棄置閒廢之中存中爲之傾貲結納故能卒收其用臣聞存中每遣間諜輒委之數萬緡恣其所往皆數年而後歸故能得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八十五百七十五

虜人之情狀今之諸將孰可任此臣愚伏望陛下內則親詔大臣選羣材以修政事外則密諭將帥厚遣間以覘敵情至於近邊移戍修城凡動人耳目之事皆可少緩而弗爲虜人所欲歲幣亦宜如數遣發不必與之深較嚴戒邊吏毋得輕輒生事俾其安意肆志不復以我爲疑然後養威蓄銳而徐觀其變則庶幾其可圖矣臣僭越狂妄冒瀆天威不任惶懼待罪之至

乞守臣措置土豪

章 誼

高宗紹興間戶部尚書章誼上



臣竊聞劉光世奏金人忽生南渡之意又聞通州使臣劉鑄奏金人來年正月初一日渡江又聞江陰軍探報北岸有船數千隻臣參驗三人之說則金人南渡之計決矣蓋金人去歲嘗以冬月渡江矣陛下御輕舟乘風遵海而南彼方崎嶇山陸當建康屢戰之師踰錢塘城守之阨且復再涉重江是以追兵不得以速進也今時則異於此矣大駕駐蹕會稽北直道泰彼將方舟結筏徑渡三江之口騎兵舟師水陸兼進又自立春之後風起東方海行之舟有類退鷁覆却可慮虜誠出此則我之所保水失乘桴之便陸有

石編

卷之二十七

八十八四百〇七

追騎之虞墮賊計中矣臣以是思之則三人之報不可忽正月之渡為可信不知朝廷亦嘗慮此乎使三人之報不實則大幸矣使其不妄則正曰逼矣將何以待之耶臣聞臨安府守臣李光願統浙西土豪為國屏翰朝廷何不聽用其言稍假事權使勸其眾藉為禦侮非唯臨安一府也二浙諸郡江東江西一切委守臣速行措置明降詔旨喻以力戰堅守之策降去退保之令有能竭節城守扼險破敵與夫懷私退避並緣為奸之人來年事平之後大明賞戮如此則令人誰欲南渡有所不敢設其敢渡諸郡之兵且戰

且守或倚或角日夜追逐數萬之眾可立止一戰而勝虜人終身懲艾陛下國勢立而疆土復矣臣勝區區愛君憂國之誠惟陛下留神聽納與將相大臣速圖之

石編

卷之二十七

八十八四百〇七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八

夷五

論不當棄四州地與虜和上孝宗

虞允文

進美芹十論上孝宗

辛棄疾

論用中原及東南人夾攻金上光宗

王質

論金人歸河南遷汴梁上光宗

王質

論復讎五事上寧宗

真德秀

胡上東師議上元世祖

郝經

奏請罷攻宋兵上世祖

郝經

不編

八卷之二十八目錄

一三六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八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五

論不當棄四州地與虜和

虞允文

孝宗隆興元年顯謨閣直學士虞允文上

臣比准朝廷行下以敵國禮講和臣輒一具奏疏虜已衰之迹乞不棄四州之地方以冒昧日積憂惶伏奉御劄許臣以忠勤諭臣以能副陛下之意恩禮加

方編

八卷之二十八

一和臣三百五十五

重腹心示眷臣之欲報言之為淺伏讀聖詔所謂四郡之地虜人若許我則當遣使以疑之若不許我則不復議和睿謀弘深聖斷英采固非臣所及亦非在廷將相大臣百執事所能及也傳曰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尚願畢其說惟陛下幸擇竊謂自古中國之於夷狄或戰或和必因盛衰之勢而用之若當戰而和與當和而戰此安危存亡之機不可不察也漢高祖唐太宗皆起於秦隋大亂之後其所遭之時所用將相所集兵車所都勝勢大率皆畧相似及天下初定高祖和匈奴太宗征突厥其不同處如此何哉冒



頓方盛而頡利衰故也二君者豈能為天下之機特因其機而不失耳臣不知士大夫以今日之虜為盛邪衰邪方虜盛時力苟不足尚以和而誅我我每墮其計中自宣和靖康而來可迭考而窺見之也虜欲取契丹始誅我以海上之盟虜未得太原又誅我以城下之盟撻粹以蒙國為患棄河南之地而誅我以盟兀朮既引兵臨淮知江南不可下又誅我以盟數十年之間凡四與我盟而率皆叛之而謂和猶可恃邪虜力不足雖戰必和虜力有餘雖和必戰往事歷歷可鑑而世不悟有識者不知涕泗之橫集也虜今有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二

李光

已衰不止於力之不足一和之後虜之力有餘不知今日之盟士大夫能保其不叛否也况逆亮死舊盟已亡皇帝者我自帝也上天之所畀付也大國者我自國也祖宗之所傳授也何有於不正之名而汲汲於正之乎姪國之稱豈無猶子之嫌未可以言敵國而四州之地與和尚原商於一帶之險皆不可以輕棄願陛下深思而熟計之當前歲之冬逆亮敗於采石死於揚州虜兵散亡遁去我乘其機僅能得此四州而官軍以戰而死者幾人戰騎歿於陣者幾乘輸財發帑所費者不知其幾千萬計第功行賞所遷補

寄材奇  
材與書  
聖語自

者又不知其幾千萬官也而一旦忍棄之乎棄之之後虜無可乘之機如曩時又可以必取之乎使必取而得之國家之所以耗蠹費用士馬之所以散逸死傷又不知幾倍於前日也士大夫厚祿於朝者亦嘗遠慮却顧一念及此乎或者謂太上皇帝得和戎之福陛下所宜循守而不知太上當漢高祖之機休息養力積兵積財堅忍二十年之久以待虜之衰而以唐太宗之機付陛下於今日也繼伐之功孰大焉浮言榮惑古所深慮願陛下於問安之餘從容及臣之說二聖合謀救寧天下開聖子神孫萬世之不基臣有編

八卷之二十八

三

李光

不勝大幸

進美芹十論

辛棄疾

孝宗時建康府通判辛棄疾進

臣聞事未至而預圖則處之常有餘事既至而後則應之常不足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嘗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廬濟南代唐閩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眾拙於脫身被汗虜官留京師歷宿毫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紆君父所不共戴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



遂大父臣贊下世粵辛巳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爲掌書記與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納款于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大謬負抱愚忠填膺腸肺官閑心定竊伏思念今日之勢朝廷一於持重以爲成謀虜人利於嘗誠以爲得計故和戰之權常出於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徂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甫有生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既和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四  
一  
四  
六  
李  
鼎

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虜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釁則敵之虛實吾既詳之矣然後以其七說次第而用之虜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沉先物之幾志在必行無惑羣議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烈無遜于唐太宗典劔舉衣以復韓侯雖越職之罪難逃野人美芹而獻於君亦愛主之誠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憐其愚忠斧鑕餘生實不勝幸萬幸萬之至其審勢曰用兵之道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於形眩於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大小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五  
四  
三  
二  
一  
李  
鼎



疑吾且信之以為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亦東薄于海西抵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財發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斬恩于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歛之不恤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為不足卹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為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劫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鸞巴反于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六四七 陳孝

遼開趙反於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魯親而葛王又反於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則已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為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厚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蓋虜政龐而官吏橫常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為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宅罄於掇剝之酷怨憤所積其心

不一而沙漠所簽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絕資糧器甲一切取辦於民賦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脇酋長破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况虜廷今用事之人雜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粘罕兀術輩之叶且骨肉間僭弑成風如聞偽許王以庶長出守於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暴之於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臣抑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七一 三百五十五

聞古之善規人國者如良醫之切脉知其受病之處而逆其必殞之期初不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師袁紹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為終且自斃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尚自強也高祖見之以為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為酷虜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與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其察情曰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



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受其弊矣  
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爲必勝而能謀爲不可勝蓋  
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  
於勝誰肯處其敗勝敗之情戰於中而勝敗之機未  
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敢謂其張虛聲以耀我乎彼  
或以兵遁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敢也  
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故  
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  
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歲戰于守未戰而嘗爲必戰  
之待寓勝于戰未勝而嘗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八都四十七楊桂

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  
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既不能爲吾亂則固神閒而氣  
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  
南北雖有異慮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僞臣嘗熟  
論之矣譬如獯狗焉心不肯自閑擊之則吠吠而後  
却呼之則馴馴必致齧蓋吠我者忌我也馴我者狎  
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戰而  
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  
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朮之  
死固嘗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

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  
求戰者計出於忌我而嬰我也劉豫之廢亶常慮無  
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弒亮常惧吾有問罪之  
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褒又嘗緩我追  
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  
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  
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遺賀之使  
知其無能爲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謀悟有  
班師之失無意於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  
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于我也今日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九四十七彭高

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三必欲嘗試何以  
言之空國之師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  
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  
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旣得之彼用師  
三年而無成則吾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  
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後中原之  
士脆隳于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  
三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惧吾之窺其弱而  
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  
貪而志欲得其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僥倖謀



不暇千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啟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鴞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於我况今公海造艦公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

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十四百七

高

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于守淮篇昔者黥布之心為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开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觀彼

慮聲詭勢以為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機為可惜臣故曰知敵之情而為之處者綽綽乎其有餘矣

其觀釁曰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係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實基于喜怒喜怒哀怒之方形視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既積離合始決而不可制矣何則喜怒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飽而愉煖而適遽使之饑寒則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棄則痛冤而求伸忿而求泄至於無所控告則怨怨深痛鉅而怒盈服則合叛則離秦漢之際離合之變於此可以觀矣秦人之法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十二百九

周

慘刻凝密而漢則破觚為圜與民休戚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秦人則役繁賦重不卹而漢則寬仁大度務從簡約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積則喜而有所屬秦始不得自保遂離而合于漢矣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為朝廷赤子耕而食蠶而衣富者安貧者濟賦輕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視吾民如晚妾之御媵子愛憎自殊不復顧惜方僭割之時彼守未固此誦未定猶勉強姑息以示恩時肆誅戮以賈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縣半是胡奴分明植黨仇滅



中華民有不平訟之於官則胡人勝而華民則仗氣以茹屈田疇相隣胡人則強而奪之葦畜相雜胡人則盜而有之民之至愛者子孫發軍之令下則貧富不問而丁壯必行民之所惜者財力營築饋餉之役興則空室以往而休息無期有常產者因窶無蠶錐者凍餒民初未敢遽叛者猶徇于苟且之安而謀于積威之末辛已之歲相挺以興矯首南望思戀舊主者怨已深痛已鉅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勢格巢穴迥遙恐狂謀無成而竄身無所故疾趨淮上僥倖一勝以謀潰中原之心而求歸也此機不一再而

右編

六卷之三十八

十三四

朝廷慮不及此中原義兵尋亦潰散吁甚可追惜也今而觀之中原之民業嘗叛虜虜人必不能釋然於其心而吾民亦豈能自安而無疑乎疑則慮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動而輕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復則已誠有意焉莫若於其無事之時張大聲勢以聳之使知朝廷有偃然可恃之資存撫新附以誘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則一旦緩急彼將轉相告諭翕然而起爭爲吾之應矣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習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禍如蜂蠆作于懷袖知者不暇謀勇者不及怒自亂離以

來心安于斬伐而力閑于攻守虜人雖暴有王師爲之援民心堅矣馮婦雖攘臂其爲士笑之孟子曰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臣亦謂今之中原離合之釁已開虜人不動則已誠動焉是特爲陛下驅民而已惟靜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其自治曰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之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于華夏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粵自漢莽之亡天下離而爲南北吳不足以取魏而晉卒以併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既斃于

右編

六卷之三十八

十三四

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爲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于此而蔡謨亦謂度今諸人必不能辦此吾見韓盧東郭魏俱斃而已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曹氏之猜雠其德本無以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不可得也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強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



也至于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無足恠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靡而華夷相怨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亂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言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未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自為國國自為敵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難忘而中原民之眷戀依依而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十四 四百七 沈儒

不去者又非得為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強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于秦君為秦虜而地為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秦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至于此耶盖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

今常理而論之夫所謂古今常理者逆順之相形盛衰之相尋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無衰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長而據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事哉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取于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猥以秦漢之論晉者以籍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幹營低昂而搖尾于販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詳覈真偽而褫魄于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十五 四百七 沈光祖

朝之勢而自卑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為之惑則臣固當為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豐耗士卒之強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顧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難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絕歲幣二曰都金陵臣聞今之所以待虜以緝計者二百餘萬以天下之大而為生靈社稷計曾何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為二百餘萬緝計也錢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



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爲是數百里之遠而遽有強弱之辨哉臣不爲數百里計也然而絕歲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則中原未可以遽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是爲言者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不然待敵則恃驕好於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於湖山之險望實俱喪莫此爲甚使吾內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爲夷狄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

左編 卷之二十八 十六百〇七

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爲朝廷置我于度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斃爲吾嚮應者它日必無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意肆志而爲吾患今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問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爲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

其要我而遂絕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城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爲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晉自卑矣求之於晉彼

左編 卷之二十八 十七百〇七

亦何嘗退金陵輸歲幣乎臣竊觀陛下聖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將陵跨漢唐鞭笞異類然後爲稱豈能爵爵人居此者乎臣願陛下酌古以御今毋惑紛紜之論則恢復之功可必其有成古人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衆斷貴獨惟陛下深察之其守淮曰臣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則不必皆備何則精兵驍騎十萬之屯山峙雷動其勢自雄以此爲備則其誰敢乘離屯爲十屯不過萬力寡氣沮以此爲備則備不足恃此聚屯分



屯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  
懾而氣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嬰虜人遠聞之鋒  
故十戰而九敗其所以得畫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虜  
人之情臣固已論之矣要不過以成兵而入寇幸成  
功而無內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撫之有城而守之  
則始足以為吾患夫守江而喪淮吳陳南唐之事可  
見也且我人彼出我出彼入曠日持久何事不生曩  
者兀木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長寧者皆嘗以  
是導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故臣以謂  
守淮之道無懼其必來當使之兵交而亟去無幸其

石編

卷之三十八

十八

權

必去當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為是策者在於彼能  
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戰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  
彼之地然而非備寡力專則不能也且環淮為郡凡  
幾為郡之屯又幾退淮而江為重鎮曰鄂渚曰金陵  
曰京口以至於行都扈蹕之兵其將皆有定營其營  
皆有定數此不可省也環淮必欲皆備則是以有限  
之兵而用無所不備之策兵分勢弱必不可以折其  
衝以臣策之不若聚兵為屯以守為戰庶乎虜來不  
足以為吾憂而我進乃可以為彼患也聚兵之說如  
何虜人之來自淮而東必道楚以趨揚自淮而西必

道濠以趨真與道壽以趨和自荆襄而來必道襄陽  
以趨荆今吾擇精騎十萬分屯于山陽濠梁襄陽三  
處而於揚或加置一大府以督之虜攻山陽則堅壁  
勿戰而虛盱眙高郵以餌之使濠梁分其半與督府  
之兵橫擊之或絕餉道或邀歸途虜併力于山陽則  
襄陽之師出唐鄧以擾之虜攻濠梁則堅壁勿戰而  
虛廬壽以餌之使山陽分其半與督府之兵亦橫擊  
之虜併力于濠梁而襄陽之師亦然虜攻襄陽則堅  
壁勿戰而虛鄧復以餌之虜無所獲亦將聚淮北之  
兵以併力于此我則以濠梁之兵制其歸而山陽之

石編

卷之三十八

十九

周堂

兵自汴陽以擾沂海此正所謂不恃敵之不敢攻而  
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  
控券救聞者不搏檄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  
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  
引兵疾走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因大破之  
於桂陵後唐莊宗與梁相持於揚劉德勝之間蓋嘗  
慮而不勝其後用郭崇韜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  
家形勢從古已然議者必曰我知擣虛以進彼亦將  
調兵以拒進遇其實未見其虛是大不然彼沿邊為  
守其兵不過數萬既已厚屯于三城之衝其餘不容



復多兵少而力不足謂能當我全師者又非其所慮也又况彼縱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以爲之阻則猶未足以爲利我得中原而簞壺迎降民心自固且將不爲吾守乎如此則在我者甚堅而在彼者甚取全吾所甚堅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謂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復犯者此也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論天下也哉

其屯田曰趙充國論備邊之計曰湟中積穀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動李廣武爲成安君謀曰要其輜重十日不至則二將之頭可致者此言用兵致勝以糧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二千三百七

爲先轉餉給軍以通爲利也必欲使糧足而餉無間絕之憂惟屯田爲善而屯田蓋亦難行國家經畫于今幾年而曾未覩夫實効者所以驅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爲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萬矣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歛怨也何以言之市井無賴小人惟其懶而不事事而迫於饑寒故其捐軀于軍伍以就衣食而苟閑縱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當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無事而幸飽暖于官今焉官有事而責死力于我且戰勝猶有累資補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辭今遽而使之屯田則

荆川先生右編 卷二八

是無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豈不能從富民租佃以爲生而輕失身於黥戮上能驅我于萬死豈不能捐穀帛以養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在畎畝則邀奪民田脅掠酒肉以肆無稽踐行陣則呼憤扼腕疾視長上而不爲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誠未覩夫享成之利也鹵莽滅裂徒費糧種抵見有害未聞獲利此未爲策之善如臣之說則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盡力向者之吏苟且而應故事不如籍歸正軍民釐爲保伍擇歸正不釐務官擇爲長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二千四百七

貳使之專董其事且彼自虜中被簽而來耕耨之事蓋所素習且其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從不至生事惟官之計其間田頃畝之數與夫歸正軍民之目土人已占之田不更動搖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給百畝而分爲二等爲之兵者田之所收則盡以予之爲之民者十分稅一則以爲凶荒賑濟之儲室廬器具糧種之法一切遵舊使得植桑麻蓄雞豚以爲歲時伏臘婚嫁之資彼必忘其流徙便於生養無事則長貳爲勸農之官有事則長貳爲主兵之將許其理爲資考久於其任使得悉心於教勸而委守臣監

一二七



司敷其勞績奏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孰不更相勸勉以赴功名之會哉且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北方之人例以異壤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正則求自釋于廟堂又痛事形迹愈不加卹間有挾不平出怨語重典已繫其足矣所謂小名目者仰体給為活胥吏沮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廷所以懷誘中原忠義之術也聞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踰九十此正屯田非特為國家便而且亦為歸正軍民之福議者必曰歸正之人常懷異心羣而聚之慮復生變是大不然也且和親之

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三三四百七孫付

後松江歸正軍民官吏失所以撫摩之惠相板北歸者莫計當時邊吏亦皆聽之而莫為制此豈獨歸正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為屯田以處之則人有常產而上無重歛彼何苦叛去以甘虜人橫暴之誅求哉若又曰恐其竊發且人惟不自聊賴乃攘奪以苟生誠豐飫矣何苦如是饑者易為食必不然也誠使果爾踈而遠之於江外不猶愈于聚乎內而重驚擾乎且天下之事逆虞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蓋今所謂御諸軍者待之素厚而養之素優故驕驕則不可復使此甚易曉也若夫州郡之卒

異于是彼非天子瓜牙之故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農桑失業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嘗獵其丁壯勁勇者為一軍矣臣以謂可輩從此軍視歸正軍民之數倍而發之使阡陌相連廬舍相望並耕乎兩淮之間彼其名素賤必不敢倨視歸正軍民而媒怨而歸正軍民視之猶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勢足以禁歸正軍民之變力足以盡屯田之利計有出于此者乎昔商之頑民相率為亂周公不誅而遷之洛邑曰商之工臣乃滔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曰不滅厥滅民罔

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三三四百九孫付

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聖人治天下未嘗絕物固如此今歸正人聚于兩淮而屯田以居之覈其勞績而祿秩以誘之內以節冗食之費外以省轉餉之勞以銷桀驁之變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人使人自為戰之術而井田兵農之遺制也况皆吾舊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念術而使之天下豈有不濟之事哉其致勇曰臣聞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將驕卒情無事則已有事則其弊猶爾則望敵先遁



臨敵遂奔幾何而不敗國家事人君責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爲之處乎蓋人莫不重死惟有致其勇則情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貴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臣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關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進而退可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二十四 四百七 楊桂

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蓋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逡巡自愛而留賊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也臣今欲乞朝廷于文臣中擇其蕙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之得以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非如唐所謂監軍之比彼爲將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諸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縉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

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爲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騏驎御小才者如養鷹犬然今之將帥豈皆其才大者要之飽則飛去亦有如鷹者焉向者虹縣海道之帥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遽以節鉞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靳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予之謂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覺豐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効而戒論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爲禮與左遷人均毋使如正使遷郡者間有趨伏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執役者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四百七 楊桂

之數彼被介冑者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遷貴賤之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營幕之間飽煖有不充而主將歌舞無休時鋒鏑之下肝腦不敢保而主將雍容于帳中此亦危且勦矣而平時又不與之休息以養其力至使之昇土運甓以營私室而肆鞭撻彼之心懷憤挾怨惟恐天下之無事以求所謂快意肆志者而邀其上誰肯挺身效命以求勝敵哉兵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古之賢將有與士卒攻下者同衣食而分勞苦臣今欲乞朝廷明勅將帥自教閱外



非修營治柵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謂寡使而紆其不平人莫不惡死亦莫不有父母妻孥之愛日萬死幸一生所謂奇功斬獲者有一資半級之望朝廷較其毫釐而裁抑之賞定而付之於軍則胥吏軋之主將邀之不得利不與敵去師捷主將享大富貴而士卒有一命又復沮格如此不幸而死妻離子散香火蕭然萬事瓦解未死者見之誰不生心兵法曰軍賞不踰時而古之賢將蓋有為士卒暴殄卹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遇有賞命特與差官携至軍中呼名給付而死事之家申勅主將曲

右編

六卷之二十八

王六言九

加撫勞以結士卒之驩此之謂速賞而卹其已亡如此則驕者化而為銳惰者化而為力有不守矣守之而無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無不克凡茲數事非有難行重費朝廷何惜而不舉以收將卒他日之用哉臣竊觀陛下向嘗訓百官以寵武臣隆恩數以優戰伐是誠有意于激勵將卒矣然其間尚有行之而未及詳已行而旋復弛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於行伍之說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審處而力行之庶幾有以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難不至於誤國此實天下之至計也

其防微曰古之為國者其慮敵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爵賞以籠絡天下智勇辨力之士不欲一夫有憂愁怨懟亡聊不平之心以敗吾事蓋人之有智勇辨力者是皆天民之秀傑者類不肯自己苟大而不得見用於世小而又饑寒于其身則其求逞之志果於毀名敗節凡可以紆忿充欲者無所不至矣是以敵國相持勝負未决一夫不平輸情于敵則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長彼習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長是殆益敵勝而遺敵資耳不可以不察傳曰謹備于其外患生於其內此正聖人所以深致意而庸

右編

六卷之二十八

王七言七

人以爲不足慮也昔者楚公子巫臣常教吳乘車射御而吳得以逞漢中行說嘗教單于毋愛漢物而漢有匈奴之憂史傳所載此類甚多臣之爲今日慮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爲朝廷重輕蓋以爲泄吾之機足以增虜人之頡頏耳何則科舉不足以盡籠天下之士而爵賞亦不足以盡縻歸附之人與夫逋寇窮民之無所歸茹冤報恨之無所泄者天下亦不能盡無竊計其中亦有傑然自異而不徇小節者矣彼將甘心俛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壞垣越柵而求釋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爲是說者非欲以聳陛



下之聽而行已之言蓋亦有見焉耳請試言其大者  
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則平江之匠實爲之淮南  
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則無錫之士實基之寇敵弓  
弩虜兵所不支今已爲之殿司之兵比他卒爲驕今  
已知之此數者豈小事哉如聞皆其北歸之人叛軍  
之長教之使然且歸正軍民或激於忠義或迫於虐  
政故相板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嘗許以  
不遣矣自去年以來虜人間以文牒請索朝廷亦時  
有曲從其間有知詩書識義分者如解元振輩上章  
請留陛下既已旌賞之矣若俗所謂泗州王等輩既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千八百七

行之後得之道路皆言陰通僞地教其親戚訴諸虜  
庭移牒來請此必其心有所不樂於朝廷者若此曹  
雖聞悔無能累千百數舉發以歸之固不足卹然人  
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謂傑然自異  
者患生所忽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含弘之量開言  
事之路許之陳說利害官其可採以收拾江南之士  
明詔有司時散廉以優卹歸明歸正之人外而勅州  
縣吏使之蠲除苛歛平亭獄訟以紓其逆死蓄憤無  
所伸愬之心其歸正軍民或有再索而猶言願行者  
此必陰通僞地情不可測朝廷既無負於此輩而猶

反覆若是陛下赫然誅其一二亦可以絕其姦望不  
然則縱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卹恐他日萬一有  
如先朝張源吳昊之西奔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  
馴致邊陲意外之擾不可不加意焉臣聞之魯公父  
文伯死有婦人自殺于房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  
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今死而婦人爲自  
殺是必於其長者薄於其婦人厚議者曰從母之言  
則是爲賢母從妻之言則不免爲妬妻今臣之論歸  
正歸明軍民誠恐不悅臣之說者以臣爲妬妻也惟  
陛下深察之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二十九百九十一號

其久任曰臣聞天下無難能不可爲之事而有能爲  
必可成之人人誠能也任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故  
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何則  
事有操縱自我而謀之已審則一舉而可以遂成事  
有服叛在人而謀之維審亦必持久而後可就蓋自  
古夷狄爲中國患彼皆有爭勝之心聖人方調兵以  
正天誅任宰相以責成功非如政刑禮樂發之自己  
收之亦自己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勝公卿大夫  
交口歸之曰此宰相之賢也明日而臨敵後日而聞  
不利則羣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足與折衝也乍



乍佞其說不一於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  
 難矣哉臣讀史嘗竊深嘉越句踐漢高祖之能任人  
 而種蠡良平之能處事蹶而勝遠而敗皆不足以動  
 其心而信之專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觀六會稽之  
 栖五年而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如不問又四年吳  
 伐齊虛可乘也種蠡肯發兵助之又二年吳伐齊不  
 勝而種蠡始襲破之可以取之種蠡不取又九年而  
 始一舉滅之蓋歷二十有三年而句踐未嘗以為遲  
 而奪其權豐沛之興秦三年漢敗於薛漢元年高帝  
 厄於鴻門又二年劔於彭城又三年困於滎陽又五

右編

八卷之二八

三十四百七

載化

年不利於夏南良平何嘗一日不從之計議然未免  
 於齟齬者蓋歷五年而始蹶項立劉高帝亦未嘗以  
 為踈而奪其權誠以一勝一敗兵家常勢懲敗扭勝  
 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問於讒說  
 其圖回大功也不卹於小節所以能責難能不可為  
 之事於能為必可成之人而收其效也虜人為朝廷  
 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終不可以為身安然其決之  
 也必加炷刃則痛亟而無後悔而其銷之也止於傳  
 餌則痛遲而終為大患病而用醫不一其言至炷刃  
 方施而傳餌移之傳餌未幾而炷刃奪之病不已而

乃咎醫吁亦自惑也且禦戎有二道惟和與戰和固  
 非長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檜一十九年而無異論者  
 太上皇帝信之之篤而秦檜守之之堅也今日之事  
 以和為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戰為不  
 可講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誠踈  
 讒慝以天下之事盡付之宰相使得優游無疑以悉  
 力於圖回則可和與戰之機宰相其任之矣唐人視  
 李師道遣刺客以緩師高霞寓敗而錢徽蕭俛以為  
 言憲宗信之深任之篤令狐楚之罷為中舍李逢吉

右編

八卷之二八

三十一百〇三

曹仁

之出為節度皆以沮謀而見踈故君以斷臣以忠而  
 能成中興之功而頃者張浚雖未有大捷亦未至大  
 敗符離一挫召還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句踐漢高  
 祖唐憲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內而戶部出  
 納之源外而泉曹總司之計與夫邊郡守臣屯戍守  
 將皆非朝夕可以責其成功者臣願陛下要成功於  
 宰相而使宰相責成功於計臣守將俾其各得專於  
 職治而以祿秩旌其勞績不必輕移遽遷則人無苟  
 且之心樂於奮激以自見其才一綱既舉眾目自張  
 天下之事猶有不辦者臣不敢信其然也



其詳戰曰臣聞鴟梟不鳴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  
仁獸此虜人雖未動而臣固將以論戰何則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然後兩國可恃以定盟而生靈可恃以  
弭兵今彼常有詐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備一詐  
一虞謂天下不至於戰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  
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為利戰人之地  
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為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  
出兵以戰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  
微臣之所以敢妄論也詳戰之說奈何詳其所戰之  
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為之勢不詳其地不知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四百七

其勢者謂之浪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  
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  
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  
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  
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  
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  
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  
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  
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  
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

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  
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  
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  
他處山東號為簡略且其地於燕為近而其民素喜  
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  
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強力兩陣相持謀其營  
則士卒無鬪心故臣以謂兵出沐陽則山東可指日  
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  
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  
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汧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四百七

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為形勢最重之  
地防之為甚深備之為甚密可因其為重大為之名  
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  
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  
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  
師吾宗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為旌旗  
金鼓之形陽為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  
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  
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  
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



發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聳之使不得  
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  
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  
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  
於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羣盜之兵使之  
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  
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  
將誰為主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召忠義  
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  
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

右編

八卷之二八

三十四四百〇七

毛

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幹鷓巴之  
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  
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  
其歸路彼又虞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  
抑為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  
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  
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  
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  
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為正而  
以山東為奇奇者以強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

強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  
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  
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  
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間耳臣  
以為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  
驅堅悉銳由三路以進寸擗尺取為恢復之謀則吾  
兵為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  
是也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  
南絕大河下燕冀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陛下  
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

右編

八卷之二八

三十五四百〇七

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  
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  
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  
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皆  
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為難能而高祖光  
武不以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  
熟也由今觀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則二子未免  
為狂何者其言落落而難合也如臣之論焉知不有  
謂臣為狂者乎雖然臣又有一說焉為陛下終言之  
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為我應

1.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爲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爲兵者皆鋤犂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黠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犂之民寡謀而易聚懼敗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黠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爲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如孔彥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三十七百九十一

論用中原及東南人夾攻金 王質  
宋光宗時上  
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爲富強以待天下有變敵國有釁則乘機從事於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下未有變吾能激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撓之使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栖深林伏豐草待其偶然自墮於網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而觸吾之羅擾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三十七百九十一

亮殞亡葛裒篡立爲葛裒者其守國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爲終不可圖也要當使之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淮而盜已作未抵江而葛裒已叛中原太亂數年而後定此葛裒覆車之鑒也葛裒鑒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於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爲葛裒者亦罔知攸濟其初欲棄河南啗我以爲和



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關中欲領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上天意之不與我苦勸葛衷勿棄河南已而削臣禮損歲幣欲就我以為和而陛下難於棄要害之地固勢如初已而大臣異議並邊撤兵則乘間進師遂脇我以為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衷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啖我以為和勢稍立則就我以為和勢既振則脇我以為和於是謀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艱也葛衷之被袞服冕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至於東南

本編

八卷之二十八

三十八 四百七 禮安

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衷初年金人已  
有亡證其能存立漸至康強者和之效也故葛衷欲  
保今日之和猶秦檜欲保前日之和也成之既艱保  
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  
前而岐亮之患亦將襲後此葛衷之所甚懼也夫中  
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橫  
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蕩而平  
吞之然而立偽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  
欲奄中原而未決欲棄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  
僅欲自全而不能為害也中原之人又久困蹂踐無

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於是決混一之計大徙五國之衆雜居中原曠然以夷變夏不從今者蕩盡城邑誅及種族中原既不能以抗金人而又無所望於東南力盡勢窮而始定此粘罕兀朮之徒善觀天下之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號為相屬而實未嘗相安粘罕兀朮之徒能變其外而不能變其中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岐亮好勝自任以為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為我臣僕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真心特以風恬浪靜難以施其蠶作鯨吞也風濤忽起足以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三十九 四百七 禮安

鼓躍而簸掉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還師未嘗為我所得而多為中原百姓所殲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未嘗為我所下而皆為中原百姓所獻岐亮一動而中原之釁作為吾之利也如此為彼之害者葛衷困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衷永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興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為之則我身烏知其不為亮他人烏知其不效我也葛衷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葛衷之說終



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之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近者誰爲葛衰之謀寬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爲憂而臣益以窺見葛衰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爲銷變而吾當激之使變生彼務爲省釁而吾當撓之使釁作如人經病後務爲調適安和惟慮病之復至則當勞動其精神耗散其氣血不當養之使其安坐而少病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謀儻移乘輿進幸建康則中原必謹傳親征彼不得不簽刷調發以爲之備則木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四十四百〇七

末之風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原之情固已涸涸而不靖岌岌而不寧將漸逞前日正隆之態岐亮以斷然不移之決持熾然不可向之威方其簽發固已不肯盡從觀葛衰之庸豈可以比岐亮之果銳人不肯盡從亮則不肯盡從衰也必矣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黠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爲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間遣一使者復謀園陵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騷又間遣一使者求減歲幣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擾或者以爲鷲鳥將擊而匿形苟欲圖

人不當警使爲備此未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爲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撓之使釁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則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復之資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關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厲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遽止寢久則寢多寢廣則寢熾彼方分力以支中原未暇全力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孰先則吾雖產其禍而未卽受其敵其初陰擾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往之未定分道整軍而前收中原之豪族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四十二百〇七

以爲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爲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爲渤海諸戎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則女真亦不能獨立於中原今人徒見其外龐然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真之衆曾不當奚契丹渤海靺鞨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措女真於五國之間固已甚微措五國於中原之內蓋亦甚眇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爲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女真不得不逆而歸苟惟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二以與我並爭於中原也諸戎



與中原相錯世俗所謂猶鼠之相乳蜈蚣蛙蛇之同穴者也烏能久而相安五胡之亂劉氏為匈奴而胡滅之石氏為胡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為鮮卑而氏滅之復興而晉又滅之符氏為氏而羗滅之復興而羗又滅之姚氏為羗而晉滅之金人殘滅諸戎陵蹂中原假合而為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戴天之讐則其不反兵之讐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戎亦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摧瓦解之勢於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之亦可謂偷安苟活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四十三四百七 劉德

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為難則決策居汴太祖歎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於京師而供給仰於東南京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為國西自興梁東至吳越羅兵為守已過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不獨養兵而所以為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於承平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歲峻一歲蘇綽之在魏也以國用不足重為征稅之法既而歎曰今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立國之初一時張

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趙鼎為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復蜀將大困而我為禍首也此與蘇綽之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漢自靈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為孫氏晉自愍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為司馬氏已而為劉氏為陳氏為兩蕭氏唐自昭宗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為楊氏已而為李氏惟司馬氏有南最久名為百有二年而其間擁虛器徒有名號者歲月居多亦可為國非其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四十三四百七 劉德

中原以紆東南迫切之勢以圖宗社堅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二年武帝粗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愍極亂者三十餘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矣何者相思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為難然桓溫至灞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恋恋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為符姚割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漠然也而苦邀其留痛恨其返蓋慮北有拓跋西有赫連此華人真情終不安於夷虜也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於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漸久



而其情未泯也爲我毀族爲我毀身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於人而無所泄其憤濶然相踈於我而無所效其情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則情愈衰情衰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讐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宣和取燕山契丹謂吾師曰南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日但當死關故丞易二州之外其餘皆愬然也他時中原故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使不與夷虜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四十四百七

相安則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我則知有我不知有他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眉王郎亦必託漢爲名託漢爲名則借漢爲重是其權已在漢也權在漢則終當爲漢何者僞不敵真也今陛下握夷虜與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以謂恢復爲難陛下過聽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於中原以十分爲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

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宋文帝謂佛狸曰河南舊是我地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而安得有情於劉氏也故檀道濟王玄謨之力易窮佛狸之勢難遏蓋專取力於東南而無所借助於中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之比也今日事勢大略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奪於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相聞故人情思漢爲深光武起於中原其勢爲便陛下興於東南其勢爲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四十五百七

而期於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憚者必有一擲之語孤注之言以動搖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樂兵嘗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關東初平不堪兵間之積苦且欲置隗囂公孫述二子於度外然終不能自己者慮後患之難圖也况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真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枕高臥置此賊於度外以隗季孟公孫子陽待之也夫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解氣候煩蒸非疾雷迅雨則鬱滯之氣不散清明之氣不回當是之時惟英主能與世爲雷雨陛下眞英主也可惜蹉



許玩時將老陛下齒髮迤邐遺患將殃陛下之子孫  
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令臣熟數於  
前然後知兵非難精財非難裕臣雖無似自度與陛  
下辦此而不難陛下誠能變風俗銷朋黨使淫辭詖  
行者舉不得作則出與陛下同心圖事協力濟公者  
將患其多不患其少臣雖不才誠自信與陛下辦此  
而不難臣非敢自謂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資一借  
筋可以移天下之安危一躡足可以鈐制英豪之生  
死故臣敢謂與陛下畫策與陛下任事足以取効而  
無難特陛下之為英主也如臣區區可惜為斤斧之  
下圖之

方編

卷之二十八

四十六 三頁

所傷殘風波之所覆溺生無所成死有遺恨實惟陛

論金人歸河南遷汴京

王質

宋光宗時上

臣嘗論之夫人之為國利至不能不喜害至不能不  
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形懼而不露  
其懼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淺深不可得而測  
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  
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中  
利得以休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於

有間而可入善為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  
以自秘其肺腑使人操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  
能揣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  
有強隣悍敵亦且逡巡退縮而不敢措意於我臣觀  
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喝之以害夫誘之  
以利而喝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閑其尋  
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於內而表  
裸於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  
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  
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壁趙人雖吝於予壁而喜  
於得城壁既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携壁以歸夫秦人  
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壁也  
而藉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  
以暴驚陵劫至於加兵而不忌蓋知其無能為也楚  
子伐宋而宋不服令其師曰入築室反耕楚烏能築  
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強晉蠢蠢然又  
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  
其情震悼惴惴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  
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  
不能自窒其間以至於顛沛而不可自立故臣嘗以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四十七 四頁



善謀國者尋其間而善爲國者室其間近者傳北朝  
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於動色  
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  
爲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爲夫河南之歸汴梁之遷此  
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  
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  
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  
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  
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弊而遷或以隣敵窺伺  
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  
石編 卷之二十八 四十八三百九十八

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  
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空閒  
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  
詳觀其處利害之際至於符堅之寇而不爲懼謝玄  
之勝而不爲喜未嘗不容嗟歎息以爲後世君子之  
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於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  
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  
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  
於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論復讐五事

宋寧宗時上

真德秀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違穆穆之光竊伏  
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况嘗以載筆之  
史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  
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  
陛下垂察其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  
主於仇讐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  
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  
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  
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  
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唯智  
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  
之讐含垢包荒義未爲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  
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問關南渡  
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內難復興故終其身未皇北討  
然一介行李未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  
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  
辱舉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  
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種矣  
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於黃池勾踐得以乘間  
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

石編

卷之二十八

四十九四百五



孝武時符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於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機席捲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舍符氏之深讐與慕容而為敵未幾劉牢之等為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可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家國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彊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羣盜四面交攻無異符秦之季

石編

八卷之二一八

五十四百五

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為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鑿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符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阡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

可覓見

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勵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援醜孽於將亡置世讐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貽書誦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隣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韃靼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

石編

八卷之二一八

五十二百九

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符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况今中原士民俛俛無主使盜亦有道則眾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迺者偽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為迎



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羣盜聽命矣或曰穹廬還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脩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木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爲安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禦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毋以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其四曰尊諫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謀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某星躔某舍則其業昌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二

以爲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悅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拂之終以誤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讐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侂冑弄權以威罰箠天下之口浸淫旣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侂冑能虚心平聽不以先入爲主惟公論是從則國無加兵之禍已無僇辱之殃豈不美哉間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爲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三

陳孝



名務為緘默直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絲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幸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取進止

上東師議

郝經

元世祖未即位時郝經上東師議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五十四百全一

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於沙沱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模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束載從扈牧圉遂筦軍國機務同諸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論定植齋奏議乃為七道議七八千言愚瞽知識亦已罄竭近奏命宣撫江淮以先啓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嚮所論奏皆為無用從驛騎而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蓋激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亦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繫甚重存亡安危於是

遷

乎在既不能善其始必當為全其終故不敢謹默復為東師議一篇俾權府官武濟乘驛上進昇諸執政番譯聞奏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眾奮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轅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作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維之難也夫取天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五十五百九

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微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攸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廟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斃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



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彊以七則大而  
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  
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  
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  
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  
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  
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  
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  
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  
是而不爲乃於間歲遠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六 四百七 張永業

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  
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  
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彊弱必  
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  
如雷電捷如鷹鵠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  
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乘勝下燕雲  
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  
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  
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  
爲擣虛之計自西河逕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

荆川先生右編 卷二八

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  
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  
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  
之民撞其鍾而掩其耳嚙其臍而蔽其目如是而用  
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  
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  
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  
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  
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沮迂以危途縲逕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七 四百七 張永業

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  
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  
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  
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  
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熱之舉擁遏頓滯  
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  
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兩師既  
構猝不能解如兩虎相捽入於巖阻見之者辟易不  
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蜀國  
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一四五



大王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  
 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  
 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  
 也稟命而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東師重慎詳  
 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  
 師以為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  
 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  
 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  
 勇別為一軍為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為將帥  
 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眾各畀侯伯使吾府大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八 四百七 張

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嘗不知  
 兵雖名為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  
 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  
 使聞望重臣為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  
 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  
 縱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  
 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  
 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  
 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  
 民開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

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  
 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  
 大兵直抵於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  
 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  
 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阻兵  
 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  
 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解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  
 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  
 相擠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  
 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九 四百七

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旬有淮  
 旬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旬有上流  
 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  
 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  
 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  
 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  
 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則并兵  
 大出摧拉荆鄧橫潰潭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  
 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  
 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濶奪取關隘



據濡須塞皖口南入於舒和西及於新黃倘伴恣肆以規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則備禦之疎密徐為之謀而後進師所以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路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楊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據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紫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

石編

卷之二十八

六十一

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會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眾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微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為微倖之舉乎况彼渡江立國自有餘年紀綱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

之彷徨百折當我疆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昇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蓋眾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之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盛全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

右編

卷之二十八

六十二

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撥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為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荏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為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建皇極實惟殿下之事區區瞽言妄為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奏請罷攻宋兵

元世祖時上

郝經



易文言傳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人之德也至於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為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知退也

右編

六卷之二十八

六十一四百七

私其子而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為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為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于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

為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符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恭惟大王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遺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

右編

六卷之二十八

六十一四百七

賜關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靈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昇王東師則不當輕進也而遽進以為有命不敢自逸至於汝南既聞凶計即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於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



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  
難而退不失為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  
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  
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  
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  
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  
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鬪氣自倍  
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  
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  
如遇截於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六十四頁

限郢復之湖濶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  
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  
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  
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  
孤城而去汴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  
精兵健櫓突過潁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  
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  
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  
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  
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

元祖  
如此

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殘蹂吾所不忍若天  
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  
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  
者止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  
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  
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日事急不  
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  
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臂相依  
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  
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

右編

八卷之二十八

六十五頁

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  
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為斷事官行尚書  
省據燕亦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  
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  
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  
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  
隅萬人敵上可竝行大車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  
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復何俟乎顧陛下以祖宗為  
念以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乾剛不為需  
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



江西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

卷之二十八

六十七頁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九

吏一

論選舉遷秩疏 上漢明帝 補 韋彪

論職官多濫疏 上唐武后 補 韋嗣立

省官議 上德宗 杜佑

奏量移官狀 上德宗 陸贄

又進量移官狀 上德宗 陸贄

論任官信賞必罰三事 上宋仁宗 司馬光

乞戒勅臣僚不和 上仁宗 歐陽脩

右編

卷二十九目錄

論館閣取士 上英宗 歐陽脩

論選任之際務存公坦 上神宗 呂公着

請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 上神宗 呂公着

論職事官帶職 上哲宗 朱光庭

官法中論設官 上孝宗 葉適

官法下論任子 上孝宗 葉適

內請建三公官 上漢成帝 何武

復置御史大夫奏 上哀帝 朱博

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 上宋仁宗 歐陽脩

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上仁宗 司馬光



乞侍從與聞邊事 上仁宗 余靖

置史官奏 上漢獻帝 補 荀悅

論時政記等狀 上唐武宗 李德裕

論起居注 上武宗 李德裕

論脩史體例 上武宗 李德裕

論修日曆 上宋仁宗 歐陽脩

乞別行刪脩紹聖神宗實錄 上徽宗 陳瓘

請復還史館 上徽宗 石公弼

請立費氏易傳博士 上徽宗 石公弼

乞立左傳博士疏 上光武 陳元

請置詩學博士書 上唐憲宗 補 李行脩

諫官補郡疏 上漢宣帝 補 蕭望之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上唐武后 補 李嶠

論諫職表 上憲宗 補 元稹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上武宗 李德裕

荆川先生右編 卷二九

上繳進天禧詔書乞防漏洩 上宋真宗

上論諫官三說 上仁宗 蔡襄

論臺官言按察使不當 上仁宗 歐陽脩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召還 上仁宗 歐陽脩

論舉諫官劄子 上神宗 司馬光

論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 上神宗 王安石

論臺諫言事不當問得之何人 上神宗 彭汝礪

論屢罷言事官 上哲宗 劉安卅

論臺諫言事乞明辨是非 上哲宗 蘇轍

請乞重惜憲臺之權 上徽宗 陳堯臣

復刺史奏 上漢成帝 補 朱博

守長數易疏 上順帝 左雄

上封事論刺史縣令 上唐玄宗 補 張九齡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叙狀 上德宗 陸贄

論重內輕外 上宋真宗 張知白

荆川先生右編 卷二九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上仁宗 范仲淹

論轉運所按吏不更令提刑體量

上仁宗 歐陽脩

請置諸路按察使 上仁宗 歐陽脩

置諸路按察第二狀 上仁宗 歐陽脩

再論按察官吏狀 上仁宗 歐陽脩

乞罷提舉官 上哲宗 司馬光

右編

八二一九卷目錄

四

九十四

作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九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吏一

論選舉遷秩疏

漢章帝時大鴻臚韋彪上

韋彪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三百三十四 坊作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塞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請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



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矣帝納之

論職官多濫疏

韋嗣立

唐武后長安中兵部尚書韋嗣立上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二

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不可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即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

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省官議

杜佑

唐德宗建中初河朔兵興民困賦無所出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以為救蔽莫若省用省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並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

治衆廢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者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別



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四百七

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又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

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

奏量移官狀

唐德宗時上

陸贄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刑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日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謫之人並許量移近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百九

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擬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滯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青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拔之途



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狀

陸贄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放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洽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六

三百十四

矣切料竄逐窮僻喜聞霽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洳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切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卽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

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各改

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于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七

三百七

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序人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



所擬之官各宜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  
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  
關畿則但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  
失平上副洪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為優今若  
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  
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  
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  
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  
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  
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僻示人疑慮體又非弘幸  
希聖聽更賜裁審其移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  
伏聽進止

宋之二十九

八

論任官信賞必罰三事

司馬光

宗仁宗嘉祐六年光初為諫官上殿劄子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  
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切見國家所  
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  
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真高位資塗相值則  
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

宋之二十九

九

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  
際然稷降播種益王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  
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  
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  
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廼使之遍居八人之  
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  
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  
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  
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  
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奇  
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畜患積弊  
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  
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  
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各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  
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  
為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  
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  
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  
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  
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



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  
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  
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  
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  
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  
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警言惟  
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戒勅臣僚不和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觀方今夷狄外疆公私內困賊盜並起蝗旱相  
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一 三百全二條付

中外臣寮未能爲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  
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縉紳之列不務和同或  
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  
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  
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  
於聖朝得失邦家安危孰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  
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  
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  
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爲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  
坐運宸筭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館閣取士

宋英宗治平間上

歐陽脩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  
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  
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  
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  
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  
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  
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  
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一 三百全二條付

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  
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  
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  
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  
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  
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脩  
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  
稱者皆已擢用之已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  
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  
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



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  
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謬過蒙任使伴陪宰輔之  
後然平日議論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  
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奏欲  
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過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  
意今又進止

論選任之際務存公坦

呂公著

宋神宗時上

臣竊惟陛下以聖哲之資將興致治其於臣下能否  
固所周知然臨朝而歎常苦乏人臣竊以為人之難  
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二 三百九

知堯舜猶病然自昔有為之君亦不借賢於異代况  
今之人才衆人之所共知而陛下之所熟講者蓋亦  
不少若用之既盡然後可以言之才試之不效然後  
可以言難知今則不然左右之任尚多缺員而大小  
之賢鮮得彙進陛下雖推擇至精可以無濫賞之過  
然羣才難進誰與致非常之功昔唐之德宗非不愛  
惜名器由其責人太密授任至難至於東省閉凡累  
月南臺唯一御史故陸贄以為太精而失士臣竊觀  
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  
未免形迹居常謀事則已多睽異至於論議則尤難

協同臣伏願陛下與執政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  
坦忘去形迹則俊又咸事天工不曠矣

請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

呂公著

宋神宗時上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  
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瘁以任其  
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  
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  
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  
癯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蠹政  
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三 三百十

而害民故著令年應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  
為監當然比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矣昔為守倅  
而今釐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為辱然所以被辱不  
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為士者終  
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  
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  
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  
祿已常若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凍餒是以雖  
廉潔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推其本則曰  
此皆無耻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



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耻之甚者莫不感抱恩德而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爲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切以今日所議正爲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者則其祿故未嘗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瘵官之弊伏惟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四

三百九

論

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詳酌施行

論職事官帶職

宋哲宗時上

朱光庭等

臣等伏觀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許帶職內尚書候二年加至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臣踰月于茲反復思之不得其義多士紛紛之說不可勝紀聊採十說以陳于前惟陛下垂聽幸甚說者曰立爲此法庶職事官罷日不煩商量便可令帶出臣以謂爲中書自便則可於朝廷體要則未安也不若因其除外易以職名在人主恩意則新於臣

下光寵亦異今既平居無事先以與之則一日補外何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遷善迺如少貶此不可一也借如尚書自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耶與之待制耶與制待則無以別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應今日所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尋常例當落職者不知止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矣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重職矣此不可三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爲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爲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五

四百〇七

論

侍郎之上其爲等差如此今一年之後合爲待制則等差紛紛然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於加待制則爲降官與直學士則爲亂法舊知雜御史乃今侍御史其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滿歲遂遷待制者今爲中丞一年方得待制是今中丞反輕於前日之知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今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爲翰林學士其或遷雜學士雖至於待讀學士若不與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爲美遷今一年之後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書舍



人亦輕於前日之知制誥也又既為中書舍人以典制誥為職事其於侍從最為親近豈須更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之官容以衆才並進或以錢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為尚書侍郎則可使兼學士待制則不可不然名品亦混淆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來以寄祿官為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為行守試則試者少而行守多暗陞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以前侍郎尚書類為叙遷之官故更以帶職為寵官制以後以階為寄祿而尚書以下實行其職故自以職事官為重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一

恩數之優非昔日比無更稍加職之例豈可以專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八也人主之所以厲世磨鈍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術中者唯名與器而已故美官重器必使有難得之勢則人以得為榮為勸若予之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歲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苟得自矜而高材同受為耻矣此不可九也待制則備職顧問非學術該通議論雅正誰宜為之祖宗之世其選最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而已故當世人人皆以為貴今乃立法無有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斗量車載之誦以玩陛下名

器此不可十也方陛下脩明法度齊正典章之時而官制職名參錯如此臣謂終不可並行伏望聖慈待詔輔臣別加講議裁定歸一適於至當庶行之當世而無礙垂之將來而可久

官法中論設官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古者民淳事簡天下不勞而治後世益薄事日以繁而天下難理故設官有多寡之異唐虞百官夏商倍之周倍夏商後世之官無數此其驗也雖然古事何必簡今事何必繁天下之時一也夫黃帝以前鴻荒簡略者非謂其果無事也乃其已遠無所考見故不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七

可得而知自黃帝至於堯舜當其時聖人在上眾務繁多而聖賢以身任之汲汲皇皇以及於老死而不敢倦所條理天下之事匹夫小民之私無不究者安在其必簡且淳耶後世因上古之治而未嘗自為聽其廢壞缺絕而不知為脩補之政禮樂教化維持之具疎漏脫略不足以望上世之萬一獨其文字期會為差多耳夫因書籍記載之久近多寡而遽以煩簡議古今可乎且其以有人民國家教法殺伐是不可一日無事而謂古事之獨簡也何哉豈非榮古而陋今乃論者之通患歟夫唐虞百官蓋特設其大者耳



內有百揆外有州牧侯伯所以比聯綱紀其上下者已悉備矣雖後世不能益也唯其屬官貳事天子之所不自置者後世乃稍稍增之夏商雖不可見而周之六官所以四倍於唐虞者皆其屬也夫禹周行天下以治九州之水而稷契臯陶九官十二牧之任豈其一人而僕僕焉自爲之乎其勢非數百千人之屬共之不能給也夫以郡縣等諸侯以辟置視除授二者既相直矣而舉其大官則唐虞之數固不能特減於今世此易見也彼其天下萬國君臣官吏之衆乃當數倍於今世而論者不知其本徒欲執百官之數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八 四百七

以尊唐虞病夏商陋秦漢豈不過歟夫冗官之患何始也推其所從始而得其受弊之原從其原而治之則其患息矣以兩漢之官考之丞相御史其後爲三公及九卿尚書二千石之任其間自辟置者不暇計也而議郎郎中博士諫大夫大中光祿謁者合數千百員皆與聞國家之謀議約以今世之中都官不能什一也郡守雖少於今世然令長倍多而二者畜夫游徼鄉亭有吏皆食於上此則今之所無也舉選之路凡數十條其取人最博而上書待詔時召見問此亦今之所不能也而未嘗以冗官爲患蓋其始於魏

荆川先生右編 卷二九

晉而蔓延於唐甚於今日唐自兵興中外濫擾隨時增損固宜其有冗也故方其缺而不補也則一人之除吏至於八百方其多而不容也則一日之汰去至於千四百人此亦今之所無有也然則冗官之患安在夫計其大無以異於唐虞之簡舉其少不能如兩漢之多然而兩漢無冗官何也今世之官誠冗矣不可諱已夫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官不冗而自魏晉以來始分矣昔之官今之吏也昔之能爲武者今不能爲文者也郎中執戟侍中奉乘輿虎賁即將郎中令校尉昔以待天下之賢才者今武士宦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九 四百七

官專之以九卿三公所辟舉授曹掾皆忠廉脩潔之士行義高於郡國有不歲時而起爲公輔者今吏胥轉之矣流品既分趨舍異塗是以其所選舉甚狹而天下之官猥多爭先於此而不去乃其勢也又何惟乎且天子與大臣將有所大正於此則捨其源而遏其流是無益也夫其事宏濶博大非倉卒所能定苟無決然改爲之意而徒欲以空言斷之是無益也臣見今世號左右司即爲宰掾者漢六百石掾今吏秩之輕者爾左右司即至尊貴長史司不能逮乃以掾擬之緣各失實何其甚歟前人習

前世稱謂

一六一



故亦有以今之尚書郎為昔之郎者夫更外刺史郡守乃得人為郎其選至高而乃欲以漢世郎更為比乎然則明帝之所謂上應列宿不肯以界館陶公主子者近今主事令史之屬耳周官宰士通於四海王人雖微在諸侯上而今也吏之可乎夫輕周漢之所重隔絕大半自為武臣而執銳執鉞以前後人王者不使天下士大夫皆得出此而顧曰官冗當汰然則官誠冗矣

官法下論任子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右編

本卷之二十九

二十

三百八十三

縱縱久復抑二者相與盛衰而天下不得治矣蓋世之所謂剛毅無私能為人主守法而天下通以為賢人君子者不過曰能抑天下而已而其立法之際多為艱難曲折一事之微得指以為疵亦皆示其抑天下之意而無廣大樂易之心夫以能抑天下之臣而行抑天下之法使其得之者不以為愚而失之者必以為怨天下之亂常生於此而或者則以為天下患無其人以身任怨而倖賜過寵紛紛四出生視而不能禦嗚呼豈其未之思乎豈以其術為出於此者乎夫天下所以聽命於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

之所在非我則無以得焉耳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則沮天下之望可廣而不可狹狹則來天下之爭望失爭生而上之權益微蓋富人之所以善役使貧弱者操其衣食之柄也使其盡衣食之歟則力弗稱而無名使其拒而弗之衣食歟則柄失而世衰是故使之以事而效其食或汲或負或築或鋤則其力之弗任者雖饑且死不敢食矣噫彼而皆任歟吾雖盡食之何傷不然則彼不以無功為羞而吾以吝食為媿矣昔之聖人未嘗吝天下之利天下之人其初無有賢智愚不肖之分而皆求得於我高爵厚祿雖有編 本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四百七

右編

本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四百七



昔時重  
行子下  
弟多學  
自重人  
其得  
為天都  
與矣

之不治皆此故也臣不敢盡言請以任子一事明之  
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學無能而多取天子  
之爵祿然而不可盡去者義不可去也義不可盡去  
而任子之官多而不能容故常設法以抑之曰寬其  
補授而嚴其出任任其子若孫而雖貴大臣不得任  
其兄弟之子孫於是又有欲任其學而得之而不任  
其所任者有欲任之而不能使任者有增其年者有  
削其數者有使行自大臣始而下不敢議者蓋昔之  
言任子者何其紛紛也其思之得一說其革之得一  
令其說愈多其令愈煩然皆不過於抑之而已天下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二十二四百五七

固不可抑也任子之法百年以來凡幾變矣以一人  
之力而抑天下之心抑者不旋踵而縱者繼之矣夫  
不可以不與而猶示其抑之意因以喪其喜樂閒  
暇之心雖國家之所與本非以求恩德於天下然其  
舉動之際亦何獨若是之迫切哉今夫山林草莽之  
士操筆書紙為腐熟無用之言默應有司之格若此  
者非以為賢也非以為材也而天下皆以為當得雖  
上亦以為當得也公卿大夫之子弟因父兄之任已  
不求於有司而自得之若此者亦非以為賢也非以  
為材也而天下皆以為不當得也上之求人豈有間

哉誠以堪其事耳賢者堪之能者堪之山林草莽之  
人公卿大夫之子孫何擇焉使其堪之也雖不嚴其  
出仕可也雖任其兄弟之子孫可也雖任其所任者  
可也不增年可也不削數可也不然限之以塗抑之  
以法而賢且能以堪吾事者不盡出於此是各有抑  
天下之患而實無得賢能之利也上何賴焉故臣以  
為必有不抑天下之道而使之知其上有皆欲與之  
之心任之者皆賢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當得而  
無所歸怨所與之人必少於舊而上無立法更制之  
勞下無守法任怨之患若此則何待而不為凡今之  
政若薦舉若取士若用人動疑礙以抑天下使之拂  
鬱而不自遂幸其得而去之而尚何望其有長久之  
慮哉嗚呼臣又非特為薦舉之類也凡天下之治出  
於抑者皆過矣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二十三 四百五七

論建三公官

何武

漢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初漢興與襲秦官置丞  
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  
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至是武  
乃建言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已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  
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  
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



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  
效

復置御史大夫奏

朱博

漢哀帝時朱博為大司空上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錄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  
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  
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  
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  
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  
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

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言全一

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  
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  
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

哀帝從之乃更拜博為御史大夫

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

歐陽脩

宋仁宗至和二年脩為翰林學士上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  
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  
德美行藹然眾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  
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  
職為榮縉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

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  
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  
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計者宜於此  
時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  
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  
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  
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  
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司馬光

宋仁宗嘉祐八年上

才編

八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言全六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  
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君然後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  
自疎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  
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為舜乎竊見祖  
宗之時間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  
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  
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  
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  
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



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時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侍從與聞邊事

宋仁宗時上

余靖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唯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備顧問諫諍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謀無遺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大疑之事謀之欲其衆也漢武帝征伐西戎開置邊郡侍從之官嚴助朱買臣之徒常與大臣論議大臣數屈漢史稱之以爲美談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爲漏洩傳

宋編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

三十一

吳

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之

置史官奏

漢獻帝建安間上

荀悅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于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

論時政記等狀

唐武宗時上

李德裕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踈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每日聽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

論起居注

唐武宗時上

李德裕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



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為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論脩史體例

唐武宗時上

李德裕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眾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八 三百九十四 吳應

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荅詔居要官啟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案堂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

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論脩日曆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脩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負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三百九十四 吳應

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脩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脩撰官祇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欲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脩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脩積滯不暇反之若



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墮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祇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餘某官者以某切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並州龐藉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百七

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在追修

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乞別行刪修紹聖神宗實錄

陳瓘

宋徽宗時上

臣伏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百三

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曆時政記及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往古並無此例唯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錄增損筆削專美其文其後宣宗卽位追念憲考不能平也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委國史於愛婚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於是德裕鄭亞皆從貶竄蓋以國史實錄皆欲顯揚宗廟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



於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贊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  
宣於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昔者周公之訓曰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安石日錄所載嘉謀嘉猷既  
入告而發於命令則斯謀斯猷皆神考之德也豈可  
以繼志述事為名而專紹人臣之美乎伏惟陛下若  
稽如堯舜繼述如武王秉斥人臣不改之小孝光神  
考日新之聖緒忍使裕陵之美皆為私史所攘改而  
正之理不可緩所有紹聖神宗實錄願詔史臣別行  
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百九

請復還史館 宋徽宗時上 石公弼

臣竊考唐貞觀職官故事天子御正衙則起居即居  
左舍人居右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每仗下議  
政事亦必隨輔臣入殿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及  
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對立殿下上記得失繇是  
事之機要言之微密人之忠邪皆得書之方册昭示  
將來明主賢臣之事因或缺遺一代之典文燦然大  
備且唐天下垂三百年號稱至治莫盛於貞觀而謀  
猷設張制度文采勲績治効必可垂法後世而當時  
崇尚史官載錄如此繇今考之事之存者猶十之五

六此史官之不可不知故事也永徽以後高宗不躬  
萬機重臣許李綰權持政姦謀邪計杜塞不聞畏避  
羣臣自是起居稍奪故事止於對仗承旨仗下議論  
不復與聞至長壽中宰相姚璿始建議執政大臣錄  
仗下論議多出於股肱輔弼之臣史官職在記錄而  
已利害殊絕較然可知若夫時政記使宰相為之賢  
者則推美避譽邪臣則飾過隱非事關機要或疑謀  
泄而功沮言及臣僚或慮隙開而怨售巧事形迹互  
相依倚銓次不廣筆削自私此時政記之在當時屢  
建而屢罷者此也臣竊惟國家受命以來累聖相繼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百九

百度修明度越前古獨史臣之職未復故事修時政  
記即未免有昔時之累起居注及史館日曆意在塞  
責具員苟免以編制勅類除免叙年月為纂述聖主  
言動仗下與便坐論議既不與聞而羣臣奏疏諫官  
言事留中者未嘗宣論焚藁者往往無傳神機天筭  
奇謀碩畫內安社稷外撫四夷可以輝煥竹帛儀刑  
今古者或在當時未嘗撰述至於異日稍稍訪求則  
必耳目不接真偽相冒是非雜揉失實傳之後世其  
可信乎事之出於羣臣者家人故吏因茲緣飾朋黨  
仇怨得以成私文字增加委曲旨意虛美溢惡不可



勝聽遂使高文直筆是非猶豫褒貶自疑忠臣義士  
視既往之迹曖昧不章因有自悔不前之心臣竊以  
邪正辨而有好惡好惡形而為是非施於有政也則  
為刑為賞列之國史也則為褒為貶必著明萬世既  
有以旌別於生前又有以追錄於已死如此為善者  
自堅造非者解體二者皆人主之操柄教化之樞機  
不可不審也方今史官之選必天下文學修潔之士  
若止以編制勅類除免叙年月為奉職則但通曉文  
字求之二省一令史足矣何必擇人哉且唐天寶以  
後天下多故起居之職因循曠弛然後百家傳記之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四

餘

說雜然並興瀰漫流行不可勝數率皆耳剽傳轉  
相紀述文辭侈靡誑亂事實猥發宮闈之私傳致難  
知之事采獲竒怪雜以詼笑施之當時未免無疑傳  
之後世豈得不信古者禮失求之於野孔丘學官名  
於郊子皆以事久難明苟可考焉必為事實唐褚遂  
良知起居事太宗問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臣  
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書天下之人亦  
記之矣夫起居之錄不詳則臣下之記逾廣機失於  
上則柄任於下自然之理也近世綴文之事頗為傳  
記有所論列臣愚以為不復其本則其原未可卒禁

臣愚伏願陛下詔大臣講求故事稍還史館之職使  
之得以悉意記錄善惡必書至纖至悉無所或遺凡  
羣臣奏疏諫官言事或行或否並望即時宣示史官  
刪叙潤色書之細簡使後世知陛下有納諫之明知  
直臣立不諱之朝知議事有羣臣之論知陛下無偏  
聽之聰羣臣拜免必叙遷責之由使後世知陛下無  
好惡之私倘或史官因循廢職著撰不時則必明加  
黜責庶幾君臣行事廊廟規圖纖微必著後世有所  
考法焉臣又以為唐制起居供奉仗內而史官必隨  
其後者意欲記注臣僚與修纂學士者皆得親見事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五

實與聞謨訓然後銓次不相牴牾此最策之得者也  
又臣嘗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  
臣皆持橐簪筆入侍左右蓋欲有所紀述而天下計  
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繇是事得廣載書可責成此  
兩漢遺史所以為後世模楷也今近臣非職事者自  
見聖君言動固不敢有所紀而天下計書亦未嘗上  
羣臣列傳事非章章尤著者則唯取信行狀行狀者  
門人故吏之所為非太公至正之語尤難依據者也  
臣又以古之史官皆久於職如司馬遷班固皆父子  
繼纂其事唐張說致仕亦必修史吳兢被貶以藁自



隨方今史臣遷擢不時前後相承文書猥積修舊不給何暇議新以至軍國政要纂錄後時久而訛謬事多此類難一一陳至於宰相監修劉子允以為十羊九牧書成進本朱子奢以為開後世史官之禍如此等事所宜變更伏望聖慈俯察狂瞽如前所陳萬有一分倘合聖意即乞詔公卿議定其例

請立費氏易傳博士

范升

漢光武時博士代郡范升上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

有編

不卷之三十九

三十六百六

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

由疑事不可行討書之作其來久矣孔子尚周流游觀至於知命自衛及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秦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乞立左傳博士疏

陳元

有編

不卷之三十九

三十七百五十五

漢光武時廣信陳元上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統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截微指為大尤抉瑕摘弊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王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九

李行修  
唐憲宗元和三年鄉貢進士李行修獻書  
復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所由者修廢官立大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元極匡飾頹俗傳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故謂之風手舞足蹈之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九

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職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其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歿之猶生之年也



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  
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  
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  
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  
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  
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  
之舒靜道源於是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  
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  
秦姍笑三不存經藉世儒坑歿於是後學軋於相  
語暗哂相授以及漢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  
石編 八卷之三九 四十一 四十二 鄒志

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修而比  
興未喻時揚雄司馬相如由是選更觀望將迎忌諱  
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  
審盛時因災異屢啟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  
殷已降有天下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  
蘊義感慨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以  
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悒  
其胸襟嘆喑其齒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為詩  
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  
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愕而愠者多暗投而卻也白

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旋百度吏事反為  
緣飾鞫道無所舛駁及陛下又登禮殿穴發揚反伏  
宸心謹議猶天地相宣儒風昌言與日月橫鶯以辭  
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  
學何為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論  
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劉迅  
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公卿  
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義之  
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無諱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  
者為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  
石編 八卷之三九 四十二 鄒志

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於聰明  
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於民里京師  
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  
聽優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  
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豚魚其董茶來異俗懷鬼  
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  
時變溺於師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諫官補郡疏

蕭望之

漢宣帝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  
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朝遠  
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  
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  
機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  
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  
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請每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嶠

唐武后時嶠爲右庶長李嶠上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  
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四十三頁十

秉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綱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  
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  
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  
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  
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  
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三千餘人少  
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  
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  
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  
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

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

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

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

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

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

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

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

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

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

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摘欺隱比於他吏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四十三頁十

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湯  
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矣矣何  
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論諫職表

元稹

唐憲宗元和間上

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  
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餐不行其職  
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  
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  
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計之而後出一舉事則王魏



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  
 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為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  
 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  
 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  
 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  
 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  
 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  
 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爭者則不然大  
 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  
 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四十四 四四〇

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  
 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  
 舉諫職者唯獨詰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  
 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  
 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迴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  
 言而況於既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  
 一議而私欲收絲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  
 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  
 為冗員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全思  
 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

從固不當假以名器並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明稍  
 問理道又不宜屏棄疎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  
 臣於延英候對詔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  
 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採得裨陛下萬分  
 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請理塵黷聖聰  
 則臣自寘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甘心也無  
 任懇款發憤守此忘軀之至謹詣上東閣門奉表以  
 聞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唐武宗會昌中宰相李德裕上

李德裕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四十五 三四七

臣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  
 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為  
 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  
 氏傳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  
 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  
 漢書張衡為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  
 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  
 况審諤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者德  
 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  
 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即出入迭用以重



選

上繳進天禧詔書乞防漏洩

劉 隨

宋真宗時上

天禧元年二月七日詔勅中書門下朕大庇蒸民隆興至治彌綸闕政交屬於庶僚寤寐忠規屢頒於明詔雖增虛佇未協翹思夫諫爭之臣本期述嘉謨而矯枉風憲之任亦當遵直指而繩愆既列清班宜傾亮節倘緘默而自肆諒考績而曷觀况朕躬覽萬機親批封奏詳言百職素靡漏言舉職徇公有何所避保身箝口詎至於斯將戒慢官先伸誣告仍加優異

石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六百六

以勸傾輸自今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除中丞知雜推直外置侍御史已下六員並不兼領職務每月各賜添支錢十五貫三年內不得差出其或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征求無節冤濫未伸並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更有切務即許不依次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內但不得潛為朋附故作中傷其諫官仍於諫院或兩省內選擇內事量置什器並令兩省輪差守闕三數人祗應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或職業無聞公言罔

覩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載念古賢不忘忠諫雖逢暴

怒尚靡諂辭今則冲人渴聞讜論開懷而待好爵斯

廢是為不諱之朝豈有犯顏之慮鼎陟之典斷在於

必行語默之端亟從於自擇更資宰府宣布周行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右天禧元年詔書

臣聞好問則裕成湯所以為聰明從諫如流漢祖於

焉成帝業歷代聖主必有諫臣然念言之甚難聽之

不易以疎遠而指貴近以至賤而下至尊言之得無

難乎在難言而言之身常危以至賤疎遠之人貢計

直逆耳之說聽之豈云易也在難聽而聽之意必倦

且直者邪佞所惡自然之理也擊一邪則羣邪怒其

身不得不危罪一正則羣邪進王者不得不謹是以

先帝焦勞寤寐思得正人至於再三未獲讜直遂下

此詔增置一十二員月責諫疏明達耳目自後纔得

四人諫官二人魯宗道御史二人劉平其孜孜獻替

者唯聞宗道而已太后臨朝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

置諫官又得四員以充其位諫官二人臣及孔御史

二人曹修古其間道輔穎煒已在清途修古稱職亦

為外任王碩以他事黜免微臣近歸諫省補報無狀



出入八年復思先帝詔旨云況朕親披封奏事靡漏言此乃聖人極慮臣僚疑有漏洩而不敢盡言也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其事等舉朝官員誦其言語羣邪側目憎惡結讐甚可畏也若非兩宮聖明深辨忠直則臣已竄逐遐方矣自古奸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內是以動靜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權傾天下唐祚顛殞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家傾敗常由此矣自兩宮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日疑有潛聽封奏方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八

之人憂其漏洩是以人人懼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朝野譏其循默伏乞聖慈念先帝漏言之誠思周易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藏收祕密垂簾之日屏去左右則公忠之士得以盡言周廣聰明天下幸甚謹疏先帝詔書頭連進納以聞

上論諫官三說

宋仁宗時上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足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

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幸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直切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之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鎖在前亦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必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進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任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

卷之二十九

四十九



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隱默無所耻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之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二

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為姦邪搆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論臺官言按察使不當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右臣伏觀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效之際獎之猶

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人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生疑異使各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

右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二

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



為貪賦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召還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載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啟沃茂爾無聞上幸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與禪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

有編 入卷之二十九

五十三言全

臨御已來擢用諫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目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官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驟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

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

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畧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

有編

入卷之二十九

五十三言全

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



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  
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  
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  
知茶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  
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  
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  
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  
出處本未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  
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五十四

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  
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  
則介不以前陷必歿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  
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  
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  
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  
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  
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  
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未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  
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有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

之臣好相朋黨動搃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為不然  
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  
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搃動  
大臣可明矣臣故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  
等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  
所其可惜者斥逐諫官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  
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  
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  
下幸甚今取進止

論舉諫官劄子

司馬光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宋神宗熙寧元年上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為諫官者密具姓名  
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皇恐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  
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二則  
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臣愚何足以識別賢  
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為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  
誨累居鹽職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  
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耻臨義不疑於臣  
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  
以聖意



論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

王安石

宋神宗時上

臣今日蒙宣諭以孫覺令吏人書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恠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覆思惟陛下以覺為可聽信故擢任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迪上心於義未為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洩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將及身若遭逢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

右編

入卷之三十九

五十六頁全

乎唯有姦邪小人以枉為直懼為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交朋黨之私招權之奸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為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興廢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其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奸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以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安臣亦以為不然漢高祖雄傑之主也然鄂千秋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旋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為嫌陛下聖質高遠自漢以來

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為法柰何心存末世徧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為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為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為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臺諫言事不當問得之何人

彭汝礪

宋神宗時上

臣近論都檢正俞充及開折事初十日准中書省劄子奏聖旨具折上言俞充事迹得於何人聞奏者臣

右編

入卷之三十九

五十七頁全

不肖不足對揚陛下之命承認詔震恐惶然失次臣伏念天下之才有正則有所謂邪有賢則有所謂不肖人君淵居嚴密無由自察之也於是耳目之官御史亦因眾人而問焉凡臣之糾擿姦慝非有毫髮為其身謀也實自陛下使之眾人或為臣言亦非有所欲也迫於臣之誠心而已迫以至誠而得之及有所畏避而暴露之復投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臣乃獲安焉則臣不惟不容於人亦且得罪於有司夫廢一官吏非足為朝廷輕重也然官吏以漏言於臺諫而廢則眾皆以前車為戒而外之是非得失無復至於臣



輩矣以臣之昏弱不肖而使憲臣盡不得聞知外之  
是非得失將無以照燭幽暗而彌縫其空缺臣之罪  
莫甚焉臣寧自刻責不敢奉明詔充之材行如陛下  
知之爲詳則臣之罪亦自見矣凡臣所居官職皆陛  
下所予願并納以易罪若猶未也願益察之緣臣論  
列非一狀御史中丞鄧潤甫裏行黃蘆亦各有疏乞  
詢於衆及委官盡公根究如有不實則臣爲誣善爲  
殄行竄流荒遠其又何辭臣無任懇切之至

論屢罷言事官

宋哲宗時上

劉安世

臣近被聖恩擢寘諫列內惟謗薄媿無以稱尋具辭  
有編 不卷之二十九 五十八 三十九 六

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  
備三省之員爲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  
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直  
指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  
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日之所學惟陛下母憚  
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己從人  
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  
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  
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

人者未有不求諫爲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  
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  
之隆者豈有他哉亦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  
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  
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  
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  
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  
臺諫爲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  
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政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  
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

有編

不卷之二十九

五十九 四〇 七 尚文

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  
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  
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除奪其言責使忠  
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懷報而不敢受若  
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  
大臣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  
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任臺  
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  
陛下視今日如何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爲  
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



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入指以為嫌疑者臣因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賢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參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臺諫言事乞明辨是非

蘇轍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六十一百七十五陳時

宋哲宗時上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聽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唯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温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効而言者亦蒙進職雖入臣迫於朝旨躡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

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荷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為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軟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唯乞勿為隱忍苟含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

乞重惜憲臺之權

宋徽宗時上

陳堯臣

臣聞天下所恃以安者朝廷之紀綱紀綱所恃以立者臺諫之風采若臺諫有所拘忌受制於人而風采不存則朝廷莫之糾彈容姦於國而紀綱以壞是故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六十二百九十一

人君惜之事權不繫於官長而不拘於大臣養其志氣不挫於權豪不畏於強禦雖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許以風聞而貸其不實之愆納以虛懷而開其敢言之路豈徒然哉凡欲以破姦雄之膽救陵夷之患也唐文宗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楊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脇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臣惟方今天下平治固無姦臣之足慮然間有擅權挾寵之徒肆為敗俗亂常之惡孝不足以移忠功不足以掩過內恃強援奧知以脫常刑重憲恬然自得莫敢誰何茂



憲之官不趨奴僕之役若非處以私人終必視為仇  
怨然慮其攻已則先設隄防以拒其來聞其有言則  
廣行營救以反其罪不擠以今事則必中害以他非  
不謂在昔與我為仇則曰於今與誰為黨或以離間  
其君臣為辭或以疎隔其恩戚為語指切直者為沽  
名謂納忠者為訕上巧言令色干計百端是致發意  
欲彈者改遷抗章纒及者貶竄前者沉滯流落而不  
聊其生後者惴恐憂思而深以為戒忠義風采消萎  
殆盡臺臣雖備位名存實亡臣愚以謂恐非朝廷之  
福乃者官吏猥冗財費浮濫紹述失其本意紀綱浸  
有編  
入卷之二十九  
六十二四百七

彈終不敢直肆其說至使明目張膽之士化為結舌  
箝口之流臣恐自是積習成風人知畏避遂致姦臣  
欺蔽君上紀綱既紊何所不為且姦人始兆在糾劾  
而非難其惡已成雖銖鉞而何及故治國家者平時  
宜有直言頂豸之士則久後庶無姦謀指鹿之臣陛  
下仁天廣覆智燭旁臨賞罰如寒暑號令如風雷所  
以舉直錯枉防微杜漸者固不患不至所患者姦回  
植黨牢不可破或左右先容或前後救援不能無誤  
聞聽至有逆已行之命或方頒而旋改沮必罰之威  
或朝黜而暮陞蠹國害民之事或過而復熾欺公罔  
有編  
入卷之二十九  
六十三四百七

以隳弛而憲臺坐視不發天下恨之逮至陛下獨奮  
離明斷以乾健滅罷裁抑一遵熙豐之舊繼又廢黜  
拱默選任臺臣中外方且鼓舞然未聞有所建明或  
即旋行遷易天下惜之夫彈劾之職紀綱所繫當急  
先其大者譬如捕盜先其渠魁去草急在根本今使  
置其大者而言其小者是猶捨渠魁而攻疲羸留根  
本而摘枝葉適以激其怒而滋其萌是豈除惡務本  
之意乎臣恐天下紛紛籍籍者特未定也故臺臣屢  
遭恐脇則姦回無所畏憚就有特然奮勵眾必為之  
寒心知其必蹈禍機而謂不若且已雖因時薄有所

上之人或沮而復起國是動搖人心惶惑其根源有  
在於強援與知之間而已夫擊搏之任豈人樂為公  
議所在有不得已人孰不欲保其父母妻子孰不願  
享其富貴安榮何事而取怨於權臣犯顏於人主耶  
聽言之道當以事觀苟惟在已無愆則於人言何恤  
安用預設隄防苟唯事干國體則亦何黨何仇奚事  
廣行營救臣願陛下深惟此理上體祖宗之成憲下  
為萬世之來規重惜憲臺之權優養直士之氣使姦  
回必劾而無遺罪戾必罷而無赦止其防備之私緩  
其救援之弊明出詔令應今後凡臺臣有所論劾



非玉省而輒出位謀政與夫干請私謁拯姦護惡巧為粉飾者寘之重辟庶使姦無所緣綱紀一正天下幸甚

復刺史奏

朱博

漢武帝時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翟方進共奏罷刺史置州牧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上奏

漢家至德溥夫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六十五四百〇七

守長數易疏

左雄

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滄漭漭興兩祁祁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

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

八卷之二十九

六十五四百〇七



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補案而亡不受罪會赦  
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回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  
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  
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庶者取足貧者乞家特選橫調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  
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  
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  
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  
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  
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右編

入卷之二十九

六十六百八十五

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  
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  
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  
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上封事論刺史縣令

張九齡

唐玄宗開元間上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  
拜昧死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事以臣愚  
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辭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

幸甚幸甚臣伏見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  
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  
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  
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  
枉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爲之  
旱以昭其寃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  
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  
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  
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  
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  
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  
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  
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  
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  
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  
於經義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  
以下固不可勝言蓋吐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  
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  
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  
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

右編

入卷之二十九

六十七百八十五



出宰百里莫不迺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怖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快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肯復出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士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為欲理之

者編 宋之三十九 六十八 四百七

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雖即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羣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奸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

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槍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其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

者編 宋之二一九 六十九 四百七

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者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核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宋紫同色清濁不分是以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



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因其吏部有成無庸入之數縱有不仕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誼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淪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支法煩碎賢愚混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昭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右編

卷之三十九

七十一

爲馬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俟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得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

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領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算振此頽風使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睇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臣不勝塵露禱補之誠

論朝官關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叙狀

唐德宗時

陸贄

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

右編

卷之三十九

七十一

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王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乎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制



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跡忌則擬議雖當而罕命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予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

書編

卷之二十九

七十二

為愛利而引之則近黨傷而阻之則似公近黨則不便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困於卑傷失士啟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瘁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各西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棄瑕

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懲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厲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

書編

卷之二十九

七十三

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繆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



駸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  
輪桶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  
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其前  
志所謂千年一聖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  
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  
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  
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  
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  
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  
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  
者編 入卷之二十九 七十四百七 七化

當不怨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  
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  
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謂老  
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  
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理別  
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  
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背而罪斥故虞書二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  
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  
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  
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九卿從九卿即  
入爲亞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  
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  
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  
省即卽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  
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  
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  
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僚每嗟於白首三代  
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  
也至如蘇陸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



代設有如蘇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故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書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餘除授類多狗情有二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猜嫌始

右編

八卷之三九

七十六

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彘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夫覈才馭吏有三術馬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間剗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

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使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備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垂勸厲之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七十七

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卒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蒞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奸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



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息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術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又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七十八

李

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瀆宸扆凡除吏者非諂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自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重內輕外

宋真宗時上

張知白

臣竊覽方冊見唐虞之制立四嶽十二牧百工允釐百揆時叙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史載宣帝爲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示不朽後

之人孰不稱頌哉國家受命上穹光啓鴻業順考古道增崇慶基陛下聽政之初愛民在念煥彼宸範垂爲政經授之守臣俾治黔首斯固踵唐虞之盛而稱首於百王矣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輟近侍率先庶僚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江浙州郡方切擇人苟有缺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矧唐年非遙故事仍在倘以爲允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七十九

李

乞舉而行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宋仁宗時上

范仲淹

臣竊見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



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夫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召一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舉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募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八十一頁

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論轉運所按吏不更令提刑體量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

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為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乎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為名其實不肯生事而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八十一頁

當然須待言事者再三陳狀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



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  
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  
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  
不可論也伏望聖慈特勅其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  
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  
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  
盡心取進止

請置諸路按察使

歐陽修

宋仁宗時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八十三頁

善惡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主差除月日人之能  
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敗者臨時  
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患病者或  
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  
無黜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  
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  
抹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  
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  
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  
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

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燕才幹明著實狀及老  
病不才願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  
中才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  
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  
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  
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  
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  
之事取進止

乞置諸路按察第二狀

歐陽修

右臣近曾上言爲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八十三頁

按察昨日竊覩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今兼按察使  
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  
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  
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  
之士竊聞朝議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  
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  
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  
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使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  
之繁供給軍需有星火之急旣不暇遍走州縣專心  
察視則稍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



使不材者既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效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饑荒疲瘵既無力以賑救調歛科率又無由以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况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為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國臣前來起請事件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全四百零八

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為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天下之利也不徒畧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歐陽修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

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賊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其惡者黜其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柰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賊如魏蕪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司自是可黜之人必然能舉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全四百零八

職臣亦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改更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效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功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剷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



乃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糺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為甚高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高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八十六百〇七

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剥老繆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二曰不材之人為害深於賊吏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

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賊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其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賊吏一例黜之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為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棄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

右編

卷之二十九

八十七百〇七

執奏更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眾人爭之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為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



殘亦須歛手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方  
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  
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  
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  
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  
民即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功者也

乞罷提舉官

司馬光

宋哲宗元祐元年上

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  
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

元編

卷之三十九

八十八

三

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司兩員然朝廷必擇朝  
士累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為之未  
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司官吏薦賢發  
為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  
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  
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  
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  
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官  
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  
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

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或通判知縣監當  
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為監  
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  
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  
眾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歷事未多故措置百事  
往往乖方眾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  
易故慮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  
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  
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  
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

右編

卷之三十九

八十九

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  
剩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  
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  
剩錢但取文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廢格不行於  
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為政臣  
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固其源提舉官者乃病民  
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  
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  
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  
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



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  
經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爲監  
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  
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  
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  
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卽乞盡  
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  
平倉法謹俟穀價賤糴貴糶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  
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乞那常平錢物  
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九十四百七

司數少路分濶遠處巡歷及管勾不便卽乞只依舊  
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縣自非切要大事朝  
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埋司  
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  
得隔州差遣人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  
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  
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  
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  
抽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  
試職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強弱立賞錢數

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升  
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詰難任滯  
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  
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司巡歷管  
勾職事簡要易爲辦集取進止

右編

八卷之二十九

九十四百七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

吏二

除論進獻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上唐德宗

陸贄

又論進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陸贄

論解蕭復狀

上德宗

陸贄

又答論蕭復狀

上德宗

陸贄

論呂夷簡僕人不當受官

上宋仁宗

歐陽脩

論劉式罪狀不當轉官

上宋仁宗

蔡襄

右編

八三十一卷目錄

論程顥顧臨不當罷去

上宋仁宗

呂公著

論包拯不當代宋初為三司使

上宋仁宗

歐陽脩

論郭昭選等不當除閣職

上宋英宗

司馬光

論張載不當遣按獄

上宋神宗

程顥

繳李定詞頭疏

上宋神宗

蘇頌

論胡宗愈不宜除尚書左丞

上宋哲宗

劉安世

論安燾敕不送給事

上宋哲宗

劉摯

乞追還安燾等告命及施行官吏罪

上宋哲宗

劉摯

薦舉薛宜疏

上漢成帝

補 谷永

薦公孫光等疏

上哀帝

補 王嘉

薦伏湛疏

上光武

補 杜詩

薦吳良疏

上明帝

補 東平王蒼

薦劉愷疏

上安帝

補 陳忠

薦黃瓊李固疏

上順帝

補 郎顛

薦胡廣疏

上順帝

補 史敞

薦孟嘗疏

上桓帝

補 楊喬

選舉疏論長官擇其屬

上唐高宗

魏玄同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上德宗

陸贄

右編

八三十一卷目錄

請乞免兼舉臺官

上宋仁宗

歐陽脩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

上宋仁宗

歐陽脩

薦包拯等四臣

上宋仁宗

歐陽脩

薦王安石呂公著

上宋仁宗

歐陽脩

乞六部長貳自舉屬寮

上宋神宗

曾鞏

辭大郡疏

上漢光武

補 杜詩

辭東郡太守疏

上和帝

補 黃香

陳情表

上晉武帝

補 李密

代滕甫辨詢乞郡劄子

上宋哲宗

補 蘇軾



考論考課疏 上魏明帝

杜恕

校考宰相而下疏 上唐穆宗

李渤

請行百官考績 上宋太祖

趙普

議責成 上高宗

李綱

官法上論考課 上孝宗

葉適

定刑賞以別貪廉 上元成宗

鄭介夫

吏 役論吏胥 上宋孝宗

葉適

右編

八十三卷目錄

三十八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二

論進獻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陸贄

唐德宗興元間上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百廿

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陸贄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



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  
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大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  
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  
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成  
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  
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  
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  
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  
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 四百六 序

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  
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  
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  
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  
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  
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  
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  
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  
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  
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

為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  
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  
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  
才能以立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  
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  
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  
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  
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  
員然而突鈇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  
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 四百五 和中

器擊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鈇鋒而竭  
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  
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  
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  
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  
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  
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  
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  
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  
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



固不克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論解蕭復狀

唐德宗興元中上

陸贄

右欽淑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

三

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克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觀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迤難已甚况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

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克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倚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

三

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顛顛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近巡歷未周但令副使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



謹奏

論呂夷簡僕人不當授官

宋仁宗慶曆三年上

歐陽脩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六

三十一

七

無所顧况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為大臣者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柰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為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授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侍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為無功

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劉式罪狀不當轉官

宋仁宗時上

蔡襄

臣伏見中書提點五房公事金部員外郎劉式年滿合該例轉官賜紫入轉運資序知州者切以劉式本自賤微因緣入仕頗倚事勢竊弄威權臣略條一二事以明劉式奸狡之狀明道初脩葺內庭固無勞效僥求名目改轉朝官景祐之間輒求外補宰臣留而不遣姪男特授齊郎非例推恩事權愈重慶曆二年守當官周卞偷竊空字勅黃偽作祠部流散諸處貨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七

三十一

賣極多周卞事發之後劉式與本房堂後官張用和方始陳首舉覺及開封府按成之日懼見錄問別有干連上下通情奏請周卞更不錄問直命棄市豈有中書吏人陰結大臣誣罔聖聰回換刑獄又有守當官荆杞為婺州客人徐昞進狀乞分家產荆杞偽作內降劄子取受昞錢一千餘貫事將覺發荆杞殺徐昞父子三人切見天聖中守闕人吏馬宗壽寫造偽勅下禮部補蘇上達克齋郎事發提點五房公事張仁惠有不覺察罪降知光化軍堂後官李昭度降授齊州監當本房手分並皆除出去年劉式不覺察周



干荆杞偽造殺人其罪甚重蓋綠當政大臣曲爲蔽護並只罰贖仍舊守職不復磨勘依例轉官伏見轉運提點刑獄不覺部下官吏取受並降移差遣今來入吏纔八十員劉式不覺察苟免過愆若更例與優恩出典大郡不惟小人僥倖何以激勸將來與劉式伏乞朝廷更不轉官特責降監當以表朝廷之清明不容憚人干託之罪

論程顥顧臨不當罷去

呂公著

臣聞臯陶陳謨以知人爲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爲要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八言主上賢類

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者知人也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壬人命納言以聖讒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愚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刑別忠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爲治十年不解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

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脩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爲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爲過而稍用之意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將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所陳者其風猶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九四百七

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爲一二識者私道陛下盛德竊以爲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生殺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矣小大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遞附會而姦言汚行卒爲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况如顥



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論議  
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  
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盛世其奮身報國未必  
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為任官之要津  
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  
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說說  
殄行之徒日以熾盛而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  
於聖政不為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  
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唯陛下幸察

論包拯不當代宋祁為三司使 歐陽脩

左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百八十三

宋仁宗時上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  
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  
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  
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污  
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論  
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聲勵其媮薄  
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  
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  
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與

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  
其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  
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  
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  
而不為拯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  
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素少學問朝廷事  
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  
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  
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  
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

左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一 四百六 吳應明

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  
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  
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  
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  
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其  
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  
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  
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惰  
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脩紀綱廢壞  
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



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脩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排之或以爲奸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尚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殉國非爲已利譏問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

左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二 曹六 應明

絕權幸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

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三 曹六 周堂

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論郭昭選等不當除閣職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陛下曩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



並除閣門祇候衆言籍籍頗謂僥忝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祖宗卽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羽翼豈以爲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

司因循踵爲故事凡東宮寮吏一槩超遷謂之隨龍以此昭選之徒得自廝役直除班行其爲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勳小人之心中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閣門祇候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與班序差遣事體不同譬諸史臣則館閣之流也豈可使廝役之人爲之哉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四百七

况東宮其餘吏卒甚衆苟一人得之則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旣承大統則率土之濱誰不爲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罪爲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昭選等以賤隸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無橫草之勞而數月之間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姦慝明著如高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始初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將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而北轅也今臣所以

進言者但爲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閣門祇候乞賜追寢

論張載不當遣按獄

程頤

宋神宗時上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于政治之大體者倘使之講求議論則足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四百八

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鈞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之賢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

繳李定詞頭疏

宋神宗時上

蘇頌

臣今月二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李大臨狀所有李定除官制內有未便奉聖旨令



史和臺  
官關八  
命學士  
一員獨  
舉仁宗  
明令三

蘇頌依前降指揮撰詞臣竊以官品有高下職事有  
閒劇皆所以待才能之士擢授有資級保任有常法  
亦所以抑奔競之塗自古以來茲道不易祖宗之朝  
或有自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蓋天下初定士或棄草  
萊而不用故不得不廣搜揚之路自真宗仁宗以來  
每有除授雖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蓋太平之  
代事有紀律不循用資品選授之法今朝廷清明俊  
又並用進任臺閣動有成規而定以遠州幕官非有  
積累之資明白之效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  
政府既以奉行有司不能抗議使制命遂下四方聳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六百四

本非舉  
三人為  
舉也

職官中選擢三院則臣等復有何言而敢違拒耶况  
定之此除前日敏求大臨泊臣皆知不應近制是以  
各有論奏今再被詔旨若便奉行是臣故違官守自  
作二三上累聖明執任其責竊謂威福之柄人主得  
以自專守官有責臣下得以固執若朝廷以定才實  
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任隨實超用無所不可  
不必棄越近制處之憲綱若臣上懼嚴誅覩顏起草  
誠慮門下封駁不肯放過縱門下不舉則言事之臣  
必須重有論列或定畏義固執不敢祇受是臣一廢  
職任而致論議互起煩瀆聖聽則臣之罪戾死有餘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七百三

責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論胡宗愈不宜除尚書左丞

宋哲宗時上

劉安世

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  
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  
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宗愈  
公論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  
蒙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  
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  
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實有



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風譽頓減一向奸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大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為盡善有一差失天下猶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為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睹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為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耻足以為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八四百七

卷本

號為雄俊上自宰相下及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屬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况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而宗愈苟悅權勢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墮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為都司郎官曾未席煖驟遷要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遽寢而宗愈

備位憲長坐無一言陰結奸豪徼幸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騫乞克臺省之選臣在諫垣與騫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親輒行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自為恩惠挾許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垌可應制科臣聞垌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踈最為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垌文置在第二中書舍人劉邠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慎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九四百六

卷本

田乃文彥博之孫壻方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碍格報罷自來本臺推舉未有敢及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墮紊臺綱其事伍也陛下踐祚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又止同列使勿上疏背公歿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哲之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



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貲固非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狹勢貪黷不脩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克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分緩急間劇色役一例顧募游手克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爲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欲行下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爲押僉議既不合事遂中輟縉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顧募衙前之議遂詆劉昱以爲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互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

石編

不宋之三十一

二十四百七

捨已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觀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受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緩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騫爭進而宗愈久爲執法既不

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寔皆有異謀韓琦當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緡事爲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騫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廉耻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方變法令宗愈時爲諫垣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觀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奸乃手詔

石編

不宋之三十一

二十五百七

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奸意含其事情旁爲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爲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齟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爲如臣之論則是奸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汚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奸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



君豈肯自謂奸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為可信以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已上下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奸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奸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奸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為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捨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為不可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二頁十六

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為法以德宗之信盧杞為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論安燾救不送給事 劉摯

宋哲宗時上

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同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吏部施行摯人微言輕未能仰副聖意切惟封駁故事本唐朝舊法祖宗奉行未嘗敢廢其法而不守也蓋此法之設本以關防欺弊君

臣所當共守今安燾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下焉過而陛下即令廢法以便一時古語所謂若有短垣自喻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度自此墮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經久近日朝廷除呂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為言朝廷為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此例况燾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切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言電勉而受純仁既不受命則燾必不敢不辭燾既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駁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二頁

陛下克已為法檢會前奏且令燾依舊供職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且同知樞密院任用不輕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臣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已意以廢格明詔惟陛下裁擇

乞追還安燾等告命及施行 劉摯

宋哲宗時上

臣近見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臣



以謂朝廷之大失政也故尋具狀與臺官連狀共四次論列至今未蒙追改臣誠不知陛下命令不使給事中書讀此何意也將憚其封駁耶厭其封駁耶天下之理不過是非當否而已陛下試思之今日進用燾等若果當其人不緣私授則天下必以爲是而給事中雖百十封駁猶當終使之經歷而後行不然罷其人可也若燾等之進不由公道理有未安天下不以爲是而給事中乃能封還駁正則是拾遺後失善守其官有補於國者陛下當嘉納而改爲之乃盛德之事也不當厭憚其言而廢其職也今陛下以給事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百〇七

中之言爲是耶爲非耶而陛下何故自隳典憲爲此委而行政不由於直道命官乃出於斜封不知誰爲陛下建此謀者今於門下之餘黃明書云奉聖旨更不送給事中讀於吏部之告身給事中衙下明書云奏言更不書讀制命乖當未見有如此者實恐取謗四方後世不可忽也錄黃初下既見批旨則門下侍郎合行進駁不合放出既出之後尚書省左右僕射左右丞亦合執奏不合承行既行之後命令不全吏部亦合申稟不合書告是官司上下皆阿諛苟且失其職守壞亂紀綱成此繆誤有累聖德臣不

知陛下以名器濫食養大臣置百官將何所用之凡人主出令差誤古今所不能無但左右之臣將順救正之則不至於成其失矣况皇帝陛下當於春秋淵嘿之日而太皇太后陛下聽政不出房闈之時乎夫斜封墨敕濫官橫賞乃前古之所以召亂者也今大臣欲以此事事陛下若門戶一開何所不有欲望聖慈詢問大臣如此施行是與不是苟以爲是則可謂罔上迷國苟知其非而不言則可謂不忠尚有可以任人之國乎伏請速降指揮追還燾等告命依國朝典故行下所有門下侍郎及尚書省官屬吏各有前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百〇七

項罪狀伏乞以臣此章并前後論列交付外施行貼黃進任大臣而不使告命徧歷門下乃是陛下先以私自處也制書不全而受之是臣下以私自進也上下如此則何以厭服中外臣固知燾等之必不敢受也貼黃陛下臨御方踰年正當謹守祖宗法度以銷壅備僭今差除告命偶有差失左右執政既不肯建明而臺諫之言又不蒙聽納則朝廷闕失誰復救之陛下既已沮壞給事所守而又欲隳言路職業臣所以夙夜憂懼不能自已非獨論燾之進退而上惜朝廷紀綱所以防微杜漸而已



舉薛宣疏

漢成帝時上

谷永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天職墮斃王功不興成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言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姦宄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右編

入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與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才之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之於治人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薦公孫光等疏

王嘉

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更動丞相王嘉上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進賢天子為擇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在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獄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

右編

入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逖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蘓令等從橫吏士臨難



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  
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附厚其意欲以  
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為乃能  
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  
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  
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  
善忘惡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剖刺史三輔縣  
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畧令盡  
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  
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  
布編  
卷之三十一  
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  
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  
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孫光蒲昌及能吏  
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薦伏湛疏  
漢光帝時上  
杜詩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  
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  
脩訖無玷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  
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  
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

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聖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  
退又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  
堂堂國之光暉智畧謀慮朝之淵藪髮髮厲志白首  
不棄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  
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在石之臣  
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意不足以知  
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  
事言湛公蕪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  
明行脩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  
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  
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  
冒以聞  
東平王蒼  
漢明帝時上  
薦吳良疏  
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  
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蕪恪躬儉安  
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  
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  
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滅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  
冒嚴禁  
陳忠  
薦劉愷疏



漢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  
尚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  
疏薦愷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  
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  
迷遇迅雷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  
齟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伉少府荀遷臣  
父寵前忝司空伉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伉能說其  
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  
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上致祚弱弟  
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  
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  
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  
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

薦黃瓊李固疏

郎顛

漢順帝陽嘉二年公車徵顛至闕顛陳便宜  
因上書薦黃瓊李固

臣聞對之專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  
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惟營惶怖靡知厝  
身臣等爲舟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  
天下也昔唐堯在上夔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  
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

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  
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  
其人是以灾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  
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  
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  
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聽來無所樂進無所趨  
則皆懷歸藪澤脩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  
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灾肯降  
違人望則化不行灾肯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  
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  
矜矜慄慄以守天工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  
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  
又果於從政明達變故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位瓊  
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  
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  
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  
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  
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  
同儼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  
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



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微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顯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滅否共歎願沉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

薦胡廣疏 漢順帝時上 史 敞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設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

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與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薦孟嘗疏 楊 喬

漢桓帝時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守宰並多貪穢珠遂徙于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成機於道會稽孟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利病未踰歲去珠復

還百姓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貞忠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槩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薦賢

選舉疏長官擇其屬 魏玄同

唐高宗永清元年中書門下同平章事魏玄同

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獄訟未清禮義寢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



猥至十不收一取捨淆紊夏殷已前制度多闕至周  
 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  
 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  
 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  
 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矣故大宰內史並掌爵祿廢  
 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  
 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  
 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  
 從事悉任之牧守魏晉以後始歸吏部以刀筆量才  
 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庹之器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四十六 陸贄

衰弊之賢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選髦  
 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為急竊見制書三  
 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側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  
 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且惟賢知賢聖人篤  
 論臯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  
 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願少遵周漢之規  
 以分吏部之選即所用精詳所失鮮矣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顧少連延英對廻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  
 本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陸贄

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存情故兼受賄賂  
 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  
 不可信任諸司者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  
 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  
 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  
 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  
 末揀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  
 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  
 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  
 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巧言



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察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克選此其明驗也魏晉以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卞爲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

在籍

八卷之三十一

二六

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今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目揣庸愚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竊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並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寮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官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止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

在籍

八卷之三十一

二六



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狗物情因為大薦  
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  
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  
闕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  
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  
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  
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  
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  
讓見黜者莫得其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常任  
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八頁

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  
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  
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  
必由之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存情故兼受  
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  
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  
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  
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責其罪誣善者亦反其辜  
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  
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  
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  
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  
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  
諸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  
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欺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  
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  
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  
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有私訪所親轉為所  
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  
吏宰臣不徧詣識曉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



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東察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受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須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能賢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光且羸塞源浚流未見其可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

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士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



言固非為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乞免兼舉臺官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近準勅為見關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任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

三人共舉者以為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為俱不可信則舉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悉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遠更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惟臣未嘗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眾署名則臣實為耻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士一員專舉况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為

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為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自上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一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閣職武臣克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各監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相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罔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騫且馳騫盡係小人豈各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况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

三人共舉者以為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為俱不可信則舉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悉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遠更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惟臣未嘗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眾署名則臣實為耻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士一員專舉况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為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駭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罔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勅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况兩制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勅則頓徇私請此其欺罔可知也又云每歲一百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一

四十四

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竊笑一人有三人舉王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繞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况有不曾舉人者以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書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罔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推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罔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

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

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勅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當時臣寮並立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徬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况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審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勅意亦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輒云三言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言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至今來臣寮指以為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



下幸甚也臣伏觀去年八月一日元降勅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薦包拯等四臣

歐陽脩

宋仁宗天聖四年六月上

右臣伏觀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六

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近臣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已往而當救之弊甚眾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三三大臣所能取濟况自古

天下之治必與眾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計既未果為而又不思眾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脩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眾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七

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澹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眾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



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  
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  
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露恩澤  
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  
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  
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  
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  
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  
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其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  
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  
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  
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  
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  
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  
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  
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  
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  
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  
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旣專一必有  
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

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  
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  
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儲準外猶有三  
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旣旱則來年少納  
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  
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  
五七十萬石給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  
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  
弭災之時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  
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俟勅旨

薦王安石呂公著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  
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徃徃亟加擢用  
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旣難獻言者  
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旣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  
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  
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  
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  
言事之艱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  
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卜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



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孤陛下納諫之意遂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眾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静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

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

乞 曾鞏 長官自舉屬寮 曾鞏

宋神宗元豐二年判三班院曾鞏上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宣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宰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雖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姓

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其在周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其戒之曰謹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臣宰叙擬以開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絲各載除書之內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

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臣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贊於經畫之材近世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弊或誤於須臾累歲不能救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



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爲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爲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常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

右編 卷之三十一

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御史一員聽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諸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同命太僕慎簡乃察之意采陸贄省長官史舉懇懇之論爲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跡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至獎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

而致充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爲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疎密詳加損益取進止

辭大郡疏

漢光武時南陽太守杜詩上

杜詩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番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將帥和睦士卒是豫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材木以史吏一介之才  
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  
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  
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  
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  
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  
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辭東郡太守疏

漢和帝時上

黃香

臣江淮孤賤愚昧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條遭值太  
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遂極臺

右編

入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

黃香

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  
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受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  
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  
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為尊要  
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  
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  
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願日至願土  
灰極榮

陳情表

李密

晉武帝時詔徵密為太子洗馬密上疏

臣密言臣以險惡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  
多疾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  
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君功近之親內無  
應門五尺之童孺執事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  
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  
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  
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等蒙國恩  
除臣洗馬臣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識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  
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  
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  
况臣孤苦疴疴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  
立身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  
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  
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  
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  
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



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侁侍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歿當結草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代滕甫辨謫乞郡劄子

蘇軾

宋哲宗時上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窮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也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

右編

宋之三十

五十六四四。尚

憂有甚於窮窮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罪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夫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

通太宗唐之英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

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倘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哀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草

右編

宋之三十

五十七四四。尚

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老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



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論考課疏 魏晉書卷之六十五上 杜恕

昔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試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有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履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秦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

右編 六卷之三十一 五十八 三百九十二

漢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之者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或遷官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賞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

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狗聲名而立節義者况於束帶立朝改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極而放囚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者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繁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需家為迂濶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

右編 六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 三百九十六

校考宰相而下疏

李渤

唐穆宗立召拜李渤為功員外郎渤初以峭直強要臣意乃謝病歸及是拜官歲終當校考遂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



宰相倪文昌值陛下即位倍以貢功安危治亂繫也  
 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  
 一以付之倪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振舊  
 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倪等夫聞慰一守  
 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 所懼士之  
 邪正混然無章陛下北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  
 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倪與學士杜元  
 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  
 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改游得事君  
 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於輦不實輦  
 在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輦者應考中下  
 然傾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  
 通職脩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  
 請行百官考績 趙普

宋太祖乾德二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上

臣近者叨承聖造備位台司任重才輕以榮為懼臣  
 伏聞宰相考上下符乾象下代天工調六氣則品物咸  
 亨舉百職則彝倫式叙佐君垂拱致時太平苟非此  
 才焉用彼相臣自膺寵命如履薄冰虔施援古思今

少裨廣視遠聽伏自陛下天命攸屬人情有歸西伐  
 壺關東平淮甸馳驅虎旅霜露翠華開創之初實艱  
 難於王業平定之後思整頓於皇綱六十年驕倨荆  
 湖咸歸至化五千里混同書軌盡革澆風是知惟德  
 動天惟天佑德惟至公而超百代念不驕而為永圖  
 可以肩拍唐虞篳驅晉魏立太平之基已因致雍熙  
 之化方隆臣幸遇昌期... 委尸祿徒久... 事無  
 聞固無宰相之才謬居宰相之位竊澤斯厚節者何  
 安所願夜思晝行獻可替否精求古道上副天心臣  
 以謂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  
 責功莫如較考况三考之典出自唐虞四善之科垂  
 於今式當治世之激勸不問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  
 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因冒寵挾私  
 陞出有泛濫之弊厥官徒設其器若虛凡庭揖以庭  
 趨但旅進而旅退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若不法  
 於舊章恐薄隳於庶務臣欲起請今後除節察防禦  
 團練刺史及武臣等蓋必戰伐立功祿位酬勲凡公  
 事仰委官更振舉外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於  
 賓客寮佐等皆請逐歲書考所冀事皆師古理得從  
 長選不肖而進賢才更無疑慮勸奉公而脩職業各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畫器能倘書考之請遂行則太平之期可待應合關  
考課事件伏請下考功按令式詳定條奏

議責成

李綱

宋高宗建炎元年綱至行在言十事其議責成曰

臣竊以廢黜賢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  
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以繇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竈加焉此  
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閒任一  
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爲治况於朝廷之  
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  
右約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  
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  
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  
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衝決紛然無所適  
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  
其間反爲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  
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  
所謂黏罕幹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  
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  
取勝也譬猶奕者置碁不定不足以勝敵况於用人

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擇大患以圖中興  
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  
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爲細故之所搖勿爲  
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爲也

官法上論考課

宋孝宗時

葉適

夫課羣臣當以實實不能課當課以名以致實實  
以致名有一不失是謂尊主之經失實失名則其主  
輕以此爲治雖勤弗成堯舜之時天下之患莫甚於  
水生民之事莫重於稷國家之政莫甚於禮樂典刑  
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堯舜既選天下之賢聖各以  
存約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其所長專治一職而不制可否於其間然而必爲之  
法曰三載其考爾之績三考而陟黜之以此課其官  
其官之長亦各自課於其屬法簡而令必行故其可  
長之效不惟施之一時而遺利餘澤又能及於後世  
是之謂實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  
雖然其之能不得自有所爲徒借其人之重以行吾  
法耳然必養之儒館必任之金穀必居之諫諍審  
讞刑獄習知邊事一人之身內外之官無不遍歷較  
之以資取之以望然後其大者爲政事之臣而其小  
者亦爲侍從之官其人既已周旋衆職詳練世事雖



不必真能盡知而皆習聞其大槩名爲蘊籍醇雅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而上亦護養愛惜不使有以少損其名其人尚德而寡過則所蒞之官亦不至於廢曠而不理是故可以造居過選而無疑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治是之謂名夫堯舜之實不求其名吾祖宗之名不責其實然而名以致實實以致名二者不同而均足以治人主尊安而天下無事矣噫使天下之賢聖不廢吾法雖天下之中材亦得自附於善人君子之名此豈非其課名實之本意與後世號漢宣帝爲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役役焉旦夕

有編

入卷之三十一

名自有以建立終

爲課之以實耶則天下之人其在大官重職者未有長久任事使見功實効可以利天下也而上輒以爲不稱職而罷去之矣人臣之得爲此也非將曰吾求以實能是事也則亦偷墮苟容虛文亡實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實也以爲課之以名耶則今官司之要自宰相之外有樞近之臣有侍從講讀之員有諫官御史之選爾然未見有卓然名於其間曰某爲某其爲某借某人足以重某事如祖宗之世則必其不知者而已矣則必其名爲具位而無取者而已矣則必敗名毀節而後得在此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

有編

入卷之三十一

名也天下望治如醒者之願醒痛者之願痊也十四



廢之是以廉退者不任焉骨鯁者不任焉蘊籍溫雅  
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者舉不任焉故諫官御  
史或無人焉翰墨制誥或無人焉大者至於丞相之  
位或無人焉是其無人也則曰羣臣百官之不足用  
也不足用則上不免於自用然則今之世亦羣臣百  
官以為不足用而上自用也非所以聲天下也非所  
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奸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貴乎  
人主者以天下皆為已用而已不必自用自用則人  
主尊而其國威失實與名則幾乎輕嗚呼若是者其  
無以一人而使不失乎

本編 卷之五十一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夫慶賞刑威國之大柄刑威不加則人無所畏慶賞  
不明則人無所慕二者不可偏廢也古者立刑必先  
施於賊吏蓋賊吏為患甚於酷吏之肆虐酷吏雖為  
少德人猶得而避之賊吏徇私滅公人之受害尤甚  
國法之不得行民寬之不得伸上情之不得下達善  
政之不得及民皆由賊吏有以蠹之先去賊吏猶除  
草必先其根也賊既不行則刑自平矣昔國家制  
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則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  
者並殿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未已終不能禁其萬

一也賈誼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  
後既不能革其心使自無所犯又未能使之畏法而  
不敢犯是為兩失之矣且如司縣官困於正從七品  
八品間終老無受宣之望吏員困於路縣終老無受  
勅之期凡人之自愛其身而重於犯法者以清議之  
可畏前程之尚遠也既無所畏又無所慕則仕而為  
貧耳復何所惜欲責以無貪不可得也若有家業已  
成資畜已富雖除名雖殿三年不足介意近見江西  
有路司吏因賊情事受鈔五百錠金銀一箱一夕挈  
家而去不知所之意謂累路吏日月老死不得一官

右編 卷之五十一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不若多得鈔物可為富家翁也又見各處有州縣官  
不顧名節縱意侵漁大小民訟商賈納賄不幸而因  
小賊告發雖行定罪停罷今在閑居已成巨室縱不  
再往亦可了終生之計也似此之類何可勝數在昔  
有刺配籍沒之法文其面則終身不齒於鄉里籍其  
資則全家不免於饑寒治賊吏無出此法之善也然  
朝廷未嘗無刺籍之法如累朝宰執近臣多已被罪  
籍沒豈此法獨行之隨朝而不可行之外任又兼有  
強盜刺額竊盜刺臂之法矣其賊吏之害及百姓尤  
甚於強盜盜之害止於一家一人而已豈此法獨施



之強竊盜而不可施之賊吏彼之受賊不顧者將以肥其身利其家養其妻子耳若使身陷刑戮田宅爲空妻子不保雖不除名不殿三年亦不輕於干禁也今後無分內外大小官吏但是職狀明白者吏則刺面配役官則免刺流徙所有家財田宅悉令盡數沒官庶賊吏知憚而犯鮮矣夫法爲小人而設非爲君子也君子之人必不自同於賊吏而賊吏之法必不及於君子立法非過於嚴也治小人之法當如是耳然今日之政不患法之不至而弊於賞罰之不公不患貪者之難制而病於貪廉之無別賊吏既嚴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六十八四〇七

其罪矣而廉吏則未見其賞也今省部置立過名簿不聞有功績簿憲司歲報賊冊不聞有廉能冊夫人性不大相遠利欲人之所易動苦節人之所難能豈以功績廉能爲不美哉謂暴無傷謂善不足爲也若爲善而無以勸則皆相習爲不善矣舜去四凶舉十六相而天下大治非罰之少而賞之多使善者並進而惡者自化也明王施政猶天地之於萬物雨露以滋養之而後雪霜以肅殺之有雪霜而無雨露非所以化育有雨露而無雪霜亦非所以爲政也朝廷昔有封贈之條該具雖明而舉行未見今後無分內外

大小官員有一廉如水無擾於民者令風憲官從公保舉申臺呈省俾同實跡優陞一等歷一考則封贈其父母再歷一考則封贈其妻妾但才德公勤有一可稱者亦如之不過廢朝廷一紙之虛名而可以收激勸人材之實效使居官執事者皆見廉吏之被禍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孥盡不免於戮辱又見廉吏之蒙福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妾俱得享於榮華誰不願趨榮而避辱捨貪而從廉不特畏法而不敢犯舉皆革心而自無所犯矣

論吏胥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六十八四〇七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寒淺者亦不復脩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息橫賜自古優渥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徃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傲視又其常情耳故今號爲公人世界又以官無封建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不諳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



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傳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  
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  
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  
要以爲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  
也然必有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  
焉而秦漢之敝法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  
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敝盡去且又皆以天下  
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  
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  
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  
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搖守相者今所  
謂簿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刑戮待  
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  
多不務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吏今  
滿常議則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  
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  
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大夫使之有材而  
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爲之無根固窟穴  
之患無保引私名之敝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

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缺擇地爭奪伺候之  
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  
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  
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托干請有所不行予決  
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疑翫則下亦知畏故也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一

戶一

賦論用田賦

上漢文帝

補

論積貯

上漢文帝

補

論貴粟

上文帝

補

論限民名田

上武帝

董仲舒

聚人議

上宋太宗

陳靖

乞從京東西起首勸課

上太宗

陳靖

論河北流民到京西乞分給土田

右編

宋三十一目錄

上神宗

富弼

民事中論墾田

上孝宗

葉適

民事下論井田

上孝宗

葉適

論井田

上元成宗

鄭介夫

稅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上唐德宗

陸贄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上德宗

陸贄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上德宗

陸贄

論稅期限迫促

上德宗

陸贄

論兼併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上德宗

陸贄

乞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上德宗

陸贄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上德宗

陸贄

乞賑濟河北饑民

上宋真宗

田錫

論水旱之本重斂宜戒

上仁宗

范鎮

乞選河北監司賑濟饑民

上神宗

司馬光

乞復義倉以備凶歲

上哲宗

上官均

乞預備來年救饑之術

上哲宗

蘇軾

論積欠宜寬

上哲宗

蘇軾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一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戶一

論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  
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  
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  
焉弗聽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乙

李

論積貯

賈誼

漢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誼上疏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  
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  
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  
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  
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  
不雨民且狼狽歲惡不入請賣爵予既聞耳矣安有  
為天下咄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百里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凶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  
老易子而斃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擬者並  
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乙

李

論貴粟

晁錯

漢文帝時上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遜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  
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暖饑之於食不待其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

者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於珠玉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賊盜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饑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  
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  
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

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  
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  
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  
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  
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其有賣田宅鬻子  
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  
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  
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  
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

者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律法賤商人  
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  
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  
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  
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  
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溲夫能入粟  
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  
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  
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



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二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論限民名田

董仲舒

漢武帝時上

占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後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大蔬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

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聚人議

陳靖

宋太宗時上

臣伏以天生烝民為國之本地生百穀為民之財國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財之文考斯格言誠為要道夫先王之聚民也豈能耕與之食織與之衣蓋開其貨殖之門示以農桑之本俾夫養生送死力服田疇而無輕家離鄉之心是知理國之道聚人為先人聚則野無間田家無乏用義夫節婦由是而生內則恭睦於親姻外則協和於鄉黨爭訟無所作邪偽無所安欲其教化不行不可得也苟不然者則官無定籍世有浮民逆黨凶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於閭里大則侵軼於州縣禮遜無所興仁信無所設欲其刑罰不用不亦難乎是故王者察逆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持國本立井田以節民財貧弱者不使之饑寒富豪者不使之兼并小大畢濟遐邇同歸然後賦調上均而國



無苛歛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廩充盈時俗康阜  
既庶且富近悅遠來盡令四海之民咸若一家之子  
縱有風雨不節螟螣爲災但可以小虞未足以大害  
也而自秦壞周制立阡陌而尚戰功漢因秦規益筭  
縉而取民利故使國內咸怨天下無聊至有劉項之  
爭莽卓之亂也逮夫晉魏迄于隋唐其間明主昏君  
治亂相繼或增之以培剋或施之以寬平或用於國  
而資於民或利當世而弊後世損益之理史籍具存  
然則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必在人君審時  
以測地察倦以因人使其力出無窮財生不匱則聚  
五編  
入卷之三十一  
人之要在於茲矣今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塞邪  
路於漢劉割訛根於晉石罄域中之黎庶孰匪王民  
窮宇內之舟車咸輸貢賦用衆庶則方今特出擬豐  
盈則遠古難差而且游力尚多曠土不少餒凍之色  
十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之所未備臣愚  
以謂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法備勸課莫若申殿最  
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曠土盡闢管子曰欲治其國  
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黃帝有鄉井之制  
周人置三隧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鄰相保有無得  
以相貸巧拙得以相謀生產得以相均死病得以相

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姻得以相媒人顧其家家守其  
口奔亡者無所匿遷移者無所從欲蓋而彰不救而  
得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主政可行於民  
民心可繫於主衆寡之額老幼具存故周禮每至孟  
冬司徒獻其人數王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  
于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晉以土斷其民北齊  
之間俗便其制陳亡隋亂紀紊綱頽泊乎李唐大革  
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居大約科條  
與今相類然以彼時村正坊正皆選彊幹廉平州官  
縣官悉知丁口存歿三年一造戶籍三本一本供有  
後民籍亦未盡  
司一本在縣王將一本納州照對隱一戶則罰加守  
宰漏一丁則罪連鄉鄰故得上盡其心下竭其力互  
相檢謹無敢罔欺加以糾擿姦訛督課租賦隨其等  
級皆有勸懲今則州額不登天府未聞其必罰縣數  
有漏州司亦因而無言存亡只任於里胥增減悉由  
於田畷地有姦惡至彰露以方知戶有死亡遇差徭  
而始報夫如是得不掩藏其疾而使復本歸農者哉  
故曰版籍之所未精也又地者穀之所生穀者人之  
司命地不耕無以取其穀穀不熟無以養其人是  
以古者宅不毛田不闢皆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蓋勉



其勤勞而罰其怠惰也漢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  
 斯誠家給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厚農薄賦令與孝悌  
 同科者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部  
 丞之制分管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載中墾田九  
 百萬頃戶足人給流亡漸還又晉司徒石苞奏郡縣  
 農桑未有殿最宜增官屬有所巡檢帝俞其言民獲  
 其利洎後或弛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口分  
 永業各定頃畝隨其等級於事雖涉太煩亦可體為  
 常式但臣切見先有敕命遍下諸州俾置農師猶謂  
 勸人復本然雖有其詔誥而且無其主張坊村得以  
 有編 八卷之三十一 九 四百六

因循郡邑不虞其殿最遂使耕耘之力尚遺畝畝之  
 閒故曰勸課之所未備也臣所議上件事由兼有前  
 古制度倘若陛下不遺葑菲特賜施行即乞據令村  
 坊加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應是浮浪之徒悉  
 歸版籍所管然後按其人數授以上田五家為隣五  
 隣為保迺相檢察責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勿縱惰  
 耕之子仍更示其殿最勵彼屬官或土不曠功則隆  
 之以爵賞人有游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  
 小大無隱良疇委而再闢游民蕩而復歸太古之風  
 於今曷遠故曰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制備勸課莫

若申殿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時條貫退循  
 虛昧無補盛明  
 乞從京東西起首勸課  
 陳靖  
 宋太宗時上

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足則民天協和民  
 安則國本正固是以國非民罔立民非食罔生夫先  
 王之欲生其民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勸農也農  
 田之興教化攸重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抑所謂湯  
 有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 四百六

之流金爍石堯之懷山襄陵而國無捐瘠者率由是  
 道也臣往歲輒進淳化中議五卷其一曰聚人乃遠  
 自黃帝已還歷叙鄉井農田之損益近自聖朝而上  
 備論勸課圖籍之是非續主判三司開拆及提點百  
 司庫務日前後二拜封章皆議耕桑利害又前年曲  
 蒙聖造許歸住處寧親亦曾稟取旨揮尋到古本版  
 籍去歲伏奉勅命差往荆湖復自許州附奏劄子兼  
 乞容臣迴日別具條件請行區區之心勤勤不忘於  
 農事者誠以陛下御宇以來二十餘祀躬臨庶政日  
 總萬幾以至宵旰忘疲夙夜不寐陛下之欲萬邦咸



寧而四岳十二牧之任未能遂堯舜之心陛下之欲九功惟叙而六府三事之官未能致商周之理抑又臣先居省職日嘗奏公事次伏觀金口宣示曰稼穡農耕政教之大本設有人為官家力行勸課康濟黎元則鹽鐵權酷是何末事并前歲中宣力尚方製造農器散給諸郡使教民耕此又見陛下用意愈於前代哲王遠矣臣由是晝夜度採古論今或得之於方策之間或取之於衆多之議其可損而益用於聖世者敢此布露而俟詳擇焉臣謹按方今天下土田除淮海江浙荆湖隴蜀河東以外郡邑各在遠處或

有補

入卷之三十一

十一

廢或開假使勸課必行即日未見其利又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敢請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遶三二十州連接三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纔二三又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有坐家破逃之戶又有惰農廢業者夫坐家破逃者則姦偽日生賦額歲減賦額減則國用不豐國用不豐則配率科歛無所不行矣惰農廢業者則游手日衆地利斯寡地利寡則民食不足民食不足則爭盜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得人康俗阜地平天成使萬乘端拱穆清百官靖恭厥位凡欲革其弊鼎其利非

孝平時  
王恭用  
事所報  
聖田安  
備太平  
不足  
証

遇明朝昭代孰敢議於斯乎臣切見漢武帝之日曾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執事於外能為代田勸力教人人獲其利又孝平元始中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不二年內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家給戶足國用充盈且以孝武孝平漢之中主也尚能選官擇吏歲事於當時矧陛下睿哲文明超邁舜禹若當才遶東責成其功即前代帝王將何以擬陛下之清光休烈者也臣愚不佞欲乞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誠能為國家立功立事者一人比田千秋只在中

有補

入卷之三十一

十二

書兼判大司農事又於朝行郎吏中取其才幹精通能撫民後衆者一人為副司農比之趙過執事於外且從京東京西兩路良田美利之所起首勸課仍兼轉運之名所貴事歸一家別無矛盾或殿最屬吏或部領使臣分頭用心教民力穡又臣常由衙命出入所見拋荒田疇或倚枕溝渠或比隣城郭可以致國家紅腐之粟可以致民室巨萬之資而皆卒是汗萊極目無際者臣亦嘗詢問備得緣由皆謂朝廷累下詔書許民復業雖官中放其賦稅限以歲時然鄉縣之間行用非細且每一戶歸業即須申報所由朝耕



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籍追呼責問繼踵到村其免稅之名已受朝廷之賜而逐時之費踰於租賦之資况民戶所致捕亡始因貧困或閃私下之債負或避官中之征徭蓋不獲已而逃固非樂為其事尋為鄉里知覺即便檢責資財或只元住室廬家事兼之種木計其所直至甚微茫鄉官即取以了納稅租債家則爭以平折欠負不計遺下之物固是蕩然無餘及至他日却來乃稱復業居止既失動用亦無雖欲歸耕農具何取雖欲久住生計莫營以此逃亡不還者遂逐食於他鄉歸復田里者亦無門而力穡且夫小

布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三 四百〇七 李林

人困患必思其姦姦心一萌何事不作若非聖朝設法良吏盡心過流蕩於隄防化災殃於福祐者則虫虫之類擾擾何知臣性顛蒙志甚堅確臣子事無巨細動必期成儻陛下果納愚言庶集其事更或朝行之內采擇未有其人則臣之幽屏得以待罪願備趙過之用以贊千秋之謀又若陛下不棄非才果授斯任則臣願就官中借逐處之閑田曠土招逐處之末作游民誘以開耕未論租賦官中亦譬如自來荒廢且令不係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人戶之等第測田土之碗肥分配必務其得中課督必使其

無倦仍據逐戶歸業逐處授田至於細碎事宜並取大農擬議除却耕桑之外復教植木種蔬或養畜牛羊或孳蕃雞彘或給授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廬之時便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織至悉必躬必親使其黎庶樂生官吏勤勤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產以可懷有乘土園林而可戀官中即量田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計府舊存之戶稅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為萬古之宏規乃一勞而永逸或慮新歸民戶多是貧困艱窮心雖欲耕力

布編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四百〇七 李林

所不及者若官中許於逐處預借和糴價錢並管在農司斟酌擘劃或以充合造耕稼之具或以為買糴糧種之資便須逐事計錢明收貫伯於東作之日貸於逐人於西成之時取其償直據官中合要斛斗依逐處時估分文折納入倉分明係帳且在農司收管逐旋牒報三司看三司如要收支即隨處差人交割仍點勘預借錢數准折勾銷有剩則計數潤官有欠則農司催促此亦應用之良策有速成之要期臣合貢此言一繫上旨又慮舊存稅戶見管催科覩新戶蒙此優饒棄舊業却來歸附既失計省之賦額又誤



國家之軍需臣固不敢幸此非功以爲勸績抑其間有兼并豪富之族自來廣占田土及坐家破逃亡之人承前得其慣便見官行此勸課輒便用意無端或農司配田之時或人戶請田之際紛拏競訟煩紊典刑乃須定在爭先塞其姦妄必使舊戶甘心於條貫新戶得地以安寧正家給刑措之源國富人康之本降次淮南江北諸道州軍侯此地事如有成卽彼處亦令勸課且臣又聞昔者周公之理也一年而變三年而成五年而定鄭子產爲政一年而人謗三年而人頌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今臣以冗賤孤陋

有編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四

之跡欲爲國家立長久遠大之規誠恐忿嫉臣者多而成就臣者少或興沮謗誑紊聰明伏願陛下垂白日而照丹心保元龜而體前事容臣辛勤勉勵盡瘁於斯倘三年無成五年不定則國家自有典憲微臣亦能揣量或流于幽州或極于羽山皆臣之所甘心固無恨也然或五年以來事稍成就况臣此際必已衰羸兼慮前程墮躓無日亦願陛下不加爵賞只乞賜臣優閒于百越之間假二車之職庶得狐死有期於丘首鳥巢不遠於南枝如此卽是陛下之知臣至矣而臣誓報陛下之心極矣其他給受田疇殿最官

吏創新戶之屬籍塞舊戶之姦訛定差徭賦稅之等差酌儲積輦運之利害有法度可以經久有行用且合權宜百事千端無巨無細臣悉請預大農之可否采羣議之是非與衆士竭公共之心助陛下敷神明之教顯有刑墨幽有鬼神苟違斯言寧逃自孽

論河北流民到京西乞分給田土 富弼

宋神宗時上

臣昨在汝州切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令請射盡湏發遣歸還本貫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本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口數給與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着朝廷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及爲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且奏聞尋准中書劄字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卽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



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  
臣見公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載以至擔仗等  
相繼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及當令逐旋  
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  
州逐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  
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見  
之數恐又不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約及八九百  
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住唐鄧蔡  
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携幼疊  
疊滿道寒饑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隨即埋於  
者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七四百七

戎化

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而問得者多是鎮趙  
邢洛磁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並是  
鎮人其餘五六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洛磁相之人又  
十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  
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之家臣逐隊徧  
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  
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壞家產只為災傷物  
貴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趨斛斗賤處  
逃命又問得其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  
暫來逐熟後彼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即却歸者亦有

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亦有無準備望空  
來者大約稍有準備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  
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切聞有人聞  
朝廷須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  
為詞不曾親見親問但只却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  
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  
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  
一百餘口一兩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五七十人其  
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  
鄉里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  
者編

卷之三十一

十八四百七

戎化

出搭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  
第如上等人戶也今既是貧窘之家決意離去鄉土  
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  
亦子細說諭云朝廷恐你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  
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  
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歸得除  
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  
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為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量之  
人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州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  
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佞不肯說盡災



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不實者萬不俾也  
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  
官荒閒田土及見佃人剩占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徇  
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往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  
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  
粟計口養之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  
行指揮約束所貴趁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  
人可救郵得及

民事中論墾田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九三百空六蔣榮

爲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  
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爲而必從所欲而必遂  
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  
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漢末天下殫  
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爲民至於帆  
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秉  
義不妄虜獲亦拔墟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  
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  
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  
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之州縣

北向  
復也

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數百十萬  
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  
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  
盛之世其衆強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  
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  
後不衆兵不強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  
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  
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者此其意豈以爲民不當生  
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  
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也欲有內外之事因衆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四百三蔣榮

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爭者而論者曾莫以  
爲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  
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  
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鴛鴦  
不才者且爲僇客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商賈  
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  
貴糶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  
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  
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  
用之者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吳越



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縣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爲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爲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者十年之後將何以教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

右編

入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月

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宜有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竊以爲衣食使其俗貪詐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爲乎且其上地之廣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狼虎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奸

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摘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閩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爲兵其居可以爲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徙而生變夫豈有不變之術而未之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民事下論井田

葉適

右編

入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月

宋孝宗時上

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悉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彊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



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  
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  
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  
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  
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  
天下然江漢以南淮淄以東其不能爲者不強使也  
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  
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  
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  
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  
而後諸侯亡封建絕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井  
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畝遂溝洫環田而爲之間  
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  
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爲源鍾澗流  
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  
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  
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  
天下無貧民不在乎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  
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瀦防  
衆流卽之渺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

本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七

求而况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今其阡陌連亘墟聚  
遷改蓋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  
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約具在故勤勤以經界爲  
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汗吏之手後之儒  
者乃欲以其耳目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願從而効之  
亦咨嗟嘆惜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旣然矣今  
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  
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  
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  
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  
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  
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  
於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未作俳優  
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輸官雜出無數吏常有  
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  
州縣之本上下之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  
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畧相當耳迺其  
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  
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嫉惡於其心苟  
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旣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

本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七



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故臣以為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立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為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為實儒者以高為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論井田 鄭介夫

元成宗時上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百六十五

隆古無豪霸之名自秦廢井田而兼并起於是強者日富弱者日貧豪霸日興始不可遏蓋強必陵弱富必欺貧貧弱不能與競遂歸心服命於富強之家理勢然耳聖朝開國以來軫卹民憂禁治豪霸制令甚嚴終莫能少戢其風今上而府縣下而鄉都隨處有之小大不侔而蠹民則一蜂起水湧誅之不可勝誅雖有智者莫如之何愚嘗日夜思之不究其源徒窒其流未易以制也制之道惟有井田一法今不可得而行矣蓋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民不得而私有之但強者力多能兼眾人之利以為富而無力者

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至於轉徙流蕩先王授田使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為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雖欲貪并不可得也商鞅用秦規則寢弛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阡陌既開乃有豪強兼并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錫之地然猶不明說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為業耳迄于漢亡三國並立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四百五

為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元魏而損益之為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契約文券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為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壞天下紛紛互相吞併而井田永不復矣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官安得而禁制之田既屬民乃欲奪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羣興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此時去古未遠井田之法尚可追也乃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言甚善而未克行至哀帝時孔光



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時丁傳用事童賢隆貴不便於已遂寢其行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感爲今之計豪強卒難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准今宜爲定制每一家無論門閥貴賤人口多寡並以田十頃爲則有十頃以上至于千頃者聽令分析或與兄弟子姪姻黨或立契典賣外人但存十頃而止或敗亡而所存不及十頃者亦聽十頃以下至于一畝者許令增買亦至十頃而止寬以五年爲限如過限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四百五

不依制而田富如故者除十頃外並沒入官然官不歸於公仍將沒官田召賣與貧民所得田價一半輸官一半給王彼富者亦甘心而無辭不出十數年而豪強不治而自無矣此法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使周公復生亦何以易此哉然寺觀布滿天下田業過於巨室卒未能如會昌之併省廢毀而僧道恃無差發因而廣置田宅侵奪民役爲禍不小亦宜立限分爲三等大寺觀不得過十頃中止五頃下存二頃有過制者依上沒官亦足以少抑僧道之僭踰也良法美意無加於此以數千年未

全之規一旦復見於今日豈非超古之事業太平之盛觀歟惟慮左右之臣如丁傳等恐防於已百端阻當有不得行焉必須斷以決之不問於讒執而守之克底于終而後有所成也惟聖朝其嘉納焉

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陸贄

唐德宗興元間上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三百八

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絕共二丈綿二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欽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



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間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細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竭耗編疇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

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煩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陳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歛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索錢穀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緝宜其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賚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成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踏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徵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踈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踈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焚絲重傷宿瘡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旣無定限官司懼有闕供每至徵配

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旣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旣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旣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統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



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麗計其直以召顧為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為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歛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迺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毗一室已空四鄰繼盡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二四百五

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于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為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歛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甲兵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儻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

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四百五

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廻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項因軍興每貫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



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美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克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論詔旨咸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四百 王龍

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迋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陸 贄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纈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泉貨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歛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殺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

左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六

四百七 王龍

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歛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繒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



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克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克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

右編

入卷之三十一

三十七 醫五

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純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其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脩家技皆足供官無

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

右編

入卷之三十一

三十八 醫五

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



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司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歛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實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四百〇七 黃一

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歛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

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關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合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 四百〇七 九

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人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乎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



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感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固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歛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陸 贊

唐德宗時上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思猶懼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三百十 段志

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彛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

行小惠競誘姦詐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為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四百〇七 段志

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為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



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汚萊有益煩勞無增  
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  
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  
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家取財苟媚聚歛之司以  
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  
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  
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  
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迸  
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  
感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三四〇七

相

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  
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僞莫得而辨  
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  
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  
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  
法必欲崇於聚歛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  
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  
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  
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  
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

荆川先生右編 卷三一

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  
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  
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  
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  
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  
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  
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  
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  
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納徵更不勘責檢  
巡增闕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四三九十二

相

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  
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  
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  
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  
舉而行之

論稅期限迫促

陸贄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入取材所以資國也明君  
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  
先家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  
歛必以時有度則亡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關

二五七



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慶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復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委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悉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三百九十四條付

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紆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論兼併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陸贄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逾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

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恡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六

四百零七條付

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阡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聖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克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



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脩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格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七 三百八十九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

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贄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饗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懼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八 三百九十八

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衡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



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昨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九

而備者人必不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為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代假重重計息養每不克償遇荐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鄺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彼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水閘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

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糶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糶數穀若稍貴糶亦便停所糶少多與年上下準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灾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糶不至貴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糶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



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  
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  
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茂有不至

論淮西管内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唐德宗時上

陸贄

右奉進止淮西管内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  
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  
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  
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共是由教化  
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二頁三

李

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合  
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  
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  
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  
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  
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於秦大夫百里  
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  
不約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  
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  
饑乞糴於晉晉大夫魏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

如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  
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號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  
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  
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國擒辱是知棄怨而  
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  
國諸侯猶能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  
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  
以爲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  
已爽德攻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  
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三頁六

李

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  
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  
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  
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  
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  
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  
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乞賑濟河北饑民

田錫

宋真宗時上

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爲霸州乾寧軍死傷人



戶等自二十六日至今又據莫州奏饑死一十六日  
 滄州奏全家饑死一十七戶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  
 度及減斗斛價賑糶即未見別行指揮若有司只如  
 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為民父母使  
 百姓饑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故  
 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孤負陛  
 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已略降德音下饑  
 餓殺人處州府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  
 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邊備未足即日無可給貸  
 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耻一夫不獲  
 左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三 四百廿二

憂待  
 罪為  
 良相須  
 有方略  
 乃良耳

豈唯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叛亂在  
 內地也此是陛下續嗣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  
 急之務莫先於此惟聖聰睿鑒詳微臣之言陸贄云  
 貪因循者終有大患今若因循不早為謀則慮大患  
 至矣今臣所奏且可先降德音以禹湯責躬之意以  
 謝天以堯舜至仁之心以待下使饑餓地分知陛下  
 憂恤之心也臣職在深巖日有聞見不敢不奏  
 論水旱之本重欵宜戒 范鎮  
 宋仁宗時上

臣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為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  
 軍儲倉極貸存恤之恩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  
 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  
 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一小歉  
 故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欵之政在前  
 也今特一穀不熟耳而流民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  
 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  
 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欵有司之重欵由官冗  
 兵多與土木之費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  
 蝗蝻復生蝗蝻之生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為  
 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

左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 三百廿一



陛下也春秋魯宣公十五年秋初履畝冬蟪生說者以謂緣履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感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繁重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司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歛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祭於楛刻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臣前所言官冗兵多民困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勅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爲經制又罷土木之費使民得足食而少休則天地之和至矣古人言太平者止於民之足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五頁

陳

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坐致顧陛下責任大臣如何耳

乞選河北監司賑濟饑民

司馬光

宋神宗時上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種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卽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切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則僅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

之鄉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僉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間之未流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饑歿如前年許穎二州是也今來苗既傷於旱蝗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不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爲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六頁

陳

里捨其親戚棄其丘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粒食狼戾公家旣不肯收糶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爲苟計是以稍遇水旱螽螟則餓糧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旣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爲奸蠹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爲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大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



合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必溝壑壯者不起為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合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 三頁十四 陳鳴

乞復義倉以備凶歲

上官均

宋哲宗時上

臣聞賊盜之多常起於凶歲凶歲不足常生於無備備災卹患常平義倉之設最為良法熙寧十年始

隋唐之舊興置義倉令人戶於正稅斛斗一石別納五升準備災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蓋所歛至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於民歛之少則民易以輸聚之多則上足以施予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散之於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唐太宗嘗行於治平之世已試之効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至今惜之若以為擾民則所出纔二十分之一若患他用則當時已有著令又况水旱不常饑饉間有發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強取與其施之於倉卒不若備之無事今平糴之法既已脩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八 三頁十八 陳鳴

乞預備來年救饑之術

蘇軾

宋哲宗時上

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糴賣常平官無大失



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  
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  
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  
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  
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旣作然後  
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三十  
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旣  
而繼之以疫疾本路歿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  
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  
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四百七 劉州

所失共計三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  
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  
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仁智聰  
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  
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  
年上供斛斛米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  
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  
在歡呼官旣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糴常平  
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  
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

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  
福相絕如此洪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旬  
旬救之本不計較費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  
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  
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  
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  
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况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  
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  
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  
自今年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六十四百七 劉州

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  
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  
不敢住糴災傷之勢恐如去年何者去年之灾如人  
初病今歲之灾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  
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典賣  
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下本已重  
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困實倍去  
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披教臣密令季孫沿路  
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  
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



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琦白常  
潤還所言略同云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茂  
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楫撈攬云半猶堪炒喫青  
穉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况止不止  
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  
去年杭州管常州米二十三萬石今來已糶過十五  
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  
及和糶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  
了兌撥克軍糧更無見在惟糶米錢近八萬貫而錢  
非救饑之物若來歲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二 四百七十九文

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  
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綺帶金玉橫尸道上者  
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糶過常平米見在數絕  
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  
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  
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  
間不惜高價多糶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  
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對一百  
五十餘萬石兩司爭糶米必大貴饑饉愈速和糶不  
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

視人歿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劫  
之患則雖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  
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  
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斗  
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  
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具逐司擘劃合如何措置令  
米價不至大段翔踊收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  
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  
亡結罪聞奏緣今年已是立秋去和糶月日無幾比  
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二 四百七十九文

揮  
貼黃臣聞之道路聞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  
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  
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萬一有之不可  
不預慮也  
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  
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為災此事  
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  
且方隅受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  
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



容希媚况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  
救濟其饑貧况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  
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水旱饑  
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  
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  
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  
聞不至流亡兼無餓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  
以拯救饑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  
四月間先奏雨水調勻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饑  
莩載塗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三 三百七十五 張華

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  
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論積欠宜寬

蘇軾

宋哲宗時上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  
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  
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  
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  
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切痛之所至訪問耆  
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

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

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

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

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

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狗頓

亦化爲箕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

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保伍人無

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

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

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蚕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四 四百七

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  
此所謂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  
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  
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  
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  
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  
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  
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  
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  
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吞食者則胥



教令通指平人或云秉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秉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攝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出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利所以日虧城市房郭所以日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五 四百七 張華

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被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並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穎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

壓日就窮感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致虧欠兩稅失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老父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食猶可以生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者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切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伍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六 四百七 張華

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猛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而除放去訖其於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且令本州權往催理聽

博共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碍者臣亦未敢住催

明詔大臣早賜與決行下

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一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二

戶二

論鑄大錢

補

單穆公

罷鹽鐵議 漢武帝

補

賢良文學

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

上元帝

補

貢禹

諫稅關市疏 上唐武后

崔融

論鹽鐵表 上德宗

補

劉彤

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上德宗

陸贄

右編

三十二卷目錄

乞罷茶榷山放法 上宋太宗

張洎

論江南二稅外沿征錢物 上真宗

陳靖

論折變富隨土地之宜 上仁宗

劉敞

論市易 上神宗

文彥博

論市易 上神宗

韓琦

乞罷茶鹽榷法 上欽宗

楊時

乞戒勅諸蕃市易 上孝宗

林光朝

理財中論錢幣 上孝宗

葉適

鈔法 上元成宗

鄭介夫

鹽法 上成宗

鄭介夫

內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上唐德宗

陸贄

論奉宸庫估賣物色 上宋仁宗

趙抃

會計內帑 上哲宗

上官均

乞以封樁錢賜戶部及諸路轉運使

上哲宗

范祖禹

右編

三十三卷目錄

二六六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二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戶二

諫鑄大錢

單穆公

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

右編

卷之三十二

音聖 張承祖

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總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于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

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寒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應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罷鹽鐵議

賢良文學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右編

卷之三十二

音今八 張承祖

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寡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



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工商者  
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  
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  
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  
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  
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  
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  
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  
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况上  
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三百九 鐵化

恣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  
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  
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  
因其所土末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工今釋  
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  
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  
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物騰躍而商賈  
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  
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  
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買物也大夫曰

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  
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  
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  
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  
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萃聚私門成黨則彊  
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  
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人民以垣墻為  
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  
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王者不畜聚下  
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四百十 化

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  
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  
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邴  
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  
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  
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  
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下之專利  
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  
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  
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



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  
 卽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  
 陛下冷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  
 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所  
 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  
 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  
 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  
 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  
 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  
 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  
 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  
 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  
 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盈於此者  
 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  
 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  
 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  
 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字小者用非功巨者用大是以  
 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  
 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收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五四百三十一

之利池籩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  
 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  
 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  
 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求贍其欲秦兼  
 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非者  
 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  
 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  
 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  
 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  
 姓爭薦草與商賈爭世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  
 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  
 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  
 公田池澤公家有郭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  
 山河地狹人衆四方竝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  
 桑榆菓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  
 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  
 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  
 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  
 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  
 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

右編 卷之三十二 六四〇九 李天



鹽鐵江克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情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絲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七十四

作

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者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輪並給絲役非養老之意

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荅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八十四

作

而不言丞相御史曰辨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石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古今風俗往今最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



心而不淫入無晏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靡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脩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姓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江克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博王温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迺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强宰尚有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九

强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統履絲匹庶裨飯肉食無而為有貧而强奪今生不養死厚葬葬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惠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念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興馬衣服豐喪祭食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君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

不粥于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駟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縹繡羅紈中者素紵錦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衰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脯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祖祠以時有事於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三

右編 卷之三十二 十

川推牛擊鼓戲倡儻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息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土鼓擊柷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竿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聖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柳不斷今富者繡嗇題奏中者梓棺梗柳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謚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



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朱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襲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事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十一

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老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日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

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取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十三

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悖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擾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



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地主一郡之政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三

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失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掃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恥使賢良而親民俸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况行之乎今欲下鍼石通關鬲則恐有盛明之累懷鐵索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躡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

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牢闌發以毒矢也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已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挂罽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

左編

八卷之三十二

十四

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史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瞽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

一四二〇 丹黃書日年全書第 8 卷之三十一



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泄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軌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

貢禹

漢元帝時上

禹以為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十五

易

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滅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捫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藁稅鄉部私求不可勝共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

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官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十六

汗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



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黜削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得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

右編

卷之三十二

十七四四七 張

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

五帝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諫稅關市疏

唐武后時鳳閣舍人崔融上

崔融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日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市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忘歲計之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敝繻闕如饑寒狼臻亂離斯瘼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歛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未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九三三十八 與

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



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又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極刑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九四百七 孫付

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家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作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民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爲隣與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

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譟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中悍壯之夫居則藏錐出便竦劍加以重稅因之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二十四百七 孫付

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也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肯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未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少齊隋齷齪亦所謂不行斯道



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朝御玄籙沉璧於洛刻石於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驚應時平殄南蠻纒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輸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為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目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拆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

本編

八卷之三十二

二十四百〇七 宗

新禮所有支斷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况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主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

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伏紙惶懍

論鹽鐵表

唐德宗興元中上

劉彤

臣聞國之興衰在人不在天政之理亂在變不在習故殷辛失道雖得歲而亡齊桓反經雖改法而霸此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之明效也是以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者豈祖孫父子而欲殊其業耶誠代異乎宜而時有所適不得已而然耳故能功格天地道濟生人三五而來未聞有弊而不遷以之表世者也國家承亡隋之季開累聖之業至於憲章彝典

本編

八卷之三十二

二十四百〇七

立教垂訓可謂詳矣然猶倉廩未實流庸未還俗因兼并人嗟杼軸者所謂能適道矣而未能權積習之見不迴而隨時之宜未得故也臣聞漢之五葉孝武為政一廐馬三十萬疋後宮數千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數實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此所以古今不一廉儉相懸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之



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庸質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求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輕調徭役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收興利貨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討百蠻不憂千金之費懷萬國自有三錫之饒雖戎狄降附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如此則成康刑措而頌聲作臣愚易之臣聞可與守成而難與慮始者常情是也陛下若允臣愚計便付有司則恐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二十一 言十六

卷

由習常就變無日伏請付中書門下令妙擇才幹委以使車則愚臣所獻儻裨萬一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

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奏今忽捨近

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積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狗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乞罷貨茶權山放法

張洎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二十四 言十九

七

唐太宗時上

臣伏奉中書宣諭聖意令訪聞茶法其權山通商各有何利害者臣才識鄙陋預聞天旨退就衡泌惶悚實深謹略具權山放法利害仰對大闕惟聖明察之伏以茶貨之興其來尚矣資民豐國利潤之功博焉權山放法損益之制肇自有唐創茲茶法流行天下無異米鹽兆姓所須遠近同俗今獻利者言貨茶利害蓋有二焉一曰權山一曰放法歷代制置雖或不同舉要而言則權山之害深放法之利廣也然而幹司邦計之臣必曰朝廷權山大獲厚利儻從放免徒



利茶商此蓋老生之常談近世之弊法徒傷大體豈務通經者乎今請一二而言之夫南國土疆山澤連接遠民習俗多事茶園上則供億賦租下則存活妻子營生取給更絕他門及其官權茶山利歸公室衣食之源日削採造之役歲增課額既漸虧刑罰又屢及以至貼田賣屋力辦課程物產既窮死亡寧救所以出茶之處郡縣凋殘民不聊生職由於此其弊一也禁權之地法令斯嚴銖兩之茶卽扞憲網公私追擾獄訟繁興大則破族亡家小則身填牢戶州縣公事大半爲茶朝禁夕刑繫縲相繼戶口由茲減耗田

有錄

入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晉七

野爲之汗萊蠢爾蒸民墜於無告獄連禍結莫甚於斯其弊二也茶貨在山同夫五穀事持愛養卽獲滋豐及夫朝廷權山鄉原失業茶戶逼於寒餒日有逃亡者茶園陷於姦倖歲有荒廢者年華漸入殘破益深眷彼靈苗鞠爲茂草追呼覺察已失課程雖欲改張噬臍安及其弊三也謹按唐史穆宗朝宮中營造臺觀國計不克王播希恩請增茶稅李珣上疏曰權率救弊起自干戈厚斂於人殊傷國體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已云斂怨矣至太和九年鹽鐵使王涯始奏行權茶之法江淮間百姓茶園官自造作

分命使者主之百姓公言曰果行是法止有盡殺使臣入山叛耳其後甘露事發涯竟就誅故史臣謂王涯欲希恩幸重困蒸人然而竄身姦邪之間與其謀而危其國豈非鬼瞰神奪駕斯禍以懲之乎前史書之以爲鑒誠國家膺圖御極子育黎元澤溱窮荒仁及行葦唯茲茶法未叶大中改絃更張正在茲日今若罷權山之制行放法之條益國便民其利有五夫先王創制貴在通行規利竭民政斯濫矣權山弊法舉而棄之則委頓者獲全流庸者盡復東南郡縣百萬遺吐迭死養生得安舊業其利一也造茶之戶既

有錄

入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晉七

專物產必能經營地利愛養茶園封殖窠條防護山澤十年之內茶貨大興通商惠農王賦增集其利二也權山旣放密網減除愛人而義在必行畫象而民將不犯普天之下實省刑章利用厚生莫先於此其利三也比來搬運盡出公家涉歷江湖挽漕河洛方舟巨艦經途萬里風濤沒溺官吏姦偷陷失茶綱比歲常有若行放法此患自除其利四也國家權買茶貨歲入無窮堆貯倉場充積州郡及乎出賣之際則大半陳腐積年之後又多至焚燒今若許放權山任民貿易則國中永無棄貨天下咸喫新茶惠潤公私



實爲要道其利五也或曰國家制置茶法蓋有歲年  
一旦通商大虧國計贍用不足其將奈何對曰聖后  
當陽政先惠下將建無窮之策非急一時之利况茲  
變法未見虧官權放便宜謹條件如後

論江南二稅外沿征錢物

陳靖

宋真宗祥符元年江南轉運使陳靖上

臣聞爲國之本重乎烝黎致理之先存乎教化烝黎  
泰而國祚永教化行而理道昌前古哲王光宅天下  
未有不由是而能君兆庶保宗祧享奕世綿綿無疆  
之休也然則烝黎之所以泰者必在衣給食足賦均

右編

六卷之三二

二十七言九

歛平使安得其居樂得其業無非辜而陷法無爲盜  
而憎主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也教化之所以  
行者必在刑簡政廉德廣信篤使禮有所設樂有所  
施無密法以害人無違分而取利故曰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是也今國家奄有萬國垂五十年聲教所及  
遐邇必至然臣學非博物材不逮人罔能周知四方  
是非休戚唯敢極言本職利病根源伏願聖慈仔細  
詳覽而留意焉臣今年正月內准勅差克淮南轉運  
副使兼同發運事於二月四日到任方欲求民疾苦  
報國寵光計未遂心治且移所自受江南轉運使僅

踰半年俗病民疵十得七八其小者乃當官而行固  
不避事其大者實干邦計非可自專然或隱不言誠  
恐得罪且江南僞命自於夏稅正稅外有元征錢物  
日鹽博絀絹加耗絲綿戶口鹽錢耗脚斗而鹽博斛  
斗醞酒麴錢率分紙筆錢析生望戶錢甲料絲鹽博  
綿公用錢米鋪視蘆蓼米麴脚錢等凡一十四件悉  
與諸路不同乃煜父子僭竊江淮糜費爵祿尋納朝  
廷之琛賚又失淮海之土田物力不克征歛苛暴大  
祖躬行天罰誠欲弔民而自克復之初舊弊不去者  
蓋樊知古始怨僞朝不與名第檐簷去國獻策復仇

右編

六卷之三二

二十八言七

屬天運之有歸遂甘心於故土然小人之見無大略  
於時旣任轉輸罔思鼎革而輒怨怒其主流毒其民  
使我皇朝只得伐罪之名未見弔民之實因仍舊貫  
以至於今又其沿征數內醞酒麴錢鹽博絀絹鹽博  
斛斗者江南舊日許人私下造酒等第科納麴錢及  
嘗散與官鹽博換絀絹斛斗歸復之後酒則禁斷鹽  
則不支上件沿征准前輸納其次耗脚斗面加耗絲  
綿詰其所由亦皆類此前後巡撫採訪制置茶鹽承  
受體量發賑貸等皆承委寄不察疲羸小唯不察疲  
羸而復益之瘡痍遂使貨家鬻產償積之征科去



土離鄉入逋亡之簿籍目擊堪歎天高莫聞加以  
年荐饑甚不堪命今歲雖稔亦罕寧居實病本之轉  
滋致仁化而未洽矧夫否極則泰感而遂通通泰之  
期計在今日伏惟陛下膺圖受籙繼業承祧念太祖  
丕變之實難省太宗治平之不易恭默思道期庶績  
以成熙惕厲為懷畏一物之失所故臣得以有犯無  
隱者誠謂陛下必能澄流於源也又臣嘗觀周書兼  
之漢史見文王高祖開國創業勞苦艱辛無所不至  
武王孝惠繼功述德而猶天下多故域中未寧洎乎  
周成漢文治定刑措者非文王武王不及成王之英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百〇七

睿高祖孝惠不及文帝之智略蓋開國創業之際定  
霸爭雄也繼功述德之時去愚取賢也誠雄霸之未  
分賢愚之相半果斷靡暇舉置惟艱故顯忠遂良然  
後治定刑措萃於成王文帝之世也我皇朝太祖東  
掃江浙西克巴岷南平越蒙北掃澤潞非定霸爭雄  
歟太宗殄三晉之昏迷斥兩河之醜虜黜羣邪於荒  
服採多士於草萊非去愚取賢歟夫如是太祖則文  
王高祖之時太宗則武王孝惠之日陛下則成王文  
帝之世太祖太宗已無愧文武高惠於前陛下必超  
邁成王文帝於後也今江南州郡民物凋殘太祖太

宗末果安輯非獨二聖遺善以貽嗣君抑亦周漢治  
平悉在三世噫周祚八百載漢祚四百年歷代延洪  
無出於是陛下得不動心哉臣所貢芻蕘蓋當職任  
陛下儻允愚計確賜主張則顯忠遂良治定刑措起  
於此而成於彼亦將不遠矣陛下果賜主張無令沮  
難則臣願竭忠赤復得為陛下剖析而別白也矧江  
南歸命二十有七載賦歛關市山澤權酷至於百貨  
之珍奇廢物之巨細每歲所入有增無虧執事於外  
者得以叙為勞能坐邀恩爵會計於內者得以資為  
績用固保隆崇只謂財帛之繁食貨之富足以實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三十四百〇七

足以供軍殊不知物貨恃取人民之受弊人民受弊  
盜賊之必興盜賊必興干戈之不戢干戈不戢郡邑  
之罔寧郡邑罔寧農桑之失業農桑失業則國家無  
所出貨帛無所求然後欲圖潤冒不唯不克全有抑  
亦庶幾於亂則蜀川事商鑒未遠也臣雖甚狂瞽亦  
識便宜挽粟飛芻誠為本事聚財積穀敢不用心然  
或踐彼常途昧於至理不過每到州府長索事分接  
問刑獄之清濫拘檢錢穀之盈虛降次小大之務場  
稽考出納之文簿孜孜點算一一看詳有欺罔則尋  
究元由有錯誤則責撻胥吏遇羨剩之額錄為已功



擅權易之財奪其民利苟且隨時之譽希求進秩之榮待至官滿歸朝動不失所如此亦爲稱職亦可安身其或有暗君親無益政教臣所不忍也臣今所陳前項沿征一十四件者竝僞朝舊弊也其順歸之後亦更有甚於此者臣未敢輒言陛下睿哲聰明孜孜求理苟或審其子細必是大惻聖懷臣終俟他時盡布愚款又上件沿征數內亦有可永且仍舊亦有可易而從新亦有可推作國恩亦有可就爲民便若微臣專擅擘劃料朝廷必未施行何者供億尚煩儲蓄未備衆人不知別有微旨或相排沮故也願陛下察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三百八十三 林

此愚管且許留中然後密抽微臣赴闕質問儻事可采擇則繫於否臧如理涉虛浮則甘俟典憲復慮陛下以臣欲歸京闕別有希求且臣自是遠人所得已踰始望崇階貴秩非敢有心但恨天賦性靈不能苟循時俗致此喋喋煩瀆聖明

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劉敞

宋仁宗慶曆七年通判蔡州劉敞上

臣聞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以魚鼈爲賦川衡不以材木爲貢蓋順其性者知天

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供其取不匱今之時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於是或以穀爲金或以芻爲帛非精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謂方今用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未可且救有司毋責魚鼈於山毋索材木於川則百姓亦庶幾矣臣非敢虛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種稌而有司乃使以糶與粳爲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若此者上則不順於天下則不因於地中則不悅於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執事以治民爲職詔書問可以寬民者臣切疑莫先於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臣願敕諸路轉運使必不得已而折變變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庶不困矣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三百八十四 林

論市易

宋神宗時上

文彥博

臣近言市易司於御街東廊設又子差官監賣果實分取牙利損大國之體斂小民之怨乞行寢罷至今涉旬未聞施行亦不蒙詢詰未審聖意以爲何如退



省借狂伏增惶懼臣竊慮陛下以其事小故不足恤而臣愚以謂所損甚大決不可為區區盡言蓋由於此且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魏闕之下治象所關今乃官作賈區公取牙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之瑣屑乎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故價亦不如是之規利也凡衣冠之家網利於市搢紳清議眾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論所非者乎斯乃龍斷之事孟軻恥之臣亦恥之復不忍聚斂小臣希進妄作侵漁貧下玷累朝廷不勝憤悶輒敢屢言伏望聖慈俯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百本

垂詳擇若以臣言非當甘從誅責

論市易

宋神宗時上

韓琦

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切要之語唯舉大槩專用偏詞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之息為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敢復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辨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眾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財在市而無人

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眾釋云賒賈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賈買物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鄭眾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辨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臣所謂周制有從官借本賈者亦不以求民之利但令變所貸錢輸國服則以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其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廬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所取貸萬錢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三十四百本



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慈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所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

乞罷茶鹽榷法

宋欽宗時上

楊時

臣伏觀陛下屢降德音欲盡復祖宗之舊崇寧紛更唯是茶鹽二法最爲民害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宗詔有司會榷茶淨利均爲茶租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抵刑之患可謂公私兩利矣當時詔書有曰私藏盜販犯者實繫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窰以陷吾民也又

曰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善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丁寧至矣固後世子孫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黃茶每斤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未有茶色民間例食貴茶而細民尤被其害行法之初哀刻之吏以配賣引數多爲功苟冒恩賞其後以歲課最高爲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倍費無慮十五六千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自祖宗迄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爲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枝蔓徒犂克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榷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使世宗會所得息均之人戶從民願也熙寧中有議再榷者朝廷不行方神宗大有爲之時况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爲以是爲不可行則是終不榷也茶鹽息敷在人戶者亦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其爲害深矣江

八卷之三十二

三十六



浙有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為蠶繅之用蠶熟以絹償之未為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官吏迫於殿最之嚴皆計口授之以克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不比較歲課必虧使者持節一路豈肯坐視而恬不加察乎前此定賦之後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監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盜販致有虧欠州縣苟道譴責不免敷配取辦雖名為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舊也臣切謂宜一遵祖宗之法罷提舉茶鹽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百三十三陳時

司使之自便無敷配之弊而人始受賜矣往時鹽息諸路所得各無慮數十萬緡以克經費故漕計不乏漕計不之則橫歛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議者必謂罷茶鹽二法中都必至乏用臣切以為不然舊日權貨務所積皆克御前用戶部所得無幾矣今陛下恭儉節用一毛不妄費焉用此物為哉兼權貨務在祖宗時鹽鈔自有常數以備經費舉而行之兩無所妨陛下早降旨罷此二法以幸天下

乞戒勅諸蕃市易

林光朝

宋高宗乾道中編修官林光朝奏

臣聞古之為關也蓋以禦暴惟譏異言不使奇表之人變亂於國中此為關之本意也是故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禹以是命皋陶豈唐虞所卻與狄人相近深恐羣狄變亂中華而為是寇賊姦宄之事此不可不責之治獄者天下繫端常生於所忽繫之未萌以簡書治之為有餘及其已甚以甲兵取之為不足唐虞盛時所以治夷狄者如此是治之於其早未嘗攻之於末流也東南有海道所以扞隔諸蕃如三佛齊大食占城閩婆等數國每聽其往來相為互市遂於嶺南之廣州福建之泉州各置市舶一司諸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三十八四百五陳時

蕃通貨舉積於此荆淮湖外及四川之遠商賈絡繹非泉即廣百貨所出有無相易此亦生人大利也臣昨在嶺外見諸蕃之貨近年以來多是蕃人以厚貨停塌而責商賈以數倍之息所以如是者謂其自有貨賣之處近聞蕃客十五五嘗在都下自賣蕃物而以金銀為回貨今又聞轉而之他中國禁令如此闕疎非所以待夷狄也夫金銀可貴吾之所寶以塗金銷金為服用則坐罪為不輕若之何棄其所可貴者於化外窮髮之鄉此物一去即不復相流通豈不重可惜也然中國所得蕃物往往可以克耳目之玩



若用之於救水旱行軍旅一皆為無用之物至如金銀可貴自古而然豈可使之日盡月耗而不加恤焉臣之過計又不特此一事如前年於吉陽軍買馬今年復於泉州買馬及器仗此釁漸生烏可縱而不問往時海外有一種落俗呼為毗舍耶忽然至泉州之平湖此尚在一絕島續又至北鎮去州治無二十里之遠其視兵刃一無所畏啗食生人乃如芻豢每得尺鐵爭先收拾所過之處刀斧鉤鑿為之一空及散走嶺外殺人為糧挾舟而行出没水中猶履平地潮惠一帶莫不戒嚴此曹禽獸也初不知所託在何等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三十九

處尚能為吾民之害况所謂熟蕃往來中都者乎臣願聖慈戒勅嶺外及福建一路所有蕃客止令於廣州泉州相與貿易不得輒出二州之界庶幾他處金銀可貴之物不至泄之界外且無往日意外之患不勝幸甚

理財中論錢幣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天下以錢為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為貨而錢并制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蓋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矣而猶不足至於造楮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

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戲造猥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輒為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故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於此興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模刻之易而不知其為盡錢之難十年之後四方之錢亦藏而不用矣將交執空券皇皇焉而無從得此豈非天下之大憂乎夫見其有而因謂之有見其無而因謂之無者此常

右編

卷之三十二

四十

人之識爾所貴於智者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且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耶上無以為用耶下無以為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誠而獻者有二議有防錢之禁有羨錢之術夫南出於夷北出於虜中又自毀於器用盜鑄者雖殺雜而能增之為器者日損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於不密也是誠可密也若夫羨錢之術則鼓鑄而已矣雖然盡鼓鑄所得何足以羨天下之錢且天地之產東南之銅或暫息而未復雖有咸陽孔僅之巧何以致之噫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內積於府庫外藏



於富室而欲以禁錢鼓鑄益之耶且錢之所以上下  
 尊之其權盡重於百物者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  
 而不發則無異於一物銅性融液月鑠歲化此其股  
 天下之寶亦已多矣夫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  
 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  
 已聚者之不散役楮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有坐鎮  
 莫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為哉豈其思慮之有未及  
 哉故臣以謂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  
 其患者也雖然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  
 之勢至於此也賈行者有千倍之輕允需者有什一  
 之獲則楮在而錢亡楮等而錢賤者固其勢也賈莫  
 如珠金賤莫如泥沙至錢而平矣先王之用弊也錢  
 居其一而後世之用錢也他幣至於皆廢誠以為輕  
 重之適也故夫天下之貨未有可輕於錢者也一朝  
 而輕千倍曾不為後日之計者何也此臣之所謂弊  
 極而當反者也天下之事本無奇畫為奇畫者小人  
 之自便以干其君者也不可聽也雖然臣又有疑焉  
 計今日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  
 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賣易以輸送  
 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之錢而

人奉之三十一年  
 四十二四百七

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既  
 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錢未嘗不貴  
 而物未嘗不賤漢宣帝時穀至石五錢所以立常平  
 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亂而至富強米斗十錢以上為  
 率何者治安則物蕃物蕃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  
 無所用往者東南為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三四百  
 耳歲常出以供京師而資其錢今其中價既十倍之  
 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預計惟極南之交廣與素贖之  
 荆襄米斗乃或止百錢為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  
 貴而錢賤瓜瓠果蔬魚鱉牛豕凡山澤之所產無不  
 盡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祿  
 較之於吾宋其用錢之增為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  
 之於今日其用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  
 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為而有餘今何為  
 而不足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  
 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錢而粗具何者  
 其農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為中民者  
 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奉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  
 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錢以制物猶不可而况於持  
 空券以制錢乎然則天子與大臣當憂其本而已矣

人奉之三十一年  
 四十二四百七



鈔法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自漢以來止用銅錢亦用鐵錢至前宋祥符年始置  
交子續蔡京又請創會子今之鈔法乃襲前宋交子  
會子之舊耳非古法也不必究其法始何代但可以  
利國濟民者通古今可行也前宋銅錢與交會並行  
以母權子而母益貴是時民間貧無置錐者亦有銅  
錢官會之儲無他子母相權而行也今國家造鈔雖  
廣而散在民間者甚少小民得之者亦甚難無他輕  
重失相權之宜也夫法立一時而弊出他日非法之  
不善也乃久而自不能無弊耳事極則變變極則反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三 三九七 五龍

能因弊更新然後可傳之不朽鈔法之弊已云甚矣  
天下之物重者為母輕者為子前出者為母後出者  
為子若前後倒置輕重失常則法不可行矣漢以銅  
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為母銅錢為子宋以銅錢而  
權交會之重交會為母銅錢為子國初以中統鈔五  
十兩為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為母中統為子  
既而銀已不行所用者惟鈔而已遂至大鈔為母小  
鈔為子今以至元一貫准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  
輕加重以後踰前非止於大壞極弊亦非吉兆美識  
也今物價日貴鈔價日賤往年物直中統一錢者今

直中統一貫如至元鈔五厘與一分買不成物街市  
之間無所用焉久而不革則至元一貫僅直中統一  
錢物直錢而鈔不直錢將見日賤一日而鈔法愈見  
澁滯此弊之一所宜急救也每歲發出鈔本倒換昏  
鈔止收三分工墨可謂巧於利國廉於取民矣殊不知  
一貫出一貫入鈔行民間僅存三分而民間之鈔  
反損三分也且鈔在天下昏爛則已何必倒換於古  
亦無倒換之法兼倒鈔之便止是城市間一簇人烟  
得濟若各縣百姓散居村落僻遠之地去城數百里  
得倒換者絕少未嘗便於小民也且所倒昏鈔既皆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四 四九七 五龍

付之丙丁則鈔本盡虛捨矣况外路倒換到合燒之  
鈔貫伯分明沿角無缺京都之下稱為料鈔一歸煨  
燼誠為可惜今但知可得工墨三分之利不悟虛捨  
本鈔九錢七分之害於國於民兩有所損將見口少  
一日而民間愈無鈔可用此弊之二所宜急救也古  
者藏富於民民富則國自富唐太宗曰民依於國國  
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  
富而國亡此之謂也當今救弊之策宜增造大德新  
鈔與至元鈔兼行大德五貫或二貫准作至元一貫  
明以大德易中統不過扶至元之輕以整一時之弊



鈔母既起則物價自平矣每歲發出各省勿令倒換就支作官吏俸錢和買絲料等用却以民間所出夏稅折糧課程賦罰諸名項錢起解大都以供支持賞賜及隨朝俸給庶國家鈔本俱為實用而鈔散天下民亦無損行之數年民間之鈔不可勝用矣鈔法既正更議鑄銅錢法使輔鈔而行則國家日富百姓日殷隆古至治將復見之若造新鈔而不行銅錢則鈔易壞爛損之多而益之少決難經久造銅錢而不行新鈔則至元太過恐一旦行之輕重相懸不以為便二者不可偏廢也夫鑄銅為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四十五四百七 列中

賊難以資將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為通寶使法不可行則上下二三十年間滅棄不用久矣何待今日始知之言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殊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即國家無窮之利也先賢嘗曰鑄錢無利所以能久正謂費本之多故民間盜鑄者少然國課自有見銅以銅價計之亦不至於大費工本惟鈔用本之輕故偽造者紛然立法雖嚴終莫能戢今天下真偽之鈔幾若相半如不之信但以中統鈔通而計之自初造至住造該若干倒換已燒該若干便可知矣若以鑄錢不償所費則造鈔

所得工墨三分必不了鈔局俸給一切物料之費也言者又謂錢重不可致遠尤為愚昧夫國家輸運則鈔為輕費百姓貿易則錢為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嘗相背即子母相權之說此理甚明無足疑者今究其異議之原皆由內外官吏以利國為重利民為輕以至於誤天下國家也今有陳言謂何地產玉出金何處人家有奇珍異寶則朝廷忻然從之立見施行謂其有以利吾國也有陳言謂損朝廷一分之鈔可謂民間十分之利或無損於國而有益於民之事則一切視同故紙抑而不行謂其無以利吾國也上下相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四十六四百七 列中

蒙已成膏育民生日蹙災害日臻國家雖富將焉用之愚今請造銅錢以翼鈔法雖於國未見近利將以大利於民耳如一歲造鈔一百萬錠五歲該五百萬錠紙之為物安能長久五年之間昏爛無餘逐年倒換盡皆燒燬則五百萬錠舉為烏有所有存者僅工墨鈔十五萬錠而已如一歲造銅錢一百萬散在天下並無消折歲累一歲布流益廣雖億千萬年猶同一日所謂鈔為一時之權宜錢為萬世之長計也今鈔中明具錢貫即是銅錢之形古者懷十文銅而出可以醉飽而歸民安得而不富今之懷十文鈔而出雖



買水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貧卽此已爲明驗不必旁引曲喻以論其利害也但比來言事者非指陳厚利不足以聳動朝廷之聽昔右丞葉李請造至元鈔謂中統一張僅可一張之用若以至元一張抵中統五張一歲造鈔之費無所增益自可獲五倍之利以此喻國遂行其說豈知遺弊至於今日鈔價既賤而偽造更廣數年之後至元一張止可當中統一張國家未見其利民間不勝其害實爲誤國之謀而當時遽以爲信迄今不覺其非亦可怪也已聞言者請以大德鈔一貫准至元鈔十貫卽葉李之策也若

右編

入卷之二十二

四十七頁七角文

國又使於民猶復概久而不決甚可爲國之謀臣之歎也如准所陳初鈔以扶至元之輕罷倒換以全國家之利鑄以通鈔法之滯富國惠民之道無以加此介夫前叨湘司征猥役下僚區區忠愛無由自達欽觀即書節該諸人陳言在內者呈省聞奏在外者經伺司投進遂於前陳已准太平策內言有不能盡獨出鈔法抑強戶計僧道四事罄竭底蘊赴湖南叨司及宣慰司投進雖蒙稱善斬於轉達言劇明切竟淪故紙今附錄於各項之後縱不獲遇於一時必將見知於異日有居樞要達官

右編

入卷之三十二

四十八頁〇七文

大臣能以致君澤民爲心者當有取於所言切謂國之與民實同一體民富則國自富國富則天下自平用銅錢則本國利且以富民爲先欽觀光皇帝立尚書省詔文內一紙謂該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其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而後此則錢初行民間得便歡騰之聲溢于闔里僅行數年遽行收法又欽觀詔旨能用銅錢節該雖崎嶇使用便於細民然壅害鈔法深非國計欽此切詳詔意未嘗不以用錢爲便



足君孰與不足若便於民即利於國國與民相依而立安有便民而反妨國耶為今之計不必取民之資以富其國但因國之資以富其民足矣所謂富民之術無他道也當思古者民何為而富今者民何為而貧貧富相懸係乎銅錢之興廢耳農家終歲勤動僅食其力所出者穀粟絲綿布帛油漆麻竹鷄豚畜產等物所直幾何若得銅錢通行則所出物產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價消折得錢在手隨意所用人多而出少民安得而不富今窮山僻壤鈔既艱得或得十貫一張扯拽不問若肯物還鈔則零不肯貼欲盡鈔

右編 卷之三十二 四十九四七

買物則多無所用展轉較量生受百端或喪婚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家藏貨物賤價求售貨不直錢而利盡歸於商賈之輩民安得而不貧詳今用錢之便有三一則歷代舊錢散在民間如江浙一省官庫山積取資國用可抵天下周年之稅非為小補二則市廛交易不煩貼換雖三尺孤童亦可入市免有挑擔昏爛疑認之憂三則國之所出者鈔也民之所出者貨也鈔以鉅萬計國不可以得民貨貨以畸零計民不可以得國鈔若使畸零之貨可易銅錢則鉅萬之鈔自然流通此國與民之兩便也禁錢之不便亦有

三一則見有廢錢日漸消毀隨處變賣鎔化為器滅棄有用之寶淪為無用之銅深為可惜二則市井懋遷難以碎貼店鋪多用鹽包紙標酒庫則用油漆木牌所在風俗皆然阻滯鈔法莫此為甚三則商賈往來途旅宿食無得小鈔或留質當或以准折村落細民出市買物或背負穀粟或袖携土貨十錢之貨不得五錢之物或應買一錢之物只得盡貨對換此則農商工賈之通不便者也以三者之便兼以三者之不便固知銅錢誠不可廢也即今民間所在私用舊錢准作廢銅行使幾於半江南矣福建八路純使廢

右編 卷之三十二 五十四四七

錢交易如江東之饒信浙東之衢處江西之撫建湖南之潭衡街市通行頗是利便愚嘗參酌古今若以銅錢一伯文准中統鈔一貫一分一錢極為酌中亦與鈔文內貫形相符今銅價一斤該中統鈔一貫五伯每一斤銅可鑄錢一百六十箇則錢與銅價亦相等自無偽鑄之弊矣兼各處爐冶器具已有規可復鼓鑄除見管外仍設官旋造嚴禁民間擅鑄銅器見存之銅足可儘用銅坑既出更無盡藏將見國家日富百姓日殷太平盛觀何加此此特言用錢之利而已鈔法之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鈔國課也朝廷



之柄用也而與民間共之可爲長太息可爲痛哭今  
民間之鈔十分中九皆僞鈔耳僞鈔遍滿天下而朝  
廷略不動念不知謀國之臣何如其用心也且如一  
年造鈔二百萬錠發出各省倒換舉化爲灰止存工  
墨鈔三十萬錠而已今民間富家巨室庸僧繆道豪  
商鉅賈一家所藏有不啻三十萬錠者合而言之箱  
篋畜藏何止百千萬億計非僞鈔而何善爲僞者與  
真無異雖識者莫能辨或有敗露到官乃造之未善  
不堪使用者耳愚嘗留杭見買賣者就庫倒出料鈔  
於店戶使用反覆觀之曰此僞鈔也試代以僞反忻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二百七

然而受之杭人習於市易尚不能辨况乎鄉落小民  
哉昔在仕途嘗推問僞鈔公事犯者謂一錠工本可  
以造鈔數百錠獲利如此人安得不樂爲之雖赴蹈  
湯火亦所不顧如不以爲然但更改鈔法悉令舊鈔  
赴官倒換新鈔必數百萬倍透出於元發鈔本矣又  
嘗考之自周漢以來皆用錢幣以珠玉爲上幣黃金  
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武帝用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  
爲皮幣後漢光武貨幣雜用布帛金粟章帝時令天  
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至唐則全用銅錢或  
間以縑素不聞用鈔也至宋朝寇瑊刺蜀創置交子

以權一時之宜因而行於中國識者謂紙錢乃鬼神  
所用非人世所宜以人用鬼固知宋祚之不長矣不  
謂聖朝立法不求乎古而循襲宋之舊誠爲可惜  
愚於讀書之暇反覆細繹頗得其說既乏權位雖有  
其策志不得伸言不得達惟有懷能抱恨而已以紙  
爲鈔決難久長如欲用鈔必須改法宜倣古用幣之  
意以絹爲之國家立局置匠起機採鈔樣織成方幅  
每貫自爲一張約以尺二長七寸闊四圍邊幅俱全  
其貫文就機織成却以五方印色關防之取青於極  
東取紅於極南取白於極西取黑於極北取黃於中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二百七

土五色備具非民間可得之物雖欲僞爲將焉用之  
然織者可作大張難製小幅零用自有銅錢不必小  
鈔若朝廷出納則代以輕賚此卽子母相權之說一  
則可以數十年不壞二則僞造者不得爲之三則免  
倒換燒燬之煩行之數年成多損少其鈔自不可勝  
用矣立法之善無出於此故曰鈔決不可用錢決不  
可改此事有關國計非泛泛雜律常例之比可以富  
民可以強國可以解歲饑可以弭外患可以萬世開  
太平真久安長治之策也惟是羣言噂沓誰適爲謀  
築舍道傍歲不我與因循苟且唯唯悠悠最爲政之



大患也深慮廢錢日銷偽鈔日廣國計日削大柄日移其流禍豈淺淺哉伏願賢相名卿其疾圖之天下幸甚

鹽法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富國惠民無出於鑄山煮海二事而已鑄銅為錢固乃國家之大典煮鹹為鹽雖知為重而未得規畫之方今隨處立運司各場置令承實以課程浩大必須另設衙門以專管領不知為蠹民間甚不小也致弊百端何可勝言其於國家實無所益且如福建一道僅抵淮浙一場周歲辦鹽七萬引亦設運司正官首

有編

不卷之三十一

五十三頁

領官吏人等所轄一十場批引入所鹽倉二處官攬人吏游食之徒不計其數惟吞食鹽戶而已今各處運司官吏每歲輪番分司給散工本雖日唱名其實陽散陰收纔併開煎即以守催監裝開竈起火住火比附考較封埕巧立名色百計科擾場官因而倍取鹽戶必須應付又有總司差人催辦取數什伍為羣不時下場追擾若不取之鹽戶從何而出上下交征通同隱蔽戶之富者尚堪少延貧者無措必致私煎私賣之弊官司追搜如捕重寇只得舉家逃竄即日逃戶已多不敢申明止令同竈鹽丁代辦數年以後

必盡逃矣此鹽司之設不便於鹽戶也商旅販賣所以流通鹽法助辦官課令運司賣引鹽倉支鹽則有照引散帖百種需求方得支發纂節去處又設批引官索癡求瑕恣行刁蹬至地頭行賣又差拘收引官檢校多餘無非漁獵客人而已若鹽價高運司官吏詭名先行攬買或鹽價低則勾鹽商聘賣及有上司官與權要之家挾勢奪買必須先儘數足而鹽商有守等半年一年不能得者又計其引數需要答頭錢以客旅與官府交易本自疑忌豈可更加挾持此鹽司之設不便於商旅也運司關防私鹽併遠場毀遠

有編

不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頁

竈立團煎煮外立團軍巡緝為法可謂嚴矣但團軍歲一更易何所顧藉附團數十里鷄犬不得寧甚至掠人殺牛椿配居民無所不為其能保私鹽之不漏乎又有鹽司差人及管軍頭目巡鹽絡繹鄉村間遇見有鹽不審虛實便指為私從其詐騙則免公庭少不依隨遂成實禍及有正犯到官者設無賄賂監禁經年轉指平民連逮無已溪壑既厭盡荷撤放或至遭斷者無非窮民斷沒家財一半多不過五七貫而已有援者咸得請脫無力者必至於罪此鹽司之設不便於百姓也運司立法比有私鹽生發罪及州縣



正官鹽出於倉場而罪歸於州縣似此無辜何異池魚之殃兼鹽戶不屬有司無相統攝致有一等懶賣私鹽無賴之徒結構鹽司上下容情縱令不軌無所畏憚及與附場民戶交參住坐便作竈戶柴戶等名色紊同影占又有民稅詭寄規避差役凡遇有司追會詞訟庇稱鹽戶沮撓官府不得施行有必合約間之事即以辦課推辭動經歲月不得杜絕此鹽司之設不便於官府也煮鹽權課所以資助國用今言者但知爲國興利不知爲國省力總其所入爲數雖多扣其所出已費不少何異以羊易牛猶謂之得策耶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五回四十七

且以一引鹽論之歲給工本及柴草等物又有鹽司官吏月支俸給般運水脚之費通以價錢准除折算而官司月過本錢將及一半矣此大不便於國家者也夫畜貓防鼠不知饒貓竊食之害愈甚養犬禦盜不知惡犬傷人之害尤急今鹽司官吏猶饒貓惡犬之爲害也宜先去之則鼠自穴藏盜亦屏迹矣唐劉晏專用權鹽以充軍國之用觀其行事一時莫及後世亦無有以繼其軌者其言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理財常以養民爲先又謂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

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其始江淮鹽利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民不困弊此已驗良法古今不能易也爲今之計不必立奇求異但祖述劉晏之遺規則盡善矣宜將鹽運司衙門及各場所設官吏團軍巡卒盡行革去併入有司管領選省部內才幹官一員充權鹽使於各州縣摘佐貳官一員提調鹽事於出鹽去處設鄉官一員專掌支發但簽取本處有底業富家應當亭戶分認周歲鹽額令亭戶自行收拾竈戶任便煎煮隨處立倉交納亭戶不致於逃亡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五十六回四十七

竈戶可息於追剝民戶亦免團巡誣逮之擾既無所擾自皆樂於應辦矣若非亭戶竈戶而自煎者方爲私鹽許令鹽戶告發依條治罪事既歸一誰敢輕犯如工本實爲鹽司所有而鹽戶虛受其名得免額外苛虐已云幸矣雖不支工本亦無怨也終歲額辦鹽引預於春季作一次發下諸路給散各鄉官收管令客人徑於收鹽去處支買依時價兩平交易聽從他處發賣隨所至繳鹽引自可革去買引攬引支鹽分例批引過關一應之弊商人獲利既厚則販者必多而民間亦可得賤鹽食用也古今鹽法不過爲辦課



使課而無虧何必廣布衙門自取多事今鹽有定額戶有定數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辦於亭戶既省俸給工本自可全收課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業矣至於戶日蕃而賦益廣鹽日多而利益博他日之增羨未可以限量計也富國惠民之道已盡於此

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唐德宗時駕幸奉天贄上狀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 三百七十一

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歛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

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者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關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 三百七十一

忽觀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嗷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遠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譎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吐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頌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備外杆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圖卒伍



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構懷所惑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譁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容此理之常固不足怪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 賈

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隆典整緝焚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眾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弱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論奉宸庫估賣物色

宋仁宗時上

趙抃

臣竊聞已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珍寶等物

差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係朝廷寶秘之物令一旦即行估賣深損國體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一遠夷聞之將謂我朝何故窘急如此且國家內有省庭庫藏外有四方貢賦若能節省浮費則用度自可取足何必輕信淺議搜刷禁庭寶秘之物虛耗內帑動搖人心所得甚微所失甚大愚伏望聖慈為國惜體所有奉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寢罷

會計內帑

宋哲宗時上

上官均

臣聞財用出於一司則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故財無妄出之費而國無不足之憂然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四 賈

後可以裕民之財力而仁澤被於天下周之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式受財貨之入所以待王之膳服賓客祭祀賜予玩好之類皆總於太府歲終會財賄之出入可謂財用出於一故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而國無不足之憂自漢及唐其理財設官不若周之條理詳備其計入為出不若周之法制全密則上下總總然常以不給為患不亦宜乎先朝自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於一司故以全部右曹案主行內藏受納寶貨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



報寶貨之所入為數若干其不足若干為之拘催歲入之數而已至於支用多少不得以會計文籍舛謬不得以稽察歲久朽腐不得以轉貿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局鑰塗窻牖以為固密耳承平歲久寶貨山積多不可校至於陳朽蠹敗謾不知省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臣切聞昨來內藏斥賣遠年縑帛每匹只二三百文夫自方郡之遠至內帑每縑之直須近二千餘斤賣之直止於十之一二此不知貿易移用之弊矣夫不知理府庫之財而外求於民不知節用之術而為多歛之計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六十一

三

此有司之罪也臣以為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得交檢察而轉貿其歲久之貨幣則帑藏有盈羨之實而無棄賤之患國用足而民財裕矣

乞以封樁錢賜戶部及諸路轉運使

宋哲宗時上

范祖禹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缺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

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缺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二

六十二

四

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為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蓄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



必稍舒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  
 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  
 多不可久行時異外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  
 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  
 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荆川先生右編三十二卷終

左編

卷之三十二

六十三頁六

起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三

戶三

財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 上宋仁宗

司馬光

論新法 上神宗

蘇軾

論新法畫一 上神宗

蘇軾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者 上神宗

司馬光

論更張新法當須有術 上哲宗

呂公著

乞罷免役錢 上哲宗

司馬光

右編

卷之三十三目錄

一百一

劉德

論發運常平官制因革 上高宗

章誼

論時政差役諸法 上高宗

胡銓

理財上 上高宗

葉適

理財下 上孝宗

葉適

論三冗 上神宗

蘇轍

俸祿 上成宗

鄭介夫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三

都察院御史僉都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戶三

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

司馬光

宋仁宗時上

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三

二四四七

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為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即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為盜軍旅數起久未右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為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為有之而不為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為

輔佐臣以為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奈何日復一日取過目前而已矣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構亂中州覆沒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由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為遠謀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三

二四四七

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為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庫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庫府庫又虛陛下儻不深以為憂而早為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舊益為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散縣官之物



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乎然臣聞古之聖人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其竭可立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於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弊小瘳於前也然則爲今之術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又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

本編

卷之三十三

三四四七

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又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爲人之所爲况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序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爲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爲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爲龔遂黃霸尹京治縣邑則欲其爲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爲孔僅桑弘羊世豈有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爲之

司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爲之不必用文辭之士

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實之館閣曉錢穀者爲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爲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取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覈其真僞辨其臧否考其功効然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群臣各宣其用而尚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爲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爲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

本編

卷之三十三

三四四七

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官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辭之士爲之以爲進用之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至已捨去矣臣頃判度支計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變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檢



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則鄉之所爲一皆廢壞况  
怠惰之人因循苟且唯思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  
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  
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爲甚何則二  
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  
得有二十七年之効乎臣愚以爲朝廷宜精選朝士  
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  
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  
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効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  
官事又三年更有實効然後得爲正三司判官其無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 陳孝

實効者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  
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効者或自權爲正自  
轉運副使爲轉運使無實効者亦退歸常調勿復收  
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  
効尤著者以補之三司補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  
司使久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  
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日財用之豐耗  
不離於已不得諉之他人必務爲永久之規矣其文  
辭之士則自有資望不必使爲錢穀之吏以輕之也  
何謂養其本源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

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  
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  
倍收而租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  
賈流通則有無交易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  
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  
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  
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奸巧簿書而罔君上  
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以爲  
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六十四 陳孝

堅實便用者獲利浮僞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  
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取諸遠則商賈  
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生則公家何求  
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  
之所輕豈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  
苦身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  
則賤買其穀以應官司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  
人填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  
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  
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



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儼利憚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歲豐則官爲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按籍贖贖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爲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爲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僞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爲心者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浮侈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七百四十七 井五

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工致爲上華靡爲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之哉是以鹽茶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歛之必散之故曰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乃白圭倚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用其智顧不如白圭倚頓耶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効而遺遠

謀故也夫伐薪者惜其條枝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爲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効于目前以自顯故養材以遺後之人使爲功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地皆爲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基布於海內戎狄窺覷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僞賞賜巨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八百四十七 井五

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戎狄欵塞富饒之土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倍於前奈何竭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遑遑焉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租所養者皆有功可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可用乎臣切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



宗之舊無所更造或隳頓荒翳不加修治飲饍衣食器皿惟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綻亦不更易雖唐虞之士階三尺茅茨不翦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恠極一時之鮮明唯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厭舊而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請求無厭勾貸不止甚者或依憑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糜縣官之物真偽莫辨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九十四

舊規如鄉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嘗聞者舊之人言先朝宮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雖有賜予亦不甚豐切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又况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窮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十耗七八矣內藏已虛而浸溢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為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為置內藏者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

具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煩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費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歛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懍懍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恐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奸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佞徼倖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於上下者以此也昔韓昭侯有弊袴命歲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九十四

歲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噏一笑噏有為噏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噏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能重賞如是而國以富強况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微倖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聚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之弊均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



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眾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為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効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仕伍畎畝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鄉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為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浸寡而游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為生

戶編

八卷之三三三

十一

五

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人之所以重困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墮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盜而恣為奸利是以每有營造買置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用磨勘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益無復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人則俸祿有增而無

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唯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事皆以竭民財者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耶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深自抑損先由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邇歲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為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

戶編

八卷之三三三

十一

五

罷省內自妃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而毀焚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消除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容貯太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歲農夫棄糧於畝畝商賈遜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慄慄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之如是而宰相不以為憂意者以為非已之職故也臣願



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頌之凡天下金帛錢

隸於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

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行之歲終

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量入以爲出若入寡而

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

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五分之一以爲儲蓄備禦

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庫奉宸

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

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効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

之議者必以爲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

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

王后土奏庶艱食愁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敘周

禮家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

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

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

今諱經潤文猶以宰相頌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

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

之民流轉以人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

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犯忌諱惟陛下裁察

論新法

蘇軾

宋神宗時上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實犯天

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

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以停罷乃知陛

下不惟赦之又且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

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

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

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

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

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

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

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知天

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

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

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

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

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

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

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持

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十四言九三策

一第... 丹... 0 版正內



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讐聚散之  
間不容毫髮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  
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  
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  
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稿燈無膏則滅魚  
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  
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遁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  
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  
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  
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曰信而後勞其民未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十五四〇七

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  
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  
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  
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  
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  
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  
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  
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  
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  
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

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  
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  
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  
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  
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  
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  
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  
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  
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  
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十六四〇七

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  
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  
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  
致謗人必貪利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  
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  
忠厚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  
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召  
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求利之名  
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



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  
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口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  
人自信故臣以為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  
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  
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  
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  
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  
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  
相夫豈其然必欲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  
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

石編

卷之三十三

十七四百七

沈德

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  
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  
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  
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  
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鬩獸亦可謂拙謀  
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  
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  
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  
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

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  
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  
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  
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  
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  
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  
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  
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  
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  
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

石編

卷之三十三

十八四百七

沈德

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  
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  
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邑宰公私勞擾  
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  
等二十九員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  
田時張說楊瑒皇甫景楊相如皆以為不便相繼罷  
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  
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  
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  
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



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波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劃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材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財力不辨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

右編

卷之三

三十一

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太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溫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厝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更無酬勞長役雖有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于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大甚厨傳肅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軍逃常半

右編

卷之三

三十一



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庸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以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

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徭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常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役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母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

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汗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先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

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于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涉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拘之隣保勢有心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



足無專斛乞勺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平時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計陛下欲考其實必先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昧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三三四〇七五四

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時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地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

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賢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收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三三四〇七五三

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



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  
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  
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  
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  
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  
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  
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  
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  
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  
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橋知其不

有編

入卷之三十三

臣

四四十五

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  
之彘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  
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  
取靈武比收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  
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  
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  
若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  
危是以善養生者謹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  
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

至氏因  
成帝尊  
元帝偷  
安麗商  
之亂時  
宣宗早  
銷兵也  
且引此  
與前此  
宗應

漢書  
卷之九  
宗平難

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謹節  
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  
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老  
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澗老  
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  
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謹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  
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  
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存急  
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權崔佑甫

有編

入卷之三十三

臣

五六四十五

為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  
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  
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  
至寬用人以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  
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  
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尚厚是  
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  
仁宗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更多因  
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  
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



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今所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艱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王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遂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倫若班爵遠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首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

增不爲

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于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八

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駟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管當發運均輸按



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  
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  
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  
靜為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  
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  
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  
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  
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  
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祖  
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二十九百七 明宗

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  
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歎蓋數百人自建隆以來未  
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  
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  
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  
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  
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  
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大奸  
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  
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

然而養猶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  
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  
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  
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  
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宗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  
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眾心未安公議不允  
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  
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  
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三十四百七 明宗

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  
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  
與事君也歎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為鄙  
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  
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  
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子喪邦  
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  
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狗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  
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



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若謂  
義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  
悅者於經典言之王導可謂元臣母與客言舉坐稱  
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竟安得每事盡善導亦  
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  
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從得知覺臣之  
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廢法亂政苟爲異  
議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用定任子條或修葺器械  
閱習鼓旌皆陛下御筆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旣  
允臣敢有詞至於國體之重則非臣之私見中外  
方編

方編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  
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  
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  
不動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  
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  
當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  
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  
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  
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以不辭  
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思之經月夜以  
右編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繼書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得  
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

論新法畫一

蘇軾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  
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  
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  
愚賤之人篤信竊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編舉  
指顧而定矣旣而議蒙息澤受職條圖抗論得失與  
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



可見臣切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之聖明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啟導聖意易置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四百七十九

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狂切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卽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之極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輩之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餽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

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其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廢者編

八卷之三十三 四百七十九

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俾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賊得罪無祿者加等今用賊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王代之盛 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

一第 170 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三一八



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  
不敢正言今謹採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  
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  
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無  
并之權而濟貧人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  
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  
私家之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  
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  
芻藁雖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三五 三百九十七

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  
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莽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  
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  
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  
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惟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  
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候鈇鉞

畫一狀

臣謹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  
自中外臣僚下至田夫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

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  
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  
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能效也於是賣田宅伐  
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  
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  
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  
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  
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  
郡縣刑罰之吏無祿而後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  
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日員數猥

本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三五 三百九十九

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卽取願還卽還非  
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  
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  
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  
均及同保貧富相逮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設法  
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  
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  
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  
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吝聽其便



軍今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用  
 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為兵而無怨今民  
 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  
 為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  
 而免於為兵今租庸調變而為兩稅則兩稅之中兵  
 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為終身不  
 復為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為耆長壯  
 丁於催稅則用為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為巡兵弓  
 手一人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為巡兵弓手  
 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七 四百 沈儒

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  
 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  
 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嘯聚群黨攻剽州縣未必不  
 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  
 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為惡良民之畏事者一  
 入而終身不得脫奸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  
 免其為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  
 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  
 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

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  
 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  
 絕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  
 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重利之名  
 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聖朝何苦  
 如此況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  
 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  
 行路咨嗟柰何為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奸民巨  
 賈窺伺間隙取利或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  
 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盡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三五 四百

言有司蒙蔽指以為利泉幣一散汗漫 收官之所  
 截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寃然而既弊  
 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  
 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  
 切脉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疏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眾庶共知朝廷  
 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  
 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  
 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  
 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眾所係望勢難久習而私



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意  
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埃  
誅戮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者

司馬光

宋神宗時上

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仍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  
德澤汪洋天降地厚非臣僨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  
切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  
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  
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千九百六十七 何

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  
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  
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  
敢祇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  
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  
未熟謀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  
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二更變  
亂先王之政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  
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  
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

而行之不肯自以為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  
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  
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  
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  
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  
為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切自疑智識淺短不  
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  
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  
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為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  
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四十四百七

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轍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  
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  
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  
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  
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器窳偷生不為  
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債不能償  
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  
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  
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  
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



得之提舉官欲以多取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又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為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寔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

右編

八卷之三三

四二四七

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眾凡粟帛軍需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為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

遺法非獨李愷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糶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調贖乎臣切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糶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

右編

八卷之三三

四二四七

今無故盡散之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歛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為太宗時堯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



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聖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界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因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既盡

左編

八卷之三十三

聖三四百〇七

常平已壞幣藏又空不幸有方二千里水旱饑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羽書猝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發爲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火勢旣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秦以來至于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版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

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靖亦惟在王官邦君室臣切觀方今四夷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它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括歛財利以希恩又非獨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歛雇人充役決泮水種稻及澆溉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聖三四百〇七

爲高竒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興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皇皇不敢自安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樁令提點刑獄司管當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茲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



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為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慄慄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

論更張新法當須有術

呂公著

宋哲宗時上

臣伏見陛下自臨朝以來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為念凡所施為皆中義理如罷導洛堆梁等局減放市易見欠息錢罷人戶養馬放積欠租稅差官體量茶鹽法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內臣之生事歛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四十五言七角文

之無不欣喜踴躍今來復蒙陛下不遺疎拙特降清問臣雖無狀敢不竭盡愚見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學士當時親見先帝至誠求治嘗令臣草詔書以寬省民力為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群臣有論其非便者則以為沮壞法度必加廢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眾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獨斷不為眾論所惑則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

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須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上戶取其財中戶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鹽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眾庶相得安業無轉為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以為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際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遠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以上數事皆累陳大槩其它詳悉并書所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四十六言七角文

能盡然臣所深慮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故臣前日輒獻愚誠乞陛下廣開言路選置臺諫官誠得中正之士布在要職使講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則天下不難為矣若不得其人則雖有欲治之意終不可以濟事功臣又切慮議事者以為若更張青苗助役等法則向去國用又至不足然自來提舉常平司等處錢物並係封樁自不許撥充軍國常費况今日正是息民省事之時既外不輕用兵革內無土木橫費自然國計易給兼罷



得上件措斂則民力已覺漸舒只如近日方羅導洛司堆梁場沿汴稅額已有增數此古人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

乞罷免役錢

司馬光

宋哲宗初光守門下侍郎

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數年營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時下戶原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免役驅

布編

卷之三十三

四七三三十五

迫貧民剥膚推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壑彊者聚為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上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則恣為姦偽曲法受贓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挈家亡去變易姓名往別州縣投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所有不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二者皆取諸

其身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汝輸我錢我自雇人殊不知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自古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矣平時一斗直百錢者不過直四五文更急責之則直三二十矣豐年猶可以糶穀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以賣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

石編

卷之三十三

四八四七七

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歛役錢廣積寬剩以爲功效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歛之臣猶依並役錢別作名目隱藏寬剩便幽遠之人不必聖澤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爲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爲今之計莫若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役



條貫雕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  
卽令充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  
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卽勒正身別雇  
若有盜却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  
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  
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逐便數內惟衙前一役  
最號重難尋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  
爲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庫  
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  
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粗色及畸零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四九四四七 職化

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更官  
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曩  
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爲衙前戶力難以獨任  
卽乞依舊於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每  
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等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  
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  
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爲准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椿管  
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  
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卽行支給然尚慮天下  
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勅內更指揮

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騰下諸州縣委逐縣  
官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卽便依  
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卽仰限勅到五日內  
具利害擘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  
取者限勅書到一月內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  
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書到一季內  
具利害擘畫奏聞朝廷候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  
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所在  
役法曲盡其宜

論發運常平官制因革

章 誼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宋高宗時上

臣伏見戶部掌天下財賦出入在祖宗時則三司使  
之任也三司使在人主左右總金穀圖籍之數而諸  
路各設轉運使以分任一路之責三司使在內諸路  
轉運使在外其開闔歛散之權有不能相通也於是  
在三路則有都轉運使在六路則有發運使所以巡  
行天下周知盈虛之數以制國用自更爲戶部以來  
在本部則有左曹右曹之設在諸路則有轉運司提  
舉司之異運司則左曹之屬也提舉司則右曹之屬  
也左曹所入散之以給經常之費右曹所入積之以



待不時之須此皆內外相維繫指相應而理財之政  
密矣今發運既廢而諸路財賦有無不得以相通提  
舉既廢而常平財物陷失幾及於大半議者乃欲使  
戶部長貳周行於郡邑但置主管官以革常平之宿  
弊誠恐無補治道徒紛紛也臣切謂今日諸路監司  
幹官無慮數十人若罷黜冗員收其吏祿以復發運  
司則諸路財用通而不竭矣又今諸路轉運使副率  
兩員若專委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戶部  
財用無陷失矣兩司名實既辨職事所及不敢不盡  
如蒙睿明灼見因革之原乞付外廷措置施行

左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

論時政差役諸法

宋高宗時上

胡銓

臣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蒙恩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  
夫悍將宜令知禮以革暴慢之習陛下天語諄諄有  
及於晏子對景公唯禮可以已之之語側聆玉音仰  
歎聖學高妙遠到古人用意處非臣淺識謏聞所能  
窺測竊以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正謂此耳臣是時知  
陛下可以爲堯舜之聖可以致唐虞之治可使斯民  
爲堯舜之民臣雖蠢愚遭時遇主如此其忍緝嘿不  
言甘自同於終日不鳴之馬唯當披露肝膽捐棄軀

命以報知遇敢卹其它是以輒極竭毫髮之慮况臣  
於今月二十三日准御史臺牒并勘今年三月一日  
視朝月分依條於文班內從上輪二人充至日轉對  
檢准續降指揮節文今後視朝轉對官如當日不作  
視朝亦合前一日赴閤門投進文書臣謹條陳一二  
臣聞今日之弊無甚於差役之法無甚於改官之法  
而其所當急者莫若與水利莫若營田莫若復孝廉  
力田之科夫差役不罷則民之巨蠹不除改官之舉  
主不罷則士風之趨競不息差役之弊臣察論之詳  
矣若夫改官之弊臣請爲陛下極言之臣聞今改官  
者非五百千賂吏部主吏雖有文字五紙不放舉主  
士大夫至相謂無五百千莫近臨安而五紙文字非  
二十年千求不能得往往多是宰執侍從關節方始  
得之不然孤寒之士每五紙文字須三百千經營乃  
可得合五紙之費爲千五百緡孤寒之士安得宰執  
侍從關節安得千五百緡勢必枉道以媚當途權貴  
以求之勢必貪墨黷貨以賂吏部之吏不然終身爲  
選人老死不得改官者多矣臣愚欲乞罷舉主止令  
選人實歷九年無違過卽與改合入官蓋堯舜三考  
黜陟不過九年而春秋書天子錫成公命亦以九年

左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



為得禮故也臣伏見二三年來歲仍小歉議者皆歸咎於天時臣獨以為地利之未盡臣聞禹貢之書曰濟猷澮距川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為猷澮溝洫農事之小小者耳禹何為盡力於是及攷文王平土之書與小司徒之職然後知禹之意深且遠矣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小司徒之職乃均其土地以稽其人而周知其數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

有補

八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張洪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賦之事臣嘗考其制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

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夫井田之法出稅者寡而治洫治澮者眾知禹之盡力乎猷澮溝洫誠生民之急務也今平居無事時溝洫不修至有水旱而歸咎於天時豈不謬哉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州縣講求溝洫之利如古鄭白渠如召信臣之鉅盧陂以復禹之迹卒有水旱非所患矣臣聞今日之急務莫若且休兵營田令州郡官以營田為名而無營田之實欲究其實有十說焉一曰擇官必審昔魏武欲經畧四方苦軍食不足用聚祗策置屯田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司馬懿謀伐吳乃使鄧艾廣田

有補

八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張洪

蓄穀是也二曰募人必廣趙克國留弛刑應募及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後魏文帝時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是也三曰穿渠必深趙克國擊先零屯田於金城先浚漕渠鄧艾屯田於壽春以為田良水少遂開河渠之利是也四曰鄉亭必修趙克國繕鄉亭理湟陘是也五曰器用必備趙克國上器用簿是也六曰田處必利漢昭屯田於張掖魏武屯田於許昌是也七曰食用必克趙克國屯田萬二百八十一人多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二百八斛是也八曰耕



具必足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李彪請以贓贖雜物  
市牛科給唐開元二十五年諸屯田用牛耕墾田土  
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一牛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  
一牛稻田每八十畝配一牛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  
有地剩配耕牛者所收斛斗皆准頃畝折除是也九  
日定稅必輕東晉元帝大興中後將軍應詹上表屯  
田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稅賦以使之公私  
兼濟魏李彪上表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甄其正課  
并征成雜役是也十曰賞罰必行晉元帝督課農功  
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北齊武成帝河清  
石編

人卷之三十三

五十五四百〇七 段志

三年詔緣邊城守管屯田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是也凡此十者營田之制盡矣然就其中莫難於募  
人尤莫難於耕具募人之要臣請如李彪之策取州  
郡戶十分之一而又加廣焉人戶能募三十人於淮  
南要害處營田三年有官人與轉一官無官人借補  
官資能募二十人或止十人者比例施行仍令州郡  
敦遣如此則人樂然從矣不然徒猾吏及貧人不能  
自業者於寬地如崔實之政論或因罪徙人於沿邊  
如仲長統之昌言斯亦可矣其耕具請權住廣西馬  
二年專令市牛蓋廣西雷化等州牛多且賤臣頃

一二年  
一二年  
與俗也

在廣西知之詳矣臣謹按漢惠帝舉孝弟力田者復  
其身高后時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時  
詔孝弟天下之大順力田為生之本三老眾民之師  
庶吏眾民之表武帝時郡國舉孝廉一人後漢帝時  
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乞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  
舉孝廉一人至唐楊綰為相首建復孝弟力田等科  
當時高之風俗翕然丕變此誠天下之大順為生之  
本為民之表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復孝廉力田等  
科畧倣漢制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  
六十萬二人九十萬三人二十萬四人不滿三十萬  
有編

人卷之三十三

五十六三百八十 段志

理財上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夫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  
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  
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  
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  
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



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為是固常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疑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

方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 太夫

或少竭而不流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本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上言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為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

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賣之具賤者悉記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什一者也開闢欽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籍之室而使之居不食之邑無不畢與然而公此紀適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

石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百七 太夫

若地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與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歛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欽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據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也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



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况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然而無恠也徒從其後頰感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大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剗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歛者乎抑已盡歛而不可復加

石編

卷之三十三

五九

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天下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其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歛為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理財下

葉適

使天下疑已不可為天下臨財則疑其取見忠則疑其避勢相軋權相傾之際則疑其謀若此者雖匹夫不能自立於鄉黨天下之人其所以力為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其心安之以為當然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也故雖矯亢過情拾利就害而不敢憚焉一節之疑足以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懼也噫蛇未必噬也而人疑其螫虎未必搏也而人疑其暴有麟鳳之德而後見之者無疑心雖然麟與鳳不常出於天下而天下亦安得而不疑古之聖人所為

石編

卷之三十三

五九

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不疑其刑擅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為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也後世之君用民之財未必如三代之多役民之力未必如三代之煩常為安靜之令數出寬大之言天下終疑之而不置不亦悲夫今國家之患法度者多矣然則亦必有其疑也夫不疑法度者必是為天變也而其疑則在平水能免天下之疑者天子之命也夫論法御節約官中之費而悉為於游而無事之虞亦足以



無所取於天下矣一方水旱憂見顏色或特出  
使人申命長吏通財移粟惟恐在後奏疏蠲除不問  
縉石來輒報可此亦足以明其然自結於天下矣而  
天下終不能無疑於其間某欠某負詔書已釋放矣  
民猶未信也曰此後豈不將復征之也閒坐畫一條  
件無數謂之寬恤至深切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其文  
案未嘗不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創立一司其事未見  
也而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將以興某利也下自一縣  
令而上至掌國計之近臣未必皆有取民之意也未  
必不與民也而民又皆疑之曰此其挾國之重以病

不編

八卷之三二三

六十四卷七 御志

已也天子以大義安天下非為苟且而已矣將用以  
滅虜而復北方也今也不出門閭之近而天下皆以  
利疑之矣是猶可與有為邪夫當天下之皆疑此不  
可以力勝而辨解也宜退而考其原今天下有百萬  
之兵不耕不戰而仰食於官北有強大之虜以未復  
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貴臣  
之員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夫明示天下以無所用  
財之門而後天下無疑心若是者其無所用耶然則  
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為利也天下獨敢不疑其利之  
耶嗚呼數世之富人食指眾矣用財侈矣而田疇不

愈於舊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貶損而還其初乎是猶  
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於是賣田疇鬻寶器以  
充之使不至於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今天下  
欲為大貧竭盡索然無聊之術耶又豈特上下相疑  
而已也天下之人私相與言者必曰今之官不可為  
也伯夷之廉必改為跖躄之橫尾生之信必習為狙  
公之欺而非跖躄非狙公則其事不可以濟然而不  
敢以其情告於上其告於上者姑曰陛下至仁法令  
明備群臣奉行不謹而因以誅求於其中故朝廷雖  
惇重信而使民不能無疑耳上豈將以為然耶臣敢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六十三卷七 御志

言其情今天下之財用責於戶部戶部急諸道每道  
各急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  
之交相為急也事勢使然豈其盡樂為桑弘羊楊可  
之所為耶使天下之用誠有常數而戶部以天下之  
稅當之而有餘則戶部必不以用諸道每道必不以  
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耶使其真桑弘  
羊之流固且不暇而况其不為弘羊者耶所畏者上  
每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然  
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為弘羊者也昔劉晏當肅代  
衰亂之際天下多事故謂晏能以不足為有餘此出



於不幸耳以今較之猶爲平世而柰何以不足責其臣而謂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歟豈不爲有事者地歟天下方議更爲貢賦之籍鈎考其會而悉書之使一縷以上上無不知其所自出而州縣不敢強取於民噫今州縣號爲難治一縷以上既在籍矣而州縣之用於何取之若此者天下愈疑矣

三冗

宋神宗時上

蘇轍

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六十三 三十三 鄧忠

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莠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不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求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萬一

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

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

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卽位以來

躬親庶政聰明睿知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

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

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

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

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

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

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沛人民流離水火繼作歷月移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六十四 四十七 鄧忠

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陸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



乘其存饑遂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耕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繼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憂也至於斂管四夷臣服異類足極治之餘功而人上之物歸也然今且先之此

布編

卷之三十三

四

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從內郡之租賦督漕運之吏備公邊三歲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蓋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償登

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屬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

布編

卷之三十三

五

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更多於下上下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真堙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



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  
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  
爲窮則懣亂懣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  
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  
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若止來者而闢其隘  
今也毆市人而約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  
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  
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  
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  
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

不編

八卷之三十三

六十七四百〇七

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妄求  
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  
人誦文書習程度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難  
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  
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  
益以不治舉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  
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  
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  
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  
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

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  
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  
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  
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  
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  
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  
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  
所及者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  
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喜其壯  
而已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而已如憐其老則曷爲

不編

八卷之三十三

六十八四百〇七

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  
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  
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  
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  
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  
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  
可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捐其職掌而多其出職  
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  
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  
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王大計者必執簡自



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七

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司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

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郵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更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爲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七

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來未有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而無過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



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之以衆人之所能而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不聞陛下誠能擇奉公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致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百〇七井

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也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黠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

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始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士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百〇七井

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人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



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之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犬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果能知敵之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百七 沈科

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之衆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孰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

右編

不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百七

名愈高其廩愈厚其財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多聞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士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士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蓄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士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輯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宗室之盛未見有過此時者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



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貴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七十五 四百七 唐

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七十六 四百八 唐



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班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富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百七 湯淮

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願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之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新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貧之原也從其可恤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恤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

用此亦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恤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恤而收之則無益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七十四百七 湯淮

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故爲是三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也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官踰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公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之而不久其



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則力詘語不合則羣起而譟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

左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七十九四百〇七

馬

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矣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

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俸祿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孟子曰祿足以代其耕也在官者不耕而食故制祿以代之祿有不及何以養廉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臣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近來貪官污吏習以成風祿之有餘者則視爲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三

七十九四百〇七

儻來畧無樽節之心祿之不足者則借口無可養廉恣爲侵漁之地上下交征相承爲例廉耻道喪不覺其然宜思所以整救之可也時務所急雖未專在此而祿之不均自是朝廷一大缺政今親民之官該俸十兩者給職田二頃獨江南半之南地非肥北土非瘠也况江北少訟訟之風江南多豪猾之俗而給田乃有重輕此祿之不均一也顧茲中外管軍管民務站各色官均爲任君事也均爲食天祿也而職田獨與路府州縣及廉訪司官而餘弗之及於此何薄於彼何厚此祿之不均二也今各處職田元有官田則



有之元無官田則無之又雖有官田而不給為職田者有職田處除綠麻豆麥外所收子粒路之正官不下八百石微如巡檢亦收一百餘石無職田處浪得職官之名不沾顆粒之惠而况外任俸鈔從五品止三十兩從六品不滿二十兩如九品止十二兩以俸鈔買物能得幾何十日之家除歲衣外日費飲膳非鈔二兩不可九品一月之俸僅了六日之食而合得俸鈔又多為公用指除若更無職田老穉何以仰給又如小吏俱已添俸添米舊請俸鈔六兩者增作八兩每鈔一兩月加米一斗以此比之則六品以下之

本編

卷之三十三

八十二四百七十三

無職田者反不如一小吏也饑寒相迫欲律以廉得乎此祿之不均三也今內任俸鈔倍於外任而京城之間尋常米價亦是半錠一石飲食衣薪件件穹貴以鈔數計之雖多一倍以日用計之實無外任一半所得况無職田可以供贍如外任三品官月得俸鈔八十兩職田米八百石一月該米六十餘石至如九品亦收職田米一百以上石一月得米已近九石之數隨朝三品官月請俸鈔三錠一十五兩既元無職田又不添俸米而四品官除俸鈔外月增米一石九斗五升由此言之則隨朝三品四品之官反不如外

任九品簿尉之俸此祿之不均四也制祿不均則人心不一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其流可勝言哉且俸祿一事自歸附以來言者不知其幾矣而所言俱不得其要朝廷舉行亦不知其幾矣而所行皆未底於平一番更變又是一番紊行終無益於缺政之萬一也中朝冗職固難枚舉如各處巡檢各路提控案牘歲收職米尤為虛費隨縣置尉司簽弓手以專巡警又有分鎮軍官以助之何須贅設巡檢司甚而一縣之內有設三四處者徒蠹民間無濟官府隨路既有經歷知事足任案牘又令行省贅差一員徒蠹官府無

本編

卷之三十三

八十二四百七十四

益民間茲類頗多皆合汰去既可省俸又可以清選法也如慶州徽州等路總管無職田可收縱令每月增米一石五斗五升而省劄人員一月反得米八石有零似此不平朝廷何嘗知之當今之弊不在俸祿之薄而在俸祿之未均不患俸祿之不敷而患設官之太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給合設之官則國無所損而官有所利矣議事之臣日夜講求俸米之說謾爾紛紛莫窮要領其有俸鈔有職田則過於厚無俸鈔又無職田則過於薄尸位素餐者空資糜廩粟之譏服勤輸力者乃有飯不足之歎若能



哀多益寡截長補短職田所收自可敷用今有額多費二十八萬餘石糧徒於國儲大有所損實於吏未見其益且丞相職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有零一日之俸不滿十四兩若如晉之何曾日食萬錢無下筋處雖罄竭私帑亦不能自給矣天子立相必須厚祿以優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從儉豈可先處以約而薄其所養哉今俸自三錠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貴貴之道也又如隨朝大小官及各處行省宣尉司皆是樞要重臣既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些少俸米何足爲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八十三

七

養廉計君子猶良驥也欲責之日行千里又不飽以芻菽世無是理也宜盡取元撥職田合收子粒錢糧官爲收貯將中外合設人員分別差等而普及之隨朝官吏俸給雖厚米價則穹凡俸五兩月給米一石外任官吏俸給既薄米不直錢凡俸五兩月給米二石五兩以上隨俸加之不願支米者則隨時價准之以鈔內外臺察院廉坊司事煩而形神勞官清而交往絕比之有司量加優添所以重風憲也和林上都後山河西諸州城不係出米去處照依本處時估折價不當拘以二十五兩所以重邊鄙也無分軍民各

色官吏但請俸錢者隨所給鈔數按月支米元無俸錢者隨所授品從依例增支將官收職田錢糧先儘外任數足其餘剩者盡令起運赴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倍多於前又可無過費太倉之粟此所謂利國利官之要道也其祿既均其政自平免致饑寒之憂自存廉耻之節然後律之以贓貪之法彼亦不得而有辭矣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八十四

一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四

禮

郊論祀禮

補 射父

郊祀對 上漢武帝

補 董仲舒

議郊廟 上成帝

補 匡衡

議定南北郊 上成帝

補 匡衡

毀廟議 上哀帝

補 劉歆

共皇立廟議 上哀帝

師丹

惠懷廟制迭毀議 上晉明帝

賀循

右編

右編目錄

乙 百九十六

奏論郊丘配享祖宗 上武后

沈伯儀

議始祖廟 上中宗

張齊賢

論太子陵廟 上玄宗

陳貞節

論皇后配廟 上玄宗

陳貞節

論兄弟入廟 上玄宗

陳貞節

駁義宗廟號書 上玄宗

韋湊

論祖宗祧廟 上德宗

陳京

禘祫議 上憲宗

補 韓侂

祖妣祔祭議 上憲宗

韋公諱

議四后祫饗 上宋仁宗

歐陽修

論建郭后影殿 上仁宗

歐陽修

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上仁宗

劉敞

論明堂配侑 上英宗

錢公輔

議僖祖祧遷 上神宗

王安石

議僖祖祧遷 上神宗

韓維

議僖祖祧遷 上神宗

孫固

圓丘合祭六議 上哲宗

蘇軾

請復用皇祐典禮 上哲宗

蘇軾

論四廟祧主 上光宗

朱熹

籍諫不籍千畝

補 魏文公

右編

右編目錄

二 百九十二

請行籍田禮疏 上光宗

補 黃瓊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四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禮

論祀禮

觀射父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

右編

入卷之三十四

言在

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藹栗丞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赫聲以聽之以告偏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

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

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

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

時天子徧祀羣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

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遷其祖日月會於龍

豸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

乎丞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

牲敬其盛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裡其酒醴帥其子

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記其先祖肅

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

右編

入卷之三十四

二

言在

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於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郊祀對

漢武帝時仲舒上

董仲舒

廷尉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



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秣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三四〇七 劉中

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

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議郊廟

漢成帝初上

匡衡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三四〇八 劉中

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竣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竣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議定南北郊

漢成帝初上

匡衡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



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義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御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

毀廟議

劉歆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五

三百六十四

漢哀帝時光祿大夫劉歆奏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嚴狃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越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六百五十五

掖以鬲姑羗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七 四百十四 易

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人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

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欽議可

共皇立廟議

師丹

漢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中令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稱言丹上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八 四百十四 易

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者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



共皇也

惠懷廟制迭毀議

賀循

晉明帝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賴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上議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大廟而懷帝復入數則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九百七十一

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賴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賴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入此蓋有由而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神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

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懷惠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十百四十七

高祖親廟四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賴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賴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賴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代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

書儀射刀協與循與議循各義深備辭多不載意深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依經理而對焉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水清王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



鹿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牀焉帝  
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  
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  
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

奏論郊丘配享祖宗

沈伯儀

唐武后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  
莫大於配天天子萬物為最大推父偶天孝  
之大尊以配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上帝之祭宜祖考  
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  
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  
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於上  
當祖而云宗也武王以言也知廟堂以祖考  
配與二經合太子右諭德沈伯儀奏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  
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十一

禮

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  
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  
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為最詳虞夏退顓頊  
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  
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  
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下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  
配雖同祭而終為一主也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  
為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  
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

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  
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  
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  
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  
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議上自是郊丘三帝並

議始祖廟

張齊賢

唐中宗即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為唐廟議滿  
七室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太常奉禮郎張齊  
賢上議

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  
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十二

禮

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為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  
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為始祖異乎殷周之本高稷也  
高稷與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  
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  
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印宋不祖楚元王齊梁  
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為祖可乎  
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為周興自后稷漢  
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  
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  
神弗臨享始非貽厥孫謀者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



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附宣皇帝當遷宜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為六室

論太子陵廟

陳貞節

唐玄宗開元初陳貞節為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

石編

卷之三十四

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為非是上言

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為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為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界秦秦將祀子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

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為限況天子篤親親以及旁基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殯繁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總章懷伯父也服蕃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

論皇后配廟

陳貞節

唐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上奏

石編

卷之三十四

十四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菜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

論兄弟入廟

陳貞節

陳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

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



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裸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十五 四百〇七 殿志

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為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土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

周不先不密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為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為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十六 四百〇七 殿志

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為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為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於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為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



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  
宗者偶室於廟則為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  
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  
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為比殊不  
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  
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  
平子援經辨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頌右博士故平  
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迂於禮官不  
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

駁義宗廟號書

韋 湊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十七 三九五

後

唐玄宗開元時有敕復孝敬廟為義宗將作  
大匠韋湊上言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師古  
之道必也正名名之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  
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  
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  
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  
有稱宗者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  
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  
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  
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

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  
陛下率循典禮以闢大猷有司所議以致此失或虧  
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

論祖宗祧廟

陳 京

唐德宗即位初玄宗肅宗既祔廟室遷獻懿二  
祖于西夾室引太初位東肅宗儀使丁休烈  
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  
正請載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肅宗肅宗從  
世祖南面高宗玄宗從高祖北而祧祧不及  
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  
以太常博士上言

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  
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十八 四廿

後

稷為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  
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為別廟大禘  
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  
也唐家宜別為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  
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為宜  
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  
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  
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  
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  
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



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  
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晉蔡謨等有成  
議不為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  
居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  
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  
於廟如真卿議真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  
高稷為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  
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  
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  
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十九

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  
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  
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  
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  
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  
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  
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  
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  
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  
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

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  
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  
為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  
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類真卿引蔡謨  
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  
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瘞毀  
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旦改易不可謂禮  
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為祧去祧  
而壇去壇而壇壇壇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  
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二十

之君為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為祖故自太祖祖以  
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  
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  
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  
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為子為天  
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  
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  
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  
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  
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



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  
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  
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  
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  
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  
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  
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  
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  
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  
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二十七 四百七 禮樂

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  
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燁終禘及郊宗石  
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  
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  
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  
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  
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  
以曾孫祔高曾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  
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  
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於西列衆主左右

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雖聖  
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  
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  
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懸乎魏晉始祖率近  
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闕宮詩則永闕可也因虞主則  
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  
可也然永闕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  
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爲  
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  
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二十二 四百七 禮樂

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  
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  
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預不謂之合矣二謂兩  
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墀遷  
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  
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  
獻懿猶在壇燁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  
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  
之恐眷顧依違不卽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  
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



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為典五謂  
 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  
 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遠者祭  
 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  
 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  
 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世數已  
 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  
 懿子孫也當祫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  
 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眾合  
 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二十三

不以順乎冕又上祫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  
 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  
 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  
 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  
 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  
 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  
 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聖廟祫若祫一祭  
 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祫祭京復奏祫  
 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  
 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

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  
 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  
 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  
 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  
 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  
 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  
 子尚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  
 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  
 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祫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  
 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縉為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二十四

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  
 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

祫祫議

韓愈

唐憲宗時勅令百僚議祫祫限五日內聞奏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韓愈上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  
 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  
 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祫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  
 涵沐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眾議  
 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  
 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



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

方編

八卷之三二四

二十五四百七

苑九

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祔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

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衷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失禮也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二十六四百九

苑九

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祖妣祔祭議

韋公肅

唐憲宗時鄭餘慶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議

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並爲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榮辱並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



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  
同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  
嫡妻不宜援一娶為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  
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姪姊也  
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  
官而奉之不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  
比柰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  
侯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  
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  
不能異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二十七習五

蘇棟

議四后祔饗

歐陽修等

宋仁宗嘉祐四年給事中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上

臣等伏以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  
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  
朝禘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后列於所配之下絕  
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為不可者又有四馬淑  
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  
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  
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  
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

齊潘二  
李德未  
立后於  
乃與焉  
正后於  
者自是  
德明

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聽席而坐別廟諸后  
位乃相絕四也今號為合食反絕席而坐牲牢祭器  
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  
意伏見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在奉慈廟未升祔時每  
遇禘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享所以伸所尊者最  
為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伸而於禮  
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章獻章懿之明證而議者  
以謂國朝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  
是正也向者有司攝事失於講求而今行親饗之禮  
禮官舉職而改正乃理之當然也臣等請從禮官議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二十八習七

為是

久之不能決乃降詔曰朕為春秋大事在於禘祫而二禮官於別廟四后有疑論焉訂之諸儒議久而未決深惟宗廟之祭至重至嚴祖宗以陳有事攝事行之舊矣祥符中復繼聖考著定明詔當時博士講求已云義不可廢則未南宗享其故慶先此之謂祀遠先帝之聖志哉考惠孝章淑德章懷祫享且依舊禮須大禮畢別加討論

論建郭后影殿

歐陽修

宋仁宗景祐二年故后郭氏暴卒帝欲于景靈宮建郭后影殿修上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  
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詳定  
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  
之工靡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為差內臣監



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  
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托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  
年以來如此興造畧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  
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  
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  
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官已廢未復之后  
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神明莫此之甚臣竊謂  
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  
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  
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二十九 三百六十七 湯庸

體苟有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示寢罷以  
全典禮

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劉敞

宋仁宗時上

臣伏見古之正禮諸侯不祖天子公廟不可設於私  
家所以明正統尊一人也今睦親宅興建神御殿不  
合王制不應經義切聞聖慈以大寒人勞權罷役徒  
臣謂若於禮當作則不可以人勞之故而止何則祖  
宗至尊也役徒至賤也恤至賤之衆而輟至尊之廟  
非所以爲名也若禮本不當作則不如遂止之耳何

必權罷哉伏乞令禮官詳議其事使下不爽於名上  
不愆於禮

論明堂配侑

宋英宗時上

錢公輔

臣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  
祭以始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  
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  
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  
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父哉我將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三百六十四 湯庸

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切  
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爲太  
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  
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  
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  
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  
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  
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  
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  
禮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



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皆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仁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一

毛

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人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蔽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

議僖祖祧遷

宋神宗時上

王安石

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

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是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議僖祖祧遷

宋神宗時上

韓維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一

毛

殺而親畢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稷契為本統之



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之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而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稷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所以興契稷不爲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三十三 四十七

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爲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赤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爲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

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也臣以爲均之論議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常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官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於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議僖祖祧遷

宋神宗時上

孫 固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九

古而違時措之宜不因文而失沿情之實親有疎戚世有同異此禮之所以損益變正之不一也伏惟太祖皇帝受天命一四海創業垂統爲宋立萬世無窮之基其爲宋始祖而配天受饗理在不疑今聞乃欲以僖祖爲始封之祖復其祧主夫旣以僖祖爲始則遂當受東向配天之饗此臣竊所以未安也七世之廟親盡而祧此萬世大公之通法未聞有以易之者也故僖祖之主於陛下世以親盡而祧在禮適爲得正而今議者以謂人必本乎祖太祖旣已追尊僖祖則今日當以僖祖爲本始之祖是未推夫王者興起



有殊異而所當之世各不同也夫開國者先嘗有功而受封則後之子孫有天下而推以為始祖可矣若未有膺受天命特起而得天下者為太祖亦宜矣此實先王之禮人情之所順而前世之所已行也今為議者乃鄙絕漢唐之所行而純取三代之制以為法故有僖祖之廟與契稷無異之說臣竊以為過矣夫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政本由契稷故自湯武而上其流有源皆可推而考之契布五教民以知禮其統緒畧與周同而猶不若周之懿也周自后稷公劉以來教化流行以至太王王季世世修德益茂迨

右編

六卷之三十四

三五四七

於文武受命奄有天下則源流之來豈無自哉故仲尼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夫周而上堯舜禹湯之世非不美也其祭之禮仲尼不談而獨舉周者豈非其德與世獨為備哉故曰周公其人也言惟周公能備此禮爾夫稷當堯民阻饑之時始播百穀使萬世粒食其為功大矣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其德能配天也夫以文王之德而不能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矣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宜不得合文武而他及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

之配不先創業之君乃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近於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禮周非絕譽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必以僖祖為始祖臣又以謂不然矣自秦滅學六經皆被焚棄不復為全書而禮經尤為殘蕩其後漢之諸儒髣髴聖人之餘委曲加意而編綴之故多駁雜不經之說附以鄭康成牽合之言而聖人之意益不明若祭法之禘郊宗祖者是其一矣其言曰商人禘嘗而郊宜祖契而宗湯信斯言也則禘祭宜無易嘗者今商頌之長發大禘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三六四七

詩也其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廼專歌述契之功德一篇之間了無及嘗之語則祭法之言禘嘗者臣亦未敢取以為信也雖然就其說而考之亦自非大有功德者不可以郊天取配何則鯀障洪水雖疏導失宜而禹因之以成功身被殛死故夏人郊之實業其官而死於水故商人郊之后稷粒食之功被於萬世故周人郊之今未見實稷之功而欲同實稷之祀臣竊以為非宜也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帝且景帝



引證  
非矣節  
侯原在  
高祖後  
而來自  
傷無  
方

唐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堯之父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為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圓丘景皇帝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配天地黎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封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為始祖臣亦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之恩德也今天下惟知遵奉太祖而乃欲替其親郊配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議者遂將斥絕唐漢上法商周此臣所謂慕古而違當世之宜者也太祖皇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二十七 四百廿九 陳孝

帝受周禪僖祖始被追尊而建隆之郊配以宣祖僖祖不得預焉夫以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之世未嘗郊配僖祖而陛下一日隆而祀之蓋有所隆者必有所替今使太祖之禮有替於四宗之時此豈孝思之心哉此臣所謂因文而失洽情之實者也夫非所居而祀之則神有所不受非所宜而配之則天有所不饗所謂郊而配天者以天於萬物其德不可形容故人君之大有功德被生靈而施後世者謂足以配之而已今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廼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恐僖祖之神非所居

而不受上帝之靈非所配而不饗非陛下所以尊祖事天之意也陛下為太祖子孫繼太祖基業據南而之尊而享四海九州之奉皆太祖皇帝之所授也則今日之所尊事宜莫加於太祖矣或曰禮別子為祖契稷皆帝嚳之子而得姓者故商周以為祖而奉之今宋自僖祖為始祖臣曰是又不然也若以得姓者為祖則趙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衰始得姓今若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其可乎其不可明矣或又曰今朝廷欲存僖祖為始祖爾至於祀天為配亦不輕議也臣曰是不可也今既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三十八 四百廿七 陳孝

僖祖為始祖是必配天僖祖配天則太祖之祀替矣此臣以為不可者也或又曰今毀僖祖之廟藏其主夾室而下附子孫可乎臣曰是亦一堂夾室在西祧主藏室中而居順祖之右固以順矣蓋非所謂下附子孫之室而替其尊也必猶以為不可者臣今欲乞特為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立廟為非則



周人別廟以祀姜嫄不可謂非禮今以陛下之時因情立禮取聖人之制為萬世法不亦美歟事與商周有殊禮文從而亦異此臣所謂先王之禮本人情而損益變正之不同者也如曰不然臣恐違古今之義逆天人之情而天地祖宗之神靈有所不饗也伏惟陛下聰明仁孝以宗廟重事恐其於禮有所乖違故今下兩制臣寮議陛下苟以臣言為可用伏乞裁自聖斷如或猶以為疑乞送禮院參詳臣竊惟宗廟祧配朝廷大禮反覆思慮於心有所未安不敢苟立異說伏望陛下力加採納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九三頁八十八

圓丘合祭六議

宋哲宗時上

蘇軾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候郊禮畢集宮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切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饗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

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祭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四頁七

天地之

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言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祀地豈有此理也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



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禮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禮獨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攷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四十二 四百七 鄧志

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常合祭矣時褚元亮郭山暉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

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四十二 四百七 鄧志

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不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



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議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

布編

入宋之三十四

四十三百〇七攝三

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今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

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惟城慢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

布編

入卷之三十四

四十四百〇九王四

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簡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事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愈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惟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



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于禁中望祀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五四百一編三

考成 宗廟 郊位 是皆 林於 病狀 此聖 張

至之日不可以動大眾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救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六四百一編四

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改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

貼黃唐制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請復用皇祐典禮 宋哲宗時上 蘇軾

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大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



其於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  
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後  
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祀之疎  
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  
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  
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則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或  
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  
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  
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之變自皇祐  
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  
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四十七 四十八

論四廟祧主 宋光宗時上 朱熹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  
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  
間雖以世數寢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  
復請遵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  
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  
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  
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  
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為  
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  
石編 八卷之三十四 四十八 四十九

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  
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  
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  
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  
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  
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  
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  
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  
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  
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知察乎此但



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抵赴謹已器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說為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九百八沈光祖

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貼黃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始祖之祀亦惑眾聽實為非便而或者以為前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詔恭依蓋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聖照

諫不籍千畝

魏文公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魏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采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覘土陽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

右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九百八沈光祖

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宰贊王王欲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警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宮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備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



寇乃命其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請行籍田禮疏

黃瓊

右編

卷之三十四

漢順帝時司徒黃瓊請行籍田禮上疏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息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土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

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享醴載未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傳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傳自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書奏帝從之

荆川先生始編卷之三十四終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五十七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五

禮二

喪復建武服制故事疏上漢安帝

補 陳忠

論三年之喪上唐武后

張柬之

祥月弛朝徹樂議上玄宗

韋公肅

論太子母服上德宗

暢當等

乞酌古今限服紀之禮上宋神宗

楊楡

乞以魏王之喪罷秋宴上哲宗

蘇軾

論除喪不可置宴上哲宗

程頤

右編

八三五卷目錄

論喪服儉葬上哲宗

蘇軾

乞討論喪服上寧宗

朱熹

諫起昌陵疏上漢成帝

補 劉向

諫起二陵疏上章帝

補 東平王蒼

論山陵疏上唐高宗

虞世南

論陵祭上中宗

彭景直

論温成厚葬上宋仁宗

范鎮

封奉天論尊號加字狀上唐德宗

陸贄

重論尊號狀

陸贄

乞固辭徽號上宋仁宗

劉敞

又乞辭尊號

劉敞

又請不受尊號

劉敞

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王珪等

上宋英宗

請集三省御史臺官再議上英宗

韓琦等

乞斷以聖意勿受尊號之請上神宗

司馬光

請復丙吉後爵邑書上漢元帝

補 士伍尊

請封孔子為殷後書上成帝

補 梅福

請加鄭寬中葬謚疏上成帝

補 谷永

請復師丹邑爵疏上哀帝

補 唐林

右編

八三五卷目錄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上宋仁宗

司馬光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第二狀上仁宗

司馬光

樂論鑄無射

伶州鳩

論樂律

伶州鳩

論樂占心疾

伶州鳩

諫鑄無射

單穆公

論議詳定雅樂上宋仁宗

韓琦

祥異論神降于

內史過

論五官

蔡墨

論重黎

觀射父



論雨霓

申 豐

火災對

補 董仲舒

白麟奇木對

補 終 軍

明堂月令奏

補 魏 相

論陰陽不和疏

補 薛 宣

上星孛等奏

補 劉 向

月令奏疏

補 陳 寵

論受天書

戚 綸

論天書

孫 奭

又論天書

孫 奭

右編

論澧州瑞木

歐陽修

論麒麟

齊 唐

論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解賀

司馬光

論黑氣蔽日及風雨寒星變異

范 鎮

論災變宜使儒臣據經義以言

劉 敞

論月食

王巖叟

論赤氣之異

任伯雨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五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禮二

復建武服制故事疏

陳 忠

漢安帝元初三年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也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備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武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世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一 晉全尚文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嬰經服事以赴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哀我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嚚之耻言已不得終竟于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宣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宣而羣臣營祿念私



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勝  
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  
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  
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  
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  
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論三年之喪

張柬之

唐武后時王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  
六月議諸儒恩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四百〇七文

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  
曰禮也杜預謂僖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  
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  
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  
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  
一月經書十二月為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  
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  
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  
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  
有二月伊尹祀於先王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曰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  
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  
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  
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黻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  
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  
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  
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  
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  
未盡然而以是為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暮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三百四十七文

而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醴醬中月而禫食酒  
肉又曰再暮之喪三年暮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  
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  
三驗儀禮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  
吉祭此二十五月之四驗書春秋禮皆周公尼父所  
定敢問此可為法否昔鄭玄中月而禫者內容一月  
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今既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  
疑論大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  
者逾遲何歲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踴  
躍之情已歇祥而廓然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更劇



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夫去衰麻襲錦穀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為節之以禮無如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姊服孔鯉不能過菴哭母彼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當世謂東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祥月弛朝徹樂議

韋公肅

唐玄宗初肅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疏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奏仗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諷前忌與晦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為常及至公肅上言

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四百三十一

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勗正洽等引忌時忌歲譏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禫禮徒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常雖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

論太子母服

暢當等

唐德宗時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請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母同服

為卿冕李吉甫議

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太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調則三年之喪自服墨修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四百三十一

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為母基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為得禮德宗遺內常侍馬欽敘謂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太子於陛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耶質又奏疏曰

太子於陛下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



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視膳也耶太子舒王皆臣子  
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  
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為母  
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暮喪以下慘制  
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  
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  
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臣  
與有司更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  
三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  
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  
右編 不卷之三十五 六 四百六十五 陸

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  
變為制可也幸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幸  
內謂即墨服復詔問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意  
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  
柳哀承憲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  
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  
內事非至誠垂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  
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終諫  
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

乞酌古今限服紀之禮

宋神宗熙寧二年繪知諫上院

楊繪

臣竊以帝之盛者宜莫如堯今考諸堯典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夫九族之外同姓

之親不為少矣而堯所親睦止於九族云者以服紀  
之異也服紀者其禮之用乎恩生於情者也恩之以  
無窮之情節之以有限之禮蓋明乎親之不可以無  
盡也族盡於九法陽之極數也服盡於五法五行之  
成數也然則服之紀雖盡而同其所自出者忍儕於  
路人乎於是復為大宗小宗之法以維之為大宗者  
百世不遷也為小宗者五世則遷也周雅云文王孫  
子本支百世是由帝堯以來訖於周親睦九族之制  
蓋殫此矣自有天下者曷不欲遠尊其祖然而統之  
以太祖之廟而不毀外至於六世之上則去廟而為  
右編 不卷之三十五 七 四百七十五 陸

祧去祧而為壇去壇而為墀去墀而為鬼蓋亦明乎  
親之不可以為無盡也臣謹按春秋魯桓僖宮災孔  
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蓋以桓僖之廟宜毀而不  
毀故天以火災戒之也伏觀睦親宅被火災者二廣  
親宅被火災者亦二旬月之中如此之併豈適丁其  
時乎臣竊以春秋之義推之蓋二宅之中有親已盡  
服紀無者而未經裁節於有限之禮故天以火災戒  
之乎歷考上世尊族或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自唐  
明皇而後世叢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本朝依其制也  
然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



授之今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其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欲乞陛下酌古今之宜限服紀之禮廣采衆議裁其蔭子之數立其出官之制設大宗小宗之法以正其統其餘支庶之服紀盡者並許出居於外以合於帝堯親睦九族之道

熙寧二年十一月下詔曰自我祖宗親

敘九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屬籍於閭臺並留京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八三十九 作

師參奉朝議然而世緒寢遠皇枝益蕃服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別雖親睦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彝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定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况我制作動法先王豈宗世等差乃無定著俾羣公之合義將爲一代之通規載覽奏到具陳條目以祖宗昭穆是宜

世出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洎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將來用頒明命依中書樞密院所奏施行

乞以魏王之喪罷秋宴

蘇軾

宋哲宗時上

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秋宴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曰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九三十一 州

曰汝爲君耳將司聽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位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聽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替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替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爲天子絕替不宴樂臣切非之



若絕暮可以宴樂則春秋何為譏晉平公周景王乎  
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  
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  
准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  
未葬之月不當宴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  
臣切以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宴不待臣言但至今  
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今合於宴前一  
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為  
當罷只乞自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  
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  
敢不奏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一 三百四十四 州

論除喪不可置燕

宋哲宗時上

程頤

臣伏觀有司排備開樂宴臣備員勸講職在經義輔  
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  
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  
為一喜慶之事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  
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切恐  
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  
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  
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違

今不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  
益之理得為是乎况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  
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言  
冬至受賀表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  
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  
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為  
安

論喪服儉葬

宋哲宗時上

蘇軾

臣謹按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  
尊也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  
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  
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上世以  
來未之有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  
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為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  
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焉自漢以來不  
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  
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為非蓋諂諛之  
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為三年服  
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  
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一 三百四十四 州



用易月之制而官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夫衰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其衷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服以管其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為是矣且其禮之失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制故

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二

十一

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縵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官不可以無服也耐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過山陵宜令羣臣

續修

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制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夫衰裳不可以服勤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遂除之臣竊以為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伏惟皇帝陛下聖政之美四方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於以革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天下使知君臣之

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三

十二

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考正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寶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為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獨完葬之厚薄禍福可睹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為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緘封皮匣納



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無益於先帝竊恐汙襲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卽本朝所代也臣以爲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四

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陋而不可爲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爲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于冒旒宸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乞討論喪服

宋寧宗時上

朱熹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牽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者在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五

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練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



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之制勿使過為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眾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

諫起昌陵疏

劉向

漢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

石編

卷之三十五

十六

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

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龍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官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龍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

石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七

毋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脩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拊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竟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第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



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襄五王，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數。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管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十八四十七

相

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計。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愴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鄆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起，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十九三百九十一

諫起二陵疏

東平王蒼

漢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上疏諫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今從官古霸聞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



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疆秦古者丘壠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帝從而止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二十三頁九十六

華

論山陵疏

虞世南

唐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

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非薄為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添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

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資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為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椁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及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竟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二十一頁四百五

陳

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為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為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為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為三仞之墳明器亦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為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

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眾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廢毀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之後不免有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專付所司詳議



以開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漢高祖長陵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謂做宜伏願仰遵願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因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愆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論陵祭

唐中宗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

彭景直

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墀為親疎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祭之無禱乃止譙周曰天子

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二十四百九十九

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日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五享於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自元帝願罷郡國廟永祔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

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墀歲貢魏晉以降不祭墓唐家擇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真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乏于費可減朕常願為之

論温成厚葬

范鎮

宋仁宗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冊為温成皇后十月葬鎮上論

臣竊聞温成皇后壙中皆以縷金為飾又以錦繡珠翠金玉衣服什物以備焚瘞者甚多此等事於死有益於生無損猶不可為況於死無益而於生有損乎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二十三三百九十五

古先聖賢丁寧以戒厚葬者其思慮至深也今壙中之飾已然之事不可改已其錦繡珠翠金玉之物以備焚瘞者願發明詔一切停減以代下戶租賦非惟上益聖德亦為温成皇后遺惠之無窮也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眾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



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  
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論安敢不言竊以尊號  
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  
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  
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  
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  
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未議重益美名既虧  
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  
詳思不為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陸贄

右編

卷之三十三

二十四 三百九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  
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  
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  
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  
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  
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  
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是一字  
且猶不兼禹湯繼與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  
羸秦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卑兼皇與帝始總稱之

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  
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  
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  
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  
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  
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  
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  
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尅責唯謙與順一舉而二  
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高德  
於復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二十五 三百十三 尚希聖

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  
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  
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  
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  
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  
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  
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  
亦耻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  
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乞固辭徽號

劉敞



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閣門拜表乞加上尊號准批答不允此誠見陛下恭讓持滿惡盈好謙之意且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復加徽號近二十餘年矣冲遜之德上通於天下信於民此上天所以佑聖躬受福無疆萬民所以戴愛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實不須稍增數字示人自滿臣願陛下固執雅意羣臣雖十上表堅讓勿受足以益明積年冲遜之實必大得天人之佑且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

右編

卷之三十五

二十六百三十三尚希聖

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不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而服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為請而臣獨望陛下固辭徽號為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然望陛下裁之聖慮參之美志斷而行之則有高世之名與道同符豈數字可盡哉

又乞辭尊號

劉敞

臣近上封事欲望陛下堅讓尊號今已兩奉批答不

允願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謙冲之德超絕前古簡在上帝人臣歸心夫已三十年行之一旦改之於義不可蓋推善歸美以尊君父者臣子之常節也讓德惡盈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實恐反累陛下二十年昭升之美又自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右編

卷之三十五

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逆于心者也而羣臣之

又請不受尊號

劉敞

臣兩貢愚忠欲望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未蒙采納臣豈敢沮衆人之意豈敢損主上之美實以謂崇陛下之稱號不如明陛下之謙讓狗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如廣君父克己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陛下力能行之不當復詢左右之臣今羣臣已上五表聽之則頓失二十年謙讓之美不聽則合于嚴恭寅畏持盈克遜之義亦令四方無以窺聖德之淺深



臣雖狂暗竊重慎此舉不敢不再三陳聞

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王珪等

宋英宗時上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毋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

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二十八百八十四五

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齒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繼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

今切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請集三省御史臺官再議

韓琦等

宋英宗時上

臣等伏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狀稱臣等參詳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者臣等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勅並云為

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二十九百五十五

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狀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定議聞奏

乞斷以聖意勿受尊號之請

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司馬光上

臣今月十七日准內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榜子審取聖旨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



世遂爲故事因循至今伏見太祖開寶九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曰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耳羣臣懇請勿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中國獨無足爲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爲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

古編 八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請復丙吉後爵邑書 士伍尊

荆川先生右編 卷三五

漢元帝時先博陽侯丞相丙吉有罪削爵爲關內侯長安士伍後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罹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

古編 八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徵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

三三七



請封孔子為殷後書

梅福

漢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以為殷後復上書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鑽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于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尸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

本編

八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

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

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請加鄭寬中葬謚疏

谷永

漢成帝時上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近事大司空朱

本編

八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邑右扶風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抱商偃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

請復師丹邑爵疏

唐林

漢哀帝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為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



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  
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  
所坐者微免爵泰重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  
朝請唯陛下裁之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

宋仁宗時上

司馬光

臣等伏觀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  
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已名  
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謚  
有得失職有當言不敢隱嘿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三十四 三百五

段

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  
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舊臣  
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眾望不欲委之有司槩以  
公議且將掩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宜  
示於外臣等謂猶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  
者取以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  
者謚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才不可兼取况  
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  
久何以為法伏以陛下睿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  
為豈不素聞迺欲以恩澤之私強加美謚雖朝士大

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  
然豈可掩蔽必曰夏竦之為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  
為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失  
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報  
讎之禍狂僭妄言正為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改  
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論以為萬世之法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第二狀

宋仁宗時上

司馬光

臣竊以凡為人臣受祿不必多受位不必高苟當官  
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三百六

劉中

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追謚法本意所謂  
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行所  
學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偷之  
謂也蓋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  
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  
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  
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  
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慙愚不達大體不知復  
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  
此之厚者以竦嘗為東宮之故臣也向者東宮之臣



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  
然豈非知竦所為不合衆心邪陛下必以竦為正直  
無疑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檢覆其  
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  
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  
者將以謚為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  
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為善者生享  
其福死受其榮為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  
雖欲不治安何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  
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滅

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三十六四百七 初中

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為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  
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絕及其既著誰得治之況天  
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  
拊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以  
信於後人者為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  
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  
謚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冒犯天顏區區不已與人  
父子為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  
伏惟陛下憐察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竦謚

天下幸甚

論鑄無射

伶州鳩

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  
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  
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  
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  
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  
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  
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  
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

春編

八卷之三十五

三七三百七 餘

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  
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  
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  
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  
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  
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  
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  
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  
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  
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

一五八二子 續修四庫全書 6 文之句



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

論樂律

伶州鳩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

本編

八卷之三三五

三十八三百九十

七

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鐃昭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鐘甚大無鐃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

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

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鷄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太簇之下宮布令

本編

八卷之三三五

三十九三百七十八

七

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暴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靡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靡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論樂占王心疾

伶州鳩

天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諫鑄無射

單穆公

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四十三頁九十四行

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

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人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

論議詳定雅樂

宋仁宗時上

韓琦

臣伏聞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唯殺暉緩之聲隨而應非器之然也故孔子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四十三頁九十五行

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言斯有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以臣識暗藝薄素非知音陛下誤賜甄采使待罪諫列首被詔旨令與丁度等詳定胡援阮逸鄧保信所造鐘律事臣粗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盡逸援之闕方分保信之用長忝質之典據皆無所聞伏自藝祖造邦仁宗接統縉禮具舉熙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



悉無更易以至穆庶康又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爲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鏡適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口晷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卽薦郊廟暨逸援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卽又闡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及周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者不惟有傷國體實則虛費邦用歷觀前代議樂古之管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今之速

本編

八卷之三十五

四十二四百六 余

而易也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政治之本使政令平節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原又當究今之急以佐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垂久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強則驕逆淪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紀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

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後保信三法別召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萬一財擇不勝至幸

論神降於幸

內史過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羸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

本編

八卷之三十五

四十三

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郟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焉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



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肯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

蔡墨

論五官

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豳川豳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

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抵伏鬱裡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

右編

卷之三十五

四

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於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論重黎

觀射父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四十六 三十九十三

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灾不至求用不匱故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御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荐臻莫盡其氣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論兩電

申豐

大雨電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電可禦乎對曰聖人在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四十七 三十九十三

上無電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厲疾不降民



禮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火災對

董仲舒

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

右編

八卷之三三

四十八 三百七十九 也

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矣見舉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

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不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舉在外者天災外舉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白麟奇木對

終軍

時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數復合於木上帝異此二物博謀羣臣終軍對

右編

八卷之三三五

四十九 三百八十四 也

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形於宇內矣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方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之



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享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

右編

八卷之三三五

五十三頁

明堂月令奏

魏相

漢宣帝時丞相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又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茲

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

右編

八卷之三三五

五十四頁

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口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尊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久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



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論陰陽不和疏

薛宣

漢成帝初即位時宣為中丞執法殿中總部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五十三卷九十八

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禮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給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上星孛等奏

劉向

漢成帝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維江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

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及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懷不能已復上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與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九年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九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六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五十三卷四十一

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大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柱矢夜光熒惑襲月彗火燒官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旱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



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  
故故高祖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景響世所同聞也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  
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  
猥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  
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五十四四百五

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  
復說義書曰倅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  
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月令奏疏

陳 寵

漢章帝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  
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  
招致災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  
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  
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  
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虫始振人以爲正

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  
夏以人元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  
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  
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  
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  
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  
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  
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以改律  
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  
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  
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折獄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  
建永年之功上有應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  
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五十五

論受天書

戚 綸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有天書見于承天門  
大赦改元綸上奏

臣伏觀詔書受天書者臣謹按稽載籍歷考秘文仰  
惟帝德之靡鴻握軌符而臨御見天人之相接驗靈  
鑒之垂祥然未親昭晰炳煥若今之明著者也伏惟  
陛下道掩百王功高三古躡二聖之不業啟萬世之  
鴻基丞丞之孝日躋翼翼之心無怠勤行企道恭默



思元寬仁為布政之規慈儉示固身之寶巍巍盛德不可形容豐壘令猷固難擬議武王齊戒思見丹書之言漢武宸祈遙啟竹宮之拜繇是上天即鑒瑞牒爰臻遐垂奕葉之祥昭示臨民之戒於鑠景命奚九齡之足稱赫奕鴻休伊七百之可筭臣叨逢景運獲睹嘉祥為太平之民已知大幸遇希世之事實異前聞敢載申言誠由過慮萬一有補是為愛君竊以流俗之人古今一揆恐託國朝之嘉瑞寢生幻惑之狂圖或詐託於神靈或偽形於木石妄陳符瑞廣述機祥以人鬼妖詞亂天書之真旨少君樂大之事往往

有之

伏望陛下

端守元符

凝神正道

參內境脩身之要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以御人寰寶大和而延聖筭仰答天貺俯惠蒸黎

論天書

孫奭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上

臣伏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偶塵驅使驟為侯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以至屈至尊而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中外臣僚降及黎庶靡不痛心疾首不敢直言臣所以不避死亡之誅敢言之者誠以佩荷國恩思報萬一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將軍以

帛書飯牛陽言牛腹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跡而斬之後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坐誅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才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至今輿誦謂之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獲國經寶勝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應不妄言今按唐史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西內卒以餒終此豈聖壽無疆長

生久視乎

夫明皇以

睿哲之資

處高明之位

禍患猥至曾不聞知良由在位多年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孰導諛之說復又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浸不復振及至祿山北亂輔國劫遷老君靈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負愧包羞大命既傾前功併棄今朱能所為頗似王鉷等事陛下遠思漢武之雄才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



亂不作享萬世無疆之休

又論天書

孫奭

臣聞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犧易明文何湏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上玷皇明不為細也

論澧州瑞木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近聞澧州進瑞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五十八

三百六

節六

為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劫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

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

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漸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少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漸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海相仿爭造妖妄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郡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已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

石編

八卷之三十五

五十九

三百六十四

論麒麟

宋仁宗嘉祐二年上

齊唐



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路圖寫其形大抵牛身象耳狗足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麕牛尾一角郭璞注謂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麕大鹿牛尾一角即漢武郊雍所獲麟也又云麟如馬一角不角者麟即元康中九真郡所貢也又唐龍朔三年麟見于介山又聖朝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為祥麟上表稱賀臣以前典觀之則麟如馬狀麟似鹿形况麟鳳四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青史具書故唐改元年漢名書閣太平之瑞莫大於斯臣切聞此獸頗與書史所聞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六十四年七月

崔飛入府舍遂為瑞鳥隋文帝好祥瑞有野雀集於宮掖因改儀鸞之殿取笑當世貽羞史策以斯為鑒固宜審詳伏乞陛下延訪博物之臣徧考瑞圖所載確有符驗方可進呈事果非真即宜罷黜以寬一方百姓之獎臣素以寡聞昧於通識進言不用默守常職儻一辭有補於毫釐一舉少全於疲瘵則退甘鬲鑊萬死無逃臣不勝區區赴職言事俯伏待罪

論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 司馬光

宋仁宗嘉祐六年判禮部司馬光上

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六十二年三月

食臣伏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為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奏表稱賀以為大慶臣愚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之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沉湎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為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為未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是者禍尚淺也四方



見京師不見者禍淺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告口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惡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慶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乃所食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伏望陛下明勅有司若六月一日更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奏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群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

論黑氣蔽日及風雨寒星變異 范鎮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六十二

二百九十三

宋仁宗至和二年起居舍人范鎮上

臣伏以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乍寒乍暑欲雨不雨又有黑風蔽日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黑氣陰也小人也日陽也君象也黑氣蔽日者陰侵陽小人惑君也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者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退宰相爲是即乞速退執中以解天意以御史之言爲非乞敕執中速起視事無使天意久不決也寒暑者賞罰也乍寒乍暑不當賞而賞不當罰而罰也鄧保吉有過於法不當爲內侍都知鄧宣言不歷遷任

於法不當爲內侍都知押班未幾又改官石全斌不當爲觀察使爲觀察使未幾爲內侍副都知其餘禁緣改遷皆不應法律是不當賞而賞也陛下有旨不應法律賞罰聽中書樞密大臣執奏而中書樞密大臣不執奏是當罰而不罰也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北風皆逆氣也風主號令主思慮陛下思慮若爲小人所惑而號令數變易也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君脩人事以應天變則災異可爲福祥也陛下如欲應乍寒乍暑之變莫若追還鄧保吉等過恩而明正中書樞密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六十三

三百零七

大臣之罪也陛下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速定陳執中進退之勢以決中外之感也陛下如欲應冬多南風春多西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變號令也凡此皆古聖賢通天人之術著乎經史使後世爲人君者視之以奉天爲人臣者法之以事君者也非臣之臆說也陛下無以臣非才廢臣所陳先聖賢之言則臣之幸也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杜稷之福也惟妖星之變及今年臣消息所未知也今春諸路無麥苗禾種不入而山東尤甚山東盜所起處萬一盜起陛下將何以待之妖星之變殆恐爲此



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得默默已也臣四歲而  
在父七歲而亡母今食陛下之祿父母之養為不及  
已其所可為者合忠孝一意以事陛下耳若於此時  
畏避而不盡言則臣負不忠不孝之罪於陛下也

論災變宜使儒臣據經義以言

劉敞

宋仁宗時上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  
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以求  
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燦  
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

右編

八卷之三三五

六十四 三百六十六左祥

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下相飭而自天祐之竊見朝  
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怪  
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  
於儆戒吁咎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  
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  
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凡四方所上奇物怪  
變妖孽疹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  
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  
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  
一端矣唯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謹微不可

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竊觀前世商高宗周成  
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於此不勝區  
區

論月食

王巖叟

宋哲宗元祐七年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上

臣伏見去歲日食五月朔今歲月食三月望且食之  
既按十月之交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  
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  
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  
而食于何不臧考告凶之言則日月之食以為戒考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六十五 三百七十一

維常之語則若專戒日食而不以月食為可畏蓋詩  
人之時事異于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實日月  
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變也臣竊惟皇帝陛下  
以光明純粹之德淵默臨朝太皇太后陛下以仁義  
公恕之行發而為政蓋無一不當天心者然則何為  
謫見于月食之災臣始恐陰邪道長有以蒙蔽盛明  
而聖心用以為疑故天見變異以示警戒此天心之  
仁愛陛下而欲全聖德之美也消復之應宜在此時  
願陛下用人之際則審邪正使必得其真聽言之際  
則察是非使必歸于當斥遠陰類深防蒙蔽之害以



答天意不勝幸甚

論赤氣之異

任伯雨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右正言任伯雨上

臣伏覩陛下自臨御已來德澤屢下和氣充塞日雨而雨日暘而暘四海九州罔不豐年天心人意如合符節固宜垂氣異象消伏不作然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暮夜赤氣起于北方光焰亘天又有黑氣在下漸衝西方散而為白咎徵之來其異如此天心之愛陛下欲陛下有所恐懼戒慎也且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為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六十六百令

蘭

曆間屢有赤氣之異唯文宗大和中為多是時宦官用事朋黨交結今日陛下以堯舜之資當千載盛明之時固非唐世衰末之比然天心愛陛下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也臣伏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勅官禁以防慮幾微訓飭將帥以遏絕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奸惡事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臣疎淺小臣誤蒙陛下拔擢于眾人之後付以言責常恨粉身碎首未有補報若見災異畏罪不言不唯虛陛下聖神知遇孤負大恩抑恐有佞

右編

八卷之三十五

六十七百令

蘭

臣指為祥光瑞氣以欺聖聽使陛下畏天小心不得即日恐懼消變則臣之大罪膏斧鉞不足以謝言責伏惟陛下留神采聽天下幸甚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六

禮三

貢論郡國貢舉 上漢章帝

韋彪

上中正疏 上晉武帝

劉毅

請選舉擇賢才疏 上唐武后

薛一登

選舉疏論舉主連坐 上武后

薛登

條奏貢舉疏 上肅宗

楊綰

上論貢士書 上憲宗

舒元興

論貢舉狀 上宋神宗

司馬光

有續 卷三十六目錄

答詔論學校貢舉之法 上神宗

蘇軾

論貢舉非人不可降詔 上哲宗

蘇軾

論特奏名舉人 上哲宗

蘇軾

學國學疏 上漢光武

補

朱浮

請崇學校疏 上唐武后

補

韋嗣立

請崇國學疏 上憲宗

補

李絳

奏記論學校

劉禹錫

請修學校為王化之本 上宋神宗

程顥

上疏言識記 上漢光武

補

桓譚

上華文華書 上隋高祖

補

李諤

乞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之文 上宋仁宗

歐陽修

論龍昌期學術乖僻 上仁宗

劉敞

論近歲士人習高奇之論誦老莊之言 上神宗

司馬光

論王安石學術之謬 上哲宗

楊時

論王安石學術壞人節義 上哲宗

陳公輔

論罷宏詞科 上孝宗

葉適

論晉侯之疾 上孝宗

秦醫

有續 卷三十六目錄

乞選醫師教授生徒 上宋仁宗

范仲淹

方諫迎佛骨表 上唐憲宗

韓愈

乞斷妖巫 上宋仁宗

夏竦

上請焚瘞物故佛僧 上仁宗

錢彥遠

論差道士校黃本道書 上哲宗

范祖禹

僧道 上元成宗

鄭介夫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六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禮三

論郡國貢舉

韋彪

漢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鮮而吏事寢疎咎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百四十一

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上中正疏

劉毅

晉武帝咸寧初司隸校尉劉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者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

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

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

考校之責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

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問推讓

竊為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章以得實為

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

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

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

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

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百四十一

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違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屬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



清言乃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  
 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  
 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  
 殊不脩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  
 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  
 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  
 爭之兆是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  
 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  
 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  
 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難之變  
 右編 八卷之三六 三 四百七 劉中

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與刑獄滋生而禍  
 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  
 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  
 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  
 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  
 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  
 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賞異  
 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  
 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  
 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

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  
 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眾  
 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  
 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  
 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恨獨不蒙  
 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  
 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  
 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  
 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  
 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  
 右編 八卷之三六 四 四百七 劉中

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  
 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  
 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  
 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  
 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  
 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  
 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  
 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  
 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  
 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節



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選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今九品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

石編

八卷之三六

五 四百七 沈科

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

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儻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唐武后天授中選舉多濫左補闕薛登上

右編

八卷之三六

六 三百廿三

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于樂毅符堅託政于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聞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于宣尼逢萌被知于文叔韓信無聞于項氏毛遂不齒于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



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寔異于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于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于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于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

石編

八卷之三二六

七

四〇七

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在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忍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

漢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于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于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傲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曆雖漸革于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于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于州府祈恩不勝于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

石編

八卷之三二六

八

四〇七

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為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于茲見矣狗已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心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得挹已推賢亦不肯待于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東帛弋弋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投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踈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諛然于禮闈州貢賓王紛爭于階闥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



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已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祇歸于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民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

右編 八卷之三三六

九 四百七十五

者樂廣假筆于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于長卿子建筆麗于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亮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長于摧鋒謀將審于料事是以馬援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慙于酈生九拒之計竊公輸息心于伐宋謀將不長于弓馬良相宣資于射策

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望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為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徵以效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效捷之福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

右編 八卷之三三六

十 四百七十六

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于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于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若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偽謙



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  
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寔免王卅之官  
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荀彧  
進鍾繇郭加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  
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  
君子之道長矣

選舉疏論舉主連坐

唐武后天授中上

薛登

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  
以敦樸為先雕文為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一百七十

十一

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千木隱而  
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  
煽蓋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  
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世求士必觀  
其行故士有自脩為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  
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  
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與  
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  
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為本  
而以浮虛為貴方今舉士尤垂其本明詔方下同已

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  
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  
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棄疎取附願陛下  
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取實用之良策文試  
効官武閱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劍吳子辭之諸  
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聞  
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  
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  
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  
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一百七十

十一

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

條奏貢舉疏

唐肅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

楊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  
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  
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  
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寢微爭尚文辭互相  
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于  
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  
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于鄭衛蓋有由也近規



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寢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藝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譏爲常談以向背爲已任投刺干謁驅馳于要津露才揚已喧騰于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誠庶隅何可得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三 四百五 宗

也譬之于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頤頤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垂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間有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于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于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

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與旨通諸家之義試口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禮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四 三百四 宗

自勸教人之本寔在茲焉事若施行卽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上諭貢士書

舒元輿

唐憲宗元和申舒元輿上

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焉不修臣竊以爲有司過矣臣爲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旣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旣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



之謂肖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立成爲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泊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開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天下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四百七 楊三

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以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汚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

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耻之臣亦耻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願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意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十六 四百七 王四

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向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

一五 一五 戶 廣 參 一 戶 三 寫 書 7 反 又 小



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  
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  
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  
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  
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  
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  
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邪未有公卿不邪  
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能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  
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  
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血誠以正此門陛下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七言九十一

論貢舉狀

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二年翰林學士司馬光上

臣准御史臺牒准勅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  
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察各限一

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言欲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  
方斯順之矣臣竊懼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  
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  
德行為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時始制茂才孝廉  
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  
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  
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厲故也魏  
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  
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八言一百七

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為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  
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  
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  
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  
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  
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為士  
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為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  
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  
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  
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為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遭擯棄



爲窮人雖有跣躄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爲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爲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爲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九四百七

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卽遇科場以責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當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安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寔而取之臣獨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

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譏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紛淆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爲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障津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詩賦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詩賦論策爲事唯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百七

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源歷代訛謬而不悟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知况於州縣况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旣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旣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爲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



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  
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真  
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  
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  
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  
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却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  
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  
贓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  
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  
聞奏乞嚴加懲罰朝廷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七 劉下  
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

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聞奏乞下本貫  
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狀申解送赴貢院  
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  
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委貢院考試其試官或朝  
廷臨時點差進士試經義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  
三道更不試詩賦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  
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

其惟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  
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僻時務踈濶者即  
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若合格者少不  
滿舊數亦聽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  
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  
依舉主多者為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  
後為次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  
並須開坐元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  
理重及贓重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  
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者則羣臣不敢挾私妄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七 劉下

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士風丕變矣朝廷若  
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  
臣伏見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  
憂及停閒官員以為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惠聚在  
任官員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  
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  
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  
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  
出入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  
晝習詩賦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



邪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踈矣臣  
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  
於本處命官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為衆所服  
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  
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  
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仍令  
國子監試講說經書應舉人初人學者並為外舍生  
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  
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筭中抽取  
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說通者置

右編

八卷之二二六

二十三四百〇七

列傳

簿記錄粗者不問不通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  
試所習舉業送教授考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  
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  
等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  
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釋奠以來  
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內舍  
為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為中  
等生中等生升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  
人以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  
須具狀申於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

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毀抹其  
初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  
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府舉人舊無府學並  
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  
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  
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  
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其  
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  
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  
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

右編

八卷之三三六

二十四四百〇七

列傳

姓名結狀保明聞奏仍給與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  
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  
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  
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向經術崇行義矣夫經術  
淺深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  
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  
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為衆  
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  
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輕少行義則為衆所服  
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



之者相去遠矣况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遇  
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  
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  
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  
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為愈也

荅詔論學校貢舉之法

蘇軾

宋神宗熙寧四年賜中丞直史館蘇軾奏

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  
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阜隸未  
嘗無人而况學校貢舉乎雖因今日之法臣以為有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

言全

卷

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  
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  
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恭若不能廢  
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  
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  
所不欲行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  
其選舉養材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乎且天下同嘗  
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  
名僅存矧今陛下必欲取德行道義之士責九  
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

論

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  
於是軍旅謀於是又蠲以時簡其不帥教者屏之遠  
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欲  
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制何異故臣  
以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法不廢於  
吾之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百餘年治亂興衰初  
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  
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之長才與今為孰多  
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長短之議決矣今  
議者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貢德行而略文章或  
曰專取策論而廢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采舉望  
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  
數者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  
興德行在於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  
軻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  
焉若欲設科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以為偽也  
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  
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不至矣德  
行之弊至於如此自文章而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  
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雖知其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

言全

卷



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而已豈獨吾祖宗自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麗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天下而必欲廢之近歲士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

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劉卞

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繩墨故學之易成無聲音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文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眾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且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為進士曉義者又已去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能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於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何嘗用其一二顧

大曆之陳何與

只是好此結句殊為短

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大者遠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攬眾才經濟世務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與焉然臣竊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王衍好莊老天下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性命以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能聞而

石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視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挹此豈能真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皆能如莊周以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厲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於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致蹈衰季之風



論貢舉非人不可降詔

哲宗元祐元年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

蘇軾

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已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繫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為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為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為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

有編

八卷之三二六

二十九

三十九

蘇軾

况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或貢舉非其人律犯止入已賦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為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為不重若以為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職司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脩六也舉十科七也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從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

借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等伏見蘇軾

論特奏名舉人

宋哲宗時上

蘇軾

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大冗官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唯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辰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紛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

有編

八卷之三二六

三十

三十一

蘇軾

所不為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本來係是龍飛榜乞為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住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即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



無進望唯務贖貨以爲歸計命胥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卽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使至州縣舉雁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等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校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卽許出官其餘皆補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

貼黃稱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日之遠近唯欲爭先注授臣竊恠之陰加訪聞以爲受官之後卽請顧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旣受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棼無知之人又已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心治民不可得也

國學疏

朱

漢光武建武七年太僕朱浮以國學旣興宜廣博士之選上書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慕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敢越職請崇學校疏

唐武后時鳳閣舍人韋嗣立上

韋嗣立

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于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小學以化于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



千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水淳以  
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胥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  
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  
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  
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  
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  
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  
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  
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濫  
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三 四百七 同

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  
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于茲故  
知務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  
可不務之哉

請崇國學疏

唐憲宗時學士李絳上

李絳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  
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  
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  
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四百八

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  
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  
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  
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  
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于太學以躋於  
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爲功  
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  
各立博瞻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  
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  
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



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後覩儒道之盛故太學興  
 廢從古及今皆興于理化之時廢于衰亂之代所以  
 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  
 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  
 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  
 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  
 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  
 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  
 闕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  
 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五

奏記論學校 孔廟 劉禹錫  
 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  
 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  
 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  
 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  
 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  
 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類官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  
 春秋上下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  
 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開置原廟於郡國逮元  
 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五

况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  
 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頽靡而  
 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  
 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  
 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  
 佗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  
 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  
 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  
 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  
 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



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昇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請修學校以爲王化之本

程顥

宋神宗熙寧元年監察御史裏行程顥上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材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庶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七

三百九十四文

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政遣奉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七

四百七十四文

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群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實與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



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大學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

行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其

後學業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壹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寔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

在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上疏言議記

桓譚

漢光武建武間帝方信讞多以決定熈疑議即給事中桓譚上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



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靈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思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鮮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三百九十四條

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上華文華書

李諤

隋高祖開皇五年帝不喜文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導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

教漸薄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影響爭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向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非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業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華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

右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四百七

構無用以為用也指本逐末流遍天壤迺相師祖久而逾扇及皇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遂落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



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效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乞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之文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以為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

本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三 三百八十一 曹仁

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儒家藏私蓄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識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辭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之所

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

論龍昌期學術乖僻 劉敞

宋仁宗時上

臣聞人主所謹一嘖一笑誠以衆人所望視天下所做倣也古者聖王之行賞也服物之章不可幸得府庫之財不以濫予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觀其穿鑿臆說詭僻不經甚者至毀皆周公

本編 八卷之三十一

四十四 三百八十五 曹

疑誤後學難以示遠乞下益州毀棄版本未聞朝廷卓然有所施行今忽加賜五品章服及絹百匹臣未知誰主為奸邪崇偽飾虛附下罔上以誤陛下執政又曾不能謹重政體顧畏公議苟慰藉人情實弄國恩其失豈特嘖笑之間哉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謂言偽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教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便伏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之哉昔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者無法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罰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既而棄其言



以臣等爲蔽賢而害能乎夫蔽賢而害能人臣之大罪也願陛下因正臣等之罪而大表顯昌期之書使天下皆服誦而習尚之則可以釋謗於萬世矣自非然者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貿亂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之俗倡於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章服固天所有而財力又民之所出也陛下奈何曲徇大臣之意而苟榮小人之身乎將使遠方寡見淺聞之人奔走於辨僞之學沉沒於非聖之論迷而不反非國家之利

石編

八卷之三二六

四七五 三百七六

集三

也伏乞追還詔書斷天下之疑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之淺蹊不勝拳拳

論近歲士人習高奇之論誦老莊之言

宋神宗時上

司馬光

臣聞國之政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文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

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註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罕言今之舉人發口乘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

石編

八卷之三二六

四七六 三百七十七

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榮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懼向去仕宦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致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論王安石學術之謬

宋哲宗時上

楊時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

左編

人未之三十一

卷八

四

七

七

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豐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難艱耳自古釋之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黜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右編

人未之三十一

卷八

四

七

七

論王安石學術壞人節義

陳公輔

臣聞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



馬道  
以句  
仁後  
孫子  
不非  
馬道

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  
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  
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  
其無氣節忠義也

論罷宏詞科 宋孝宗上

葉適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之初既盡罷詞  
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  
其後又為詞學兼茂科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  
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  
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為經常之辭以教

本編

八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百九

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誥詞意短  
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  
者經術而文辭者雖其士人譁然相矜尚而朝廷忽  
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  
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  
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刁筆  
史能之而不肯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  
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  
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就  
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

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  
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  
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材未嘗中器也操  
紙援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成於心而本其源流  
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  
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以經術造士也固  
患天下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  
石之與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  
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為追述熙寧既禁其仕者不  
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其為宏詞是始  
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  
故既以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  
而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  
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材  
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  
詞賦經義並行又矣而詞科迄未嘗有所更易是何  
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不自為背馳也蓋進士制  
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  
已矣

本編

八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百九

論晉侯之疾

秦醫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隆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煩手淫聲惛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恣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

石編

卷之三十六

五三四百

宗

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乞選醫師教授生徒

宋仁宗時上

范仲淹

臣等聞古者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考其醫事以振其祿是先王以醫事為大著于典冊我祖宗朝置天下醫學博士亦其意也即未曾教授生徒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有之臣欲乞出自聖意特降勅命委宣徽院選能講說醫書三五人為醫師於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召京城習醫生徒聽學并教脉候及修合藥餌其針灸亦別立科教授經三年後方可選試高第者入翰林院充學生祇應仍指揮今後不由師學不得入翰林院如在外面私習得醫道精通有近

石編

卷之三十六

五三四百

何

上朝臣三人奉舉者亦送武成王廟比試更委宣徽院覆試取醫道精深高等方得入翰林院祇應如內中及諸宮院使不經官學百姓醫人有功效者只與支賜如祇應十年以上累有功效者即與助教或殿侍三司軍大將安排即不得入翰林院所有諸道州府已有醫學博士亦令逐處習生徒并各選官專管仍指揮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所到點檢其學醫生徒候念得兩部醫書精熟即與免戶下諸般差配如祇應府累有功效者即保明聞奏與助教安排所貴天下醫道各有源流不至枉人性命所濟甚廣為



為聖人美利之一也

諫迎佛骨表

唐憲宗時上

韓愈

臣愈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歷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

右編

八卷之三二六

五十四三百五十四何

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乃更得求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唐聖文武皇帝

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怒之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尚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

右編

八卷之三二六

五十五四百七十三

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禱除



不祥然後進乎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其誠惶誠恐

乞斷妖巫 宋仁宗時上 夏 竦

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奸臣逆節狂賊失規多假鬼神擺動耳目漢之張角者編 八卷之三十一 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竊以雷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樂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機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驅爲僮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篆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食則曰神不聽殮率令疫人死於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錄崇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人所

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勿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爲常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錄祆符傳寫日夥小則鷄豚致祀飲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餒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鬪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憲典具有條章其如法未勝奸藥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祆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脉所有首納到祆安神像符錄者編 八卷之三十一 神彩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紗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禪萬一

上請焚瘞物故妖僧 錢彥遠

臣風聞在京景德寺僧人俗謂之言法華者因病物故而道路皆傳內降使臣令用布漆其骨留於本院供奉謹按其僧本由病後言語乖越其徒轉相誑惑小人從而唱之意在希求龔俗捨施財物今既自化別無異迹忽令漆其殘骨留貯寺中切恐不逞之徒



妄傳神變別起妖幻伏緣昨來恩州叛卒始皆假托此術以脅多衆乃至朝廷臨遣大臣督戰方能擒滅不爾爲國生事今此僧近在輦轂尤動人心萬一之間不可不慮五代時定州狼山寨有尼姓孫名曰深意及死坐而不壞寨民孫方諫者奉之遠近神其事聚衆頗盛遂因爲定州節度使仍自立弟行友爲兵馬留後至太祖時遣兵擒行友至京及訪狼山輦其尼屍焚於京城西北隅自此定州方始朝廷除節度使蓋深達情僞建威銷萌之至况釋氏本教亦不許其示相於外微福於無况此朽穢之骨復何所爲伏

左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八

可權

望聖慈詳察邪正本末上法祖宗英斷特降指揮令開封府監勒本院僧徒將所謂言法華者於城外依本教焚化如有燼餘之骨卽於城外瘞藉卽不得放入京城諸門及於寺院聚人供奉所貴不至有感民聽

論差道士橫本道書

宋哲宗時上

范祖禹

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秘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侍從皆由此出不專爲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爲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子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

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黃本自此書籍益廣充初四館朽蠹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徧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論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桂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爲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其書數術方技皆爲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

可權

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教之人也今館閣羣聚天下賢才宜有詳見洽聞之士博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輕朝廷之體羞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讐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街談



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  
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  
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為例豈祖宗設館閣  
之意哉夫聖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于上不可不慎  
昔熙寧中王韶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  
韶誘說木征時人號為安撫大師今館職之外已置  
校黃本官又於黃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  
謂之編校大師事雖至微實損國體其秘書省所請  
乞更不施

僧道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李齊賢

切自唐虞三代以來國祚延長羣生康泰不聞有釋  
老也三國六朝以後僧尼道士始布滿天下求福田  
利益者不之老則之釋人君好尚往往過之夫福非  
如粟帛金寶可求而取之物也上好儉則民財豐節  
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於仁壽  
之域民生安樂便是好事獄訟無冤便是布施何必  
張浮費事繁文泥金檢玉而謁之於虛無也一僧一  
道之祝延不若百姓羣黎之同願一寺一觀之祈禱  
不若干門萬戶之齊聲古諺云福從貧歎生正此謂  
也西方乃佛生之地佛聖人也安肯作威福以要人

之敬奉佛教人以不貪不妬不傷生不害物為好事  
故云卽心是佛也何嘗以陳玉帛嚴香燈晨夜誦經  
禮拜至於殺人致祭縱囚示恩而名曰做好事哉今  
國家財賦半入西番紅帽禪衣者便公然出入宮禁  
舉朝相尚莫不傾貸以奉之此皆庸僧作此妖妄非  
佛之真心本性也道家以老子為宗惟在清淨無為  
祖師係赤松子的孫惟求辟穀棄人間事今張天師  
縱情姬愛廣置田莊招攬權勢凌爍官府乃江南一  
大豪朝也其祖風法門正不如此諸佛三清在天之  
靈不可誣也往往嗣法者失其初意耳愚氓俗子不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六十二

知所以為佛所以為天師者云何但見頰其頰即指  
為佛黃其冠即指為天師雖百喙不能解其惑可為  
世道一慨朝廷特加寵異另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  
棄俗出家非有司所可統攝也而乃特寵作威賄賂  
公行以曲為直以是為非僧道詞訟數倍民間如奸  
盜殺人諸般不法之事彼皆有之矣學釋老者離嗜  
慾去貪嗔異乎塵俗可也而艷妻穠妾汗穢不羞奪  
利爭名奔競無已雖俗人所不屑為甚非僧道之宜  
然也僧道之盛莫甚今日而僧道之弊亦莫甚今日  
朝廷若不稍加裁抑適所以重其他日之烈禍也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律以禮法制以分義使不至於驕奢無度敗壞宗風  
乃為敬奉之至矣今各寺既有講主長老各觀既有  
知觀提舉足任管領之責隨路又濫設僧錄司道錄  
司各縣皆置僧綱道紀反為僧道之蠹所宜革去也  
且僧道另設衙門代以下前所未聞亡金門棄人尚  
鬼故立二司與民官鼎立而三豈謂巍巍聖朝不師  
古聖王之常法而踵殘金之弊政耶况為僧錄道錄  
者皆無賴之徒立談遭遇遽授此職便與三品正官  
平驟往來以白身之人一旦居此榮貴得之既易視  
之亦輕宜乎逞私妄作而無復顧藉也近令憲司糾  
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三頁

官俟其有佛法高妙道行絕倫者從眾推  
然後蠲其繇役除其稅糧庶可養成清淨之風亦  
足激勵澆薄之俗也外有白雲宗一派尤為妖妄其  
初未嘗有法門止是在家念佛不茹葷不飲酒不廢  
耕桑不缺賦稅前宋時謂其夜聚曉散恐生不虞猶  
加禁絕然亦不過數家而已今皆不守戒律狼藉葷  
酒但假名以規避差役動至萬計均為誦經禮拜也  
既自別於俗人又自異於僧道朝廷不察其偽特為  
另立衙門今宗攝錢如鏡恣行不法甚於僧司道所  
亦宜革去以除國蠹以寬民力可也  
石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三頁



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七

兵一

論向戌去兵

補

子罕

乞立虎符疏 上漢光武

杜詩

兵議 上宋太宗

田錫

兵制 上仁宗

尹洙

兵論 上孝宗

楊萬里

兵權下 上孝宗

葉適

宿衛請置親兵 上仁宗

韓琦

右編

八三十七卷目錄

二百九十八

論夜開官門 上仁宗

司馬光

選小臣宿衛議 上神宗

呂大鈞

論揀禁軍 上神宗

司馬光

論親兵專掌宿衛 上高宗

胡安國

論衛兵 上高宗

陳淵

論用宗子 上高宗

陳淵

廂禁軍弓手土兵 上孝宗

葉適

論私役衛兵 上元成宗

鄭介夫

鄉兵乞募陝西義勇 上英宗

韓琦

乞罷刺陝西義勇 上英宗

司馬光

乞罷刺陝西義勇 上英宗

司馬光

論呂公著所陳利害并罷保甲 上哲宗

乞盡罷諸處保甲 上哲宗

司馬光

兵論論鄉兵 上孝宗

楊萬里

養兵論益兵困民 上仁宗

范鎮

論養兵 上神宗

呂大忠

論冗兵之費 上神宗

陳襄

論養兵之費 上孝宗

陳傅良

屯息戍 上仁宗

尹洙

四屯駐兵 上孝宗

葉適

請嚴軍法 上仁宗

文彥博

論閱武 上成宗

鄭介夫

兵器論軍器 上神宗

曾孝寬

乞教車戰 上高宗

李綱

乞造戰船募水軍 上高宗

李綱

上銅馬式表 上漢光武

馬援

請市蕃馬狀 上唐武宗

李德裕

乞括買馬 上高宗

李綱

論拒馬法 上高宗

虞允文

論馬政狀 上成宗

鄭介夫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兵一

論向戌去兵

子罕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一三言十徐

林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乞立虎符疏

杜詩

漢光武時南陽太守杜詩請用虎符發兵上疏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加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兵議

宋太宗時上

田錫

一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之以陣圖不須授之以方略自然因機設變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二言百九十六

觀釁制宜以此無不成功以是無不破敵昔漢之西羌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趙克國年七十矣上使邴吉問曰誰可為將克國對曰無踰老臣以是言之則請今宰臣以下各舉堪為將帥者又令宿舊武臣素有聞望者亦令自舉然後陛下詳擇而用之又趙克國既為將宣帝遣問曰將軍度羌虜如何當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以是言之昔克國為老將尚謂百聞不如一見况今委任將帥而每軍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



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令舉良將及令素有聞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也

一將帥行恩信郵士卒必豐財貨方得上心昔趙奢為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客軍吏是以匈奴不近雲中之塞今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今則誰敢效古散家財賞士卒去吝嗇有幾何人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又聞

不編 八卷之三十七

三言十七卷

近侯伯亦有廳直三五十人習騎射為心腹每出入陣敵得以廳直隨身翼衛主帥後來不敢養置昨來楊業陷陣訪聞亦是自已無腹心從人護助捍禦以致為狄之所獲今雖時異事殊然廢置利害亦繫詢訪行之

一今之禦戎以沿邊諸郡有勇智者命為刺史委之自用方略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為陛下各立殊勳控制侵侮昔後漢郭伋為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攻守之略匈奴憚不敢入塞人得安業在職五歲

戶口增倍又張堪為騎都尉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為用匈奴以萬騎入漁陽堪乃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孤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此言之則沿邊諸郡請令擇有智勇者為刺史必副陛下之憂寄也

一今之禦戎更在悅取軍情凡經棟退尚堪力役者却與元本料錢其破陣及守戍死亡兵士所有在戎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各令存活勿使寒饑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克酒掃裁縫之隸其次棟中新招到

不編 八卷之三十七

四言三卷

軍雖稍有身首人材未宜便令管轄舊人須是經歷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勞效者方令克節員所貴已下亦各甘心兼易為驅使若曾有功勞未得優賞者即乞別作名目優異酬賞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之大數亦不知國家支費用度之眾寡若陛下省罷塔廟之費耗迴克軍旅之賞給則孰不革其怨心孰不致其死力若是破敵必副陛下平戎之心也

一今之禦戎亦宜別設條例等第立賞若得一堡壘或復一障亭與某官與若干賞賞不踰時必誠必信條例不煩令軍中曉會此必有果敢智謀之士副陛



一今之立賞也

一今之禦戎又宜以重賞召募敢死之士仍以古來選士之科以取士卒亦於軍中擇取應得選士之條目令舉其六七更可詳酌增損且據兵書言之取會習輜鈴者有謀畫者又取能知敵情偽者取能知山川險易徑路迂直者取強弓過人能斬虜塞旗者又取往復數百里不及暮至者又取能破格舒鈎或負數百斤行五十步者又取趨捷若飛能踰塹壘出入無形堪窺覘者各區別技能置立部分以副將帥之指使也

左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三百五 戴化

一今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內則詢謀宰臣行一事必使宰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宰臣議之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悞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刺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二人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此乃國體君臣至公臣聞偏信生奸獨任成亂侯利用賀令圖等既

快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侯利用賀令圖者後快陛下機宜於後伏乞陛下——與宰臣謀議事與宰相商量悔目前獨斷之明詳今後公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不盡忠則大臣之間足以副陛下憂勤之旨也

一今之禦戎無先用謀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狄中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得凡有幾國否幾國與匈奴為讐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謀間謀若行則夷狄自亂夷狄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也書在唐史其事可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六三百五 化

知以募能往絕域鬪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其餘謹烽火明斥候亦可以依古法為倣備趙克國傳曰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雖天道遠而難知然昭昭垂象緯者為陛下言兵之利害也

一今之禦戎凡召發兵士或儲糧草亦宜謹靜勿使喧煩臣竊聞去年於戶稅上拆科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卽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行校者又聞汴河乾淺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待



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輦轂之下豈無外國謀人臣即不知國家見在軍儲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為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為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枝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待漕運也

一今之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如此何以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陛下詳而察之

右編

八卷之三二七

七 三百三十一 列中

一今國家富有天下精卒利兵計有百萬然無將帥為陛下治兵昔吳起為將為士卒吮癰霍去病為將漢帝欲為治第宅去病曰匈奴未滅豈以家為寶嬰為將得所賜金千斤陳於廡下軍吏過者則量取為用未諭陛下以今之將帥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所見即將帥必無其人何以知之將帥肯與士卒吮癰乎若賜第宅肯不要乎將帥非材即無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而懼今有居顯位食厚祿為國之謀則不足奉身之謀則有餘何以副陛下致太平之心何以致陛下成清靜之理然以臣所見凡小小公事不

勞陛下下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賢相於內則百職舉而紀綱振委良將於外則四夷服而邊鄙安臣之愚衷備於此矣已然之患既陛下徧訪直言未然之虞乞陛下常切留意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八 三百六十一 列中

主一姥而已用黠虜為謀主頗有輕中國之志今春夏必漸退秋冬必復來制之禦之雖在前所籌數事而已若將狄人禦之而不去邊境備之而未寧加以匈奴間諜於西番漢家未斷其右臂即秦隴千里之外瓜沙玉關之西恐非國家之所有萬一兵款相仍寇盜多起此時何以謀之此時何以禦之聖人不能不災而能禦災今陛下聖德合天三邊無虞萬里晏然居安思危之計得不由未然之事而豫防之此亦禦戎之遠意也

右臣備位掖垣忝司誥命祇奉睿旨俾陳方略昧於



時事思慮不精然於狂愚度或可采

兵制

宋仁宗時上

尹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藉兵於民農戰兼用者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強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為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九百九十一 朱本

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眾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遛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

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

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為失策何謂戰為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也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為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為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之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眾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於外民潰於內失所以為守也守方面者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十三百九十四 朱本

異於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亟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兵論

宋孝宗時上

楊萬里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歛有所散有所歛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强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歛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臣請言歛之之說蓋歛之之說古之為歛者處其一今之為歛者處其三何謂一蓋



三代之兵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於一古也然可用之於古而不可用之於今也蓋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并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為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古可用也何謂三曰召募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則夫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毋以天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

石編

卷之三十七

十一

余

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為謹厚默默以為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溫平居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推理剽奪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為非固有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鬪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民者放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為兵則其為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為用而不少者而強其沒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為兵其肯老死而不動手抑將猖狂潰冒以至於大亂也夫與

其至於大亂孰若收之以為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為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於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於姦慝而用之於功名此駕馭姦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今不得不用也如此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歛之者耶臣請復言散之之說蓋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蓋以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矣宜乎十者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宜乎

石編

卷之三十七

十二

余

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於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於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絕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蠹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蓋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亦有私之者矣某與某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某與某逃者也而其籍則居也某與某未嘗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子虛



有之徒居其十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  
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則  
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無之。此虛兵。實散而  
不散者也。如是者。盍亦講其所以散之者。取今朝延  
召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  
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貫之。以  
爲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爲亂。教而擇之。將皆卓  
然可用。此斂兵之至計也。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  
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時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  
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檢押。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

右編

六卷之三十七

十三

三頁

五

也。蓋行視必於教閱之地。而檢押必於司籍之人。何  
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亦可  
以槩見焉。至其死生存亡。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  
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槩見者。而沙汰焉。從  
其莫不知者。而開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  
何患於不散。而虛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  
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夫典兵在人。用兵在術。練  
兵在法。臣之所謂斂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

兵權下

宋孝宗時

策

適

言之實者無奇。而厭聽。故天下多奇言。而言其爲先

奇人主慨然欲聞天下之言。則其言得以入。而言兵  
者入之。爲最深。奇言漫衍於天下。而天下反皆以奇  
爲常。是以天下未知兵。而習爲多殺人之術。上未用  
兵。而先有輕殺人之心。嗚呼。孰能知其爲天下之大  
禍也。平居無事。常言兵計。某衆可襲。某賊可攻。某地  
最利。宜先取。以制敵。敵有上中下計。當出於某。吾以  
何道應之。其將某爲良。可以反間。以離之。可用死士  
以刺之。某兵亂。可半渡以薄之。倍道以掩之。某處葭  
葦蔽虧。林麓深阻。可用伏兵。某爲奇道。可用以出敵  
不意。或欲爲辨士。說下其腹心。大臣或使內潰。或使

右編

六卷之三十七

十四

四百

五

來降。或自請爲將。用其術以制勝。或乞乘傳招集豪  
傑。不費糧糈。甲兵自以義民殺虜。古陣法兵法。凡幾  
家。今不可循。用宜損益。何事刀槩弓弩。今未精者。有  
幾。更爲擊伐之技。或乞試上前。或請頒其法於諸將。  
或言時不可失。坐論無益。今當并進。益取敵地。以自  
爲守。因事觀兵。變或言臣歲月浸晚。恨不及功名。乞  
一死敵。或言古者取天下。凡幾其故術。猶在今。當何  
所用。雖使若少緩。終常有成。其言邊亭敵地。風沙蒼  
莽。雨雪凍饑。戰士哭聲。器械解弛。使人憂悲。恐懼。至  
論讐恥憤。激瞋目。按劍。或廣大其意。下城得地。



牛酒迎勞王師復故境土天下一家使人慰喜洋洋然欲不許勝負存亡而為之其或已在規要朝衣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踈遠求進嘗試上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求獻見或在在外之臣無以固結恩寵走馬面論密疏入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為名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議論容止不動聲音偉然問荅縱橫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負矢意氣果決而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凡此者其意非真以為見於事也以為言之不得不可奇也非謀國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五

四

也非慮患也中一時之欲而已者也然而未必有用者有時而用矣漢武帝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事結禍無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湛徐湛之言意封狼居胥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夫不顧計天下之利害舉而聽一夫之奇言者彼其初固不知其患之將至此也今天下之士好為奇言而言兵為尤奇者十年於此矣好惡之相形權利之相誘奇言盛而實言息矣凡向之能為實者今未有不轉而為奇者也雖然臣有憂於此而亦切以為賀焉何者天下之能

為奇言者衆也昔日之奇今日之腐壞而無用者朝對暮論耳目煩矣聽聞熟矣庶幾其厭之乎庶幾其可以實言乎雖然實言不足聽也五穀之味澹然不與眾味俱嗜味者不能食也其所以食之而不敢廢者畏其不食則饑而死而眾味不能救焉耳故夫有聞實言於今世如畏不食五穀之死者而後其言可得而聽也何謂實言今世或有以為兵端可畏易開難合厚賂請和可以持久此偷安姑息之論也兵何嘗一日而不可用乎顧其用何如耳故不多殺人則兵可用邦本不搖則兵可用不橫斂不急征則兵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六

四

可用將非小人則兵可用天下雖不畏戰而亦不好戰則兵可用視北方如南方則兵可用功成而患不至外鬪而內不知雖不免於用詐而羞稱其術雖大啓舊國而能不矜其事若是者其兵無不可用也夫水居者好游崖居者好緣此其勢也游而不溺雖游可也緣而不墜雖緣可也故凡今世為用兵之奇言者未有不犯是數患者也犯是數患如游者之必溺緣者之必墜而曰吾不顧而自為也而可乎孫武吳起穰苴孫臏巧於用兵今雖無之不足慮伊尹太公管仲諸葛亮智於謀國今雖未有不足憂其實言之

15710 冊 反文外



不可亂者止於如此

請置親兵 宋仁宗時上

韓琦

臣竊見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所部兵衆故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亡歿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部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歿者並斬

論夜開宮門

宋仁宗時上

司馬光

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送殯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十七三頁上

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爲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白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請閣覆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勅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斬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宮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

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

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

陛下深慮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

時開閉非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

者卽乞陛下親降手勅加以御寶受勅之人仍寫出

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勅文真的然後覆

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

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卽時下鑰進納門鑰其宿衛監

門官司若不見手勅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不承勅

而擅開門律文施行雖有手勅御批不參驗及不親

白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

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宋神宗時宮中教授呂大鈞上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

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

備備願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

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贊凝丞保傅之事

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

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



以克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岐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成就其材以備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貽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以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九四百七

尚書

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為人君而乘政事之簡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

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充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為綴衣虎賁射馭之定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二三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隸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椽屬而已其閑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為自非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百十一

尚書

論棟禁軍

宋神宗時上

司馬光

臣竊聞道塗之言未審虛實或云朝廷欲棟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疾病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為非宜何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



居樂業衣食縣官爲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爲衰老微有疾病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徒之淮南是橫遭降配也諸軍之內沙汰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承平無事綱紀甚張此屬物物不安亦無能爲患然詔書一下若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姑務省事復爲收還則頓失威向去無以復駕馭驕兵若遂推而行之則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顧臣願朝廷更當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未至也而虛爲之防水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四百〇七

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爲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育兵士本欲備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實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其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承糧未去而新兵更添承糧是棄舊而收新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猷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切恐非計之善者

也臣愚欲依朝廷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免克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免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在理甚明於事爲便臣備近臣茲舉繫國安危不敢不言

論親兵專掌宿衛

宋高宗時上

胡安國

臣聞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於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二十三三百五十八

人迎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部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本朝監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侉以思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軍寡弱不克宿衛此豈尊君強本消患防微之計也伏望深考藝祖選擇禁旅之法斷自聖裁以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

論衛兵

陳淵

宋高宗時右正言陳淵上



臣聞兵以強弱多寡為輕重常使內重而外輕則王室尊而諸夏安矣昔楚漢相距于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勢如提衡然未知所軒輊也高帝始得蕭何張良又得陳平猶以為未足又得韓信屬之以數十萬之兵戰勝攻取無不如意然後天下之勢其重在漢項氏已衰漢業未成昔之躡足而封者已據千里之地漢雖滅楚而輕重之勢又變矣故信之王高帝之所深憂也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委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所將之兵猶眾也其分兵多於信所以使之東向以爭天下而於已未能去兵者亦所以制信

左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四百七 陸

是以雲夢之會信不得邀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嗚乎此高帝所以能并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歟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將在外人提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夷狄除寇盜者而進退去就惟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樞密三衙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益損於舊使其力足以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况強弱多寡相什百耶故臣愚願增其數使與外兵略相當而又去資格私昵之弊搜求傑特取其才智之優於諸將者命以為帥無事則歸宿衛有事

統之以出戰力飽而氣不挫有勝不驕有敗則宜無不勝矣如是則人主雖不將兵其與親御六軍何異既以增重朝廷之勢而又使諸將望風知懼艱難之際有所相麾不敢首鼠自營為一身計此亦今日之急務也

論用宗子

陳淵

宋高宗時右正言陳淵上

匹夫角力壯羸不等則壯者必勝使二羸而當一壯則勝負未可知也又况於羸者之多乎故閭閻細民以父子昆弟之多寡為強弱急難之際豈無他人不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四百八 陸

若親戚為可恃也豈獨閭閻之民為然雖大而天下亦莫不然武王克商同時而封者五十三人而異姓不在是焉當時不以為私後世不以為過豈其才智皆足以過人而德業皆可以服天下乎所以布枝葉而比本根強手足而衛頭目不得不然也周之所以上世三十八年八百者其以此耳今夷狄之強既與吾為敵國而吾之親族衰替未有甚於此時不圖所以糾集而簡拔之使居腹心之地以為吾援壯羸異勢其何以濟此夷狄所以輕視中國易發而難制也頃者虜騎憑陵二帝北狩戚屬之在東都者席卷而



從之獨陛下一人適居於外天實留之以與我宋其餘宗室散處遐方下國之皆疎屬卑秩不近畿甸幸而獲免亦已寡矣謂宜旁搜遠訪使各陳族系圖而上之引還近地親加試擇焉其有屬尊而官高聞望素著者俾領方面或處監郡之任其次委以州縣掌兵之職若已嘗出仕而貪墨殘忍不才無能者姑仍其舊後生可教者教之俟其成就然後用焉如此則數年之後聲績傳播將有如漢之河間東平者出夷狄聞之必謂中國親族多賢足以自輔自然畏威而不敢肆矣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專管北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二十五四百七 蘇付

事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以強本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親可以為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為夷狄之所窺測也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英才輩出雖未嘗大用無赫赫功名震耀海內而亦不得為無人矣不幸遭值寇攘往往罹害流離殊邦凋喪殆盡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於仁祖時是時海內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

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如何也區區管見惟陛下深念之

廂禁軍弓手土兵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則為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管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二十六三百九十六 蘇付

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辨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又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之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為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爾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動眾害事非未除而日



之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為患則早夜之所思  
今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眾害事可以除弊而  
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  
眾害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  
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  
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為安強以耗國為仁惠以疲  
士大夫之精力為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為  
遠識以不可舉動者為體國以養兵不戰為銷姦雄  
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眾  
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  
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  
行其所難而不實為其所易者何哉

論私役衛兵

元成宗

鄭介夫

一仗薛古稱侍衛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  
耳以今倣古而古者為數甚多立名甚繁今之名數  
視古頗簡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內饗曰  
外饗曰漿人曰烹人曰籩人今之博兒赤也曰  
司膳曰司饗曰內宰今之速古兒赤也曰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三頁九十二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二十八 四頁〇七

學次今之阿察赤也曰闕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縫  
人曰屨人曰典婦功今之王烈赤也曰宮人今之燭  
刺赤也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用當其人當其  
任是以人無覬覦各守分義今則不然不限以員不  
責以職但挾重貲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  
草獲賞賜皆名曰怯薛耳以此紛至沓來爭先競進  
不問賢愚不分階級不擇人品如屠沽下隸市井小  
人及商賈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  
以涉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經斷不叙無所容  
身則夤緣投入以圖陞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  
不戢何有窮已夫怯薛之名將以侍君側直禁庭也  
今乃出入私門效奔走於車塵馬足之下實當怯薛  
者十無二三各官門下之怯薛非天子根前之怯  
薛也冒奉上之名以供私家之役此為欺罔之甚者  
安而行之不以為意今各色怯薛除近行人外其餘  
投入者但知怯薛官排子頭為徒長歲時餽遺朝夕  
眼隨給假還家去來原路所請糧草分要過半四怯  
薛輪當三日例閑九日而三日之內未嘗執役但早  
晚詣各門下見面呈身而已富者財力一到便得  
別里哥早得名分貧者苟焉棲身以明



慢下莫甚於此今一人歲支糧十石表裏段疋雙馬  
草料或三年四年散鈔一百三十錠以有用之財養  
此無用之人實於朝廷有損無益諸王公子例皆如  
此進身既易為弊滋多愚臣不肖名正宮位下與  
刺赤身役三年于茲稔知其弊常切自笑每歲朝廷  
支糧給衣以養我輩何補於國哉今江北江南富家  
巨室夤緣而至者不計其數縱賄揮金略不愛惜鞍  
馬騎從有似貴遊或以坐子為家或取樂人為妾似  
此之流大傷風化究其所因自韓光甫以說謊出入  
於脫火伯之門不及半年便除杭州府判人爭羨慕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二十九四百十六

謂投當怯薛者即可得六品管民官扇惑富豪之民  
妄生奔競之心皆其有以召之也近觀朝省有嚴行  
分揀之令私竊自喜遭遇聖朝行此善政雖被斥逐  
實所甘心豈謂各官頭目顧為私謀不恤大體其勢  
必不可行矣若去一人雖國家得省一名之虛費而  
各官未免失一戶之供給取辦於公而歸利於私宜  
其百端阻當也今遽改前令停罷分揀固見聖德之  
寬容然以為不當分揀則宜拒絕於聞奏之初如以  
為必合分揀豈宜變易於已准之後王言如絲渙號  
猶汗使既出而可以復反百姓觀瞻不可掩也萬世

必用之人所不可少者今後宜限以名數擇其人品  
又以所職貴賤高下定其出身之例遇有名關方許  
選補則人心自無過望而國家不至濫恩矣如必闈  
赤一項今省部臺院諸司庶府所用掾史吏貼無非  
天子之必闈亦各執所役已有定員不必又贅此虛  
名也如怯憐口除蒙古人外若漢兒皆是有戶百姓  
今就民間當差足矣普天率土盡是皇帝之怯憐口  
何為更分彼我今正宮位下怯憐口有總管府所管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四百七

戶計又有四怯薛官所管身役殊不知在怯薛中者  
乃百姓避役投克以希望糧草賞賜耳若將見在  
日收作投下戶計各令還家辦課通隸位下總管府  
管領既免朝廷供給之虛費又可省  
利也如與刺赤一項各庫錢帛已設庫官六員又有  
庫子司吏人等即是與刺赤之名足可任出入收  
之責何須重復濫設更有皇太后位下各色怯  
已終喪猶擁虛語循例供給費破不費稽之古  
出無名所宜盡行放散使之各務本業如准  
之自可免分揀之多事也每歲國家省糧數



段子數千萬疋歲收草料三中之一足了支持而百姓亦免鹽折草之料官省其勞民受其利誠為兩得矣既有職役定員則挾貨投入者無所容力既有出身定例則別里哥選不禁自無此國家無疆之休子孫萬世之利也

乞募陝西義勇

韓琦

宋英宗治平元年右僕射韓琦上

臣伏以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雜制萬宇而威服四夷又非近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為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

石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棟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同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緩而終成長利

乞罷刺陝西義勇

宋英宗治平元年 司馬光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時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為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承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知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

石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二

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二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糶賤賣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

一第 110 升 貴參日 反文句



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歛掠是於常時免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也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三

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

爲備敵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旣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土卒

右編

卷之三十七

三

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管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弓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躪寇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皆



級將烏伏鼠窟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此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為國家計驚駭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為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家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蚤賜寢罷則一方幸甚

乞罷刺陝西義勇

宋英宗

司馬光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軍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為商議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脩

石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五

軍政今將帥不材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或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為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為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况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為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為鄉弓手始者明

勅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克正軍出屯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克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開闢之間如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為之慘悽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克募賞暨刺面之後軍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永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鏹以至於盡况其平生所習者唯桑麻耒耜

石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六

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唯自喪其身更兼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歸復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為後乘之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皆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



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繫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之益於國亦無所固執此其有害無益顯然明矣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兵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

論呂公著所陳利害宜并罷保甲 司馬光  
宋哲宗時上

石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七  
臣今月一日夜蒙降到呂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閱

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具悉奏來者臣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私相見及有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臣聞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言國家政事欲有所改更必先謀於衆人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言爲人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所欲則在下之人戴上天受其恩施也伏望陛下察公著所陳參以臣民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之

勿復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成矣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所言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朝廷既知其爲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容臣續具劄子奏聞次其公著劄子謹同封上

乞盡罷諸處保甲 宋哲宗時上 司馬光

石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八  
臣竊惟先帝以戎狄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既而有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舉官

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爲搔擾蠶食無厭稍不如意擅行捶撻其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或自爲劫掠或侵陵鄉里其本家耕種耘耜率皆妨廢供送不辦率斂無窮貨產耗竭無以爲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亡爲盜賊行之數年先帝寢知其弊申敕州縣令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覺察施行及陛下踐祚聽政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保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目並克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



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數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管作第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過二分皆聖澤矜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點擇買養補填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臣愚以為此保甲若使之逐捕盜賊則近已有指揮巡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三十九 四百〇七 知中

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則皆猷畝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敵與戎狄戰鬥必望風奔潰登極詔書敕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安靜疆場然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民不堪愁苦幸賴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盜賊充斥若遇如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則為國家大患豈可盡言近者羣盜三冲乘保馬諸處行劫置保馬本欲逐盜今更為盜資又獲鹿縣保甲斫射毆傷提幹孫文巡尉張宗師以下陵上是乃大亂之源漸不可長况

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聖心盡罷諸處保甲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者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拘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驥驥院坊監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幹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五路之民孰不懽呼鼓舞荷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使之歸農即乞令逐縣以戶馬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沿邊弓箭手法蔭本戶田二頃與免二稅輕者與免若干頃科稅及下戶諸般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四十 四百〇七 知中

科役本戶田不足聽蔭親戚田務在優假使人勸募然後召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即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關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佐試武藝高强者克若見克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許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克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既克弓手其羸弱者雖使之為盜亦無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更乞議優法若尚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



依舊雇人候有投名者即令克替若弓手數多即令分番更互在縣支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巡捕盜賊每獲賊勘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即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獲掩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自然希少

兵論論鄉兵

宋孝宗時上

楊萬里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徃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徃於利而必爲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爲者利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四十二

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爲農而不樂於爲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爲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越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之歸而以手行於塗未有不匍匐顛仆而可笑者

燕人而爲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爲越人豈不害哉議者見燕人顛仆之害矣未見夫越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不同地地不同利逆其不同而同之使燕人而爲越者也因其不同而不同之使燕者爲燕越者爲越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爲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爲慕內地之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暇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而况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朝而春熙暮而凜秋今日之安集明日之離散自內地之民視之何可頃刻居也而邊地之民寇來則支不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四十二

支則移寇去則歸夫曷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魚以淵爲歸鳥以林爲歸夫豈以燥濕而相易也哉故夫鄉兵者臣以爲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爲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爲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斬荆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家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



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為守也夫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地也地

石編

六卷之三十七

四十三 四百七方夫

迫於夷狄而民習於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北非募眾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喋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師屢為所敗唐地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而猶能拒敵况愛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

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闔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曷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勇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鬪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眾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四十四 三百八十七方

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論益兵困民

宋仁宗時上

范鎮

臣竊聞契丹新立其叔領兵盤旋山後召不敢赴深恐邊臣緣此張皇更請益兵今河北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於兩路正為緩急非常而塞下每一小警即奏疏旁午以搖朝廷者亦五十年矣廟堂議臣邊鄙謀將中外狃習安為故常所以兵益多糧益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營救此臣懇懇而不能已也



勇三十萬爲稍近古禁兵三十餘萬皆仰縣官就三十餘萬中半皆老弱怯懦老弱怯懦之人遇敵則先自敗亡非獨先自敗亡適所以爲驍壯者之累是驍壯者不可不揀練而老弱怯懦者不可不抑去也驍壯者不揀練則兵殆老弱怯懦者不抑去則費廣費廣則民罷民罷則不自愛養以殆兵衛不自愛之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塞外而在塞內也臣切計慮契丹新主嗣立遂定則與故主無殊盟好亦必堅久就使其叔爭立國中有變待蕃漢懷服其勢不五七年不得平定朝廷乘五七年之間懲前之失謀揀練驍

口編

八卷之三十七

四十五頁全

卷

壯抑去老懦使民力得紓國用得饒以待寇至必勝之道也古人請三萬兵橫行匈奴中今以六十萬衆重之以高城深池惴惴常恐不足者殆將相不任責也陛下誠能專責將相委以經略非特邊鄙無事將見天下得復太平也臣願勅大臣平章如不以臣愚而廢其言必有萬一之補

論養兵

呂大忠

宋神宗元豐二年河北路轉運判官呂大忠

臣聞天下之患終在腹心而始在邊鄙邊鄙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養兵漢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

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則是今日養兵之弊終爲他日腹心之大患不可不察也夫養兵所以制敵將使邊鄙安靖而腹心受其賜也今養之太冗而處之無法朘削腹心以供其費而猶不足雖能勝敵無所用之况不能勝者哉雖然邊不可不防兵不可不養弊之甚者則宜更之患之大者則宜消之必使天下井牧其地伍兩其民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是臣之願也未可遽行如漢之屯田唐之府兵亦足爲善法而不能盡用則今日養兵終危道也危道之中又有甚焉以疲弱失教之兵置之極塞不毛之地日耗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四十六頁全

卷

貴直之粟歲勞輓饋之力寇小至則不足與校而強校之寇大至則不能以支更求益兵而申其致師之計則是有限之財供無涯之費非徒費也又將起腹心大患豈非危道之甚者邪爲今之計亦可以回顧少思而去其太甚者矣臣謂今日之寨戶近於屯田今日之義勇近於府兵如廣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一寨戶之勇過於禁兵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校之養兵大費已省其半矣臣又聞自古及今有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祿賞自是未聞取備於內也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



本朝之初慶州姚內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成也巖險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土人以減禁旅也寇不至則吾戒疆吏毋輕犯以致敵也寇既來則吾飭守將不與其幸勝也寇將退則吾度其盛衰雖空壘以襲之可也事既寧則吾計曲直雖益兵而報之亦可也凡此者雖非先王之法不猶愈於今日之弊哉以臣之愚雖不足以權大事欲望聖慈試以臣言參問邊臣許其極論是非覆奏如以為非則是邊臣欺罔陛下終不能銷

右編

宋卷之三十七

四十八三百九十九

天下腹心之患或以為是則願陛下不憚一時之勞盡講遺法而行不三四年國力民心庶可蘇矣臣無狀奉使以執饋為職不能廣謀財利以應一切之急而言及養兵之弊人皆以臣為不善避嫌獨臣之愚志安社稷不容緘默以自取容也

論冗兵之費

宋神宗

陳襄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

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則五十萬人有一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縣官用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二千萬足以贖給有餘矣况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人大抵兵貴在強不在衆今若選揀精悍之士而去其懦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為不足矣

右編

宋卷之三十七

四十八三百七十八

論養兵之費

陳傅良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知桂陽軍陳傅良撰進

臣聞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紛更祖宗之舊以致夷狄之禍今天下皆追咎之矣至於重歛不惟奉行不以為過又從而附益之者何也昔者以妄費今以養官與兵故也方今經費兵居十一官居十二官未暇言也敢言養兵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著在令甲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



事宜升爲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也。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至威果既云多矣然亦無。大郡要害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爲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已教閱之兵因別爲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方戌法之行也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

不

宋之

四九

最易撫摩臣愚以爲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有爲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恭惟陛下不愛爵祿以待天下之士大官重權可謂尊寵至於養兵則國家被重斂之名而不得辭臣享其佚上任其怨臣竊不取也

息戍

宋仁宗時上

尹洙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三

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爲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異本城軍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爲差異耳要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爲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爲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爲鄂渚江陵人矣向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苦饑露當此勞辱



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項年亦  
嘗謂其美備其樂我薦饑我必濟師備儲蓄出於關  
中則未戰而足陸已足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之制  
二百人中存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制其  
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解兵之  
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北西北  
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  
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  
雜役民幸於此宗樂然隸籍農墾謀事登材武者為  
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  
有書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四屯駐兵

宋孝宗時上

葉適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為今日之深患乎使其為深  
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  
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  
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  
其之足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

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  
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  
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  
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  
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  
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  
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  
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  
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  
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三

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  
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  
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患者若此而  
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安而  
直以今之所措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  
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  
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  
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  
前因之而使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盡  
其之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舊情



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文  
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  
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  
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  
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  
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  
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  
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闈賣鬻富貴之  
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  
爲於天下摠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三言九十五

之深讐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  
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鬪厲其將使不  
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  
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請嚴軍法

宋仁宗時上

文彥博

臣伏見比者用兵西鄙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之人  
及置獄鄰郡而推劾之際枝蔓淹延啓幸生之路稽  
慢令之誅將何以厲衆心而趨大敵乎且將權不可  
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  
不畏我使之畏我非嚴刑何以濟乎故對敵而置中

不進者伍長斬之伍長不進行長斬之以什伍之長  
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  
可謂隳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兵未深入故不必峻  
法不知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  
則孰肯奮耶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而後  
期爾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爾  
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國朝  
著令禁軍將校之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  
事之時今邊防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  
何以御人哉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四言八十三

論閱武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狀曰取兵於民最爲近古計戶簽軍乃國家之良法  
亡宋弛於軍政用錢雇軍以有限之國儲供無窮之  
戰役遂至兵盡國亡而不可救此可鑒之覆轍也國  
家自車書大同之後誠偃武修文之時既未尚文又  
不事武文武兩失非計之得也夫治不可恃安不可  
備天命靡常難保其長如一日廟堂之上習於安娛  
帳門之中恬於參養兵不知律將不知兵國不知將  
一旦走檄傳警以弱將冗兵投之敵前小出則小挫  
大舉則大北何異驅市人而置之死地耶昔之爲元



帥為萬戶為千戶鎮撫者皆是披荆棘冒矢石身經百戰萬死一生然後報之以此職名也今子弟承廢不為降賚是不忘其父而惠及其子固見朝廷之厚德然承廢者例皆弱冠乳臭之子着水喫飯之外他無能焉忝賴世資驟膺異擢若再有軍功則以何爵賞之夫兵凶器也戰危地也豈可使不歷事之小兒以當一面之重任哉兼向出於海防者今皆無軍可管虛擔宣敕牌面子弟亦復承襲尤為冗濫可盡減併也軍人自混一以來久不知兵昔之善戰者壯而老老而死所餘今無幾矣都城之下禁衛軍卒每歲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五百七

桂

履者應役後來倭往互換代名甫請兵事又復還家盡皆游惰之夫豈識戰為何事外路鎮守者不聞兵革不習騎射升斗之糧不供給汲汲焉買賣謀生為糊口贍家之計况各處軍官頭目不思分鎮軍戶乃國家之士卒而以該管軍人為榜已之丁夫或令報役私門或遣營運遠方上失備禦之謀下奪農商之利雖名為軍實與百姓等耳似此之徒使之臨敵制勝惟有束手就擒雖千百不足以當一二也昔唐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庭諭之曰邊境少安則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不使汝等穿也乘苑

專習弓矢居閑則為汝師寇來則為汝將於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夫穿築之事自有民役唐立租庸調法每丁歲役二旬者謂此耳今後軍官子孫宜擇有器識才力者比民官承廢之例稍優一等待其久習戰事顯立軍功然後復之以祖父之職軍戶宜點其丁壯強悍者永當官身勿令交換朝夕訓習騎射優其衣糧更立賞格以激勵之夫將不在多兵不在眾若訓練之精蒐閱之勤將為勇將兵皆勝兵孰有當其鋒者此事似緩而實急長計遠慮者所宜究心也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六百七

論軍器

曾孝寬

臣伏見朝廷必以武人習用器械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然臣體問得逐司每唯朝旨送下定奪事件只是取責軍校文狀聞奏非獨務持舊說不肯改更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陳非已出者必不肯言是朝廷亦未嘗考其說之當否遂從而寢苟卿以謂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工師有人也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唯精於道者為然今陛下置監以除戎器不屬之介冑之武夫斧斤之巧匠而使臣等領其事則豈以臣嘗能此技而使之乎殆將以其

公筆



澤燭道理而可使治其官者也臣辭不獲命遂受其職苟或自度不足以畢事則亦豈敢當故其器械必盡觀中外之所藏其法度必盡考古今之所說其制作必究良匠之所編其施用必問邊臣之所試而臣之愚慮亦以爲可然後上聞而朝廷乃下此屬議之如聞前所定弓箭等習用故態亦只聚集軍校曹司共執舊說未知實否今軍器式樣又從本監齎送往逐司定奪則是使臣等營之而其是否乃取決於此屬也非獨謀及之而已臣以從官預典監事於陛下則爲論思謀畫之臣朝廷一日有四方之事若幸得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回書〇七宗

使令於前當使此屬奔走以聽事今乃以其悉心并智之所爲而使之議可否於今日之間臣固不敢自愛深恐武夫健卒輩有以窺朝廷之心替謂其志慮乃決於我也以理言之竊恐爲倒蓋此屬既多出於行伍則其底裏淺深其下之所熟知而臣等雖不肖然上託陛下名器寵任之故猶宜見憐今又使有以窺之則不特於朝廷之體爲輕而又非所以崇堂陛之勢而陛下經營四方又未能舍文臣而用此屬則其名分之定豈可無素雖政事之臣不慮及此而陛下豈不自愛國體也臣等以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言

改乞從本監奏就一司同議

乞教車戰

宋高宗建炎元年上

李綱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爲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用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五十八回書九十二宗

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



旁以鐵為鈎索止則聯屬以為營體制簡而轉運速  
 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  
 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  
 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傍車行行五人  
 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  
 內則牌偃弓弩開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鎗  
 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  
 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  
 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  
 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七

五十九四七

陳曉

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  
 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  
 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  
 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  
 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縱次以為障止則鈎聯  
 以為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  
 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  
 帥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  
 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  
 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

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  
 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書樣制及分合陣圖上應睿  
 覽乞降付御營司製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  
 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乞造戰船募水軍

李綱

宋高宗建炎間上

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  
 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  
 登者習與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  
 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眾順流襲吳而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六十三四七

陳曉

周瑜以三萬人逆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  
 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  
 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  
 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  
 眾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眾皆奔北聞風聲  
 鶴唳皆以為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  
 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  
 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  
 以施弓弩下運櫓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  
 募習水者為水軍以時教閱獎賞賊虜濟渡會合掩



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初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於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上銅馬式表

馬 援

漢光武建武二十年馬援討交趾好騎善別名馬于交趾得勝越氣鼓乃為馬式上之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

右編

八卷之三二二

六十一 三百九十六 高

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騎中帛氏曰齒謝氏唇唇氏身中齒此數家骨相以為法

諸古書

唐武宗會昌二年上

李德裕

右訪聞蕃渾羊馬多在渾河川恐起戎心更來侵掠回鶻未退尤須備邊朝廷比來所乏最在戎馬因此收市深得事機宜收壯馬令入東 保無散失臣等商量望委劉沔誘諭番人緣回鶻常有意劫奪恐番人作主不得應堪服衣甲壯馬並與收市其以太原見貯戶部物充賞價如市收得後旋送樓煩監收管諸道若有欠闕即量賜與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劉沔詔處分未審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七

六十二 三百一

乞括買馬

李 綱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為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克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為事無良馬馬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為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網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尸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



括買之未為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是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網馬管押至京餽養不時死損過半今客人結攬則違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網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族誅凡得馬萬餘匹而京師之馬為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為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播

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六十三頁

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論拒馬法

虞允文

宋高宗紹興間秘書丞虞允文上奏

臣伏讀明詔軍政之弊有虜人雖弱而我不得為之款臣嘗與有識之士日夜飲此恨久矣今陛下明以臣是臣千載之遇合其敢不勉臣切見虜自逆亮

其國兵財之力大舉以臨江一敗之後亟抵滅亡虜氣頓索中原之民因見虜之力果不足以勝人也起義兵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趨赴延及渤海契丹之族而虜勢遂孤虜中始多事外江內阻日有岌岌之憂况頻年旱蝗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之價倍之咸平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數至盜起識者謂天之亡虜其在茲乎臣見荆鄂兩軍諸將多以其兵不能戰於平原為憂臣比與王彥商量造木拒馬用陝西陣法教習兩軍蓋中原平夷騎兵所利而議者多欲造車以當騎而不知拒馬之用如車而其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六十四頁

利便捷疾兵不能潰又車所不若也自三國南北朝用以取勝載於正史近歲吳璘用於西邊數至大捷而王彥自謂能精其法臣之孤忠不獨使荆鄂之兵為陛下守漢上一面而已伏乞睿察

論馬政狀

元成帝時上

鄭介夫

狀曰古今立國未嘗怠於馬政蓋以邊庭守戰之備馬不可缺而車輦出入百官擁從及檄書交馳郵傳迭發尤不可一日無也國朝開基以來以牧放為俗羊馬之羣遍滿谷野生長草地不假喂飼之勞隨意所用如取鹿中是以出兵行師所向無前皆資馬之



力也近年僎武之餘用馬日少故於馬政不復介心  
古者給價換馬已非長策今乃刷馬民間尤爲弊政  
且南北之風土不同生長於南者則不禁其冷生長  
於北者則不禁其熱隨其土產之宜而用之可也若  
刷東南之馬以供西北之用則立見其死亡耳又兼  
牧於野者安於水草習於馳驟以之臨敵易於鞭策  
畜於私家者飽以芻豆勤於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  
已瘦弱無力况當矢石之衝何濟於用朝廷失於計  
畫苟且目前不循廣馬之成規而行刷馬之下策雖  
口和買何異白奪且刷馬之政出於亡金其時隣敵  
方編 卷之三十七 六十五

宜牧之地各設牧馬監官給牝馬選其壯健者  
牧馬之權重之以職任優之以俸祿貴之以  
十數年馬不可勝用矣向來家自爲牧衣食之計皆  
仰於此取其餘而用之猶且不竭况今以全盛之國  
又助之以官府之力因其舊俗而行之亦甚易事何  
必以刷馬爲政徒結怨於民間也

荆川先生右編三十七卷終

石編

卷之三十七

六十五



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八

兵二

用論征吳 上魏齊王

傅 瑕

論輕於用兵 上宋太宗

田 錫

諫用兵書 上神宗

張方平

乞議革新法之不便者論用兵

上哲宗

司馬光

食論饋餉 上魏文帝

杜 恕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上唐德宗

陸 贄

本系

八三二八參目錄

三言

論邊守備事宜狀 上德宗

陸 贄

請儲蓄軍糧事宜狀 上德宗

陸 贄

論度支令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上德宗

陸 贄

論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陸 贄

答詔條畫時務論兵食 上宋仁宗

曾公亮

乞邊兵三月後減半就糧內郡

上仁宗

宋 祁

兵總論言兵財 上孝宗

葉 適

助論募賞科格 上仁宗

富 弼

論西師賞功之濫 上徽宗

許 翰

奏為種誼生擒鬼章賞未稱功

上哲宗

常安民

乞納級計功推功 上高宗

李 綱

乞置賞功司

李 綱

右編

八三十八參目錄

三言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八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兵二

論征吳

傅 燬

魏齊王嘉平四年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燬燬對

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  
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

石編

八卷之三二八

一三言甲八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  
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  
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旨大舉之策今權已  
死托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黜烈  
偷安新惠內外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  
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泛舟徑  
渡橫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  
之以武誘間携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備其項  
領積穀觀變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  
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始

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

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賊行

之計始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古內

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行今

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問謀不行

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

險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

唯有進軍大佃最若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

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

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

石編

八卷之三二八

二四言乙七

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  
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  
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  
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  
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  
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置故敵逸能勞  
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威眾厲兵以震之參患  
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圖其  
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



可坐筭而得用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  
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精神之統或言或親  
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  
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  
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  
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  
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  
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  
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擬言其年十一  
月詔親等征吳五年正月

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三言

田錫

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論輕於用兵

宋太宗時侍御史知雜事田錫上

田錫

臣竊惟國家斷徒以上罪皆須勘鞠仔細案牘圓備  
官錄問然後行刑其大辟罪將決斷即給與酒食  
命他官監決慮有稱冤及斷訖即錄案由奏奏下大  
理寺寺司點檢送至審刑院院吏披詳如案未問理  
未盡即罪有司所謂王者之心重用刑而惜人命也  
及至北狄騷邊西戎犯境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  
而後決戰戰失利則士卒陷歿者既多人民俘虜者

不少不知謀而後以重刑於大辟何用心精  
密之如彼而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決戰  
陷歿士卒者衆俘虜人民者多一何用心愈疎之如  
此用心精密之如彼者是帝王重人命也用心愈疎  
之如此者由將帥輕人命也州郡戮一死罪不當即  
罪州郡大理寺審刑院點檢披詳漏落各罪官吏洎  
至士卒陷歿人民俘虜則宰相不過罷免歸班爲尚  
書將帥不過黜降其官爲庶人此乃朝廷用刑輕重  
之相遠也

諫用兵書

張方平

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四言

宋神宗時蘇軾代表方平諫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巳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  
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漢唐有跋扈之心。下則士庶久役。有怨。故  
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實論危。蓋以  
平民無故。緣兵而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至好動  
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  
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戎役之患  
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  
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  
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  
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石編

八卷之三二八

五

馬

禍始作。是時車九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  
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  
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  
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  
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  
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  
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  
兵。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  
極則反。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謂世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  
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與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  
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石編

八卷之三二八

六

馬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  
大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  
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  
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婦人執國命。無憂  
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  
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  
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  
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戾。京師騷  
然。陛下為之盱眙。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



是以史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燹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八卷之三十一

七四百七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餼流離破產鬻賣男如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雖屠殺牛羊剝鬻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捷刃之下宛轉於刀足之間雖人珍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況耶人之命以爲耶耶之說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猶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八四百七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背向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九百九十七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乞議革新法之不便者論用兵

司馬光

宋哲宗卽位守闕下侍郎司馬光上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愛百姓安國家爲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槩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盡聖人除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

降及五代羣雄並起九州瓜分鼎沸其間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而後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勳然後大禹之跡於是載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而期不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雞鳴犬吠烟火相望可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侔矣及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吐蕃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藉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爲耻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祇知邀功不

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十四百七

顧國患爭費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歛之臣若拾財利剖折秋毫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研桑復出相與謀或先帝白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驅猷畝之人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矢又置節制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養保馬使賣牝牛而馴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聞遠州內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用印信皆不得關預捨祖宗教閱舊制前射法



國境為新可期補上場半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  
置市易司強市權取利於商增商稅色件下及棗  
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  
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藉  
沒貲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強以配  
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  
便司廣積糧穀於臨邊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  
財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  
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偽之士不知  
彼已妄動輕舉是以勤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一四百七號文

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  
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翦為魚肉曾未足以  
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截截  
諠言思番番良士未及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而奄  
棄天下此臣所為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  
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  
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兼常納貢乾  
德詳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  
青苗歛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保馬置將官  
市易司封狀買坊場增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便司

為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言者  
章末有不言此數事者足知其為天下公議人所  
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  
復疑而羣臣猶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頗加裁損而  
監司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劍邊州  
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  
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  
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饑盜賊羣起其  
為國家之患豈可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凡王  
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十二四百七號文

以為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  
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  
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  
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王貽厥孫謀後世所宜  
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  
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  
者必曰革弊不可倉卒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  
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盡也其為醫者  
謀則善矣其為疾者謀奚利哉

論饋餉

杜恕



魏文帝時忽以古之刺史奉直六條以清  
為民庶無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惟  
而鎮北將軍召昭又領與州乃上疏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  
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  
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  
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  
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節藏歲虛而  
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  
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  
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十四百五十五

天畧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  
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  
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  
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  
特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寇豫司冀而已臣前以  
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  
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異州寵秩呂昭異州戶口最  
多出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  
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  
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管無異然昭於人

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  
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  
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  
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  
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  
效歟往來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  
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  
之術豈在強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  
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  
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十四百五十五

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  
成眾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  
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  
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唐德宗建中開幸奉天時上

陸贄

右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  
亂之由多因饋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  
成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頗  
歲積成二年之間公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



下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  
知院院官同勾當檢納仍貯備軍糧為各軍緣賦  
守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雖不得驟有費用亦能堅  
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法當明也  
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絕是固軍情去歲版  
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  
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事過之後准勅合填追  
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  
急上聞宣音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  
務廢隳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十五

毀板至易古人以植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况水  
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為患可不為虞將欲安邊尤  
宜積穀今當歲稔宜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  
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  
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  
意謹冒昧以聞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陸贄

唐德宗上

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  
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則曰非德無以

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  
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  
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  
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  
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  
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邊可以禁侵暴而省征  
徭曾莫知兵不銳邊不完則邊之不能勝驅之不能  
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  
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  
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十六

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  
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知其事而不  
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成變不同胡  
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  
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  
存而撫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  
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  
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  
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  
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



之以親以行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遇孔熾之勢行即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十七

則成是無不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拘眾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馬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

荆川先生右編 卷三八

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八

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畫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

四八一



將冀為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  
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  
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  
計歸張順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  
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  
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眾臨難  
則投棄城鎮以搔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  
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  
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  
亂幸灾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十九

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  
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  
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  
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  
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  
其焚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旋返且  
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  
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  
罰之於馭眾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輒  
軌之所以行車衡勒之所以服馬也馭眾而不用賞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  
苟媚於眾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  
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  
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  
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  
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  
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  
不得盡其力屯集雖眾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  
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  
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



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  
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摠其所入半  
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  
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土蕃舉國勝兵之徒纔  
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  
殊所能寇邊數則益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  
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  
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  
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  
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  
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  
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闐  
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  
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  
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  
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  
衰斯乃勇廢爲虺衆散爲弱遠撓離析死乎戰陣之  
前是猶一國三公十年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周  
元大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  
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二十一四〇七

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  
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雖東戍  
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  
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汗朔方之軍割髮誅劔  
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權節者凡三使焉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  
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  
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極瀾揖讓  
救焚莫無貼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  
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故在均  
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  
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  
闡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選度其安危明申練嚴優劣  
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  
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望益所謂日省月試餼廩  
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  
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  
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  
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不權所給唯止當身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二十一四〇七



為妻子所分常有疲憊之色而關東成卒歲月  
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  
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藿之資  
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  
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  
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  
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隘夫事  
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  
行而廉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  
無愠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  
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

右編

卷之三十八

二十四百七楊桂

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  
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  
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瀆其色  
甲兵籍其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  
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  
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  
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  
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  
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其  
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

蓋當其討者無得而謂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  
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爾以  
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  
容不入軍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  
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  
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  
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  
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圖責成之義廢死綬任咎之  
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  
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

左編

卷之三十八

二十四百七楊桂

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  
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  
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  
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  
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  
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  
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  
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雉剽番夫樵  
婦聲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  
顧莫敢遽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



則減百而為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  
摠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  
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  
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  
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任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  
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  
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  
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  
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繕城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  
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二十五百〇七

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  
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  
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灾苟免之弊竊至則人自  
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  
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  
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  
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  
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  
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  
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置

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  
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  
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  
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  
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  
眾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  
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  
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  
有也

請儲蓄軍糧事宜狀

陸贄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二十六百〇七

唐德宗時上

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  
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  
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  
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峽討隴  
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國之得詞  
其事未遙是為深戒昨理而好使者必曰高結贊人  
寇之日遇賊此作亂之餘戍卒未多是農商寡今則  
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  
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方守則



之權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為之請罪陛下為之  
軫憂遠擇使臣奔波將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  
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畧不壞固非成謀然則寧  
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  
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為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  
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詭乎今戍  
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  
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歛乖  
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  
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二十七

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  
期矣既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  
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  
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  
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  
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  
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  
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吐蕃之比於中國寡寡  
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  
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

分難析夫部分難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  
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  
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  
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  
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  
使有司識輕重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  
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  
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  
以犁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  
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二十八

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隘羞不  
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  
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歛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  
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  
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  
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  
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  
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  
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紓充直窮邊寒互不在  
承索絕野蕭條無所偵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



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  
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逆行  
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  
債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  
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  
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  
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  
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  
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  
明徵臣故曰蓄歛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二十九

權

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師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  
於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  
國家永固封畧之時也而尚日不假給曾無遠圖軍  
府有歎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愛其利  
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恨  
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  
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責因循未賜允許又請  
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  
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  
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疾心盡如焚灼輒復效其

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  
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  
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  
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  
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  
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  
揚榷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  
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  
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  
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三十

權

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  
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  
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  
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  
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  
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  
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  
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  
嗇用偵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  
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



者不失其時之所宜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  
 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  
 廣所以不計靡耗廣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  
 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  
 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  
 初平太倉無羨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  
 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  
 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視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  
 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  
 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三十二百七 蘇榮

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昨庶匱乏流庸  
 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  
 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灾今宜糴之處則  
 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  
 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  
 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  
 又約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  
 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  
 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  
 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

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  
 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  
 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  
 送至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  
 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  
 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  
 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  
 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  
 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  
 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三十二百七 蘇榮

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  
 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  
 倉庫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  
 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  
 計猶未盡況江淮輪轉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  
 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類以此  
 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  
 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  
 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顧船車般至太倉糴價約四  
 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是當



運二年一十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贖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齊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寔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三十四百七

糴

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三十四百七

糴



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待  
 有支用待收糴畢其所糴數並收貯處所開奏並報  
 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  
 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  
 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齋以守則可  
 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歛糴則不為貪將所  
 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感國跳軍者無所辭其  
 罪是乃立武之根抵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  
 此傾公廩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  
 人無庸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  
 石

右編 天卷之三十八

三十五四百七方矣

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  
 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  
 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蠶爾兇醜  
 自當畏威縱迷欵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  
 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  
 細計料並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  
 別狀條件折謹同封進聽進止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

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  
 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  
 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  
 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  
 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失宜苟由無擾臣  
 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為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  
 而無述每年蓄聚蕩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  
 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  
 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  
 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頗隨舊制苟收經費之用  
 右編 天卷之三十八

右編 天卷之三十八

三十六四百七方矣

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遼落廐園告闕  
 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  
 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  
 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  
 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  
 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  
 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中並徵三年稅草  
 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  
 其為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  
 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



頃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殖東作既闕西成曷期況悉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獲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並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並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歛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輪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

右編

入卷之三十八

三十七百五十七

尚書

束之草唯計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輕以胸臆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質之資比之抑微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妄作但

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眾度支所管募務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為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歛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並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幹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置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邀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並更雇脚

右編

入卷之三十八

三十八三百九十九

相添轉徙場所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恒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尚度將為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陸贄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斛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斛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



所無只如蠲蠲為殃詭豆全損檢覆若虛謬地  
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為  
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灾窺利所得無幾  
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  
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廻給大豆諸司誰曰不  
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  
勅處分未審可否

答詔條畫時務論兵食

曾公亮

宋仁宗時上

臣今月十六日面奉御札曰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

方編

六卷之三十八

二十九三百五

良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間者西陲禦備天下驛騷  
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  
於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  
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又牧守之職以惠緩  
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伏四夷而艱於稱  
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豈簡擢靡臻不能  
勸勵於下邪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  
陳悠久實効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  
務固知所從以卿傾望故茲訪逮躬佇條畫臣才識  
庸陋仰膺聖問謹昧死條對上進

一伏觀詔書謂間者西陲禦備天下驛騷  
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於茲  
公私匱乏此實方今之先務也臣切謂國家經用  
不給者非有他焉由冗兵之所耗食也朝廷所以  
未能損減者豈不為沿邊三路尚須屯戍疆塞廣  
袤用之尤且不足乎臣計今疆塞未多於建隆開  
寶之年是時外捍夷狄內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  
之戍而所蓄禁兵止十二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  
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盡有天下所添之兵  
纔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十八萬至乾興中

右編

六卷之三十八

四十三百七

始及八十餘萬以此知兵少則訓習齊一所向無  
敵兵多則雜冗難齊所施寡効其理甚明也今乃  
自慶曆以來既廣招募又升廂軍為禁軍凡總一  
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非獨將佐之不武  
由所用之卒不精爾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  
得齊一也而况廣費廩給竭天下之財力可不深  
慮乎臣以謂事已久定非可旦暮措置須用數年  
圖之可藉見兵之數專委信臣精加選擇取力佞  
健軼羣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者別為部伍俾如  
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改立名額練為



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填使之  
邊是用精良之少而代疲冗之多安得不足也而  
況二宗之制未達哉其餘疲軟老耄則散屯東南  
關兵之郡就食賤穀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  
內十必減四十年之內必可消弭不唯減天下之  
蠹耗寶亦得精兵以爲用也方今二虜衰弱兵械  
休息朝廷不速圖之則臣恐小有水旱糧餉微梗  
則陛下焦心旰食於上矣圖之實宜早焉若舍此  
爲計是皆迂論臣又切聞宣毅兵久爲東南之弊  
料上封者言之多矣況南方小郡有舉城無二三

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四十三百七十七

千戶者乃置禁兵數百坐食膏血官不得人往往  
爲患自昔祖宗之制東南諸州唯迭遣廂軍屯駐  
至於藩鎮則量加禁兵駐泊以爲旁郡式遏行之  
甚久頗適事要止從慶曆之初創制此兵今諸路  
轉運供億艱苦遠近官吏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  
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廢揀入別軍其老弱  
者令入本城役作唯一路藩鎮許揀留千人依舊  
教閱以鎮邊旁郡此又減費弭患之一端也臣仍  
願自今置廢興作須樞臣熟議毋得不問財賦而  
專有添創如慶曆初年之失臣伏聞祖宗舊制三

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不主  
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芻糧照  
計也往歲樞臣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密院  
供帳久爲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  
罕問糧草之有無如此謀圖豈天下取安之計也  
今聖慮軫及中外大幸願陛下舉舉而行之使太  
平可致也

乞邊兵三月後減半就糧內郡

宋 祁

宋仁宗時上

臣本書生不當妄言兵計但以事繫料之參驗今古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四十三百七十七

有灼然易了者敢爲奏請臣伏見自古以來防邊守  
塞未有屯結兵馬經年亘歲常在城皆無有休息者  
傳曰久暴師則國不足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如  
秦漢時與匈奴更相酬報出入鈔掠亦是兵罷即歸  
不令屯結亦不如聖朝長令兵馬守備邊上既不出  
攻坐費糧運是故用兵未及六年天下之財已告匱  
竭良由邊將不知休兵朝廷不授成算億萬之費耗  
散而不計若更十年未知多少財用可濟其艱臣請  
言其驗賊界自三月後馬瘦放牧野草不能負重關  
陝人皆知之則背春向夏賊不能大舉其驗一也



無饋運每入漢界常因糧於中國中國自三月以後  
才有麥熟其餘禾稼未成無糧可因賊不能大舉其  
驗二也又有高山大川溪谷相銜春夏之後雨水時  
行霖潦為災賊不能大舉其驗三也是賊兵銳於秋  
冬而屈於春夏其勢可見臣欲乞朝廷詳度許令應  
沿邊州軍城砦每年自三月後抽減一半兵馬入內  
地州府就糧直至九月却任元駐劄去處號為防秋  
況所抽兵士雖在內郡其教習訓練一如邊上此乃  
事之至便不足多疑一則邊上州軍愛惜得所支糧  
草二則兵馬有休息之時三則兵士到內地州府易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人 四十三 四百七 四

為支費四則關陝之民免得轉搬糧草是邊上一年  
支準可展為二年也議者必難臣曰賊知朝廷自三  
月後抽退兵馬必選擇壯騎精兵出其不意入來漢  
界作過恐大段深入鈔掠人民破蕩城砦何以為備  
臣對曰假如令賊有壯馬精兵能於盛夏入漢界作  
過三五萬抄掠界上些小熟戶人民且無糧草可食  
賊又不曾攻打城壁朝廷但置令所在城砦堅守不  
出兵及州軍只披城立柵相對不與賊戰則見在一  
半人馬已自足用萬一假令賊敢謀深入即令內郡  
就糧兵馬旬日內勾集令大將將數萬之兵結陣徐

驅往救應亦只立硬砦相持勿與賊爭鋒使賊進則  
不敢退又粘逐常擇便地自逗留至二十日以上賊  
又有糧盡或雨水之阻又何能破蕩城砦大段深入  
也但自來朝廷不肯明下成算與邊將令抽退兵馬  
是以邊將畏避責罰長要占留在邊上圖常有準擬  
其添到軍馬以死固執無因肯減一人一騎今若朝  
廷明降成算使之遵守如賊非時入界萬一有少敗  
歸朝廷自任其責自然邊將必無固執斯議者也  
兵總論言兵財 宋孝宗時上 葉適

今事之最大者而當極論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人 四十四 四百 長志

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為大事者由兵之  
為大事而已其舉措為興廢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  
兵者充塞爛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  
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  
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者雖善而何  
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  
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  
雖然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舍者也誠使真擇利害  
以定取舍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  
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



而變乎恭嘗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  
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  
變而為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  
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為名竭天  
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  
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  
為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  
狄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  
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  
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四十五頁

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  
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  
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  
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  
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  
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  
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  
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  
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  
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

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  
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  
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  
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  
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計以分四者之  
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為大憂  
而兵可用矣

論募賞科格

宋仁宗時上

富弼

近於七月中伏閣中書樞密院同進呈募擒元昊科  
格遂告示天下者切以拓跋異類西域諸寇自唐末

右編

卷之三十八

四十六頁

亂離五代爭戰盜乃土宇侈其封疆時肆猖狂罕能  
懷服常致邊患每勞王師歷代以犬豕畜之置諸廣  
外國家引為宗屬付以節旄割賜名城世襲王爵廩  
給甚厚買遷弗停其國富強皆我資用蠢彼戎醜變  
為華寇則我於西夷恩德豈不大哉盟誓弗渝始終  
無負而元昊不圖報效輒肆頑凶欺誣上天僭竊大  
號合行誣告速寘明誅庶仲征伐之權以快人神之  
憤況自西陲變動天下震驚聚目而觀擗耳而聽或  
謂朝廷有上策廟堂有奇兵豈容有臣敢行稱亂顯  
言望以日繫時殆踰半年不聞下令久之乃舉削



之罰行募賞之科何其隘哉夫始未有為人實莫測一旦告諭共知非謀孰不疑朝廷自怯未能加誅於元昊而又慮久無處置姑設賞募以厭天下之望乎適足示弱不足厭人示人以強猶懼不振示人以弱其敝何勝故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若謂元昊小戎無費民力但誅首惡足致和平則臣請終始陳之切聞自邊事初警即行調發師徒合雜器械堆盈官私俱勤道路如沸易置邊吏辦集軍糧關輔大駭黎庶已困何民力之無費焉募令一施敵情愈秘知有竊發益自周防增置守衛之兵廣募禦侮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四十一 四百一十 周

士寢食必以計出處必以權動則有謀大為之備何首惡之可募馬况夫募者起於亂秦用於末世三代已往不聞有此豈我太平之世天下一統偶有小醜背叛紀之典策自有討禦而執事者不為良畫遽勸陛下行亂秦末世之事乎既非至公之謀又匪常行之法然有不得已者亦或為之何則苦於用兵終未獲敵思為助兵之術則募之漢高祖於項羽是也兵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出則募之玉養於劉演是也用兵不一因於支離敵又相乘力不能應則募之梁太祖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

從雖有兵甲之彊無以加討則募之楚平王於伍員之類是也募賞雖設無一獲者是募賞為無益不可全任明矣今元昊初叛未嘗大戰非苦於用兵也師旅屯聚空食邊陲非兵力驟敗也諸方不聳獨西鄙有警非用兵不一也元昊大據全夏擁眾不伏非一夫跳走不知所從也臣以此觀之甚非用募賞之時且以大邦坐視小醜况我直彼曲奚所憚焉正朝廷之大刑副天下之公議舉不失體動則有辭欲征則征之足以示猛欲守則守之姑以示寬表以大御小之權行禁暴安民之道號令天下豈不偉哉何乃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四十八 四百一十 周

偷募苟求潛謀竊取以同盜法不敢公行謂之容則元昊之惡不可容謂之忽則元昊之謀不可忽謂之惜用則用已費矣謂之惜民則民已勞矣况又濟師已眾遣將已多邊境騷然曠日持久而反止於用募更無他圖倚之幸安謂也得策以此厭天下之望以此安君上之心臣深為執事者羞之兵既不行募又無得為此逗撓不減戍糧國用且殫民財是取怨叛必作表裏合攻臣亦甚為陛下憂之夫元昊既懷逆謀彼必大為禦備今聞上下募賞自知高枕無虞夷狄之心畏強侮弱因而肆暴遂成深憂若誘之使來



自有方畧則非臣所知萬一執事者謀之不臧技止於此遷延玩寇嗚沒養奸禍已成而計窮敵已大而力屈則誰復為陛下圖之

論西師賞功之濫

宋徽宗時上

許翰

臣承中書省兵房送到詞頭一道為武節郎董成部一百五十四人折亡外亡失二人轉一官減三年磨勘武經郎郭寧部二百七十二人折亡外亡失二人轉兩官事臣聞兵家之法使貪者為我爭愚者為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祿顯設於朝惟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四十九三九七

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得而易充則人孰復肯輕身冒矢石陷堅拔敵為國行此危事而求奇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效薄而賞厚則人無志於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亦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撻覽而殪之首帥既亡虜眾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達為帥大破賊兵於富良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師無大功斥其賞當是

受賞  
九中官

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比者西師賴陛下神明威武羗戎震懾屈膝請服然其桀黠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前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也臣自蒙恩便得待罪掖垣與兵房事月餘之閒伏見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其間轉行進郡者凡二十餘減磨勘者不獲數計距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雖臣之愚不足以議戎事之大計然願陛下參諸景德熙寧審實之意稍求所以酌損故臣輒因董成郭寧之事而推

右編

八卷之三十八

五十三三六

言之非特為此二人惜數官而已也謹按周公六功之賞戰功曰多所謂多者非特貴夫多實古者振旅則飲至於廟以數軍實計所獲多以為勝焉今二人之兵以其所獲除其所亡猶不足也則是得不酬失功不補過而亦蒙厚賞於朝臣欲遂行其詞則不知所以為說是以冒昧而請之

奏為神誼生擒鬼章賞未稱功

常安民

宋徽宗時上

臣聞邊功有二王者之德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微至昆蟲草木遠而戎夷蠻貊皆被其澤無彼疆此界之



異而因利乘便入其土地俘其人民奪其城壘此求利之功也雖不賞可也賞之不可厚厚則生逆患若夫背德負義玩威入寇焚毀民居殺掠生聚強據州郡脅誘部族結從連衡窺伺中華一旦竊發噬臍何之而能先敵鼓勇出其不意使敵不及拒計不及施此去害之功也安可不賞賞之不可薄薄則沮士氣在歲西蕃董氈大將鬼章青宜結桀黠有智數熙寧中於踏白城誘陷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添其頭顱為飲酒器人怨神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能稱詔旨者

右編

入卷之三十八

五十二

五

元祐中乃敢陰連西夏誘結蕃首約為內應從之者十已八分遂犯疆土殺虜蕃戶燒蕩其廬舍掘發其窖藏蹂躪其苗稼斬伐其材木遂據洮州屠戮酋豪無敢誰何方是時種誼守岷州鬼章之兵已逼岷乎如樹虎口誼稟命於經畧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朝廷方休兵息民恬不為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醇忠即結氈包順包誠之徒洒淚泣訴推心痛恨師雄乃趣舜卿然且猶豫累日卒用誼謀誼師既出先命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把衝隘以絕傳報之音卒能雍容靜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

夏五十萬之眾及境聞之遂皆遁去勲烈煌煌誰與倫比而廟堂之議乃欲不崇邊功為安靜之策不問其有去害奇功非求利之比槩薄其賞臣愚竊謂擒獲鬼章誼實謀首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辱君命能趣舜卿俾用誼謀功又次之舜卿觀望勉從功宜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自宣德即軍器監丞改奉議即陝西轉運判官繼除校理固不為過舜卿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為殿前都虞侯寧州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種誼乃自庄宅使北遷西土閣門使康州刺史未足以稱其勲烈先帝詔令

右編

入卷之三十八

五十三

五

具在殺獲鬼章者未任人授諸司使今朝廷正宜信賞而酬誼止此豈先帝詔令可以閣乎抑賞可以不行乎以為邊功不足崇尚乎則何以奏告裕陵鬼章擒獻之日百官聚見四方馳表稱賀也臣訪聞阿里骨囚溫溪心以附西夏有吞並熙河之志蕃部一搖足則熙河非中國所有蜀道亦有受敵之憂矣人材之乏未有甚於今日而將帥之有威名者唯種氏為最著臣愚竊謂宜於此時申白種誼前日之功優加褒進以勵將帥則人皆知勸而邊境無虞矣

乞納級計功推功

宋高宗時上

李綱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爲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僞濫之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不可計數爲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賜賚歲用之廣百倍往時虜百姓之脂膏耗朝廷之根本日益月增殊無藝極臣未見其可也今者車駕巡幸建康將定恢復中原之策則所以懋賞報功使將士知勸節以

方編

卷之三十八

五十三 三百六十四

制度使國用不匱不可不深爲之慮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諸將告捷並計級數不得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爲言除保明驗實計級推賞外其有選鋒陷陣強弩破敵立到奇功之人雖不獲級別許保奏優異推恩庶幾實立功効之人有所激勸而朝廷無濫賞之費戡亂定功不難致也取進止

乞置賞功司

李綱

宋高宗時上

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冒

矢石以首爭首以力搏力而求於一日之間其賞刑之信何以要結其心鼓舞其氣使之犯難忘死而效命哉古者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知勸也誅不舍貴近而無幸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與此相違賞之所行皆權貴囑託與親隨厮役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爲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杳及於朱勳父子並其婿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

石編

卷之三十八

五十四 四百七

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旣上功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旣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十五萬衆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以爲



常靖康之間雖驟賞力戰如鄒度節之軍斬梁方平  
 張師正王從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  
 再犯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  
 策非大變此風不能有濟欲乞令三省樞密院同置  
 賞功司專差人吏奉行應有戰功者並令將帥所轄  
 官畫時條具結罪保明申奏賞功司置藉承受據功  
 狀次第取旨推賞人吏奉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  
 郎官樞密都承旨點檢違限者黜罰因而受賂者依  
 軍法卽有冒賞而不實者許人告推治改正元保明  
 官司重行竄責其遇敵不戰輒逗撓奔北之人必誅

右編

八卷之三十一人

五十五

別立約束行下庶幾士心孚信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九

刑

法論晉鑄刑毘

漢文帝

補

仲尼

論犯蹕法

漢文帝

補

張釋之

入粟贖罪議

上宣帝

補

蕭望之

定法令奏

上和帝

補

陳寵

復肉刑議

上獻帝

補

孔融

論時令斷獄

上安帝

補

魯恭

論疑獄

上安帝

補

應劭

右編

八三十九卷目錄

駁復讎議

上高祖宗

補

柳宗元

復讎議

上憲宗

補

韓愈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

上宋仁宗

補

歐陽修

國本中論刑法

上孝宗

補

葉適

論奸民猾吏狀

上孝宗

補

衛涇

慎請復板舉論淫刑

上漢宣帝

補

聲子

尚德緩刑書

上漢宣帝

補

路溫舒

除苛政疏

上章帝

補

陳寵

政刑暴濫疏

上桓帝

補

襄楷



諫除濫刑疏	上唐武后	補	朱敬則
乞除非法之刑	上宋真宗		錢易
論陰雪宜德刑並用	上哲宗		蘇轍
國本下論用刑	上孝宗		葉適
諫訟王尊書	上漢成帝	補	公乘興
訟馬援書	上光武	補	朱勃
訟盖寬饒書	上宣帝	補	鄭昌
論甘延壽等疏	上元帝	補	劉向
訟陳湯疏	上成帝	補	谷永
上訟陳湯書	上哀帝	補	耿育
石編	八三九卷目錄	二三五	九
訟馮奉世疏	上成帝	補	杜欽
諫誅趙勝	上安帝	補	張皓
徒中上書	上安帝	補	龐參
奏彈劉整	上梁武帝		任昉
救李邕書	上唐玄宗		孔璋
商量處置竇叅事體狀	上德宗		陸贄
奏議竇叅等官狀			陸贄
請不簿錄竇叅莊宅狀			陸贄
請釋趙貴先罪狀	上德宗		陸贄
論田羣狀	上武宗		李德裕

荆川先生右編 卷三九

右編	八三九卷目錄	二三五	九
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上宋仁宗		傅堯俞
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上仁宗		司馬光
奏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上德宗	補	陸贄
議赦令	上高宗		李綱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九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刑

論晉鑄刑鼎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一三三

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中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論犯蹕法

張釋之

漢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出乘輿馬驚捕屬廷尉治之廷尉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今他馬因不能傷我手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論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惟陛下察之

入粟贖罪議

蕭望之

漢宣帝時望之為右馮翊西羌反漢道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下得赦者皆得以差入贖入郡贖罪務益致赦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遷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凡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

八卷之三十九

二四



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定法令奏

陳 罷

漢和帝永元六年陳寵代郭躬為廷尉復銜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

臣聞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八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三三六七

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少增斜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復肉刑議

孔 融

漢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少府孔融建議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

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皮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下和智如孫臏寬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施也漢開改惡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四三三六

論時令斷獄

魯 恭

漢安帝永初元年恭為司徒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



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照照萬  
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不隔閉  
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  
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  
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  
定律著令與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  
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  
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  
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况於衆乎易  
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  
左編 卷之三十一 五三九十六 詳

論疑獄

應劭

漢安帝時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王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王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王劭追駁之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  
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  
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  
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

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  
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  
也今次王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  
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狎妄自投幣昔召忽  
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  
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  
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  
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  
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  
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  
左編 卷之三十一 六三九十一 詳

駁復讎議

柳宗元

王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  
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勳  
賓豈有次王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  
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駁復讎議

柳宗元

唐順宗時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復讎議狀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  
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  
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問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  
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



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其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額號不聞而元慶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七四〇三三

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復讎議

韓愈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八四〇三三

唐憲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爲父報讎殺人詣縣請罪勅議復讎韓愈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



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借有司之

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九三〇八

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列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狀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為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為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為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

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十四百七

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冤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踈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



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內取進止

國本中論刑法 宋孝宗時上 葉適

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與其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于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居也當舜之時既放棄共鯀驩兜之徒其所與為臣工岳牧者皆忠肅和惠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于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况其官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十一百 沈一科

師乎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遇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聚賢材于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駕乘有和鸞旗旄之節以至奉牲幣執豆籩薦告宗廟類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桎梏廢放黥劓殺戮之人安得參于其間楊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材諸位則不免于以法御之有以

荆川先生右編 卷三九

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殿上委任尊寵若將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梏廢放黥劓殺戮無所寬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為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南面而稱王既而禽滅蒞至于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于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于以銖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喜張蘊古所上大寶箴以為愛已一旦以治獄疑似遽命斬之謂盧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誅死于朝堂而不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十一百 七

以為怪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為面折庭爭亦莫有以為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于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于輕殺人也哉自今攻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延頸就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罰國家將何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為之資耳蓋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于藝祖太宗而後盡去前世帝王苛刻猜忍之意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節遇其臣下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

五〇七



六年而後罷太宗召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日朕欲其保終吉也盧多遜事發當時以為所坐大逆法既具矣以其嘗典國事止命竄流蓋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誅其輕甚者猶以醜辭策之而自真宗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疏自乞若將不得已而後從者又為之遷官加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于公卿神宗嘗疑其臣之罷情而不任職者當汰而不忍始益官觀之負廩之以粟而不責以事後遂為定法其後章惇秉權嘗欲與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四〇〇

論姦民猾吏狀  
宋光宗時衛涇上奏曰  
臣竊惟國家法令非不詳盡州縣奉行弗虔猾吏姦民相輔為虐善良受弊無所赴愬此蠹害治之大者也臣伏見孝宗皇帝即位甫閱三月內出寬恤十八事條畫纖悉燦然備具洞燭幽隱曲當事情欺偽不容姦猾知懼一時頒行中外呼舞二十八載之間所以結人心固邦本抑有助焉惟是比年以來因循玩習視為虛文臣嘗攷求大畧實多切于今日之務未暇徧舉姑以治私販鞠盜賊姦民挾詐以污善良猾吏並緣以徼賄賂二者之弊尤切於民者為陛下陳之蓋私販盜賊無非鄉村之惡少亡賴必有大姦巨猾為之囊橐常時既與固結緩急相為表裏一旦敗露縱加窮治迄莫肯言方藉其營救於外以為異日之地而善良之民粗安衣食素無交涉徒以平日強賣不售假貸無時圖復私讐陰受指教或謂資給停着或謂同黨分贓官非其人付之吏手惟意所欲妄行供稱獄吏利於請求不究虛實株連枝蔓追呼煩擾肆其溪壑既厭所欲卒從末減有司或不加察姦辜反抵深文間有一二僅能自明而誅剝之餘家已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四〇

三〇〇



破矣姦民復出為患益無悛心獄訟繁滋所在皆然  
箠楚之下何求不獲冤枉之聲聞於道路此豈聖世  
之所宜有耶臣恭惟陛下嗣服以來發政施仁率循  
祖武每聞民間利病罷行恐後顧州縣吏不奉法故  
為民害有如前所陳者安可不加禁戢乎臣伏願陛  
下特降睿旨檢坐紹興三十二年寬郵詔條申嚴約  
束俾州縣各務遵守內委御史外委諸路監司糾其  
不如令者必罰無赦庶幾姦猾革心善良安業刑得  
其平獄無冤濫亦足以感召和氣災沴不生其於仁  
政豈為小補惟陛下留神幸甚

左編

八卷之三十九

十五百八

請復椒舉論淫刑

聲子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口伍  
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送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  
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  
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  
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屈辟皮革日  
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大夫無族類  
對曰雖有而楚用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實不

儻而刑不濫賞儻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  
不幸而過寧儻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失淫無善人則  
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  
及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夫善也商頌有之  
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  
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

左編

八卷之三十九

十六四百廿二

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  
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  
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  
也若多鼓鉦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  
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  
申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車夏則析公之為  
也雍子之父見諸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  
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  
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  
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



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孤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鄆陵之役楚晨歷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

方編

八卷之三十九

十七 三百七十六 列十

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漢宣帝初即位溫舒署奏曹務守廷尉史上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未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潘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十八 四百零七 卅

察禍變之故迺皇天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曾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羨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



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勸力安家  
然太平未盡洽者獄亂之也天獄者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復生幽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  
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盡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  
痛則思死播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  
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  
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十九四百七 湯雨

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  
世未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除苛政疏

陳寵

漢章帝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  
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  
乃上疏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  
濫故唐堯著典青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  
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  
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  
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

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二十三卷六十四

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  
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  
或因公行私恣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  
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詩  
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  
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  
廣至德以奉天心

政刑暴濫疏

漢桓帝時上

襄楷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  
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



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間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宮中天王也傷小星者天子也夫太微天延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

方編 八卷之三九 王四百七

有火光人聲正誼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皆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閭閻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辜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冠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誅杜眾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

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詭習又欲避請獄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庶蠶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壁以授鄭客曰今年祖

方編 八卷之三九 王四百七

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墮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官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



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二者並時而有河清  
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  
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  
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  
雖至賤誠願賜清開極盡所言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唐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  
路與大獄諸將相大臣已革命事益益益敬則  
上疏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  
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

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五三

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  
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  
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  
淳和入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  
淫虐茲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  
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祭陽成畢之間糧饋已窮  
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之才荐會  
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  
之痛尚聞二子願躬綽有餘能乃陳詩書說禮樂開  
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念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論詩

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  
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樂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  
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數置詩書而不顧重  
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  
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卽晷漏難逾何二十帝乎亡  
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遠慮禮經  
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  
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  
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  
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五三

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  
靈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  
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關蒼生晏然紫  
宸易主大哉備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  
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  
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卽向  
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  
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遠慮之須毀見幾而  
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  
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蕪非



之牙角頓奸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乞除非法之刑 宋真宗時 錢易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以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于民也凡考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古者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戮驩兜斬

右編 卷之三十九 王孟言午 劉德

共工于其處然此四罪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重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至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刑不本于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制天下燭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于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棄三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為秦民者皆冤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誅漢祖既人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為三

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儀人古之肉刑者劓椽黥刑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其刑後代尚以為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不知建於何時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至于今日乃或行之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走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鑿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鈎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見白骨而口眼之

右編 卷之三十九 王孟言午 劉德

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闌闌以示徒眾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造變數歲前蜀部兩回作亂事平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為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鑿截斷割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而使先受苦痛鑿截斷割然後就刑然亦非欲贖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而於集眾之際猶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



天下無一黔首為盜賊矣漢文措刑示亂國矣三代  
以來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耻矣  
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於上則奉  
上而懼苟以嚴刑欲誠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  
下化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  
孺僭偽悉蕩祥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  
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代非法之刑非陛下  
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文皇  
以人之五藏繫手背有罪者仍不行鞭背慮傷其命  
故于今稱善理天下能保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  
右編 八卷之三九 五十一

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論陰雪宜德刑並用

宋哲宗元祐六年戶部侍郎蘇轍上

蘇轍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  
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  
農之粟竭大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  
犴狴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  
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  
為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  
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世  
右編 八卷之三九 五十二

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  
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令豈  
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已廣  
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為  
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  
聞商高宗雉雒於野其臣祖己告之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  
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為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  
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  
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為



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非正位  
為進者天地之變常事歲苦旱半歲苦陰陰  
氣一有過差涉淫則變而不能及今高雷既其久而  
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  
古之為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  
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  
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為先務下觀型化而  
為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寬弛  
租賦縱釋酒稅為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  
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五四〇〇

專為安靜以不別白黑為寬大是以此極也臣竊  
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  
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  
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伏此變宜訓教大臣使之  
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曉然知有所畏苟  
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淫濫勸懲往而  
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  
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  
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未嘗為職自任而  
在不赦然陛下頃自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

位於此豈欲責臣齷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  
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

國本下論用刑

宋孝宗時

葉適

臣惟歷代用刑各有輕重不能盡舉然大要其君賢  
而所任者仁人也則用刑常輕其君不賢而所任者  
非仁人也則用刑常重非惟用刑為然而歷代之  
議刑者亦莫不然蓋其人君子也則議刑常輕其人  
小人也則議刑常重故觀其所用可以知其國觀其  
所議可以知其君然而未也蓋其君賢君也而用刑  
不免於過重其人君子也而議刑亦不免於過重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五四〇〇

為重刑所以致治非重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嘆  
也天下苦秦之刑重而欲輕之久矣然而隨其時之  
輕重而終於不能輕一代之刑夫後世有天下之長  
者莫若漢與唐其能求所以輕刑之意者亦莫若漢  
與唐而卒之能輕一代之刑者莫若吾宋也漢唐之  
時雖號治世猶多造大獄根連株連或數千里會逮  
久者積數歲而不解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論囚報  
重一郡之內一日有殺至數百人凡此者今天下之  
所未嘗有也五代暴亂承用重刑盜一錢以上輒  
死而茶鹽權酷升合鉢兩之犯至無生齒者犴獄所



刑尤殘酷無法不啻若桀紂祖宗之世或漸輕之  
盡除之而慘刑具五刑相收連坐之刑皆漢唐之所  
常用者此亦今天下之所未嘗見聞也夫以前世用  
刑之重而民亦無畏刑之心滋長其悍虐視性命生  
死如且暮或白晝挺刃殺人於市或報仇行俠而天  
下大姓姦豪皆持生殺人之權殺人未必死傷人未  
必刑而弱子幼弟有竊息而不敢言者少年亡賴篡  
人於獄官寺之外商旅至不敢行若此今皆民之所  
無也夫天下之俗燕趙強果齊楚輕關蜀人多怨至  
於激其所耻動其所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四百〇七

以柔之雖其自棄於盜賊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  
今日之所以用刑獨輕於前世而民之自愛而畏法  
亦遠過於前世也雖然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為輕比  
三代則為重而後世之所以制刑者則雖三代不能  
及也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  
以自利均田輕稅而民無為生之苦惟其狼戾不遜  
者其實無幾而坐監茶榷酤及他比巧法田役賦稅  
之不齊以陷於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  
代之刑為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雖省而一或行之

則其肢體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蓋用  
承而不能變而論者則以為後世之刑不及上世之  
肉刑也豈不痛哉嗚呼後世之制刑人於三代今既  
行之矣今世之用刑重於三代顧未能輕也則恤之  
而已矣然則祖宗之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  
制刑之仁輕於漢唐而庶幾於三代深者無公名平  
者無後患重失入之坐厚雪寃之賞是故無智力之  
治無兵甲之強無險要之固德澤雖未大利於天下  
而民不携貳天下安寧室家相保未嘗有匹夫橫行  
之變下人謀上之奸者能隆禮以御其臣而恤刑以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三百九十六

愛其民故此二者國家之大本無窮之祚不可變之  
俗也故臣之不肖以為誠使天下之賢君不免有重  
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免有重謀刑之心者其禍  
最大其憂最甚此不可以不極慮而深言也嗚呼有  
自來矣求一切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怒一人之罪  
而有并嫉天下之意用一朝之失貽無窮之患而不  
察也豈不過哉夫二百餘年之國本在是天下安之  
也久矣培之使益堅養之使不傷夫誰得而動之不  
顧而變其安危之端必自是始雖賈誼陸贄復生為  
今日計未有以易此也



訟王尊書

公乘與

漢成帝河平二年御史大夫張忠奏王尊  
三尊罪尊生免官吏民多稱惜之  
乘與等上書訟之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  
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  
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  
盜寢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  
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  
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

方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

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  
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  
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  
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  
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  
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  
服尊攘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  
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  
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遠  
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放為尊書佐素

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華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  
大奴利家利家梓博其煩兄子闔拔刀欲刺之輔以  
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  
畫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  
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  
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譏人間焉斥逐奔楚秦  
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  
明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守公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  
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

方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  
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  
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  
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  
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其哉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  
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  
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遠故極  
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罪之誅放於無人  
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舉之辜不可但



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  
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訟馬援書

朱勃

光武時馬援在交趾嘗餽憲以資軍退載之  
一車及援卒有上書譖之者云昔明珠文屏  
馬武等皆以章言其狀光武怒援妻孥惶懼  
不敢以喪還舊營榮榮城西賓客故人莫敢  
與會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關上言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  
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  
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  
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

右編

八卷之三二九

三五 四百十五董天石

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  
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開關險難觸冒  
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  
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  
庚之福邪八  
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  
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董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  
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晷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  
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  
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入隴莫略平而  
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鉞先零緣入山參

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

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問復南

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

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

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

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

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

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譏家屬杜

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

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五 三百八十七石

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

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

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

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

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

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

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

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關廷

訟蓋寬饒書

鄭昌



漢宣帝時諫大夫... 臣聞山有猛獸... 不起司隸校尉...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太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論其延壽等疏

劉向

漢元帝時上初宣帝時... 呼壽而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 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遣司馬谷... 吉送之既至到支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遂... 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 支不肯奉詔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

石編

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百千四

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 與延壽謀矯制殺城郭諸國... 至論功石顯臣衡以為延壽湯... 幸得不誅如後加爵士則後奉... 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 帝內延壽湯功而重建衡顯之... 決亦正對向上述云

鄧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 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 域都護延壽副尉校湯承聖指倚... 搃城郭之兵出百死人絕域遂蹈... 歛侯之旗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 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 懼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 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 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 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焯焯如雷... 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 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 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 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 右編 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百千四

永又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 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 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 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 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 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 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 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 於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 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 武師功德百之



帝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邈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訟陳湯疏

谷永

漢成帝時射聲校尉陳湯坐免後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案實王子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書訟湯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成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三九貢其

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瓜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臣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念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自起為秦將南拔郅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蹠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

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大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鞶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難之臣也

上訟陳湯書

漢哀帝時上

耿育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左編

八卷之三十九

四十四

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尊主威排如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



儉富饒之蓄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上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刑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訟馬奉世疏

杜欽

漢成帝時馬奉世死後二年西城都護其延壽以誅鄧支單于封為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之

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四十一

易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冰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鄧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鄧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

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成功自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諫誅趙騰

張皓

漢安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火變騰到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當輩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而木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為非所以昭德示後也

石編

八卷之三十九

四十一

易

徒中上書

龐參

漢安帝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駕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懇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戍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養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



緝然後蓄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

奏彈劉整

任昉

梁武帝時御史中丞臣任昉上

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為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應養孤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温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遂婢綠草

行編

卷之三十九

私貨得錢並不分適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唯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與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唯錢五千文不分適其奴當伯先

是眾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

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

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

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

應屬眾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還

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

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

不分適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

夫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眾准

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

右編

卷之三十九

梁武帝時

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



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  
 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謂上  
 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  
 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  
 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  
 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  
 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兒子遂分  
 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  
 測治諸所連逮絀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  
 事如法所稱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聖五四百〇七

閭閻關其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統袴惡積  
 釁稔親舊側口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久不寐而  
 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傲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  
 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鐘度而稽  
 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  
 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  
 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  
 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欄龍牽請付獄測實其  
 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畫

臣聞明主御寓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

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

行乎禽息殞身豈愛死乎向若林父謀陳平死百里

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士漢無皇極之尊秦  
 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  
 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

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特勢言出禍應而  
 邕挫其鋒雖身受屈終茲謀中損即邕有大造於我  
 家邦也且斯人所能者極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便  
 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鞫訊待報將至極刑死  
 在朝夕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  
 庸夫輪轅無取獸息禽視雖生何為况賢為國寶社  
 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尺之軀其受膏斧以  
 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  
 臣與邕生平不疑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  
 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聖三三六六



死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曠  
邕鴈門縫掖有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  
令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附北  
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即以陽和之始難於用  
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  
土實照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  
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敷舍垢之  
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  
澤實亦歸天下之望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  
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

石編

八卷之三九

三百八十九條

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

陸贄

唐德宗建元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上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寶參事卿等所  
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誠  
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寶參在彼  
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  
憂宜卽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  
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

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  
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  
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謔及加罪責事不  
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  
損累不輕事列未通所宜重慎寶參頃司鈞軸頗怙  
恩私貪養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  
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  
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  
况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  
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

石編

八卷之三九

四百八十六條

奏議寶參等官狀

陸贄

右希顏奉宣進止寶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  
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  
量若絕恐事體不穩卽且流貶向絕遠惡處寶參  
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寶參  
宜更商量處置其實寶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  
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



經流貶更移何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矣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寶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疑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踈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此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聖元四月初七日張洪

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寶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眾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提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

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請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陸 贄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賊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究

右編

八卷之三十九

聖元三月廿七日張洪

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謹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懲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愆忿於慈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有惠貸不寫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仰祈天鑒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陸 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

右編

卷之三十九

至四百七

朱本

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閱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謀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卽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

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始務偷生衆心旣偷勢思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來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弘被且幸存沙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擣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四方

右編

卷之三十九

至四百七

朱本

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柰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率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克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



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論田羣狀 唐武宗時上

李德裕

右臣數日來竊聞外議云田肇緣田羣抵法不食而終義動人倫無不傷難伏見後漢時河間人尹次隸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母渾皆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繼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其死既有故事敢不密陳臣若於中書公論必外為人傳說臣對諸宰臣不敢議及此事今手狀陳奏實願發自天慈必冀中外人心無不感悅臣與田肇兄弟唯識其面未嘗交言班行具知罪敢謬妄况臣年近六十

本新

人卷之三十九

五三言

李

位忝上公唯願竭肺肝上禪聖德豈敢稍涉情故罔惑聖聰此狀願留中不出

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傅弄俞

仁宗天聖四年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鞠詁無狀自司酒清辨內侍者不遺監察御史傅弄俞上

近曾上言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付開封府照證張文政公事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思之深為不便豈有報人殺人不從對辨獄詞未盡冤抑可虞固非陛下仁惻慎刑之素意也臣伏料陛下非惜此數人但欲知外事恐沮塞之今後不敢報耳以臣所見實為未

得若付之有司辨其是否而賞罰之則實事且聞於陛下維慮言者多耳儻但縱之使言一切不問則以昧結之者有罪不發以事忤之者無過被報雖則告盈前於陛下何益適足以煩刑禁而搖善良之心况今吳清等事與前後不同本屬城南地分乃報城東公事事實當賞吳清等而罪城東探報之人事虛則吳清等豈得免責苟罔辨是非蕩無拘檢臣恐此曹過蒙優假因勢作威誣陷平民漸不可長必有謂若沮此曹則陛下無由知外事者以此誤陛下幸深思臣言則事理可見伏望早賜指揮發遣免致淹延刑

石編

人卷之三十九

五三言

李

禁且長小人之權臣不任懇激之至

又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宋仁宗時上

司馬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



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  
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據其遺失廣作  
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  
舉動語言皆見倚據臣等嘗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  
爲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爲耳  
日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囚  
囹橫羅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  
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  
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  
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

右編

卷之三二九

至五言李列州

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私嫌或察訪鹵莽各隨  
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  
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陸贄

唐德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

右隱朝奉宣聖旨拜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  
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  
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  
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  
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

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  
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  
竭取財賦吐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吳寧  
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誦謫太峻禁防  
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官闈  
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  
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通  
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  
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  
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

右編

卷之三二九

至六言李列州

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信  
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  
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  
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  
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  
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埋不可不洞開  
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癰痕使天下聞之廓然  
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耀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  
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



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右編

卷之三十九

李綱

議赦令

宋高宗建炎元年上

李綱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魁故其偽赦不循典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繼承大統以為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

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在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犯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偽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覈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

右編

卷之三十九

李綱

疑者三也是三者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耶將以邦昌偽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羈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等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為度而勿以反汗為嫌天下幸甚

荆川先生右編卷之三十九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四十

工

論章華之臺

補

伍舉

諫除上林苑

上漢武帝

補

東方朔

起西園第殿

上晉武帝

陸雲

諫營寺觀疏

上唐睿宗

辛替否

諫復營廢寺疏

上睿宗

孫樵

論土木之功勞費

上宋仁宗

歐陽脩

乞罷脩感慈塔

上英宗

司馬光

右編

八四十五卷目錄

二百二十四

乞罷中憲造寺

上哲宗

張舜民

上屯田奏一

上漢宣帝

補

趙克國

上屯田奏二

上宣帝

補

趙克國

上屯田奏三

上宣帝

補

趙克國

論塘泊屯田之利

上宋太宗

何承矩

乞河北綠邊營置屯田

上太宗

柴成務

論募耕河東綠邊之地

上仁宗

歐陽脩

義興置屯田

上仁宗

范仲淹

乞措置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屯田狀

上孝宗

陳亮

論治河奏

上漢哀帝

賈讓

論脩商湖口

上宋仁宗

劉敞

論脩河第一狀

上宋仁宗

歐陽脩

論脩河第二狀

上仁宗

歐陽脩

論脩河第三狀

上仁宗

歐陽脩

論開孫村河

上哲宗

蘇轍

右編

八四十五卷目錄

二百六



荆川先生右編卷四十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工

論章華之臺

伍舉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雕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

子編

八卷之四十

乙三百四十二

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妨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

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

右編

八卷之四一

二四百十七

諫除上林苑

東方朔

漢武帝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朋等者二人舉籍同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傾畝及其賈魚欲除以為上林苑以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以償鄂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種善東方朔諫



臣聞謙遜靜慈人表之應應之以福壽濟窮  
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廊臺恐其不也  
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  
苑何必盤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驛小  
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與去  
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

右編

八卷之四十

三四百十六

土宜草莽水多鰾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  
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  
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  
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者  
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  
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  
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  
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起西園第啟

陸雲

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節度豐儉之制然用功  
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輒敢替言臣竊見世  
祖武皇帝臨朝淵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  
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  
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  
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眾庶歎息清河

右編

八卷之四十

四言李

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  
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  
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協崇大  
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  
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  
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  
之施是以不慮犯迂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  
垂三省

諫營寺觀疏

辛替否

唐睿宗為公主造金仙玉真觀皆否以左



臣謂言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且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有編

卷之四十一

五十四

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必讒惡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為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滂雨不解穀荒於壟麥爛於場入秋亢旱霜損禾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於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

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賊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韋氏時切齒羣凶今貴為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黃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憐悻逆也宗晉卿勸為第宅趙履溫勸為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二

左編

卷之四十一

六十三

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為之冀誤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

諫復營廢寺疏

孫樵

臣以為殘蠹於民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絺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于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



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  
生地陛下自卽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  
正月洎今年五月斤芥之聲不絕天下之工未已陛  
下卽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  
矣臣以爲武皇帝卽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  
去之以蘇疲疇况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  
之開元之年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  
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於力今陛下卽能東封  
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  
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率若干戶共  
本編 八卷之四十一

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  
足也卽其鹽鐵不可除而榷筦加筭矣天下之民得  
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  
言未及畢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  
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鳩工豈特國門之役  
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  
復廢之臣願陛下以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  
寺止而勿復脩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  
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  
間太平之事冀異日爲陛下言之况去無用之髡也  
右編 八卷之四十一

臣樵昧死以言

論土木之功勞費

未仁宗至和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

歐陽脩

臣近者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准勅差  
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  
下三司重脩慶基殿及奉先等屋宇臣伏見近年政  
令乖錯綱紀隳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緝唯務崇脩祠  
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息方今民力困貧  
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  
務爲已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名祖宗



張大事體况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固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已來不住脩換昨開先殿只因一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討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工料蓋緣廣張得工料即多圖酬獎恩澤切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瀆威靈要其所歸止為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致人主以有過之地誰忍為之臣實痛惜臣因准勅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槩開

石編

卷之四十一

九一貫六

十一

先殿初因脩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工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脩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唯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神崇祀神祇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為能臣切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瀋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

脩作者既不可及其未脩者宜速寢停况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為勞績其奉先寺乞令寺家自脩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殿近聞為無梁木且止未脩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居蓋為將良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意處枉費遂致合行脩造處却致乏材伏願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勝處凡國家極力興脩者火必盡焚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以此福應未臻而災譴

石編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十一

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脩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廣賜裁擇

乞罷脩感慈塔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圻脩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四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



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顧妻賣子以接糶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脩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脩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饑餓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諛譏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方

考

卷之四十一

十一

乞罷中慈造事

張舜民

宋哲宗元祐元年右司員外郎張舜民上

臣備員幸屬無補歲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祖宗日遠淺聞狹見且以嘉祐治平及熙寧之初年揆之當嘉祐治平與熙寧之初在京寺觀幾何僧籍幾何今

相距未三十年間創造脩飾寺觀外來土居之僧徒無慮數倍之多也不唯其多愈見其侈彼百間不足居也我則以千楹彼丹雘不足觀也我則以金碧前耻不若後求勝之爲朝廷則曰我一以官錢營造未嘗取民也爲僧徒則曰我唯是化緣脩建不敢仰於官也究而言之則財力是何從出哉皆百姓之膏血也漢文帝以露臺中人人十家之產罷而不爲孫樵謂十農夫之耕十蠶婦之織終歲不能養一僧徒今一寺觀之興造又何止中人十家之產一僧徒之奉養又何止十農婦之耕織以古望今良可歎也尤不

右編

卷之四十一

十二

可恐者是以軍營地脩造寺觀也祖宗開基有此都邑當其經始可謂勤勞罷方鎮之兵而聚之京畿其慮深矣漕輓金粟休養區處靜則雄中動則制外不畏一朝之警急熙寧併廢鞠爲茂草有識視之猶或歎息今又委爲寺觀其勢未已太平日久兵愈消地愈空寺觀愈多苟有一朝之急則將驅僧道以禦之乎累朝勅令創造寺觀者徒二年造殿閣神祠者杖一百若殿閣有損壞而欲移脩者申所屬驗實乃聽卽不得以脩造寺觀爲名求化錢物此朝廷之法禁也非不明白外方州縣以時申明無敢慢易唯京師



此法不行京師法令之所出乃猶不行前之日官造一寺觀後之日私起一殿閣時政誰何不知此俗何時而替乎今所謂中慾者既為西塔又為東塔東塔未起又請造寺朝廷為之響應不知造寺何時而已乎又安知今請之寺成而更不欲造寺脩塔乎在國則以為蠹在已則以為功於其起塔聚徒之處居處十數年之間返謂我為客寄棲泊簷廡之下備極恓惶此尤見罔上誕謾之甚也其居其處其飲其食享御九百指呼王公大人有及之者乎不唯不及有似之者乎是欲窮極廢奪無有休已朝廷既許以空閑

右編

八卷之四十一

十三十四

官地且京城之中何處有空閑之官地以待脩寺者非居民則官府非官府則軍營民居官府既不可遷彼將不滿而再請則唯有空閑軍營可以從事矣此役以興上之官邸衣冠之家下之間閭商販小民又將征求割削三五年間不得休已比年已來豐歉不常自冬徂夏淫雨為災京之東南千里渺瀰不止夏秋不成而復田廬漂沒今已八月麥未施種關中又以旱訴至於來歲尚未可知都市飲食儉薄小民失職衢巷之中稍有菜色遷流之民日有過者二聖焦勞軫惻分遣使臣賑恤之方未知彼濟豈可因之饑

謹重以此徒蠹賊良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熾其能賑濟唯在聖慈伏乞特賜指揮將八月四日旨揮更不施行令中慾止居相國寺東塔或不自安即勒歸受業院舍仍乞申明勅令自此止絕脩寺造塔之役不惟少阜於民財亦可以仰消於天變

貼黃成都歲作萬僧會近因臣寮上言已有指揮止絕然在京一歲之間如萬僧會略有數千未聞朝廷略行呵止中慾作三春會日供萬人計其為費何止成都之百倍是國家之政令行於遠而不行於近伏乞朝廷申明禁約皆足增光聖政振起風俗

右編

八卷之四十二

十四

上屯田奏一

漢宣帝時上

趙克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屯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  
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二斛  
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隄  
隄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  
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  
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克入金城郡益積畜  
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石編

卷之四十一

十五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  
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  
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慙於寄託遠遯骨  
內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  
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暮月  
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  
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  
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以爲武備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

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甲士  
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卒士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  
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克入金城六也兵出  
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  
疾疫瘰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  
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  
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他變之憂十  
也治湟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石編

卷之四十一

十六

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  
擇

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開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今留步十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壘木樵枝聯不絕使兵弩飭關其燹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石紹

八采之四十一

十七

劉十

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故貶重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滯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撫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

尺寸之功始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論塘泊屯田之利

何承矩

宋太宗端拱元年瀋州刺史何承矩

臣幼侍先臣闕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為屯

石紹

八采之四十一

十八

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葦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川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縱贍師旅不失耕耘不費國用不勞民力如此則虜弱我強彼勞我逸以強禦弱以逸待勞制匈奴之術也順安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繆夫邊兵不患寡患驕慢不肅而不精邊將不患怯患偏見自賢而無謀邊備不患寇患慢防而不葺若禦得其力制得其要何慮乎邊塵不息邊



不除且有國有家以足兵足食爲本水田之盛誠可  
以限戎馬而省轉粟之費實萬世之利也

乞河北緣邊營置屯田

朱成務

宋太宗淳化二年知制誥朱成務上

臣近以河北緣邊州郡乞置屯田事宜具狀聞奏於  
今月二十六日長春殿召對面奉聖旨令具營置屯  
田利害仔細擘劃封進者切以戎虜騷邊古今常事  
逐之則獸驚而鳥散守之則師老而費殫是知帝王  
歷代置之度外止於列亭障以遏奔衝之患管耕戰  
以圖經久之功果啓天心是恢遠略謹按古者井田

右編

八卷之四十一

十九三百八十八高

之制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是一夫之田  
夫九爲井井方一里井開四道而分八家鑿井於中  
八家共用是一井之法一井之法當計九頃之地室  
廬溝洫畢在其中先王所以定邦賦而足食也三代  
致理何莫由斯今之屯田取法於是大率地方四里  
置爲一屯一屯之田開十六井闔井之戶當一百二  
十八家家立垣墻井分區域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四  
四相從多多益辦是以地方四十里置屯一百區若  
東西展二百里之長南北止四十里之濶可以置屯  
五百列井八千居六萬四千之家侷一國三軍之衆

以之耕則力均而功簡以之守則食足而心齊保衆  
備邊無易茲道稽古人之明効立聖代之宏規常若  
果行虜則無患其有招納勞徠之戶維持佃守之方  
俟允施行別爲條制

論募耕河東緣邊之地

歐陽脩

宋仁宗慶曆五年知諫院歐陽脩上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緣邊經久利害臣切見河東之  
患患在盡禁緣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斛  
以爲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  
地則去四大害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

右編

八卷之四十一

二十三百八十八高

邊地既禁則緣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  
入中斛斛支往緣邊人戶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齎  
金銀絹銅錢等物就緣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斛北界  
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  
交易時引爭鬪輒相斫射萬一興訟遂起事端其引  
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界之物  
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未過吾界則尚  
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界禁  
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饑飽繫  
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宣化火山四州軍緣邊地



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等  
為蘇直等爭界訟久未決卒侵却二三十里見今  
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豈  
軍爭掘界濠賴未先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  
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  
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則一三  
歲間北界斛斗可以不糶則邊民無爭糶引惹之害  
我軍無饑飽在敵之害緣邊界有定主無爭界之害  
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  
害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一二萬頃若盡耕之則  
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  
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  
具條陳

議興置屯田

范仲淹

宋仁宗慶曆元年上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  
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  
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  
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  
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

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  
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  
觀漢趙克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  
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  
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  
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  
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  
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  
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  
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

石編

卷之四一

二五二

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糶於官人樂其勤  
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  
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  
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儻朝廷許  
行此道則委臣與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  
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克雖夷狄時為邊患不能  
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  
為守制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中有蕭張決勝千  
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人之衆困於平城乃約  
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而匈奴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卷之四一 反文十



慮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  
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為之動  
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曰兵  
凶器也雖克所願動必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  
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  
日忘之未能銷鉅願且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  
睡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  
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  
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於律  
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  
右編 八卷之四十 二十三 四百一

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  
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慶曆元年十一月  
謂答曰將帥累次挫衄未甚勇果若幸於或勝良未  
為良策假令克獲又須守備若且勤訓練嚴加捍禦  
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而進觀變而動庶可養銳  
持久即宜深體此意與隣路互相應援協心畢力有  
便宜密具以聞

乞措置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屯田狀 陳亮  
宋孝宗時上

昨蒙聖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即  
為深念以為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  
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

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  
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  
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  
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遂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  
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  
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  
田舍者依本往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  
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  
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為率萬一虜騎今秋  
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  
右編 八卷之四十 二十四 四百六

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  
惴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  
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  
暗椿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  
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  
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為  
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椿之類去  
歲論者固嘗指為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  
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  
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



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檣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椿數種並設溝塹深濶令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木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繫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

右編

卷之四十

二十五

六

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閱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脩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峴渡繫會自成市井若萬

一有警乞從朝廷卽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幫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厚幫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可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遠戰乎何者虜

右編

卷之四一

二十六

六

左北岸其長江之險兵衆騎多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旣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旁觀瞻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旣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四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死鬪者其勢難今堡塢旣成有易無難三



利也戰艦甲士虛開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砲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力盡攻擊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避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

右編

八卷之四十

二十七四百六 陳孝

之用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阻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克國先零棗祇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瀆於流離死亡也哉臣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趨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

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剔其妄作疎漏之失攷尋前史規畫縝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祈扣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圍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

論治河奏

賈讓

漢哀帝初平當使鎮河堤奏言九河今皆涸滅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詔下吏民莫有能應者侍詔賈讓上

爲萬世言治河者示不特其叙事之曲折也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右編

八卷之四十

二十八三百九十三 陳孝

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



至深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堪溺自其宜也今隄防既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

石隄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甚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遵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地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

石隄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



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  
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  
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  
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  
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  
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  
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  
左編 八卷之四十一

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  
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  
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  
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  
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灾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  
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可豫見  
右編 八卷之四十一

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  
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不食縣官而爲之作  
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論脩商湖口

宋仁宗皇祐三年直集賢院劉敞上

劉敞

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  
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  
今朝廷以河決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  
雨淋漓山谷發泄經川橫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  
澶魏之掃如商胡者多矣莫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



也淮汝以西關陝以東數千里之間罹於水災者其  
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略計百萬  
人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強疲病之餘  
以極其力乘殘耗之後以略其財重為事而罰所不  
勝急為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  
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為患於中國久矣其在  
前代或塞或不塞塞之為仁不塞不為不仁此有時  
而否者也以堯為君以舜為臣以禹為司空十有三  
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之朝廷無禹明矣而欲以  
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權於時不察於民不亦甚乎議

右編

入卷之四十

三十三

者以為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  
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既決之後縣邑則已  
沒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不能有  
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與彼  
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為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唯  
陛下與知道者慮之

論脩河第一狀

歐陽修

宋仁宗至和二年兼判三司院歐陽修上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

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今京東計度  
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  
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  
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  
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惶羣議  
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  
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脩塞科  
配一千八百萬稍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  
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  
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脩虛費民財為國歛怨舉

右編

入卷之四十

三十四

事輕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  
遠今者又聞復有脩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  
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灾  
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  
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  
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  
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  
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  
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  
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



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  
口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與三十萬  
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  
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  
河決滑州會議脩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  
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  
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  
是一大役也鑿橫壟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  
自橫壟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脩緝此  
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  
石編

卷之四十一

三五

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為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  
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  
時人力之難為何况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  
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  
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  
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  
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  
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  
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  
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

荆川先生右編 卷四〇

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  
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  
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  
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嶼山摧海水搖蕩如  
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  
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  
萬之大眾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  
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  
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折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  
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

卷之四十一

三五

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  
候豐年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  
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脩河第二狀

歐陽脩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脩河事未有一定  
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  
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  
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  
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  
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

五四九



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列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息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壟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

右編

卷之四十

三十七

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澱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脩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脩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壟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壟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壟之水又自下流先決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

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壟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下何緣而頓淤橫壟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

右編

卷之四十一

三十八

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脩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料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曾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為六尺且濶厚三尺而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



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關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壘之比重以困國勢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溢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

右編 八卷之四十一

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

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脩河第三狀 歐陽脩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脩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壘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脩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脩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右編 八卷之四十一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一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思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思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



猶當為之况聞仲昌利口讒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信為奇策於是决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脩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誠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與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

右編 八卷之四十一 四十二

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脩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决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正

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决橫壑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决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决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决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脩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患一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决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

右編 八卷之四十一 四十三

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河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之而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决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設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壅故道本以



高淤難行而商胡决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脩脩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隄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

右編

八卷之四十

四十三三六十五

度隄防併力脩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况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開孫村河

蘇轍

宋哲宗元祐二年戶部侍郎蘇轍上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虛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性

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弘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况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欵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灾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

右編

八卷之四十

四十四四七

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决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



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  
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  
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  
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  
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  
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  
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  
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  
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  
京漸歷邊境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

石編

八卷之四十一

四十五

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  
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  
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  
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  
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  
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為之破稅此其害也漲  
水既去淤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  
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  
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為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  
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

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全復為利不貲安用  
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  
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  
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胡  
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  
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  
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虜  
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  
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  
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

石編

八卷之四十一

四十六

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  
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  
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  
數百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頽防  
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歿相繼使者恐朝廷  
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  
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  
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  
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  
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



安纒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  
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  
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不編

卷之四

四十七

左右編卷四十終

荆川先生右編 卷四〇

五五五







吾編補序

前儀曹郎武林黃汝亨撰  
士生當世之行則匡時翼主  
舉而措之為事業不行則存  
其言載詒簡冊留而効之于  
後夫使言之可為而後取其  
効則六籍夫當吾古而身為  
之何者古今行藏即不同轍  
其居天地間真實有用之文  
章一也唐荆川先生博學篤  
古其於文字經史無以不編  
摩而稱其實有用之書則多

如吾編必之矣諳醫方策勝  
救危于是乎在劉多安先生  
為南司成時復隨代檢閱輯  
其以闕而板行焉嘗守我一  
編予每愛而手披之然物之  
塵務玩愒日月覽且未竟何  
暇收遺珠以完全辭吾友元  
素自留忤者去歸杜門亦掃  
一以著書研理為事可取向  
居省署以從歷代名臣奏議  
中摘其忠謹剴切者當世之  
務者以參伍兩先生所未備



而廣之命曰吾編補門人劉  
升達革請授諸刻以與西先  
生立傳海內使夫矣無陸端  
醫多隱方世有欲策勝救危  
者闕覽對澄如面承矣師醫  
聖之始了無好憾所全活者  
不可勝紀余以謂留而効之  
後猶夫當多世而身為之其  
為真實有用之書與措諸事  
業者等也豈必身或抑予因  
是而慨夫有宋之代當其盛  
則韓范富歐畫之相証以矣

上忠于國家其衰也則君子  
不勝其憤懣而小人務為險  
薄頌危之譚以熒惑主聽庸  
人者復為一切凋停之說以  
誤之至于衰頹崩壞而不可  
救矣諱醫方具在而敗亡相  
繼徒以資後步之履鑑則有  
書而不能用者之過也夫有  
書而不能用何以貴書隋之  
藏書子三十七萬卷唐二十萬  
可謂多矣何益治亂之數哉覽  
是編也不能不為之太息



右編補序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武林姚文蔚撰

我明

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  
臣奏議自君德治道而至禦  
邊夷狄分類數十自有周以

右編補序

迄宋元歷載數千天下國家  
興亡得失之故弛張厝置之  
方亦大備矣其書卷帙浩繁  
尋究未易而板藏

內府學士大夫罕得見焉余  
待罪戶垣署中素儲是書看

詳之暇時取披尋有當余心  
及切時務者輒丹鉛其旁後  
得大司成劉公所補荆川先  
生右編讀之取以相校于奏  
議得十二焉其間論剴白切  
合當世之故者多所遺逸或

右編補序

者二先生覽是書未竟而古  
人文集所存無幾史傳不載  
莫繇攷見故也余惟古名臣  
嘉猷石畫出之忠誠而研之  
歲月者湮沒千載始得我  
文皇帝表章薈萃成書二百



餘年鮮有誦說之者而今右編既行無復問及是書則從此竟泯泯益可惜矣於是手為校勘凡余所識記而右編所佚者即錄之得十卷其篇目分類一仍奏議之舊而增以標題與右編相

右編補序

五

為經緯命之曰右編補而藏諸笥中余門人輩見而請付之梓曰此經世之書不當為帳中之祕公之于人有四善焉是編所錄切近當世為今日對證之良方一也

文皇帝命官纂輯之意俾學士大夫得人、見之至于今而始有實用二也是編文字史不盡收世不傳者十九使天下士讀人間未見之書三也右編闕遺補之以劉先生又補以茲編始為大全而無憾

右編補序

四

四也余韙其言舉而授之因歎昔文皇帝命儒臣輯是書而諭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不治大哉



聖謨萬世明鑑是編所載何一  
非善言乎有能盡言不隱即舉  
古人成說而進之

明主可矣唐先生以奕譜喻竊謂  
譜勢多勝算當局有時宜有宋  
名臣之宏議則今日當局之要

右編補序

五

著哉譚券何知請以質諸國手



黃應台刻

序姚養谷先生右編補

昔人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  
朽之盛事夫言而無補於世用  
此揚雄所稱雕蟲小技壯夫不  
為者耳奚貴焉當

世廟時毗陵唐荆川先生由史

右編補序

館適起遽廢至為開府十七山  
林具於載籍博覽無所不窺  
常葺先代謹言直諫之有裨於  
世用者哀為右編取右史記言  
而名之也書未詮次而先生卒  
後幾五十年吾鄉大司成南昌



劉師翁得公遺稿於息太史稍  
稍搜遺品彙為四十卷刻之南  
雍一時大夫學士爭觀其書紙  
為之貴然不能不挂漏於有宋  
諸疏則以集之未盡載者而挂  
漏之也吾師太僕常林 姚先

右編補序

二

生前以都諫隸戶垣省中有歷  
代名臣奏議實  
文皇帝命儒臣纂輯刻於  
內府自成周迄宋元長篇短牘  
網羅幾盡誠千載之鴻猷一代  
之鉅典也顧秘書罕見人間而

先生得以難藜伏讀者久之會  
南雍右編始出取以磨勘異同  
復得兩先生所佚而切中時務  
者三百餘首手錄詮勒題曰右  
編補之兩先生之所未備也其  
義例一仍奏議之舊自君德下

右編補序

三

為治道為法祖以至禦邊夷秋  
條凡四十有二自制策下為轉  
對為上書為疏奏為劄子為策  
為論為議為狀為故事凡十自  
成周下為春秋為戰國為秦為  
漢為魏為晉為南北朝為唐為



五代為宋為元年凡二千五百  
有奇一展卷而治亂興亡之故  
犁然可稽上之闡

文祖求治之弘猷下之廣毗陵  
南昌博採之未逮可不謂於世  
用大有裨乎乃先生素祕帳中

右編補序

不欲傲人以其所未見也會先  
生來禮玄嶽伸得蕪先生之秘  
而與同門二三子謀付之梓以  
廣其傳昔毗陵之叙右編以奕  
之局喻世而以奕之譜喻陳言  
者之謨蓋善喻也故諸先生之

繼為序者多取毗陵之喻以為  
喻至吾師亦稱有宋名臣建議  
可為今日要著其序具存仲不  
佞無似竊謂身在局外而論局  
則其局明身在局中而為局則  
其局替何者凡奕之始局常兩

右編補序

五

據而奕之中局常兩分據之  
際識者每難之我察其形而先  
握其要夫是所謂制於未成之  
局之長勝者也是故西漢之  
局成於寵則專東漢之局成  
於激則亂晉之局起其究也



不振唐之局借其究也不掉宋  
靖康以前其局紛靖康以後其  
局靡浸淫委於界外之旗囊此  
又古今機局之一大變美者其  
滿於局也已不自覺而人覺之  
覺而後亟反其局焉無及矣故

右編補序

曰身在局外而論局其局明身  
在局中而為局其局替也今  
國家九紘八埏之業視歷代之  
幅員愈增而名臣智士處不諱  
之  
朝矣忠矢謀者至精至密又無

有前代之業鑄可慮然而治安  
長久局勢豈無可窺識者察其  
形握其要以轉移於將成未成  
之間則為兩編百千萬語迺三  
先生所輯為譜以裨世誠可為  
當事者制勝之一助是在國手

右編補序

善擇之耳仲彊吏也樸愚而拙  
於計一民一社懼無以塞責而  
貽之安何暇及百里之外第觀  
是編而竊有感於古今之際也  
不敢自諱其拙而不一吐其一  
得之愚若曰子之師方與世左



子未盡子之師之道而先有鴻  
鵠之思其計愈左噫愚則何敢  
措一詞是役也校閱而分任其  
梓者為宣城令鮑國忠舊南陵  
令徐調元今國子助教馬德澧  
及不佞仲皆先生所舉士也若

右編補序

歙國子生吳公治吳光胤是嘗  
問業於先生而同職分校之勞  
者亦得附書

皆

萬曆辛亥孟夏吉旦

江右門人劉仲頓首拜撰

右編補序



新都黃應淳刻

右編補序

九



右編補序

余師官戶垣時補右編若干卷補唐中丞之所未備者未示人也已余令宣城師為黃山游歙長劉君發其秘余得而讀之夫陳見

叙

悃誠其於文章別自一體故古人著作率由己意成一家言至其匡主德濟時艱揚摧是非指析利弊不唯出言者之口要以厭聽者之心或慷慨而談或委

婉而論或隱約從容而進要于當可濟事而已故古者今之鑒也不稽古而通今者未之嘗聞毘陵右編成自晚年又復晚出搜抉雖勤其于曩代尚有缺畧

叙

司成劉先生補之余師又目歷代名臣奏議採掇而補之凡國史未載志集所遺尋之百家雜記之餘而出之殘編斷簡之外猥云矜所博已乎上自朝廷以



迄邊漢歷代興廢得失一  
有未備不得為完政遂不  
得為完書是不可不補也  
斟酌損益吐納忠謨要之  
實有所見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愛君體國惟恐不詳

叙

三

焉索此遺彼挂一漏萬疎  
矣即得之人人而失之一  
人得之事事而失之一事  
采葑采菲能無遺憾且士  
出身天下四方之役唯所  
奔走非量而入欲以一人

一旦哆口以談千古而前  
百世而下九夷八蠻之遠  
無徵不信勿欺之謂何上  
下數千年間何朝無敷陳  
何臣無獻替當時皆謂鑿  
鑿可行彌天之網猶恐未

叙

四

盡今其所行何僅僅也博  
採而茹其精分類而求其  
覈什一千百尚忍遺之乎  
前人有作貽厥方來第令  
有可遵循固不必加之先畫  
矣然則法後王按往牒闡



繹而光大之正唯今日之事是皆不可不補也先生補之矣于古則既備矣雖然徒道古而已乎就古閱今其有合于今者幾何言其可行于今者幾何事天

叙

五

下人已為之我讓之功何必自已出也天下人未嘗為之責安在矣靜言而籌寧無有勞人任士之所不逮可容吾着手者如第剽陳案而竊膚談右編贅矣

更益之耶吾師蓋以補是編者補天下以人集事先以是編示人經世之深心有用之實學也劉君師門首舉士蒞歙未朞政化流洽方將補歙之缺以比迹

叙

六

于古之循良快覩是編用貽海內然則師所未盡者劉君得代而終之不獨是編已也余辱同門之契得左右而觀其成余幸矣  
西蜀門人鮑國忠頓首



撰

國史

禮記

叙

七

右編補總目

卷一

君德 治道上

卷二

治道下

卷三

法祖 經國 仁民 學校 風俗

卷四

用人

卷五

右編補 目錄

求賢 知人 建官 選舉 考課

卷六

去邪 賞罰 戒佚欲 謹名器 求言

聽言 法令

卷七

兵制 征伐 任將 荒政 水利

卷八

賦役 屯田 漕運 理財 崇儒

經籍 圖讖 國史 律曆 褒貶

禮臣 近習

右編補 總目

五六九



卷九

災祥

營繕

弭盜

卷十

禦邊

夷狄

右編補

目錄

二

右編補目錄

卷一

君德

宋楊萬里上孝宗奏

陳傅良上光宗劄子

袁甫上理宗劄子

袁甫又進故事

徐元杰上理宗奏

許應龍上理宗奏

許應龍又進故事

右編補

目錄

三

洪舜俞進故事

治道上

漢晁錯對賢良策

唐王珪對太宗問

崔植對穆宗問

後唐康澄上明宗疏

宋范仲淹上仁宗疏

張方平奏制策

歐陽脩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脩又上疏



司馬光進五規
保業
惜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司馬光任官信賞必罰疏
王安石時政疏
宋祁變異疏
尹源上唐說
右編補 目錄
文彥博進無爲而治論
包拯條上七事 錄三事
王安石上治亂疏
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
卷二
治道下
秦觀進策三十篇 錄十九篇
國論
主術
治勢上

右編補 目錄

治勢下
任臣上
任臣下
朋黨上
朋黨下
人材
律法上
議論下
官制上
財用上
財用下
將帥
奇兵
謀主
兵法
盜賊上
陳次升上哲宗奏
李朴上徽宗奏
江公望乞攬權斷奏
胡安國上時政論三
右編補 目錄
五



定計

立政

寬隱

胡寅上奏高宗

林光朝上疏孝宗

陸九淵上奏孝宗

又

楊萬里上奏孝宗

又

又

右編補

目錄

六

王十朋上奏孝宗

虞儔上奏孝宗

林栗上奏孝宗

朱熹上封事

任伯起上奏寧宗

楊簡上奏寧宗

李鳴復上奏理宗

又

牟子才轉對

洪咨夔上理宗疏

文天祥對策

牟滌上奏理宗

元許衡上疏世祖

鄭介夫上奏成宗

卷三

法祖

宋劉光祖上聖範劄子

經國

宋李綱上言高宗

宗澤上奏高宗

右編補

目錄

七

趙元鎮上奏高宗

胡寅進萬言書

吳伸上書

王十朋上疏孝宗

陳亮上五論

錄二

執要

政體

亮又上書

楊萬里上疏孝宗

萬里又論國勢



其二

其三

王質上奏孝宗

范成大上疏孝宗

魏了翁上疏理宗

洪舜俞進故事

元郝經進議世祖

仁民

周武王問太公

宋石介上言神宗

右編補 目錄

學校

宋歐陽脩上奏仁宗

韓駒上高宗論

又

又

風俗

魏和洽上言武帝

宋司馬光上謹習疏

張方平上奏仁宗

蘇轍上奏哲宗

魏了翁論風俗疏

牟子才上疏理宗

卷四

用人

周武王問太公望

漢李固上疏順帝

唐崔群對憲宗

李絳對憲宗

韓愈論孔戣致仕狀

宋宋祁上奏仁宗

右編補 目錄

范仲淹上百官圖

歐陽脩論用人之要

張方平論臺諫官事

呂誨乞親擇御史奏

富弼論辨君子小人奏

文彥博上奏神宗

孫覺論諫官奏

陳師錫上奏神宗

孫覺乞收還新命奏

任伯兩上言哲宗



蔡崇禮論朋比劄子

張浚議任事奏

胡銓上孝宗疏

袁說友論實才

蔡戡論用人不當奏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

論人才上

論人才下

陳傅良繳奏黃裳改除狀

林大中上言光宗

右編補 目錄

葉適上奏寧宗

楊簡上奏寧宗

袁甫直前奏事劄子

袁甫進講故事

劉克莊進故事

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

牟子才面對劄子

洪舜俞進故事

牟子才直前奏劄子

卷五

求賢

宋王巖叟論求賢奏

知人

唐魏徵論臣品奏

李德裕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宋滕元發對英宗問

富弼論辨邪正奏

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

范祖禹辨邪正劄子

范百朋分別邪正條目奏

右編補 目錄

呂陶乞罷言職奏

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

陳淵論考實奏

陸九淵劄子

劉黻率諸生上書理宗

又

吳昌裔論君子小人奏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

牟子才劄子

建官



范仲淹上仁宗疏

蔡襄奏神宗

司馬光上哲宗疏

胡寅上徽宗奏

元高鳴上世祖封事

選舉

漢元朔中有司奏議

唐陸贄上德宗奏

宋司馬光上神宗奏

司馬光上哲宗疏

右編補

目錄

十一

呂陶上哲宗疏

王觀上哲宗疏

陳次升上哲宗疏

葉夢得上徽宗奏

楊萬里上孝宗疏

王質上舉賢能論

牟滌上奏度宗

張浩對金世宗

考課

周必大上孝宗奏

右編補 目錄

卷六

去邪

唐太宗魏徵論對

范獻忠對中宗

裴度上表憲宗

宋歐陽脩上奏仁宗

劉安世應詔言事

楊時論王安石學術

范宗尹乞革欺罔奏

常同論朋黨之禍

右編補

目錄

十三

賞罰

宋司城子罕專政之戒

宋張方平上主柄論

宋祁乞專刑賞狀

范鎮上仁宗奏

戒佚欲

宋彭龜年上光宗疏

真德秀上理宗奏

魏了翁上理宗奏

謹名器

五七五



宋孫升上哲宗奏

陳次升上徽宗奏

王十朋上高宗劄子

求言

宋司馬光上仁宗劄子

聽言

唐魏徵對太宗問

宋真宗降詔李逸論奏

劉隨上仁宗奏

劉敞論不當排言者疏

右編補

目錄

十四

司馬光上神宗奏

許翰上欽宗奏

呂頤浩上高宗奏

崔敦詩論聽言疏

蔡戡乞優容言者疏

彭龜年論羣臣進言疏

真德秀上寧宗奏

劉克莊上理宗奏

金楊雲翼上言義宗

法令

唐李德裕上武宗奏

宋周麟之論禁小報狀

楊萬里上孝宗疏

又

又

卷七

兵制

宋張方平上民兵論

蔡襄上仁宗奏

呂公著上英宗奏

右編補

目錄

十五

蘇轍上哲宗奏

李綱上言高宗

綱又上言

李綱乞造船募水軍疏

黃次山上高宗奏

葉適上孝宗奏

袁燮上便民策

征伐

宋蘇軾代滕甫論西夏書

胡銓上高宗奏



李光進裴度平蔡故事

葉夢得論漢高帝劄子

余端禮上言孝宗

衛涇進故事

又

許應龍進故事

任將

魏何曾上明帝疏

宋張方平上仁宗論

李廌上哲宗論

右編補 目錄

李廌又上言

韓元吉進故事

楊萬里上孝宗疏

又

荒政

宋楊億上真宗奏

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

劉敞上仁宗奏

鄭俠進流民圖狀

韓維對神宗問

十六

上官均乞復義倉疏

趙汝愚乞置社倉疏

水利

宋張洎對太宗問

范仲淹上仁宗奏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

蘇軾乞開運河置牒狀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軾又上奏吳中水利

張闕上言徽宗

右編補 目錄

宋孝宗時臣僚言運河之濬

宋寧宗時臣僚言鹽官海患

衛涇上寧宗奏

卷八

賦役

宋劉摯上神宗奏

蘇轍代張方平奏

陸游上光宗奏

彭龜年進故事

洪舜俞進故事

十七



屯田

宋廖剛上高宗奏

楊萬里上孝宗奏

元虞集上言英宗

漕運

宋張方平上神宗奏

理財

漢劉陶鑄錢議

唐楊炎上言德宗

宋張方平食貨輕重論

石編補

目錄

六

畢仲游上哲宗奏

葉適上財總論

辛棄疾上光宗疏

李鳴復上制國用奏

劉克莊進故事

崇儒

胡安國論伊川學狀

經籍

後魏江式上宣武帝疏

宋陳淵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

圖識

漢張衡上順帝奏

國史

宋歐陽脩論日曆疏

劉才邵上高宗奏

律曆

晉摯虞駁潘岳議

褒贈

宋喻汝礪上高宗疏

禮臣

石編補

目錄

一九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張浚上高宗奏

陳淵經筵進故事

呂祖儉上寧宗奏

近習

漢朱穆口陳桓帝

唐韓偓對昭宗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呂祖儉上寧宗奏

卷九



一三〇  
大正四年四月三日  
3  
片上

災祥

魏公子成父對文侯

漢丁鴻日食封事

楊賜書對靈帝問

唐姚崇奏對玄宗

宋張方平上神宗論

崔鷗上徽宗

許翰上徽宗奏

楊萬里上孝宗奏

袁說友應詔上言

右編補

目錄

千

牟子才上理宗奏

牟子才因災異又上奏

高斯得上理宗奏

袁甫上理宗奏

營繕

唐徐克容上太宗疏

宋葉夢得上高宗奏

弭盜

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

范祖禹上哲宗奏

右編補 目錄

王元激論弭盜之術

卷十

禦邊

宋張齊賢上真宗疏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表

攻心

伐交

專勝

以夷狄攻夷狄

安民

右編補

目錄

三

置兵根本

足食

豐財

備姦

購募

范仲淹西戎攻守二策疏

議攻

議守

范仲淹陝西河北攻守疏

富弼河北守禦十三策疏

五七九



宋祁知定州上便宜奏

宋祁進禦狄論表

篇之一

篇之二

篇之三

篇之四

篇之五

篇之六

篇之七

呂陶上慮邊五疏

錄一

右編補

目錄

三

李綱上言高宗

葉夢得論防江利害劄子

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

張守論防秋利害劄子

翟汝文條具虜退利害狀

蔡戡乞脩江陵府城奏

辛棄疾論江淮疏

陸游上孝宗奏

吳昌裔上理宗奏

夷狄

晉江統徙戎論

唐太宗詔群臣議突厥降唐區處

五代晉桑維翰上高祖疏

宋張齊賢上太宗奏

張方平上仁宗劄子

宋昭論女直疏

胡銓上高宗疏

胡銓上孝宗疏

真德秀上寧宗奏

右編補

目錄

三



右編補卷之一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河人 欽 令吁姥劉 仲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校正

宣成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君德

宋楊萬里上孝宗奏

宋孝宗時楊萬里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

右編補

卷之一

黃應淳刻

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巳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踈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有產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博奕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爲外府

耶而其友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枝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材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服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雄何如也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夫興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爲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爲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

右編補

卷之一

一

冰



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爾

陳傅良上光宗劄子

宋光宗紹熙三年起居舍人陳傅良又上劄子曰臣頃因奏事妄意窺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爲而厭多事雖蒙矜納不謂遠忤然言之未悉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天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爲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假如天德不健而一晝夜三百六十五度之間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或差頃刻則其始也以早爲晏其積也以春爲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今夫平治天下皆羣臣之職也而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爲若夫兢兢業業一日二日應萬幾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假如君德不強而一日二日萬幾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其積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羣臣之官曠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強而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爲無乃反多事乎夫將以無爲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強而讒間迎合之計

中也是故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勞績凡若此皆讒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宮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皆迎合也甚者諱惡災異雖水旱螟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盜賊夷狄之警而不以聞且夫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踈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求於實而眩於無爲之名特姦臣持祿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

右編補

卷之一

四

表甫上理宗劄子

宋理宗端平中秘書少監表甫又上直前劄子曰臣近者密侍經帷因論聖人之剛德嘗啓奏陛下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之身羣臣言剛德者多矣而實未識所謂真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以中根爲對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夫剛與慾似非對也而孔子必對言之者蓋有慾則我爲物役無慾則我能役物我能役物非真剛乎有慾則私意橫生無慾則與天爲徒與天爲徒非真剛乎大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



者此也中庸所謂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者此也有毫髮之私喜私怒則鼠隙由此開有纖微之旁蹊曲徑則蟻穴由此啓是故懲忿窒慾謂之真剛克已復禮謂之真剛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畧然君子不敢以真剛許之者正以其不知帝王宅心密察之功而害吾之剛德者多也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聽納不能堅決而唐室不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天下利勢何事遲回而不決誠以爲不斷耶可恭顯之奏而殺望之斥堪猛更生者又何其斷歟不斷於去佞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而反斷於去賢此漢之所以衰也誠以爲不決耶擯李德裕之黨黜李石於遠外者又何其決歟不決於逐小人而反決於逐君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夫元帝文宗天資仁厚之主也親近儒生之主也剛德不足卒至大弊而當時之臣又無以真剛之說啓沃上心者二君自視吾之資稟決不足以望高帝太宗則寧守吾之仁厚喜儒不至於失故步耳特不知人主宰制四海運動六合豈區區仁厚喜儒所可辦哉是必有真剛之德而後可也臣竊觀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於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

右編補 卷一

是以擇善固執未有堅定之力聽言納諫未有果決之操剛德不競意愛少偏潛窺於杳冥之中旁睨於幾微之際希求御劄浸開竊弄之門憑恃寵恩將有履霜之漸陛下勿謂吾之聰明自足洞照而不必過慮也罅隙一開皆害剛之斧損德之蠹也臣恐日積月累浸淫不已勸陛下以所當爲者則蓄縮而有待贊陛下以非所當爲者則果斷而必行何則王宰不定意向易移其弊必至此耳古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景今陛下剛德之未克是必有陰受其病者而陛下特未之覺耳因景知形防微杜漸勿使之彰著則

右編補

卷之一

六

善矣真剛在心不在力養剛以漸不以暴撫劍疾視匹夫之勇一鼓作氣再則易衰夫惟奮以大勇而又有積習涵養之功則剛德塞天地矣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甘與漢元帝唐文宗伍此臣所以憤懣不快而欲一吐其愚也狂僭妄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財赦

袁甫又進故事

甫又進曰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

五八三



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  
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  
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  
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觀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於漢元帝之身  
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  
仁愛溫良者也湛靜安舒者也仁愛溫良者乏剛  
明果斷之操湛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使  
賢否混淆邪正雜揉漢業之衰端由於此衡不能  
挈此二戒懇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

右編補

卷之一

七

而乃混於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於  
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  
以甘言游辭求合主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  
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  
矣然亦有遺憾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  
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筦中書典  
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畧可觀然奚必屑屑然較勝  
負於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於末流固

宜憂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嚴  
之然所言駁而未純泛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  
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  
匡衡劉向號為名儒卒不能究格心之業使天下  
謂儒無益於人之國儒果無益於國耶讀史至此  
為之掩卷三嘆

徐元杰上理宗奏

宋理宗嘉熙二年校書郎徐元杰上奏曰臣嘗讀易  
於否泰剝復而知天下之理無有終窮剝極則必復  
否極則必泰一陽兆於復此生生之基也進則可以

右編補

卷之一

八

三

為三陽之泰矣人主為天地立心觀否剝已極之象  
將以新世道復泰之生意在乎反諸一心體復之義  
而已故有一身之生意則一身泰有國家之生意則  
國家泰有天下之生意則天下泰反是則剝與否而  
已茲非交通為泰之難不遠而復之難也人主患不  
知復爾知復則隨寓隨覺有自新之功不知復則隨  
覺隨民有自暴之累秦穆殺陵之歸受責如流此過  
而能復者也漢武末年之詔深咎既往此迷而能復  
者也梁陳隋唐之君觀變異而不悟縱佚遊而不悔  
終於迷復敗亡而已然則處否剝之世有能自反而



復則君德生生日新之美即天地生生日新之功致泰之道其在是乎

許應龍上理宗奏

理宗時秘書郎許應龍上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一曰君德二曰人心夫天下至大也王業至重也所賴以憑藉而扶持者固亦多術矣而臣獨以君德人心爲先者蓋君德厚薄乃安危之兆人心向背實理亂之基君德苟正則朝廷清明治功振起於寬厚宏博之中而隱然有不可犯之勢人心苟固則尊君親上如手足之捍頭目雖當危疑緩急之秋亦無右編補·卷之一

九

汝

解散動搖之患故古先聖人不慮國勢之不強惟慮已德之不修不慮外侮之難禦惟慮人心之未附蓋敵國外患何世無之雖虞朝之盛猶有弗率之苗民周治之隆猶有不服之崇國然舜文之心曷嘗以是爲患哉文德之敷民心之洽既足以致風動之休則蠢茲有苗何慮其不格徽猷之德懷保之恩足以格子來之衆則崇墉言言亦因壘而自降矣漢唐之君雖非帝王比然七制能以公恕統天下而四百年之開舉無二志唐以仁厚結人心雖屢更變故皆不旋踵而定是知君德人心乃國家之元氣而長治久安

末有不本諸此

許應龍又進故事

應龍又進曰仁宗朝丁度等答邇英聖問一卷其序曰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剛斷爾明則不惑剛則有執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爲之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右編補

卷之一

十

以中興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特患夫人主無獨斷之明所見苟明是則行之非則違之而不爲羣議所惑用賢則勿貳去邪則勿疑有功則必賞有罪則必罰振厲奮發凜然有不可犯之勢則令行而禁止利興而害除顧何事之不可爲哉奈何時君世主明不足以有臨剛不足以有執非不用人而人之賢否不能別非不立事而事之是非莫能辯故讒說者得以容其欺巧言者得以逞其辯悠悠歲月竟無成緒天下之治將日趨於委靡而不復振矣吁此丁度所以有自古致治之主在明與



斷之論而司馬光亦曰斷之不疑則效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爾今日總攬權剛作新政治切於用賢則旁搜而博采急於求言則廣覽而兼聽然守邊備塞豈無一定之畫而和戰之議角立建功立業當有敢爲之勇而遲疑之意未決是以望治雖勤而成效愈逸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故劉向獻言於漢而欲其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而後可以興太平之基者真至當之論也夫所謂斷者非強明自任之謂也參之以衆論之公酌之以當然

右編補

卷之一

七

之理是非未明則反覆詰問必求其實若果合宜則守之以堅行之以果不以異議而搖不以小未如意而沮則事無不舉功無不成而中興可興矣  
洪舜俞進故事

聖宗時洪舜俞進武王之銘曰其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 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啗口戕口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帶之銘曰火滅脩容謹戒必恭恭則壽 屨履之銘曰謹之勞勞則富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逆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授阻以泥之若風先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膳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壞 弓之銘曰屈

右編補

卷之一

二

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之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觴之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 机之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 杖之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此武王聞丹書於師尚父爲銘以自警也

治道一

漢晁錯對賢良策



漢文帝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太子家令晁錯在  
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  
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  
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  
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夏  
以長林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  
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  
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  
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  
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七卿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  
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  
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  
大夫于朝親論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  
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  
陳其志母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  
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  
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  
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  
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

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  
筦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  
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  
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  
皆有司之所覽刻于玉版藏于金匱歷之春秋紀之  
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廼以臣錯  
克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識知昧  
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  
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  
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下順地中得人故  
右編補 卷之一 古

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  
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  
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  
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  
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  
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  
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  
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  
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



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而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庇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憾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王之失補王之過揚王之美明王之功使主

內無邪辟之行外無騫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遜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右編補 卷之一 六

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戢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無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怨亡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瀆令煩憚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



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踈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木事廢去淫末除苛解饒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賓禮長老愛郵少孤罪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

右編補

卷之一

十七

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

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

唐王珪對太宗問

唐貞觀二年太宗問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爲政皆志尚清淨以百姓心爲心近代則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以任用大臣

右編補

卷之一

十八

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史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祭以法律儒行旣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崔植對穆宗問

穆宗時嘗問貞觀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



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致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其道治亂所以然在童弗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

後唐康澄上明宗疏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

右編補

卷之一

一九

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忒上優詔獎之

宋范仲淹上仁宗疏

宋仁宗天聖三年大理寺丞范仲淹上疏曰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

臣節以報國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憾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幾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

右編補

卷之一

二十

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之壞則為來者之資唯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之會借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論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



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于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畧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

右編補

卷之一

三十一

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弊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

而無功再叩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

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拔卒爲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

右編補

卷之一

三十一

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爲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人化也暨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自爲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



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集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世大勲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隳頹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眾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礪其爪牙廉者悉

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迺相奔競至有訟爭而况脩辭者不求人材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遜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非國家之福也儻為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典刑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官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踈賞罰唯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



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  
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  
骨鯁似強多爲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  
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辯之但日間美  
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間直諫則知  
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  
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奸邪夷狄侵國奸邪敗德國  
侵則害及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奸邪之凶甚  
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  
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

右編補

卷之一

三五

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  
而議也昨觀鑿駕順動稍頰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  
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  
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  
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  
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  
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  
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  
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  
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

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  
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  
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  
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  
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  
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  
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  
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  
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設百官而不敢獨斷  
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

右編補

卷之一

三六

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  
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  
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  
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而亦當深  
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  
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鑒之下  
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正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  
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  
之言便以爲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  
隙而進以訐爲直以詐爲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



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

張方平奏制策

宋慶曆八年制策張方平奏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

右編補

卷之一

三七

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傲傲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半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觀時得逞敢犯於上捏造辭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也料此以至陛下官省左右前後下逮閭巷庶人亦莫不然更相

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為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如此歟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不知此者但莫肯為陛下深切開陳之也理道之壅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士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臣自參侍從陟降十年對法座聞德音多矣觀陛下之寬仁矜惻如天之無不容也英釁明智如日之無不照也彼浮淺狙

右編補

卷之一

三八

詐之人亦何有遁形於天日之下者然臣聞聖人作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欺罔險譎是為真姦偶虧檢防是為小疵若陛下察其真姦必正國典寬其小疵以全人用則有臣億萬自當一心隨才大小孰不傾盡此所謂合上下之勢誠君人之大體為國之大方也願陛下於此特加省納焉

歐陽脩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宋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曰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凜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

一第... 丹... 8... 二...



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  
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  
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  
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  
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者秘而不宣此  
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  
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况外  
廷百官踈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  
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  
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

右編補

卷之一

三九

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  
與不合從西夷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  
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  
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無又  
於庶官寒賤踈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  
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  
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  
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  
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  
各得其體如乞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

百官廷議

脩又上疏乞革時弊

脩又上疏曰臣伏覩方今夷狄外強公私內困盜賊  
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  
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爲國家遠慮謀建長策  
少濟時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縉紳之列  
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  
毀訾傳布道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  
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  
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  
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賞罰以戒  
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茲時弊各使  
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爲小事紛紜煩於  
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筭以康時艱

右編補

卷之一

三十

司馬光進五規

宋仁宗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進五規狀  
曰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  
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  
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  
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迺敢自決與其受苛



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  
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存故作保業  
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  
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  
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  
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  
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懸  
狂瞽觸目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  
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

布編補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  
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短  
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  
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  
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  
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  
之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  
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

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  
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  
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  
二者或失之疆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  
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  
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  
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  
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  
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  
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

右編補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  
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  
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  
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  
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  
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  
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  
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  
為讐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  
壘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



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

右編補

卷之一

三五

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謹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

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歛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

左編補

卷之一

三五

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濶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于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乃頓足扼腕而憾之將何益矣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



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早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絺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網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

右編補

卷之一

三五

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網繆牖戶者脩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鳴鴉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寐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

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又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

右編補

卷之一

三六

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也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病大瘳又苦跋盞又類辟且病痲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貴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



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慎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

右編補

卷之一

三七

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鐘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

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

右編補

卷之一

三八

扁鵲望之遂逝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滯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



嘆則可以脩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  
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  
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  
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  
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  
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  
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  
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  
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  
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  
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脩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  
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績文物脩飾容貌其於  
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  
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假  
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  
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  
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

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  
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弁而不省  
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  
士卒不精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  
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未在譬猶膠板為  
舟搏土為檝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  
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  
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  
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  
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覲心和厚風俗使人

右編補

卷之二

四

文

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  
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  
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  
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  
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司馬光任官倍賞必罰疏

光又上奏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曰任  
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  
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  
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以進秩循資塗



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真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迺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

右編補

卷之十一

甲

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術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

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

王安石時政疏

右編補

卷之十一

甲

宋仁宗時王安石知制誥上時政疏曰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徃徃身遇禍災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



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自不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

右編補

卷之一

四三

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于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徼幸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于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宋祁變異疏

同知禮院宋祁上疏曰臣伏讀戊寅詔書陛下祇悼變異不忘元元受愆引咎歸自克責延問有位廣謀于衆推變所自前事立防將欲還威譴於天極答震青於坤順雖似王罪已商宗念德茂以加之群臣莫

右編補

卷之一

四四

不延頸企踵恭聽允令誠使有鹵莽之慮窳弊之詞咸樂自效納于聰聽益潤渾渾附輝煌煌以成日新之美臣愚不肖職在史氏位爲臺郎類非無知不容自弃輒敢條刺近事上對冲旨詔曰朕躬之闕遺臣伏惟陛下卽位以來十有六年孜孜翼翼動守先訓不侈宮室不飾游畋偃兵緩罰愛重人命無他過失聞于天下雖自謂闕遺愚臣昧死不敢奉詔然有將來可慮者臣願一二陳其崖略陛下試參之聖慮揆之人事測之天災質之古義有可行者不以人賤而廢其言則臣生死幸甚臣聞賞罰操決天子之權也



奏請可否大臣之事也下陳可否以佐之操決則百  
度又寧一人尊強竊見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  
自先斷專委大臣使大臣人人如臯陶家家爲后稷  
尚且不可況有託國威而肆忿寄公爵以樹恩者哉  
臣請粗陳其要且如陛下自欲有所拔擢大臣以爲  
不可陛下從而罷之又如自欲有所黜去大臣以爲  
不可陛下從而任之如此則權常在臣政不在君昭  
然可見矣陛下何所忌憚而不畧加裁詰遂使中材  
之人料時之如此欲自結於朝者還附於權黨欲自  
徇于公者反入於私門威柄寢移人心所繫此將來

石編補

卷之一

四五

可慮一也伏望陛下自今以往審察臣下果有盡忠  
守正可器用者進擢於朝但論其材勿限資敘陛下  
以萬幾餘景引入便殿賜以清宴普詢闕漏又以所  
得參校時政質其是非俾之中外相應更相維糾則  
彼之投身納報惟陛下之歸不在他矣臣聞邪之與  
正譬猶白黑可以立辨今陛下既以此事爲正俄而  
有以爲邪者因復中止更爲猶豫此最不可之大者  
夫謀之雖衆決之欲獨劉向日持不斷之慮者開群  
枉之門蓋指此也臣願陛下臨事卽斷勿復持疑無  
令浮議熒惑敗亂美政臣聞忠臣之事君造膝而言

右編補 卷一

詭辭而出所以啓心防患也陛下亦宜隱秘其語保  
全其人倘漏露主名則爲所譏刺者皆切齒而思報  
矣興誹造謗不退不止一旦罹患而後來者傳以爲  
戒皆苟容偷合背公入黨則陛下雖有盈庭之士朱  
紫雜襲誰肯與權貴立敵進言而取禍哉此無異挈  
仇以授奸人自閉其耳目萬事之安危天子不得復  
聞之矣臣比見茲事已驗於前伏望陛下考大易失  
臣之義無襲春秋陽處父之枉此將來可慮二也臣  
伏惟陛下春秋鼎盛皇嗣未立後宮所御當貫魚序  
進廣求螽斯子孫之福伏望豫示敕誠昭判貴賤使

石編補

卷之一

四六

上下有制不相踰越讒諂誹毀間明垂防禁數詔后妃  
習知謙退和柔之懿無令僭妬得萌其中此將來可  
慮三也詔曰執事之阿枉臣不足以慮之然所經惟  
諫官御史本以選進鯁亮震肅權綱爲天子之耳目  
也今則不然有勢者其奸如山結舌而不問無援者  
索疵吹毛飛文而歷詆未及滿歲已下宰司希無職  
而求進秩矣如此則宰司有失諫官御史肯爲陛下  
盡言乎使言者捨當用而取不急陛下果可聽之乎  
臣故曰諫官御史出宰司之進拔者非陛下之利也  
夫輕授重責難以得人但賞不罰難以肅下今若令

六〇三



居是官者終歲不言及言而不當坐不任職退挾持私意有所回慝坐縱誅不畏強禦議劾嚴正者陛下自意擢之無令有司得與此亦救阿枉之一也詔曰政教未臻于理刑罰靡協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效官有貪墨之吏臣聞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苟使天子持柄于上群臣率職于下如臣前所陳者大猷幾務將交脩畢舉矣安有政未臻理刑靡協中乎至於海縣浩繁官不悉善或察廉無狀或貪冒公行或民窮無訴或事紛未治大且抵死小則免官案章一下交手受械事輕人求曷右編補 卷之一 四七

足應天變而關國體乎要之災異之發政教之本在朝廷君臣之間耳詔曰擇善而行固非虛飾此誠陛下勤恇惻惻細繹下情申啓言路必收治效也臣聞徒善不足爲政徒瀆不足自行天之感物不爲僞動今陛下偉然日昃已降德音群臣將畢精極慮隨事納說必有可采伏望朝廷開許施行此則順民心承天意轉禍爲福聖人銷狀之實也然臣尚有所慮者今臣下準詔例得獻言言不深切則事不明白或恐有味儀矩罔識禁忌論安危則便云泰山累卵指宴飲則直曰酒池肉林伏望陛下納汗舍垢一切裁赦

兼容博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則聖德光大感無還日矣言高位下自知不避臣無任省循狂瞽惶恐待罪之至

尹源上唐說

宋仁宗時通判涇州尹源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疆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右編補 卷之一 四八

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論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



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疆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疆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大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

右編補

卷之一

四九

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能辯其奸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而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朱此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

去亂而卽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不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係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係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

文彥博進無爲而治論

文彥博進無爲而治論曰臣頃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爲而治者必當先有爲致無爲臣雖卽時仰

右編補

卷之一

五一

對曰虞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爲而後無爲誠如聖意臣退而伏思曰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愚臣無臯夔致君之術夙夜慚懼啓處不遑又以奏對之際謇訥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塵鑒觀庶幾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謂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始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狠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兜於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也殛鯀於羽山以其頑嚚傲



狠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疑而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關四門以求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爲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皋陶作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既命以官因戒勅之曰各恭其職乃能立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茲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去四凶命庶官其勤至矣得不謂之先有爲乎及夫庶績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熙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爲乎臣究觀經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稷契皋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姦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后世聖明帝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爲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爲也恭以陛下紹祖宗之丕基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遠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茲乃臣愚不稱職之効也臣以爲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宗

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耳爵賞當則姦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有罪者不敢請求而苟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此則陛下高拱穆清之中無爲而與虞舜比隆而下視三代之盛矣

包拯條上七事

錄三事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爲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陛下留神省察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一事臣伏以陛下天縱寬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群下見聖度闊博不以是非皆能容受故姦邪敢肆矯妄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使人無由自辯而默受排斥之禍致陛下明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陛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姦得計滋長弊病不惟有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緩急乏才賢以使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陛下聽納群臣謀議之際留神深察如有持難



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付有司責其  
明辯使真僞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分天下  
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爲朋黨者  
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獎善嫉惡激濁揚清  
之人尤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  
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  
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戒此  
最爲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  
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漢之黨綱始安帝

右編補

卷之一

五三

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  
皆衰闇之際以陛下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詎可  
如漢唐衰闇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  
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  
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  
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傅相汲  
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又曰賢  
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  
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談者以  
爲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熙洽之朝有朋

黨之說虧損至德蔽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  
也臣願陛下端慮以臨下推誠以格物循名以  
核其實因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僞畢見  
勿以朋黨爲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專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  
開建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  
能之士莫敢自効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固  
亦困於沮撓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  
貴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  
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

右編補

卷之一

五四

夫群下雖衆然士有志於國家之急者甚少其  
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是則  
志士仁人終無以獎進矣豈陛下之心哉此誠  
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顧其所否臧而  
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爲念則人得以盡  
其心矣

王安石上治論疏

宋英宗時王安石爲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  
脩官嘗上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  
亂則友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



聽則治偏信則亂故事歸於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  
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  
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汚小  
臣貪則亂

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

宋神宗熙寧三年直史館判官誥院蘇軾擬進士對  
御試策曰臣切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  
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  
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為慮不  
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

右編補

卷之一

五五

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切悲之  
夫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  
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  
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  
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  
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誦說得之  
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  
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  
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詞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  
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

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於  
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  
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  
謹繕寫投進策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  
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  
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  
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  
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  
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  
聽功利之說以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為之謀亦

右編補

卷之一

五六

無自入矣而況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  
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  
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  
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  
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  
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  
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  
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  
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賞一使者亂  
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



政之意邊鄙大慮不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若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敘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

右編補

卷之一

七

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韋韋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韋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惟其不成乎禮曰

右編補 卷一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

右編補

卷之一

八

之人豈如嬰兒鳥獸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韋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韋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唯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唯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橫山之人

六〇九



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遠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

石編補

卷之一

五九

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瓠葉可以

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法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

石編補

卷之一

六

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刑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悞陛下至於如此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耶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于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以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于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

右編補

卷之一

空

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

右編補

卷之一

空



哉又曰稽於衆舍已從人又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

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

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焚

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

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

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此等歟臣願考二人

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

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

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

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

右編補

卷之一

李三

公

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悅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

屈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

昧死上對

右編補卷之二

明南京大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歙 令肝姪劉 仲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治道下

秦觀進策三十篇

錄十九篇

宋哲宗元祐初蔡州教授秦觀舉賢良方正進策曰

臣聞春則倉鷓鳴夏則螻蛄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

方編補

卷之二

一

沐

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

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

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

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剝目采頗知

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

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

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

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脩

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

輒忘踈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



下裁擇焉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  
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  
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  
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  
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  
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  
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  
于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

右編補

卷之二

二

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  
以脩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  
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  
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未  
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  
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  
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弃姦臣投竄刻吏  
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  
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之事他日  
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

右編補 卷二

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  
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  
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爲先帝  
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  
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  
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  
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  
志爲大養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  
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  
達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關闔宇宙之材并吞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諸侯攘却胡粵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  
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  
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  
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  
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  
繼其志不述其事又況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  
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  
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  
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  
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六一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辯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

右編補

卷之二

四

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

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上鳳為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專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為下邳令由是諫評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為臣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詘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

右編補

卷之二

五

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皆從中出輒為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政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



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王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強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而無術者聖人之至術也雖然御強勢者必以寬而強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

右編補

卷之二

六

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非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絏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薦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脅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

右編補 卷二

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僮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欵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爲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

右編補

卷之二

七

###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代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爲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縣之心削平僭僞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沌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

六一五



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數名實以興百  
辟攘夷狄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  
此真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  
者矯枉過直矜鈞距以爲法術任惠文以取愉快上

下迫脅民不堪命故陛下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  
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振

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  
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者告

許欺詆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昔異同之  
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賊姦究隱

右編補 卷之二 八

恐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天下之  
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冥冥之中矣夫致先

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  
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

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  
焉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

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焉不通而漏泄之也其急而  
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

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焉不通再加漏泄  
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

知也臣願陛下邊通慢之原杜解弛之漸明詔內外  
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  
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  
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隘心意頗僻不

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  
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

者而其君不以爲疑其臣不以爲嫌者何哉以其所  
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

右編補 卷之二 九

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  
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爲國尉所奚曰午也可君

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祈  
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

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爲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  
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郝

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  
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

爲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  
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



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  
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  
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  
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  
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  
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  
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卽位以來  
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  
力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  
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竒材異行

右編補

卷之二

十一

五

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  
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  
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  
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  
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  
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竒材異行不常有於天  
下幸而有焉又以親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  
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  
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  
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爲名臣

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  
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  
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劾則天  
下之竒才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  
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  
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  
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  
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

右編補

卷之二

十一

六

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  
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  
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  
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  
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  
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  
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正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  
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  
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下陛下卽位以來首下  
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賦者百有餘



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  
有伏節死誼之心與利除害甚於嗜欲攘擊奸惡如  
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  
敏妙自然亦此一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  
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  
省爲之一空臣愚疎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惟陛下何  
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  
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  
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  
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者也猶有

右編補

卷之二

十二

次

非繆過失如此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  
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  
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  
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  
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在夫  
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  
奸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棻楚者李  
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爲割拂之迹陰成附麗  
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  
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愈病因而致病者

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  
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  
抵縉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棻楚之徒歟就  
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  
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  
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  
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  
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干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  
用諫諍之臣贊之論盡矣

朋黨上

右編補

卷之二

十三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  
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  
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  
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  
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  
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  
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  
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  
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  
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



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竒橈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矣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鈞黨之方編補 卷之二 十四

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脩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脩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

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爲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零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卽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

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



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為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為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為黨人而

者編補

卷之七

十六

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室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奸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為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

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存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紀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充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勵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

者編補

卷之七

十七

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在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榱桷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為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為為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為為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為為榱桷甚短則以為為侏儒至於榱桷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榱桷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



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嶽嶽歷落穎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恠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

布編補

卷之二

十八

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泰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卽位以來屢下明詔舉諫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勿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

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寫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榮危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旣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

布編補

卷之二

一九

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始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奸於是蕭何攬撥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縱



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詔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  
帝王之謀可謂知所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  
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  
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惟  
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  
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  
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  
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  
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悌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  
榮長久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奸其事皆鞭  
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讐者也以所惡之  
術報所惡之讐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  
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  
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  
為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為輕浮好為高世之論者  
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為德行德行  
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  
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

右編補

卷之二

二十

山

接隣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  
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  
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  
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  
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  
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  
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  
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  
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  
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

右編補

卷之二

二十一

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  
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  
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  
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嫻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  
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考之於州長與之於鄉老  
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  
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  
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亾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  
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偽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  
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



之季或號嵩少爲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班楊學賈馬班楊而不至者爲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土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驕驢騏驎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鳴鴉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爲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

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謬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瑄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爵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立



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室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遞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右編補 卷之二 立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推右編補 卷之二 立

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酒酷以漁井邑之利美舟車告緡錢以推抑商賈造皮幣省耐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後灑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鐘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無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惟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貢賦經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



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卽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掊尅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

石編補

卷之二

三六

而弛適負大出廩厝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獎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逸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歛散以究虛盈以濟用

度之秋也而耻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弘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所爲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右編補

卷之二

三七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歛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未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



於隣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為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行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眾培糞灌溉之功至矣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惲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亦如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為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之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無勸農之事而例為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為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為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為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

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為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與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為之度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為之率棄



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日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石

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卽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鷺而蜀師屢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絕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

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闔外之事將軍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



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鳥喙董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鸛鶴莫邪奇於刀劍雲爲山奇濤爲海奇陰陽之氣怒爲風交爲電亂爲霧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融散而爲雨露凝結而爲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

右編補

卷之二

三十二

尚

提百萬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創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兵之法必以正兵爲主以奇兵爲輔一不備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伎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爲敵破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爲奇悉其冗

怯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雜而

以衆爲奇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冗怯者亦爲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沂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揜番禺而盧循破李愬越文成戍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臁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

右編補

卷之二

三十三

關者不搏激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刀遇大軀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關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況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士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脈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

右編補

卷之二

三五

也心之統臟腑總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饑飽勞佚之過漫然而不知寒暑溫清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脈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

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者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為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不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泚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跪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

右編補

卷之二

三五

賈詡以為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為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聞葺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陣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



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為棊列革為鞠亦皆有法況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

石編補

卷之二

三六

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亾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麗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閔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

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日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武師最吉因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鷲以為矢傳膠合漆以為弓天下所同也

石編補

卷之二

三七

而羿為善射服在箱駝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為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為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為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矣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



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逃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

播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日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汗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遜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汙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捨生之



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陳次升上哲宗奏

宋哲宗元祐八年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奏曰臣竊觀易以龍名乾以馬名坤蓋龍者能變化不制於物者也有君之象焉故以乾名之馬者地類行而承順者也有臣之象焉故以坤名之乾剛位乎上故能制物坤柔位乎下故制於物剛柔既立而君臣之分正矣是以古之聖王黜幽陟明惟先蔽志彰善癉惡斷出於已賢否既辨邪正自分彼雖欲崇私黨尚朋比何緣而致哉後世之君間或昧此主威不立權歸乎

右編補

卷之二

四

下終底危亾者以其失乾剛之道也臣試論之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也五十年間中外無事特以威德歸上姦臣不敢專國命爾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也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以此知主威不可不立明矣主威不立雖欲去邪而失在於不斷雖欲任賢而失在於不果邪不去則害忠良進則邪自消二者勢不兩存治亂之原實辨於此唐之開成陳夷行極言姦臣干權文宗依違不決卒陷正人此失於不斷者也漢成帝欲用劉歆斷出於不果而問王鳳鳳終止

之此失於不果者也去邪既疑任賢不果權臣所以執國命同已者陰相結納寘之權要以爲已助其已

者則去之曾不旋踵王鳳之於漢李宗閔牛僧孺之於唐是也夫朋邪萃於朝則人事失於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近者正陽之月天多陰晦採之輿議咸謂姦邪蔽國之應也考之漢書元帝時鄭朋楊興等往來讒毀交關陰附是歲夏寒日青無光衆以謂陽蔽則明有所掩小人用事之兆恭顯反歸咎於更生等元帝不能察漢祚由是衰矣唐代宗初元載爲相內結宦官外乃紿帝令羣臣奏事先白宰相顏

右編補

卷之二

四

云

真卿極論其非蓋欲尊君而卑臣故也以此推之威福之柄宜在君不宜在臣收威福之要不在乎他在乎果斷而已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致治之本其在茲乎恭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好惡一遵於王道正邪悉判於淵衷巍巍乎二帝三王之上漢唐之君何足爲陛下陳之然興亾之事足爲鑑戒以舜之爲君禹猶納言曰無若丹朱傲愚臣區區敢効古人引此以獻狂瞽伏願陛下作威作福念箕子之惟辟勿貳勿疑稽伯益之戒禹察言邪正以別忠佞斥去奸回以破黨與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致矣



李朴上徽宗奏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李朴上奏曰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此三者人主之要道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言之所謂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者何也臣聞自古有道之君不敢失一夫之心以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爲其欲壽則與之輕刑爲其欲富則與之薄斂爲其欲逸則與之緩力凡上之喜怒取舍惟恐一不當於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安之而已也後世有若韓非商鞅者始導其君以勝天下之事

右編補

卷之二

四

其言曰權勢法制者人主之操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也而屑屑若是是以天下爲匹夫役也故或勝之以擊斷或勝之以哀剝或勝之以戰鬪安忍自恣仇讐其民民不勝其害則相與合天下而勝之矣臣故曰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也所謂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者何也臣聞人主勢能生殺禍福人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議用於朝廷之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其亂則廢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其法而設誹謗之法以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

閭閻而鬱於人心最甚者莫若秦也立爲腹誹心謗

之誅則欲併求其在人心者而去之也然且獨能禁於一時而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與天地並立而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於閭閻或鬱於人心或肆於後世孰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乎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所謂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者何也臣聞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也養之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爲功動之以回邪淫泆則一朝不可勝其

右編補

卷之二

五

患是何歟道德仁義難全而回邪淫泆易溺也古語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尚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斂吾欲用正直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惡能以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者哉必主之以平照之以清持之以誠恐恐然若寇盜之將至而蚤社其窺覷之漸也不然使之乘吾徘徊猶豫之時一投隙而得以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



臣故曰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三也知此三者而大本立矣臣愚不勝惓惓之忠惟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

江公望乞攬權斷奏

宋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竊以一池四監未知其孰守十羊九牧莫知其孰從在朝之臣盈庭之議未知其孰是非仁不足與謀非智不足與明非勇不足與斷仁智勇天下達德操大物者其可忽諸不容於岳牧而有四罪之誅後世不以仁智為不足而以勇稱舜者以善斷故也捨已而從人可謂仁而

右編補

卷之二

四

十

謀矣不徧物而急先務可謂智而謀矣不資於仁智未有能勇者也非勇未有能斷者也非斷未有能成天下之務者也舜以是傳之湯故伐桀而斷之以今朕必往湯以是傳之周公故誅二叔而斷之以從十夫之哲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其於少正卯疑若無顯過也斷之以七日之必誅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信乎當斷不斷其蹈後艱也必矣先王知其然也故以衣服器用著以法象俾朝暮起居見而知之故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居一焉王之四飲三酒凡巾皆黼焉天子諸侯於明堂其負必斧扆焉黼之為斧如

以其有剛斷之才遇物必決遇理必斷取之以為法象其意亦深矣施之於服用之間雖不以言其丁寧告戒亦至矣此君天下所當蚤聞也昔高宗舊勞于外故能知小人之情漢宣帝上下諸陵周遍三輔故能知閭閻奸邪吏治得失陛下在潛邸時天下利病民間疾苦以至於人臣之忠佞當熟聞而周知矣及臨御以求日見羣臣日聞輿議躬攬天下之事不為不衆矣以潛邸之所聞陳于前以臨御之所知操驗于後深籌靜計精閱詳講無一不宜故獨斷之權正在今日此臣所以汲汲為陛下道實機會之不可失

右編補

卷之二

四

也伏望陛下不牽於左右之論不膠於衆多之口不以先入已信之言宿於心不以未信遠告之言拒於耳從善有走阪之易去佞無拔山之難大事如析薪從理如破竹本在上末在下要在君詳在臣若以本付下無異持太阿而付人以鑄者也以要與臣是猶振千狐之裘而不得領以綱界人而欲舉萬日之綱者也不太疎哉箕子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老聃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以示人此言本必在上要必在君也伏望陛下攬威福持利器濟之以必行之斷龍見而雷聲風行而火馳不以苦及嬰斃憚而



取餽不以梁肉理疾而喪人之軀漢元帝不知出此以柔仁革法吏持刑太深之弊而牽制文藝優柔不斷天下機務浸弛矣伏望陛下以仁智勇行大舜成湯周孔之事以優柔牽制鑑漢元帝之失於衣服器用之間深思黼之爲義朝夕起居未嘗怠忽雖萬幾之叢湊日進于前不足治也黃帝曰日中必斐操刀必割以言乘機會之不可緩如此伏望陛下少留神

胡安國上時政論三

宋高宗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其定計曰臣聞自昔撥亂興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有舉

右編補

卷之二

聖

必成大功可就脩內政張四維率師不遣上卿伐國不動大衆教民懷生示信討貳此齊侯晉文前定之計也取關中據河內大封同姓以懲孤立減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遠佞人賞孫伏伽禮王魏以開言路宣示好惡使民嚮方薄賦輕徭選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計也其成霸王之業宜矣陛下總師履極于今六年而謀議紛紜計畫未定以建國都則未有一定必守不移之居以討亂賊則未有一定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事則未有一定必行不

反之令以任官吏則未有一定必信不疑之臣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立國而不定乎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捨今不圖悔後何及惟人主廣覽兼聽而不可以自專惟宰相擇材使能而不可以自用伏望特命大臣條具方今撥亂興衰之策各盡底蘊畫一進呈先示臺諫從臣許令疏駁仍集凡百執事議于朝堂詢謀僉同靡有異論然後斷自宸衷定爲國是頒諸中外以次施行申飭攸司各嚴遵奉堅如金石勿復變移庶幾觀聽有孚一新耳目可見中興之兆矣

右編補

卷之二

聖

其立政曰立政者人主宰臣之事而必先明其所職然後政可立也選擇忠賢以爲輔相委任不疑者人主之職薦進人材布列中外賞罰不私者宰臣之職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說任房喬杜如晦爲宰相矣又勅尚書細務並屬左右丞而責三公以廣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職者也陳平既不答文帝決獄之間自謂所主佐天子理陰陽矣而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其能致民無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職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卽位于今六年念宰相不可數非其人也而特有選



任置諸左右可謂得人主之職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竊恐責宰相以其職異於太宗之不以吏事勞之也宰相之所以自任未若陳獻侯之能使九卿各得其職也昨者雖并東西二省而宰臣依舊受接詞訴判決獄訟終日營營斃精力於簿書之末而進退人材布列中外賞功罰罪或有未加察焉則失其職矣政何由立乎夫審於音者聾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願陛下特降指揮自今以往宜令庶事並決於六曹乃命六曹官長皆得專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事

右編補

卷之二

史

關大體更不容白則宰相之事簡矣然專責以慎東六部長官及其貳以舉中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慎東諸路帥臣及部使者以舉外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慎東諸郡守臣及上縣令宰以舉郡邑之職此乃周公立政有司牧夫之大意也昔者冉有退朝而晏以爲有政仲尼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夫諸侯之國大夫與政而陪臣與事爲天下者其可不使宰臣與政而侍從治事乎惟陛下明詔宰臣各行其職則政之大經立矣其寬隱曰自昔創業興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遇臣

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格常行於爪牙介冑之夫以折其悍驕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材表正風俗漢高帝立能召齊王田橫於海島中而自憾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踞見大將軍衛青至汲黯奏事或時不冠時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不相假借而招延處士如會稽嚴光足加帝腹辭其爵位山陽王成使者再聘不肯就車太原周黨陛見帝廷伏而不謁雖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不以爲然各從其志夫此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警百蠻可謂英雄之

左編補

卷之二

史

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兩越東夷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能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惟公孫述獨行之述招聘蜀人李業之流或劫以兵或迫以醜或械其妻子業等皆死疑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等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亾之禍矣陛下尊德樂道如古賢王屢下詔書詳延遺逸而群臣有不能欽承美意



以增盛德之光者凡所宜召或有未至不原情賈略見寬假卽肆譏謗以謂違於君命召不俟駕之義被之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之以不恭之罪雖陛下大度并包不從其說而造此謗者亦云甚矣夫召而不至者其本心豈樂貧賤惡富貴哉其必有以也或其齒早衰而不能至或其身負疾而不能至或其志氣已經沮傷而不能至或其才力不足以當任使而不能至或其所見與時不同而不能至若聽順所守寢息恩命下全隱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兩得之矣乃欲施雷霆之威於一介之士何也渡江以來四月八日

右編補 卷之二

辛

所下赦書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謹按康定間嘗以詞館招張俞矣辭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後又以脩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辭而不受至于八九皆從其欲又優獎之以勵風俗未嘗加以雷霆之威而權剛不緣此而不立命令不緣此而不行威加於西則臣服元昊威加於北則削平王則威加於南則掃蕩智高柔巽屈於隱士而德愈隆剛克伸於四夷而威愈震可謂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侍從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動聖聽奮揚天威殲滅狂虜願請施於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伏望特降詔書申明此旨凡被召

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强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橫之戎內掃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譏說於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矣

胡寅上奏高宗

宋高宗時胡寅又上言曰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爲元元卽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利欲則背於義理豈不

右編補 卷之二

辛

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念之間耳私欲蔽之雖離婁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爲難惟微故知之爲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懼其放不雜不放本心昭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止水靜於人之美惡無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於事之舉措無不當也以此爲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絕學異端並作言黃老者以虛無爲心明中韓者以慘刻爲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爲心毀倫類者以寂滅爲心心體既



差其用隨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諂謂道德不賢於術數謂教化不捷於法令遺經雖在而帝王之迹總矣陛下濟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下之事傳仲尼之心使斯文不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陵夷四維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粘罕則欲以釋怨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國之宰輔則欲為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怙權之將帥則欲為之庖囊以厚其毒姦邪回適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搖守道秉節

左編補

卷之二

五三

立

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擠之使不立邪說爛漫人心不正未有甚於此時聖人所為懼春秋所由作也今陛下於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體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仁之効更加聖心焉則何畏乎女真何憂乎叛賊何難乎中興之業哉

林光朝上疏孝宗

宋孝宗軋道間秘書省正字林光朝又上疏曰臣聞天下有雜然功利之說有仁義根株不可易之論所謂功利之說僅可以集事而不服為他計也孟子生

於戰國縱橫離合之際不肯為一毫功利之說而其所以道者是皆生民日用之事此所謂仁義根株不可易者也唐之劉晏號為善治財賦者晏之長技世所未易曉江淮百物如淵藪之積唐人每藉此以支西北今以江淮所自出且無轉輸飛輓之勞然嘗患其不給何耶晏之治財賦在當時無異說及其最後晏之故吏有憤切數語然後知晏之本意蓋得夫孟子仁義根株之說開元中天下戶口以千萬計至德以來十耗其九及晏充使天下戶纔二百萬於是罷無名之歛而又不加調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增天下戶三百餘萬晏之本意以為戶口日羨則人力所成就者衆田萊日闢組織日多而貨財日廣也晏之治財賦其原出於此是以歛不及民而用度自足非世之所謂功利偶然之說也功利之說施之於戰國孟子猶以為不可況今天下無愛南北而江淮帖然其他方隅曾無更遞之戍此仁義根株之說不可不早定也臣願陛下通計天下戶口取其豐耗多寡之數為州縣殿最可乎內而版曹外而部使者必有能推明晏之本意者此孟子之所謂王道而晏嘗用之矣非臣之空言也

右編補

卷之二

五三



陸九淵上奏孝宗

宋孝宗時陸九淵上奏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決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不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日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者無愚知皆知

右編補

卷之二

五十四

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熒吹葢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厯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願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亾之公

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為陛下誦之

陸九淵又上奏孝宗

九淵又上奏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無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苟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

右編補

卷之二

五十五

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奸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之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



楊萬里上奏孝宗

孝宗時楊萬里上奏曰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為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亾其勢為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離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強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為強而危反為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

石編補

卷之二

五十六

山

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亾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其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判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一人之明以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為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也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眾問而獨決顯詢而不陰求則奸不昭矣眾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

石編補

卷之二

五十七



用而天下不以爲察故曰明用以公舜有焉古之君  
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  
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  
不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已爲矜而以  
明出於人爲媿疑者以親暱爲可信而以公卿大臣  
爲可防以明出於人爲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  
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爲可防則舉朝不敢  
有爲非不爲也爲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  
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  
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  
右編補 卷之二 五八

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  
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  
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  
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  
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  
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  
子以爲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  
以爲陰可以助已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已之  
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  
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

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  
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無聽則下情通偏  
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隋子暈弑隱  
祿產危漢朱异亾蕭奈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  
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  
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卽顯也唐  
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鏘卽叔文也非不知  
也明於人而暗於已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  
蓋當石顯王鳳裴玄齡王叔文用事之日元老大臣  
之廢退蓋有出其意者矣姦邪小人與夫戚里佞倖  
右編補 卷之二 五九

蓋有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結而不解者矣蓋有  
忠臣義士排之不勝而反被其禍者矣此天子之柄  
所自移而天下之亂亾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高明  
洞視萬古讀之至此以爲是耶非耶蓋於燕閒之餘  
思漢唐羣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今日  
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  
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  
遠邪枉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經筵臺諫館  
閣之臣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  
號令也賞罰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



則以詰之欺焉則以罪之不一從不眾違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疎千萬人而獨信一親暱小人也哉為虺必蛇履霜必冰臣不勝忠憤

楊萬里又上奏孝宗

萬里又上奏曰臣聞為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鬪之日常不加少戰鬪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冑以卧休息之日少故

右編補

卷之二

李

云

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為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盤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

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為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耻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耻故有以復其所大耻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柄耻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耻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者得以盡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

右編補

卷之二

李

尚

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併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為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併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



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強寇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候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也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傲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

右編補

卷之二

李

尚

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畧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為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紀綱法度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

右編補 卷二

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楊萬里又上奏孝宗

萬里又奏曰臣何以知人多而不任責人之情固有所欣有所憚宅清顯而享豐腴此其欣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欣以招天下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捐之以所欣蓋將屬之以所憚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憚以邀其所欣既得其所欣則避其所憚無事之時服章焜煌步武虛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濟多士未足喻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郎曹者曰吾

右編補

卷之二

李

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階嬖倖以進名曰捷徑挾諂曲以進名曰稱旨植黨以進則名曰客聚歛以進則名曰才朝攘夕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朝廷卒然有一意外之事天子呼其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某人而委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又何怯也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朝廷不悟也

王十朋上奏孝宗

孝宗時著作郎王十朋上奏曰厥今天下之弊安在

六四三



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居其官食其祿因循苟且曠職不脩欲望弊事之革治道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官者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為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為大臣者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為某官是固能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脩與否耶其或有

右編補

卷之十一

帝

罪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黜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悅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有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為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媿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為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熙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

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為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駁為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者以各司其局為了官事以獻納論思為越職寧不媿司馬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為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脩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又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今之為臺諫者果能爭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

右編補

卷之十一

帝

否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不為之助乃曰我自有體又有緘然不言者聞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餘章而未嘗但已言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為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度司馬光為諫臣論刺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媿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弊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弊



宜首詔大臣脩進賢退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卿監百執事孰爲賢爲才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爲愚爲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爲賢才而稱職者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爲愚不肖而爲民害者亦取其尤之一二而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脩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闕失知無不言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爲臺諫者宜盡所以爲耳目

右編補

卷之二

本

云

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臺諫爲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弊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

虞儔上奏孝宗

太學博士虞儔上奏曰臣聞興一代之治者必有一定之體大體既定則謀議施設皆出於一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爲之而不成者也何則大體所在一定而不易其爲術也要其於事也周不特上之人所以力行者有常度而其羣下亦皆識所趨向

以趨事赴功是故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效用一歲之力則有一歲之效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然則思而後行行而不出於所思之外有始而有終者皆農之所謂畔也若定體之不先立泛然莫知其所適從朝質而暮文忽寬而驟猛上失常行之要下迷趨向之方徒見其端緒愈多日不暇給用力不專勞而寡效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臣故曰興一代之治必有一定之體者此之謂也三代遠矣請以漢唐論之漢興承秦人奢侈之弊

右編補

卷之二

本

云

而民背本趨末於是文帝躬行節儉以移風俗惜百金之產罷露臺之費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及至宣帝興自民間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宰相已下各奉職而進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號稱中興唐貞觀初有上書欲人主獨運威權不委臣下又欲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太宗皆不之聽一聞魏徵仁義之說則確意行之雖封德彝刑罰之言莫之能惑不數載間遂致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蠻夷酋長皆襲



衣冠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故後世言治者漢予文宣唐予太宗以臣觀之蓋其即位之始圖治之初惟能深識乎大體之所在或以節儉或以厲精或以仁義盡心力而為之悉皆馴致而有效臣故曰大體既定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為之而不成者此之謂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敝至尊之位方且博采群下之議以興起一代之治功臣恐人各有心所見不同談道德者失之迂論刑名者失之刻樂因循者重改作惡功名者好生事甚高則難行少卑則近陋雜然並進初無一定之體苟朝以

石編補

卷之二

六八

一人之說為然而用之暮以一人之說為否而罷之朝以某事為是而行之暮以某事為非而廢之事無定論人無常責雖陛下勤勞於上羣臣奔走於下終無益也臣願陛下明詔二三大臣審天下之勢制當世之宜講明治體取其規模先定有斷然不可易者然後良法美意大綱小紀本數末度次第而施行之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矣以之富民以之強兵以之安中國以之禦四夷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哉惟陛下留神

林栗上奏孝宗

孝宗時屯田員外林栗直寶文閣知湖州又奏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喻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非徒瘡也又苦踈整又類辟且病靡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商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為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

石編補

卷之二

六九

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血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



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亾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

朱熹上封事

孝宗時朱熹直寶文閣上封事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

右編補

卷之二

七

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榮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

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

右編補

卷之二

七

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



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

有編補

卷之二

三

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灑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頽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

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

天下幸甚

任伯起上奏寧宗

宋寧宗時著作郎任伯起上奏曰臣聞革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夫天下之弊皆起於人情之私今也因其弊而革之必有拂夫人情者矣拂乎人情怨之所聚也怨之所聚禍之所基也人之常情鮮不懼禍往往熟視天下之弊逡巡退避而莫之革是豈果無任怨之人哉蓋在上

有編補

卷之二

三

之人不能保全之勢使然耳臣故曰革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者此之謂也昔者西漢諸侯疆大至景帝時有臣晁錯始議削地諸侯謹譁錯曰不如是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及七國稱兵以錯藉口袁盎之言一人東市之誅即行此議者所以哀錯為漢任怨且憾景帝不能保全之也然則有國家者誠得錯等而用之天下之弊何患其不能革乎臣請言今日之弊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吏四曰恩賞太濫五曰費用太廣古者官有常員員有常數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



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今官誥院所出誥命歲以萬計銓曹一官之闕率五六人共守之況入仕之塗日雜僥倖之門日啓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省者無任怨之人故也古者兵貴其精不貴其多周世宗嘗曰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且健懦不分衆何以勸乃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之故士卒精強征伐四方所向皆捷今內而三衙外而諸路老弱疲惰虛費衣糧者甚多武勇壯健可備緩急者甚少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汰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朝廷嘗議減吏額矣何爲至今而莫

右編補 卷之二 十一

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抑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鄭覃有言凡金銀幣帛出自蒼生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過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當節儉勿容易而散之則四方有事得以支備免令重歛百姓朝廷近年支用日廣一日之間濫費不可勝計是豈無可以痛節之者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節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此五者之弊坐視而不革臣不知更數年之後陛下其何以立國然則講究條具不恤羣議而痛革之二三大臣不得不任其怨然則委信不疑力排羣議而保全之則在陛下而已昔在仁宗朝嘗議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始士大夫相顧以爲必致怨謗莫敢以身任之者惟韓琦富弼得君之專毅然不顧成法一立至今賴之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二三大臣以韓琦富弼爲法則何弊之不革天下幸甚

右編補 卷之二 十一

楊簡上奏寧宗

寧宗時秘書省著作郎楊簡上奏曰臣請爲陛下敷陳三代之道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



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夫此道則害由此道而行有治無亂有安無危有利無害此萬古斷斷乎不可易之理而自漢以來大率本以霸王道雜之夫所謂王道者道也純乎義者也所謂霸者非道也雜乎利者也利害動乎前霸者不知道故不知道中之大利不知道中之味惟苟目前遺患在後故自漢而下治日少亂日多所以亂者本以霸故也所以畧治者王道雜之故也小失乎道則小亂大失乎道則大亂今夫里巷羣居其情狀大可見其相與忠信正直則彼必服相與不忠不信不正不

右編補

卷之二

七六

則彼必不服苟不合乎道雖惠利之而雖感恩退有後言其心終不能服十事九合乎道人服其九亦不服其一雖微不合乎道人亦微不服甚矣夫此道之靈也甚矣夫此心之靈也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無體狀虛明無際畔惟起乎意則失之故孔子曰毋意禹曰安女止明此心本靜止惟安之勿起而已至哉聖言此心虛明如水如鑑如日如月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賢賢否否是非非自無差亂苟起意測之反昏反差夫意不可以微起而況於大起

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有所作好焉則差有所作惡焉則差九起思為之心焉皆差所差少者其害少所差多者其害多又有我雖微不安于心似未害而天下乃以為大不可者然則其大小多少亦難于定惟不起乎意如水如鑑如日月則能照知蓋三才共由此道有不由焉則天心之所不與鬼神之所不與天下之所不與而欲免禍患良難不見于今必見于後用此以觀自古以來治亂安危利害之應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夫德非有奇

右編補

卷之二

七七

謀秘計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眾星之共北辰此道之靈應如此士大夫觀此往往大疑而臣深信其如此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乎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即天地之道願陛下毋安于漢唐規模臣盡心于此數十年矣見此甚明信此甚篤願陛下毋謙遜臣不勝切實惓惓之請

李鳴復上奏理宗

宋理宗時李鳴復奏曰臣嘗讀書見周召相成王為



左右召公不說周公至作書以告之稱小子且者二稱君奭者四無非寓其勳拳之意達其懇切之情謂有殷多歷年所則由伊尹至甘盤原其所以爲殷之輔者凡七謂文王能集大命則由號叔至南宮适推其所以爲周之佐者凡五曰若游大川暨汝奭其濟所以望召公者惟懼其不至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所以勉召公者惟恐其不盡不說者在奭聞釋其疑而使之說者在且嗚呼此周之所由盛歟且夫大厦之建非一木之能支大器之安豈一力之能置使當軸處中者先有迭相疑忌之私則見之施設注措必

右編補

卷之二

七

有齟齬而不遂者周家忠厚之治著於分陝歌於二南傳而至於歷世三十歷年八百寔自二相成之此可爲萬世法也陛下總攬權綱舉數十年久廢之典並建二相竊窺廟謨雄斷意者見夫更化已久而治效未著欲使謀王體斷國論者各得展盡底衷相與協濟耳爲二臣者其何以仰酬聖意臣嘗妄謂鄭清之有宰相之度而才不足喬行簡有宰相之才而力不逮合二長以共成事功其庶幾乎然臣竊有憂焉蓋自後世克己之學不明而執要權者皆不免私情之徇權合而爲一則過於自用而固列不得以行其

志權分而爲二則終於相忘而小人因得以乘其危浚鼎並命間隙忽開蚌鷸相持卒墮檜手此分任之弊也權檜獨相虐焰薰灼忠臣義士飲氣吞聲此專任之弊也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合衆人之智以爲智兼衆人之勇以爲勇猶懼不給顧可二三其德哉臣願陛下下臣此疏宣諭二大臣以周召爲法以浚鼎爲戒毋使復有如檜者持刺虎之術以售其姦不勝宗社之幸生靈之幸

李鳴復又上奏理宗

鳴復又奏曰何謂大權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是也昔

右編補

卷之二

七

之英君誼辟未有不自執其權而可以有爲於世者然天下之大事務之衆豈一人之智力所能酬應哉言之在人行之在我其利害之所關繫特在乎斷與不斷耳執狐疑之心者來讒慝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孝元優游不斷故政出多門而漢之業以衰光武起起雄斷故權綱總攬而漢之祚以復有天下者可以鑒矣陛下日親經幄閱天下之義理已多日御路朝更天下之事變已熟亦嘗究觀前古理亂之原乎自古兆亂之端有四而弭亂之本有一強臣擅兵朋黨交扇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所以兆亂



也操縱予奪一出於我慶賞刑威不移於人所以弭亂也重其任使戴吾之德收其權使畏吾之威則強臣無擅兵之患矣休休有容者任之而勿貳截截善誦者去之而勿疑則朋黨無交扇之患矣公議不以私情奪公器不以私恩授則外戚無預政之患矣腹心以之託君子法制以之繩小人則中常侍無用事之患矣陛下信能行此使天下大權一歸於人主天下大政盡出於中書則紀綱脩明法度峻整天下事尚安有不可爲之理哉此要務也陛下當謹其微臣敢以是爲陛下勸若夫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係

右編補

卷之二

八

焉有是實才斯有是實政脈絡相通不容以二觀也陛下卽位十有四年矣天下有望治之心而無平治之實則所以爲陛下用者不能不負陛下也實紹之始柄臣專國鉗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故相與附和而一時之才病於諛端平以來朝廷更化鼓天下之氣而使之伸故談辯風生而一時之才又傷於激諛固非盛世事也激而不已豈國家之福哉臣曩在臺端嘗慮及此故於對請之初首以致中和建皇極之說進今雖數載而此風猶未靜也非特不靜而草茅之士又風其焰而烈之此何異南北部互相譏揣三君

八俊八及之共相標榜其不成黨錮之禍者幾希阿諛之久既變而爲矯激矯激之窮又浸入于浮虛曰吾言不售吾志不行但有去而已矣嗟夫同舟遇風胡越相救生此王國去將安之曾謂少無宦情不預世事果可免排墻之禍乎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學自孔氏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乎舜命九官同寅協恭不聞其以矯激爲事周分六職敬爾有官不見其以引遁爲高泰和在唐虞成周可謂萬世法也陛下誠能詢四岳關四門如舜言焉必責之以底厥績行焉必要之以成厥功考其幽明加以黜陟則實才不患其不著以八柄馭羣臣如周邦國都鄙各謹攸司月要日成各共乃職歲終而小廢置三歲而大誅賞則實政不憂其不舉不然虛名者用而不察其所辦者何事空言者進而不計其所成者何績以此致治未見其能治也

牟子才轉對

理宗時牟子才爲秘書少監兼直舍人院又轉對曰臣待罪蓬山輪當轉對謹抒短見少効樸忠臣聞治天下之煩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四海之廣萬民之衆屬而治之者君與相而已必欲事



事親之力亦不足矣故選擇忠賢以爲輔相而不分其權者人主之職也薦進人才布滿中外而不侵其官者宰相之職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既得舜禹臯陶矣所謂庶政百度則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分任之未嘗裁之以獨見也故賡歌之末專以元首叢脞爲戒蓋君道無爲才侵臣職便爲叢脞此喜起之後繼之以叢脞之言可謂得人君之體矣後世不知人君之體固自如此有所謂獨運萬幾之說以爲不如是則權勢下移太阿倒植權非人主所得操矣不思得宰相以進退百官卽吾

右編補

卷之二

全

之進退百官也得宰相以折衝禦侮卽吾之折衝禦侮也得宰相以綜理政事卽吾之綜理政事也使宰相得人足以任事則萬幾理而君不勞君不勞則從容暇逸思其關宗社之大者而所見高矣不知出此牽聯愛欲之根紛糾事爲之末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無所事乎道德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運謂權利足以奔走羣衆無所事乎誠信也而權利有時而不能驅謂材能足以興起事功無所事乎經術也而材能有時而不足恃是獨運萬幾之說非人君之所當事也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對曰有政孔子曰

右編補 卷二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說者譏冉有以事爲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不與事也夫爲大臣而以庶事必躬親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故太宗謂房杜以廣求賢人隨才授任爲宰相之職而詞訟細務則以爲當屬之左右丞陳平對文帝以佐天子理陰陽爲宰相之事而獄訟錢穀則以爲當問廷尉內史是宰相之體不可輕也後世不知宰相之職固自如此有所謂下行有司之說以爲不如是則事功不舉精采不揚政非宰相所宜爲矣不思中書之屬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尚書

右編補

卷之三

全

之屬曰尚書侍郎二十四司莫非事也使三省之屬各得其人則庶事理而相不勞相不勞則雍門閒暇思其關國體之大者而所見遠矣不知出此而蹇淺之是圖瑣碎之是務謂精神可以牢籠庶務無所事乎簡要也而精神有時而不能運謂智力可以灼知衆事無所事乎仁義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周謂權數足以駕馭羣情無所事乎正大也而權數有時而不能久是下行有司之說非宰相者之所屑爲也

洪咨夔上理宗疏

理宗時監察御史洪咨夔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

六五三



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畧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

布編補 卷之二 命

而圖方來以仰稱厲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

文天祥對策

文天祥對策曰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為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日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闕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

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官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為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黃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發部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

布編補 卷之二 命

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躐級閣職超遷亦以黃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滌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逭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間閭瑣屑之關訟皂隸猥賤之手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蟻虱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問出睿斷為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



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論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劄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已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

左編補

卷之二

六

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鶴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死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觀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汗山藪藏疾天下於是咸服聖王之量然或

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乘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脩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

右編補

卷之二

七

日橫爲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吐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



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遠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瀟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耶

牟滌上奏理宗

理宗時牟滌上奏曰抑臣聞之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之蹤跡可謂疎遠臣之寸心實抱

右編補

卷之二

六

十

樸忠惟陛下垂聽焉臣嘗讀孟子至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乃知自古天下未嘗無亂更一亂則必有人焉出而治之此蓋天地生生不息之機脈絡未嘗間斷洪水之後有夷狄天不生周公則無以爲生民除害春秋之後有戰國天不生孟子則無以爲生民立心禹之後有周公孔子之後有孟子亂不終於亂而歸於治人也亦天也然人皆知夷狄之爲中國害而不知人心之害甚於夷狄蓋夷狄雖能爲害於一時而人心天理終不可泯沒良心壞則失其所以爲人而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陛下高爵厚祿以待

士大夫望其盡心體國也而中外大小之臣不能體陛下之心而各自以其心爲心人心陷溺一至于此陳蕃所謂在朝羣臣如河中木汎汎東西耽祿畏禍曾謂清明之世儀鳳滿朝可容有此耶昔神宗皇帝諭富弼曰君臣須是上下相照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拜於御座之前曰盡忠無隱只臣一員亦無益於事須是兩府大臣以至在廷臣僚人人盡忠無隱出於衆力方能成天下之務弼之言非今日士大夫之藥石耶今民心方危而易搖士氣難伸而易沮雖有衆多之君子不無窺伺之小人境外之事非臣所得

右編補

卷之二

九

而知境內之事尚多未滿人意天下事變未易俄度萬一有出於聖君賢相智慮所不及者然後追咎賢者之不言而使小人得以藉口曰君子無益於人之國則國事愈不堪言矣此臣所以惓惓爲世道慮而以正人心爲扶世道之本惟陛下不以疎遠而忽之豈惟微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元許衡上疏世祖

元世祖至元三年許衡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其一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



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

右編補

卷之二

九

十

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憂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鄭介夫上奏成宗

元成宗時鄭介夫上奏曰切謂釋道之教與夫子之道並立爲三不知釋道之所謂教者何事背棄君親毀滅綱常捨本逐末以此教人可乎明知其非而趨從愈廣蓋闢之者不針其病彼得以有辭謂世間無

右編補 卷二

佛無仙不可也誠有之一言以蔽之曰無用耳於國無益於人無濟雖宗而事之將焉用之夫聖人之道不可一日無三綱五常之理不可一日缺百姓恃此以自存無此則不能以一朝居雖無佛可也無仙亦可也況彼二者之說不過竊聖道之緒餘耳夫子之所不屑爲彼方挾此以自高夫子豈不知佛之爲佛僂之爲僂以其不切於日用常行故未始言之昧者反謂佛能超世夫子不能免於世佛爲上一截事夫子爲下一截事故夫子之不及佛也噫爲是說者愚亦甚矣殊不知夫子正是上截事佛乃下截事耳季

右編補

卷之二

九

尚

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是三教是非之所由分也謂佛超世者以其入聖而不淪於鬼趣長生而不與俗同腐也謂聖人不免於世者以其猶未能脫然於鬼與死也其言固高矣不思天下百萬億蒼生豈能盡爲佛盡爲僂乎能超世者寧幾何人泝古及今或得一於千百中或閱數世而不得一焉正自不能免於世也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陰陽隔人之類滅久矣安得有所謂佛與仙邪夫子所以不言者蓋爲世道深長思也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人稟天地之

六五七





靈以生幼學壯行期爲世用於人之道未能了何暇  
問鬼於生之理未能知何暇問死能無忝於爲人能  
無負於此生然後反而求之可以免輪迴致不死耳  
非佛與仙爲下一截事乎況今之奉佛求仙者逐風  
吠影憐不知佛與仙謂何祖風法門云何如達摩向  
壁九年維摩不二法門止爲身計何嘗施禍福於人  
亦未嘗要人之敬奉後人爲之莊嚴懺誦扇惑愚民  
非佛之真性也張道陵遠處深山薩真人一瓢自隨  
厭與俗接何曾妄有希求於人人亦不敢輕有所與  
後來設立符錄醮禳誑取錢物非祖師之初意也今

右編補

卷之二

空

見披禪衣者便拜爲佛見戴黃冠者卽稽爲仙彼於  
自身尚不克保何能及人乃欲賴之以祝聖躬之壽  
考祈國祚之延長黎庶之安樂非大愚而何力排其  
非反招恠怒指爲毀佛謗道幾若漆沐不可解者今  
以出於祖師之口者解之則可釋然矣昔達摩自南  
天竺來梁武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捨經度生不  
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天人小果有  
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此語足以解求福田利  
益者之惑陳搏隱華山宋太宗召至闕下延入宮中  
與語使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

以授人乎對曰練養有術縱使白日升天何益於治  
今聖上洞達古今深究治亂正是君臣合德致治之  
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語上喜甚斯言  
可爲求神仙者之鑒愚冥之徒不知取法於此輒取  
其無稽之論公卿士庶合情勤奉稍有怠慢懼禍目  
前隨所愛欲無不聽從胡不思此輩妖妄上不足以  
禪國政下不足以熙群生中不足以潤身屋竭有用  
之財事此無用之物吾不知其何心尚論其祖風法  
門數椽以庇風雨榻外視猶傳舍何假乎廣厦千間  
琉璃萬瓦一鉢以供晨夕身外皆爲長物何資乎千  
倉萬箱前騶後從今天下大寺觀租入鉅萬徒衆千  
百饗用過於宮禁積蓄伴於邦賦爲長老觀主者營  
求而得之棖題華麗珍具畢陳擁妓宴飲連宵浹旦  
佃客火工男女雜襲蠹政侵民無所不至經理營運  
結納官府不異於庶姓人家教門至此掃地盡矣若  
不少抑爲禍滋深殆有不可勝言者

右編補

卷之二

九三

終